

文淵閣

四庫全書補遺

——據文津閣四庫全書補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

楊訥 李曉明 編

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

集部·第二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五宋別集一

(續)

景文集卷二十四

宋 宋祁 撰

謝雨文

昨以雨弗時降歲之將害也亟以幣祝走請於神聰直
靖端厥監如響油然朝濟霈然夕灑溝塍陂澤普有淳
灌翦翦勞人化愁為歡弗惟有秋又且使夫農如期輸
入得脫咎罰惟帝之廕庇大德夙夜不敢忘臣躬佩天
子印章弗獲春秋時見稽首祠下不腆牢醴以將至誠
謹遣文學參軍文郁祇謝成貺

密禱南嶽文

臣比以炎暎奉幣祝有祈于爾大帝帝不臣鄙時雨遄降耄歡稚嬉極蒙靈休然澤閔未滂稻滋復瘁重陰屢合日駸風解意者誠訴淺薄帝賜未終于茲無年大命將乏賦稅不給民之罪也祭祀不供神之羞也二者告匱長人咎也今臣蒙闇不事適遭旱災既無以庇民又無以媚神其剪而仆之惟帝命假手于司敗簡書罰而懲之亦惟帝命若惠綏茲土憫元元之艱敷施豐澍就

成百穀使輸入京庾薦在染盛家業足食紓執事者之
責以終神賜其自長人以下誰不震動祇肅馨香淳濯
以報帝之成勞誰不鼓舞尊事以侈帝之廕庇肖貌動
植誰非帝之更生恭聞為風雨見怪物山川之神是禳
是禱臣已遣掾屬辭請一再為煩敢具密祝升聞帝鑒
惟垂慈許

祈南嶽文

蝗自他境延及下邑雖課吏討撲以石斛受錢奈何秋

稼垂成害此蟲孽皇矣帝鑒實哀下民冀早殄除罔俾
遺育被殃迎祉以克有年敢用制幣祗率禮典

密禱淮瀆文

向以暑雨愆候奉幣有祈神誘厥衷翌日蒙應霏霖四
境弗能周洽晚稻者未布早秀者已滋今而暘早是晚
不得種而早不圖獲民命殆矣調度租稅弗給于官染
盛饋糗弗充于祀饑飢河淖弗卒于歲雖長是不職身
也當坐其又使我民大小搏手愁嘆獲戾于上下以貽

神羞惟公齋淪汪茫望紀於楚捍禦災患厥實尸之如
令時播甘澤霑足田畝高原下隰率俾有秋其歲時馨
潔敢不惟神是事奔走拜伏以夸神之據哉太守職事
是嬰歆聒塵垢未敢以身見謹遣左司理參軍曾奉先
密祝申請以須昭答

諸廟謝雨文

曠殄隔併彌廣十旬歲聿云暮霏雪愆應首種告悴田
畯籲窮長守蒙閭振復無救是以徧遣僚掾徼福至神

煩悰瀆請神赦其罪垂祐厥壤靈澤普霑漭原田訖
息災癘人免艱食匪神曷依敢奉蠲苾仰謝冥貺

禮龍祈雨文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六月戊子朔十三日庚子具官
宋某謹以清酌脯鱗時果信繒之奠昭告於定州社令
后土神君嘉穀方茂時雨未降早夜惟憂罔知所圖輒
擇此地置壇禮龍惟神垂鑒至誠是衛是呵俾龍臨降
庶不爲厲

里社龍神祈雨文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六月戊子朔十三日庚子具官
宋某謹以醪脯果羞舒鴈之牲敢告于里社龍神某受
天子命實守此邦凡水旱雨暘身任厥咎案六月當大
雨時行乃今雨不順應嘉穀芸黃恐害有秋早夜震咎
是用擇地治壇因薄物歸訴於龍龍能乘風雲變見不
測沃早就豐職龍之功有祈必應惟龍之命敢與神為
誓以五日為期俾甘雨告足

祭土牛文

刺史奉申令修漢祠事出肖象以示農人惟立春在故
歲而月隔來年耕事得中既以告百姓又氣本諸丑惟
神能牽制長陰止四司之病東作有常厥祐穰穰醪進
饗升須神迪嘗

惟神協靈丑位肖象玄武參聞時令具載國章春管肇
初膏脈云動告我穡事契茲農祥讎陰祈歲并奉馨薦
百穀早暮神實尸之

祈福祝文

伏聞庶品每生有爲皆罪至慈無上自新者容敢據斯
言昧陳愚赤伏以臣本乏材力過冒寵名入侍禁嚴出
領藩劇多歷年所未報國恩而智慮昏蒙舉措違還刑
罰弗中賦斂失期感害至和自取幽罰遂致疾苦綿跨
歲時祝不信辭鬼用瞰室撫心內省召咎有初今者祇
潔清場廣延上士披拂琅蘊申啟珠篇備舉明科祓除
餘責臣今願洗濯情府茂對聖真已造之非從而知悔

將來之殆決不再為少褻降厲之來仰幸添齡之貺披
宣至苦監照是依

臣稟生暗愚少小多病十有三歲慈母見捐年甫及冠
又失父廕訓誨弗終志操晚立行年二十有七乃始登
科片文單伎遇天子十有六載擢為從臣或外領劇州
或內幹繁局邊要帥領皆責便宜每念短謀謬計弗暢
人事輕重失措處置乖方下情壅隔庶務漏罅貪榮冒
祿苟進偷安雖逃邦刑先罹鬼責抱疚沉頓出入三年

寒暑交侵藥石無效誠恐值乃厄會不復永年內求諸
心敢不知罪向者預編條敕兼領史書情淺意迂斟酌
無準識昏學陋寢貶妄加幽明難誣報應俄至又如獄
案繁重軍律峻嚴從權作法臨機制變纖微有失生死
殊乖及茲追咎慘如焚灼伏念訓有改過法容自新況
惟高真必許悔謝若乃命歷素定安敢有祈至於生理
未終則將自誓已往之咎訖靡再造未來之惡罔或輒
萌履于有常戢其過分見寵思辱在安念危捐怨鋤驕

踐言慎獨不敗人成已不掩短現長舍五欲濁緣去六塵妄念漸臻寡過以贖曩愆明神在前慈衛如咫尺有渝茲戒是殛是顛崇降大厲有如皎日無任懇禱之至

知益州祝文

臣荷天子眷委臨撫西人立功賦事多所不逮慮索智窮日負罪尤永惟巴益之地生聚百萬臣爲之長脫一繆悠民受厥愆今者上啓天帝高真列聖垂鑒下臣矜照危懇俾發寤未通濯祓暗冥使裁處寡悔措置時當

上不諉朝廷之法下得遂黎庶所宜嚮方遠罪實天之
貺

禳謝文

臣於慶歷八年被命案視商胡決河於時將議修塞財
用未辦民無聊生臣恐智慮昏愚不克集事默發心誓
仰叩上真願開發所見冀無迷謬其年遂諫議罷修河
口休息兵民朝廷頗以爲便免于罪悔神實佑之今謹
修薄具歸謝靈造冀臣自今以往凡百所爲每賜警寤

無陷非僻無墜咎辜無謬正作回無迷禍爲福敢因報
祀兼達至誠

景文集卷二十五

宋 宋祁 撰

冬節賀西京應天禪院太祖表

杜宋史地理志
河南府爲西京

伏以慶長君道儀亞歲朝撫天啓以介祥企神閑而萃
感伏惟太祖皇帝肇功螯極歸運蘿圖滌閭位之殘氛
襲天元之正統鴻徽所燾丕祚其昌茂對光靈幸通輿
慕

伏以慶律上生長暉南徠緬懷祖則參企蒙襟恭惟尊
諡太祖皇帝甚武濟勤時雍敷烈奄定禪瀛之廣會朝
冒玉之華啟翼後昆奉承丕業幸緣至序虔迎思悰

冬節賀西京應天禪院太宗表

伏以陽管升和天正肇序永念事存之恪是通申慶之
虔恭惟太宗皇帝俾如膺圖於唐闡繹奄神華而廓宇
肆時夏以告功委付成規用恢後業幸緣嘉序欽薦齋
誠

伏以穀管迎陽主躍美景賀更時序彌切孝思恭惟尊
謚太宗皇帝功格二儀化綿九服升道白雲之表遺慶
綠車之餘謨烈彌新感昭無隔輒通精悃仰對貽謀

冬節賀西京應天禪院真宗表

伏以天朔肇更歲儀叅亞撫流光之交序怵中感以兼
常恭惟尊謚真宗皇帝敷德昭清翔仁溥博交際三辰
之況延洪萬業之遐眇眇奉承昭昭顧在敢因長賀冀
達永懷

伏以天步推元雲官告瑞恭念事存之禮式修稱慶之
常伏惟真宗皇帝探道取淵包皇建極舉升中之鉅典膺
下稷之秘圖置器已安在天有赫敢忘餘烈尚達至虔
冬節賀永定陵真宗表

伏以幽荔挺華蕭雲書候踐茲慶會感乃先猷恭惟尊
謚真宗皇帝凝命有光合符不隕坐格大庭之豫聊示
橋山之藏宏烈在天純休濟下適臨長景祗達慕懷
伏以日周四極聿踐長曦朝合八能是標華序恭惟真

宗皇帝道侔天覆澤與春熙戢蕭斧以措刑擁蘭闥而
永命裁成至治開祐後昆甫慶陽升願憑辭達

冬節賀永定陵章獻明肅章懿章惠皇太后来
伏以協氣升陽歡儀亞歲企杏陵而在望眷璇歷之更
時恭惟章獻明肅皇太后順德函元柔風競世藹彤毫
而交頌歷華序以如新感此慶辰庶通慈嘏

冬節賀永定陵章獻明肅章懿章惠皇太后来
伏以初陽播序長旭迎辰眷雲物之美祥結寢園之深

慕恭惟章獻皇太后誕靈沙麓騰瑞軒龍冒萬物以推
仁首生民而流懿敢忘慈烈祇達慶懷

十月一日西京應天禪院奏告太祖表

伏以水德乘辰鳥官司閉眷場功之畢入奉庶品以進
嘗恭惟太祖皇帝總又皇猷剷除霸軌奄九區而大定
詒萬業之重雍賀變歲時懷懷光烈至誠仰達靈顧垂
昭

十月一日西京應天禪院奏告太宗表

氣肅上冬管推良月毛澤含收之始農田休息之餘恭
惟太宗皇帝順古經猷合華布度右人文而長世藹天
則以垂鴻寒序云初孝襟茲愴敢敷精懇有貯幽通

十月一日西京應天禪院奏告真宗表

霜籥迎寒水官順職眷豐盛之備舍企原廟以薦誠恭
惟真宗皇帝至德昭天丕功冒海接殊庭之祕誥佑繇
猷之永基屬是歲餘永言時慕神靈有在悃愍期通

十月一日奏告永定等三陵并諸后表

歲燭告和冬權謹職屬馨香之備舍眷悽愴以叢襟恭
惟章獻明肅皇太后德備徽柔仁含普博眇仙游而上
僚藹慈烈以常存環歷歲陰永懷親感尚憑辭信或冀
天通

十月一日奏告永定陵真宗表

歲功司用月數就盈眷霜霤之凄寒耿孺襟之愴慕恭
惟真宗皇帝治光邃古道合聖仙緘鏐牒以升中委雲
表而燕翼歲成易及明發靡忘尚抒永懷仰通靈睭

永定陵賀章獻章懿章惠皇太后表

歲易故躔朔標新會慶儀參絢嘉祐普臻恭惟尊謚皇
太后儷德坤柔覩華天極競懿風於內則庇慈寶於黎
人訓育寡躬越成至治履端云屆結慕何言

上永安陵昭憲永昌陵孝明懿德孝惠孝章永
熙陵明德元德章穆章懷永定陵章獻章懿章
惠皇太后表

春物流通天陽開動候屬農祥之正律函太簇之和恭

惟尊諡皇太后厚德儀坤徽猷儷極誦遺芳於史策念淪
耀於橋陵永慕音塵實深怵愴

賀西京應天禪院太祖表

伏以律鳳更新星龍改舍歲時紛慶感企交懷恭惟尊
諡太祖皇帝立極釐區援圖蘿序播鴻勛而薄古擁純
烈以在天涼寡繼承夙宵寅畏昭臨上日祇達翹誠

賀西京應天禪院太宗表

伏以寶歷開端華正萃慶情深永慕理或幽通恭惟尊

諡太宗皇帝丕建民中順稽古則偃斯干而弗試薄車軌以同歸乃眷後昆仰膺成矩熙韶云始感怵兼盈

西京應天禪院永定陵賀真宗表

伏以寶典開年治朝頒朔百儀申講萬福臻穰恭惟尊諡真宗皇帝盛德先天至仁涵海交聖仙於惚恍膺瑞福之歲蕤威烈常新眇冲蒙庇幸緣穀旦申達永懷

慰鄂王薨表

按仁宗本紀鄂王
曦薨于慶曆三年

臣某言近得進奏院狀報今月一日皇子鄂王薨謝輟

朝三日者皇閣經哀慶支掩秀訃傳中夏慘結羣心中
謝恭以皇子鄂王生賦敏齊日升令秀弗俟祿教自凝
天資已疏采於朱維方竚華於蒼震而霄寓生沴星躔
隱暉休精上還翼子中奪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念深祀
鬯愾結睿襟徒重軒渠之憐靡逮溫文之就夭壽有底
悲傷奈何伏望推理於難諶割慈於無益漸平鯁惻專
育粹純况宗稷流光春秋鼎茂已告功於晏晏方受報
於繩繩今此悼懷幸寬至愛臣限分符第方隔禁聯憂

惘飛馳臨文悵塞臣無任

慰皇兄汝南郡王薨表

按宋史宗室傳允讓薨于嘉祐四年封濮王諡安懿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今月八日皇兄汝南郡王薨謝
追封濮王者沴罹棣鄂悼結楓宸置訃外聞輿心中怛
臣某誠悲誠鯁頓首頓首恭以濮王承華皇籍育德慶
源備王禮於三駢首天倫於萬乘表儀朝序友悌宗藩
當延盤石之封奄速壞梁之燬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
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義深斯痛情篤孔懷賁泉壤以

追榮極典章而恤命恩親茲厚尊寵何加伏蘄理遣深
衷道齊達觀割奈何之重愛順有典之常經臣限守藩
符阻趨廷陛臣無任瞻天望聖慘惻屏營之至

慰安壽公主薨表

按宋史公主傳仁宗十三女九
皆早亡安壽未詳係何封國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七日安壽公主薨謝輟朝
三日者沴生皇壺悼結宸襟訃驛外騰輿情均歆中謝
恭以故安壽公主誕華寶祚充懿神閨岐嶷自天而成
柔芳與月而挺雖開脂澤之邑未茂桃李之齡奄賓上

圓弗諛蕃祉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凝懷夙就經愴有加
停左城之早朝極漏泉之卹典愛風被物黎姓知仁臣
又聞天壽有終者達觀畧而不懷感傷能損者聖人置
而弗處况權綱總擘晝日咨諏彌頸健行克奮熙載願
損無益之念專介咸宜之祥僚祝天塗震惶心極臣無
任

慰溫成皇后大葬表

按溫成后即張貴妃以至
和元年正月薨十月葬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十月七日溫成皇后大葬禮畢

者椒壺上賓梓宮永闕恩厚泉窆慘結瑣闌臣其誠哽
誠咽頓首頓首恭以溫成皇后肖順坤元俱異天表內
輔柔教旁翊鴻機大練有以自修彤管不可勝美宜享
難老遽及冥升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
帝陛下厚眷賢家追正慈極卜建園寢近負都城匪棘
而緩者俾守常經弗奢而儉者以成遺志復土斯已納
主方初然情與文殫則哀隨日遣望平但悼彌含粹純
俸祝震嚴飛越心爽臣限總軍務不獲奔赴闕庭臣無

任瞻天企聖禱係屏營之至謹差本州都知兵馬使呂從奉表陳慰以聞臣某誠哽誠咽頓首頓首謹言

慰張貴妃薨表

臣某言得本州進奏院狀報貴妃以今月八日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為皇后賜諡溫成羣臣奉慰者灾纏淑問隱結宸帷以懿烈可懷故褒名絕等翌日騰告有位均哀臣某中謝竊以故貴妃贈溫成皇后生禮義之宗躬圖史之告內佐天緯進亞坤儀奉上有自損之謙挺身

無可撓之勇日月獻納寒暑勤勞用傷至和弗克遐壽
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夙眷徽順聿悼柔恭方春掩華幾
望淪魄盡哀女管之美追正椒極之名節惠示終置朝
踰數竊惟卹典具則情可抑去日遠則禮益文伏望垂
答羣情寢紓餘鯁舍道冲於有謚挺天健之無為使長
逝有知蒙榮何極臣地當遐戍身隔近班悽慙所叢涕
毫奚叙臣無任

慰魏國公主薨表

按中史公主傳太宗女魏國
大長公主薨于皇祐三年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云三月二十五日魏國大長公
主薨輟朝五日者姬館淪華沴生意表天襟叢惻禮極
哀餘訃問外騰人倫胥戚臣某中謝伏以魏國大長公
主行為媛則德冠壺彝宜胙高年昭祉元吉胡不憇遺
遽及云亡伏惟皇帝陛下推先聖歸妹之仁原本朝諸
姑之懿當所置務易服申慈愴沁幄之長違賁寔宵
而極寵情兼文盡孝與治隆然宵旰既勤聽斷斯廣顧
禮有限雖聖弗違願抑遣於悲懷勉逢迎於順福臣適

守郡印不獲奔赴闕庭無任瞻天係聖竦怛屏營之至
謹遣知兵馬使郭玉奉表陳慰以聞

景文集卷二十七

宋 宋祁 撰

代石少傅賀南郊禮畢表

哲宗中
立慶曆四年
除太子少傅致仕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者國祀告竣天
行飲至慶騰方夏歡浹綏紳中謝竊惟恤祀以誠有國
之大節饗帝為報唯聖之上儀矧三歲以躬行合百神
而並職本朝所重綍典攸先恭惟陛下誕受葆圖丕承

前憲躬自儉薄政實焦勞百穀已登坐躋仁壽之俗五
兵雖用常戒忿鷙之師是以列緯澄霄佳祥駢集用懷
景貺乃講鴻儀申敕庶官駿奔百執歟殊庭之秘與覲
清廟之邃嚴遂及郊丘祗奉圭幣儀必及物史皆信辭
樂六變以咸和合祛乎天地禮三獻而不怠衷對乎祖
宗熙事備成至靈歆感逮彫興之旋軫坐曉闕以推恩
澤與雲翔俾羣元之更始命先郵速包無外以相歡昭
洗故疵導迎新祉臣幸還所事繼屬絲病留滯一廛空

美藻鳧之造羽蹶跚三陌但同陽藿之傾心引領私門
注情神闕臣無任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八日南郊禮畢者陽郊已事邦
節有容列位切歡綿區浹慶

中謝

恭以享帝莫先於聖

報本莫隆於天有國所修舊章惟允走四海而來助聿
展多儀閱三年而後行舉無違禮屬當盛際昭憲先謀
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天秉粹溫時行剛健紹休謨烈之
懿同底方隅之寧乘時尚文賁雲章於天極推懷布惠

淪膏澤於民心法令詳平吏治修謹遂使休光瑞應同
日並臻式勤讓善之方以飭就陽之典相惟羣后鋪究
上儀殊庭左廟之嚴前升乎圭璣厚地皇穹之重合薦
乎陶匏敷侑席於層垓煬高煙於紫宙三靈交感百禮
具成且復御象闕以嚮明稽奮雷而肆眚內策勲乎從
衛外疇賞乎方州慶賞遂行表裏胥悅臣何叨近侍今
退私閑苦盤蹠之不仁陪末行而莫逮間坊就第但聆
於穆之餘法從觀光莫覲猗那之盛欣愉內積距踊無

從臣無任

代石少傅賀表

按表文係
賀乾元節

臣某言伏以天祉所基聖期斯集昭題出震之始茂著
生民之祥今日環經羣情欣企臣某中謝恭惟尊號皇
帝陛下厲精庶務之重優游上聖之資聲明光輝道德
蕃富奄中區而泰定屬善歲之登成顯及亨辰誕敷綽
禮欽踵露囊之舊時惟夏籥之初卓馬介圭咸在庭而
來獻呼嵩躋日同介壽於無疆宴洽需雲歡騰綿宇臣

久嬰疲瘵阻望威顏抃鳴社之有初預稱觴而罔獲內
勤慶祝永俾熾昌臣無任

代石少傅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五紀更端三朝集慶湛晉醕而稱壽徇道

鐸以宣和臣某

中謝

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執競居尊嚮

明布度輿歲元之肇啟肅容典以交修旅幣在庭森璋
就列澤從春發祚與時昌臣身伏丘樊迹疎閭閻緣步
趨之甚梗陪抃蹈以無階臣無任

臣某言伏以玉儀改度寶典開祥堯文恭授於民時周
典布和於治象臣某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懋昭聖
職丕建民中括環海以共規坐太庭而執競履端有序
開賜無垠臣出守一麾馳神九閩隔虎樽之盛會壅鳧
藻而餘歡臣無任

臣某言伏以杓建寅辰日躔營室夏正啟序品彙鼎新
漢殿受圖華夷輻湊臣某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紹
統熙洽凝神穆清憲泰象以相宜體乾元而邁德民歌

舜旦世浴堯仁丕丕寶圖衍鴻休而增熾簡簡景貺乘
慶序以叢休臣叨奉邦符恪司藩輔頌南山而拜壽莫
叅翔鷺之聯企北闕以馳魂徒鬱疲駑之戀臣無任

代上尊號表

伏奉詔答以臣等五奉表請加尊號特賜俞允者羣心
歸美薦叩帝閣曠度延慈俯從人欲徇強名于有衆復
徽冊于昌辰中詔誕頒三靈交豫臣等中謝恭惟尊號
皇帝陛下紹恢興運勤體大猷豫奮九乾之剛總觀衆

甫之妙嗣臨大寶彌亘周星非慈惠弗施于民非清淨
靡圖于治迪我亨會昭于前人曩藉郊貺之成胥洎農
祠之報率繇輸嚮增建號榮克纂舊章再騰茂實而嚮
者歲氛或殄民粒少艱陛下祇若奉時華然引咎應
天以實靡角無用之文懼災之流悉除移過之祝特形
冲諭貶去徽名誠發自中報不旋晷迎夫善氣訖此屢
豐蓋皇矣之鑒已昭而巍然之稱未復淵衷久默公議
無階比者幸以昭戒先期中嚴大報官師動色朝野一

辭罄授因襲之文條上形容之論願陳顯冊不對靈休

雖與情引義以弗闕且明詔申謙闕曾是闕表於闕聰

遂跨浹旬繼臻五請敢闕蒙陛下神明軫慮金玉闕音

敷告外庭闕細闕遐功弗有則闕曷歸為身壽辭則祖

闕答愛心載繹為闕辭闕既闕

同前上皇太后第一表楊楊恩恩密密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以併塵寵數亟達讓封猥奉訓辭未垂順

許夙宵惟念冰谷震惶臣某

中謝

臣聞官惟其人授受

存乎實賞不可僭輕重視其功故師錫則勞臣不疑冒
居則處士橫議大猷所繫從古而然竊念臣一介非夫
兩朝善使雖微幹裕絕有他腸承空乏於樞庭速謗囂
於鄉校法官雲構偶貳使權麗澤風翔第膺常級蓋聽
謀之抑畏答大倣於高明與物惟新祈天永命如臣無
狀為國具僚慮不先幾事多遺策至仁在宥裁赦已多
詎可當憂勞之辰自安過寵昧廉隅之守以放偷風取

身咎以不辭玷國經而為惜伏望皇帝陛下酌於舊典
斷自清衷俯念芻蕘追還渥綈示名器之尤重俾顏頤
之罔加祇俟俞音用寧危懼臣無任

景文集卷二十八

宋 宋祁 撰

代昭文為飛蝗乞罷免第一表

按明道二年張士
避為昭文館大學士

第二表

臣某等言昨以天降薦瘥歲乖平秩咎由近輔災流下
民各控嚴宸願還宰政可音猶閔危懇弗寧進退省循

啓處慚震

中謝

竊念臣等業殊經遠治匪及幾本一介

之額愚承四近之空乏勉當柄用冀穆國經而綆短困
於汲深輾弱窮於致遠民怨成府吏政不綱感傷太和
寢成戾氣滌滌旱野播為蟲螟嗷嗷力農罄爾稼穡始
自淮楚施及青徐民屋流亡物價翔踊上煩慈貸申詔
攸司轉積粟以賑饑赦常租而紓患致君肝旻之地虧
國富庶之風庸非佐邦安所歸咎臣等聞三事之任不
惟其官百度失宜焉用彼相譬夫龜玉過不自他如彼

棟橰壓焉何賴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審其各職做以官
刑誚駿假之罔聞暴贊襄之非是許停繁軸改命宗臣
上當天心下厭人望庶可以蕩消紛騰還定勞人况漢
室嚴科有災輒劾阿衡明訓自孽罔違願詢舊章即降
成命無招飛語取玷大猷幸得罷歸緩忍慙於撻市莫
能夙夜免浮祿於富民至款苦煩俟俞後已

第三表

昨以蠱螫其興原疇茲瘁勞人捐瘠比屋轉流歲月存

飢物價騰涌惟上穹之降異由當國之曠官再瀝囊封
願還魁柄期以振除云瘼消伏薦瘥頻煩諭音未賜開
可退惟震咎弗遑啓居用罄述於懇煩冀必從於切免

中謝

竊念臣等出於感會進預弼諧姑守謹廉茂施稱
報共浮詔祿坐數彝倫遂俾昆蟲為災旱魃成虐民罹
半菽之困吏疲秉火之謀上惻睿仁罔安昧旦乃至教
倉轉餉而賙濟使人係道以撫綏減避鴻名省賞法膳
請禱所奉靡神不臻然而飛孽未衰休符猶鬱蓋由臣

等代工無狀熙載弗昭百度或愆六氣適戾虧陶姚之
至化實臯變之罪人是而可容誰將執咎臣等聞一夫
不獲阿衡尚且為恥萬物咸遂陳平所以致言矧今旌
節慎遷杼軸將罄齊民搏手善地卒萊非天不庸惟人
實召尚據同寅之地曷勝有覲之顏伏望尊號皇帝陛
下特舉舊章許辭大任改咨良弼升贊遠猷張瑟柱於
不調和羹飪於既戒庶當顧諟旋召善祥傾聞上節之
期罔追叫閭之罪

代中書為飛蝗乞降官第一表

按明道二年李迪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

第二表

臣某等言近以變調無狀隔併為災曾是宰司任其咎
職願諧貶秩冀塞攸箴列牆進之危誠叩天從之善聽
未蒙順許尤劇震惶中謝竊念臣等本出親逢誤叨善
任迂衡萬務關策四聰淺謀弗以鈞深曠位因而取悔
上千天譴貽累聖猷穉穉卒痒流亡輩出輕去先畝仰
給縣官庾廩其空財用將乏尊號皇帝陛下葦然仁惻

形於宵旰撤陪鼎之盛饌損鏤玉之鴻名訪逮矢言翼
新至治弗遑燕處期臻大康蓋以臣等天秩久塵公言
不遑相邦積咎納政靡從穹昊疾威黎苗艱隄法宮寅
畏軫雲漢之憂嚴廊宴安保腊毒之厚日益愚惑恣心焉
愧恥器誠有極人且何辜臣等聞之績用靡成古皆削
地職云不稱法有免官而况舉玷龔倫坐招戾氣具爾
之瞻奚取墮哉之謗已興雖復司敗官刑罔加簿責棧
車匹馬未賜退還追掩昨非以期夕改尚當權降高爵

策勵謫材示諉上之有刑俾改圖而自贖許還一級昭
示百工庶使丕覆監觀聿彰於修省有邦黜陟足示於
勸懲所賴惟恩乃心非飾必垂矜遂庶息怔忡

第三表

臣某等言比者推本乾災懋明邦政累章伏閣俟命免
官冀塞議於盈庭庶還威於有昊苦言無感微欲罔從
罪以愛忘事由恩奪捫心內省抃服弗遑雖瀆於三者
易戒其凶然過之貳者古明其訓敢緣善貸固列危悰

中謝

臣等竊聞四輔之官一樞所繫國有憂而必戚政
用人則共安譬同濟之無異心由相成之為一體是以
臨朝興嘆范曄懼而請罪歸難安所石慶退而上書責
賞有歸典刑可復至於堯水湯旱魯蠲晉饑室若罄空
民違土著本乃責成近輔協濟永圖著變理之大端為
荃宰之明分曾未若尊號皇帝陛下損甘念咎而臣等
飽食取容貶號慮危而臣等庀司自若致君於勤則下
蒙其恥匱民之力則上曠其官或容自私何以為國伏

望與稽丕式旁采藝言許臣等量降舊官畧如前請勿
敢飾小讓之偽跡角無用之空言實冀微誠上感天道
必若獲載鳴於矢旦課千慮之至愚還定矜人導迎善
氣汔茲小息無累大康然後除其過而計功未為失爵
取諸懷而復與更表至仁援古則煩盡辭亦厭必垂開
可少追憂忡

代楊樞密讓邑封第二表

臣某言比者甫屬勞還例蒙進律即憑露奏切冀回恩

嚴詔罔俞危悚無感省循甚孰啟處若驚

中謝

臣聞人

食不浮有邦所慎名器為假先聖必書是以祿緣德而為差賞待勞而作勸君臣之際進退至公竊念臣料自散材本惟近器當有道之日而抱甯生之愚在諸臣之中而專石建之謹遂邀誤寵入幹鴻樞大度見容寸長未效三事六府交修之訓亟聞百禮千儀法從之榮斯極方虞校議貽損國經敢圖舍爵之辰亦預揚庭之告峻升儀等優食邑租且夫器敗其盈物衰於盛假令有

功可紀尚當遵易退之規况其何力於時無容取疾顛
之咎敢茲再瀆虔竢曲從伏望尊號皇帝陛下體天極
之好生法道先之善貸保全舊物開布德音儻收已澍
之恩是免不濡之刺

同前上皇太后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玷塵褒製虔貢讓函辱蒙大言未垂可報
慮食浮之損國彌夕惕以裝懷罔追攸誅更期瀝懇中
謝竊念臣芻微衆驗椎鈍自知觀千載以開榮幸二宮

之圖舊遂階顯仕或累寸勞未淹緹筦之期已正黃樞
之署洪惟聖旦務講上儀振萬宗祊之中載耜坻場之
左而臣屬當景從內惡寡聞動有昆閭之迷居無伯始
之問睿明垂庇責讓罔加乘此策勲例蒙席寵益微臣
之高秩增晉食之爰封所宜拜嘉以示殊獎其如道路
之論惜莫懲嗟犬馬之懷不能無感儻自安於異數實
取系於彝倫苟玷大猷靡為細事伏望尊號皇太后陞
下詢謀衆來俯諒丹愚協議長君賜停前授使器有所

極無至於害盈且功在不疑何煩於推重獲依慈貸庶
克保全

景文集卷二十九

宋 宋祁 撰

代宋參政生日謝賜羊酒米麴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賜云云者推六物之舊
私計所生緣三事之常曲頒多物暢焉升受罔以為顏
臣中謝竊念臣素稟樸忠幸陶愛教蒙天至幸備國邇
臣日以累勞自知無狀夜而計過未始獲安幸司敗紓

諉上之訶俾偏親及養志之祿洪惟大造固已不貲敢
謂尊號皇帝陛下推善養之仁記載育之始餼醪紛降
粢稻旅盈備其宴喜之資中以顧復之樂昔三釜而仕
魯國為矜二首之年絳人獲問比臣叨遇賈絕等倫誓
苦節之寸長答鴻慈之厚枉感非自外言曷能宣臣無
任

代參政生日詔書賜牲餼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

者驛使紆駢緡封墜眷旅臻錫品紛照家庭銜惠靡貲
捫心知愧中謝竊念臣叨陪宰政再貿歲蹻庶務所縈
淺謀不輯託包荒於天地未罷賜於丘園載育在辰早
孤集感方夤緣寵例推行恩華分碩畜於牧人沾美醪
於酒正屑體珍潔導米粢甘榮所自生私訂累茵之歎
俾于爾父更蒙全領之慈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道
茂養賢誼深愛禮忘其愚短假乃褻優佐家食以屬厭
闔宗盟而循省誓勤夙夜歸報涓分臣無任

代楊相公謝賜生日銀器衣物鞍馬表

臣某言多物焜煌駮膺於君賜幽悰距躍式嫺於私庭
惟賤息以奉將實僂躬之深幸中謝竊念臣代族寒悴
識機蠢冥偶與時偕寢叨器使每包羞於賞僭率自戒
於侈期入管黃樞彌親繡宸踰年待罪訖無告於內猷
積謗墮官獲上還於中務為藩伊始存闕滋深敢圖當
宁之慈垂記射蓬之旦衢輦佶駟特出於天閑麗服精
金頌榮於家壁撫身枝而傳達續壽紀之衰餘此蓋尊

號皇帝陛下護彼朽姿循夫舊體斥豐財之蕃庶駭窮里以聞知養不洎親感所生而罔極身方許國知有殞以爲酬獲列涓分誓存顛沛

景文集卷三十

宋 宋祁 撰

代謝勅設上皇帝表

複闡嚴召宿業以惟新夏屋多儀惟慈而均養枉烹調於宰味霽翔集於僚英率用舊章式光盛集斯蓋皇帝陛下假文儒之異數舉宴喜之豐規申命有嚴先期畢

給湛郢醪而既醉閱漢戲以侑歡內省材驚仰叨宴惠
養賢而不家食已服至仁育我之在中陵方慙譽處深
荷絕倫之賜未知歸報之期

謝御筆批表

與下首均
係代作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乞罷免重任伏奉今月三
日御筆答候郊禮畢一年後許退不得更上表求罷者
事敦情迫業已啓聞恩隆諭至因垂開允刻誦聖訓傾
駭乃衷臣某中謝伏念臣中之才無善可錄因緣過

聽叨冒上司奉承明制而宣之朝什不能五總領羣務而達於上什不能三徒以斷斷樸愚區區慎憚旅進旅退不敢後人公事公言止於寡過若乃調度兵食由匱取豐羈致戎獯化桀為順靖多辟之俗去無用之官訂正度程變撫樞極則臣之自視性有不能陛下雖欲庇之至仁貸以不死謂慙則宜恕直可弗疑奈何妨賢之譏譁而弗可解備位之責至而弗敢辭令臣順命則取尤違詔又抵咎稱疾以邀上則詐俛首而還位則慙茲

馬危窘匪謂文飾而且寶筆親示金口宣聞既賒歲期
仍畢禮禮切却來奏獎卹最軀粗識名教之方敢渝君
臣之誼恭遵慈勅已默費詞誓勉不肖之材上酬再造
之賜然念年齒頽邁精力耗殘陽雖蒙榮陰或取譴悔
常待充弔正在閭終冀數月之間更續乞骸之請眷深
難荷感至無言

謝皇太后表

與若丁辰軫懷於幽繫坦然頒訓申誠於適司董以至

和又茲多辟中謝竊以易象之明折獄蓋即天倫時訓
之著挺因本昭君德惟萬區之至廣非一德之可純時
有根論上煩隱悼恭惟尊號皇太后陛下厲精政本灼
序帝紘贖惟精而守中研至深而成務在勤訓俗勝其
欲利之心去泰敦風納于仁壽之域式屆暑隆之候永
言罪罟之人亟詔多方務欽庶獄清其盜械慮淹久之
不聊審厥成科俾哀矜而無失絲言所出益照同睎臣
久玷簡僚備聞丕律屬分千石之重恭承一札之文敢

急奉行以孤共治

代上皇太后謝出外表

霈發天恩澤流巖槁內循亨會因寘情涯中謝竊念臣
一介孤生兩朝誤寵無裨王度有玷官箴再躋駕浪之
居繼掌隨風之命司馬素遲之思動或淹時倚相能讀
之書老而彌忘且以稟生多病仍歲弗支匪服成災瘵
官在慮乘霜露之邪隙動冰炭之宿疴結為沈痼損其
強力臣亦仰體洪造思致小康經熊鳥以養和觀龜頤

而告吉移書請告沓委於攸司瞑藥攻中寢成於淹卧
迭陳囊啓求假郡麾危心苦言援天非一至仁大度藏
疾已多賴祝網之在寬輒竄章而終請豈謂伏蒙尊號
皇太后陛下蓋高垂聽善貸均慈恕及憊愚罄無底裏
許中停於辭禁更推進於官聯寶構清司使符重寄併
為烜赫垂逮廷殘矧惟此邦臣之舊治周知風土之樂
具存條教之規庶盡力於朞年竣有全於瘡痍復瞻丕
律仰謝大恩勉於未死之前奉乃彌文之化私悰所誓

淪髓同深

代謝敕設上皇太后表

宿官有始超漢闥之覲深善養推仁盛唐家之供擬申
嚴內局昭式彛經霽潔解之仙醕分治庖之秩膳帝雲
黝布佩縈趨鳴仍觀平樂之優式踵禁林之事斯蓋皇
太后陛下獎其涖職洽乃多歡因式宴以示慈顧宜疏
而斯輶俾茲孱淺洊辱寵私訂汝寬之屬厭絕無餘歎
諒長卿之遲訥曷用仰酬

代謝表

臣某言近以進列官著叨服寵名昧死刻章還封俟報
特豁如之度罔勅其違煩往哉之音謂諧所授拒恩難
再躡等知榮中謝竊念臣輜質譎材單門平進偶專文
史仰會聖真一忝掖垣再升詞禁間守離宮之鑰歸侍
華光之筵天誘乃衷君歲具疾遂階闕決俾效進思伏
遇尊號皇帝陛下湯德不遲舜華重協九功翕受萬寶
厚生佳兵偃櫜斷獄哀止而臣論思之際但稟成規處

可之間類多常務括囊匪譽浮食取嗤退居以思自卜
惟審若使告猷替否固不逮人至於濫進叨功亦云知
耻何言大造更示兼容但論歲月之勤罔計明幽之實
茂推賞策越亞天工內懷三褫之虞亟控四聰之聽而
危心耿耿非口能宣淺志區區遇時斯奪景風遂布渙
汗匪收牢所讓以弗皇忍終慙而何極此蓋伏蒙皇帝
陛下深憐耆舊垂亮樸忠奮如一之仁從寧僭之賞不
因人而廢禮示與物以無私謹當仰體堯言益循禹律

勵乎十駕中以九思庶臻同底之和免玷其難之哲銘
心有素如日敢忘

代楊樞密謝第三表

臣某言再達奏函願還明制猥諭已行之命且均寧僭
之科往愬莫申冒榮何幸

中謝

竊念臣本微風績偶會

盛明料自冗閒迭階華要譬如枯木靡自先容及乃秋
毫罔非帝力遂謹一心之事慎隨異物之遷發于誠明
期貫夷險至于諸葛應敵臣則闕于所長方叔有猷臣

則慙于未壯樞員承乏機務頗叢屬容典之交修顧建
明之匪效庶官長力謹爾奉行百度森羅居然飾盡實
忍慙于無用徒底質于至明敢冀勞還首膺第賞寵階凝
峻封宇便蕃懼授受之兩虛控慈威而再瀆冀收成命
俯移大倫寧謂綽靡還絲之期爵存屬世之本先加無
狀庶勸有庸繫治典之化源匪孤臣之私荷龍光下賁
震抃參懷斯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普記翔仁保和樂
育業已升于四近求無備于一夫特假先榮將權後效

敢不退求于已罔伏攸箴持守器于易盈靜長柯于有
隧竭情夙莫歸報消分臣無任

謝皇太后第三表

臣某言昨以玷塵懋賞訴丐還恩伏省陳章既殫于所
請枉音催拜遂隔于由衷承命若驚省躬銜感

中謝竊

念臣少緣羈蹇獲對嘉亨出無以藩扞四方入不足重
輕九鼎但以斷斷之介蚤移于忠區區之心所守惟道
兩宮察乎少慙三事悉其無邪遂正右樞仰參熙綽朝

家累盛禮典懋修或恤祀以展牲或勸耕而育穀親逢
至幸法從為榮曾是憊煩淺為職業漢庭故事僅且奉
行魯廟多儀疲于每問外速瘼官之謗上貽有國之羞
切免且宜褒揚絕望敢謂尊號皇太后陛下慈均不冒
利篤廣生因太寢以還衡告外庭而席寵進階近列益
戶大邦繼昧死以上言冀課功而責實蓋高莫訴虛授
為慙敢不勵翼謀謨贊襄載采戒園葵之爭利敦皮弁
之守官庶詭微功罔浮厚食誓心有素摩踵為期臣無

任

代鄭公乞外任第一表

第三表

臣某言近者累披丹苦上叩謀聰願罷台司退從冗職
言煩而聽者倦可報莫期情迫而喻匪工薄懷彌阻然
而臣存量力之誠君推善養之私進于禮者未始困于
墜淵盡其力者弗忍忘于棄馬終緣況喻仰冀矜俞臣
某中謝伏念臣拙與性成幸由天假徧躋兩府餘亘六

昔不能內協謀謨力希彥聖斷無他之技僅足自修萬
有一之長奚能云補未安官守之次已罹福過之災禍
罰繼臻私聞相弔沈憂中潰衰態日侵耳聾涕羹目眩
朱碧危心悸動素領紛焦坐迷千慮之煩居忘百為之
半率平強之盛尚不逮人罹悲咤之餘何能佐國伏望
尊號皇帝陛下以仁從欲因惠保終念數竒不足共功
憫力殫無以致遠許從策罷靡悼後艱用舍以公纖介
胡諉自昔君臣之際明哲以多或有先狗馬之虞或有

蒙牛酒之養或煩于慮而損壽或臨其摯而致顛值材
者而尚然矧孤生之曷免若使衮章旦褫川謗暮平保
骸骸之殘軀盡婆婆之生意是云紓死敢不銜思

景文集卷三十五

宋 宋祁 撰

謝賜夏藥狀

右臣今月五日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衛克明到
州伏蒙聖慈賜臣夏藥一角者炎歊方盛疾癘可虞臨

遣使臣垂賜方劑守戍在遠拜貺為榮伏惟皇帝陛下
均下濟之仁推善養之愛無嗇精品普救羣疴矧時燠
有常協氣如舞殊無暴疾上累至慈第祕五藥之良式
重萬金之比無妄蒙喜有殞為酬臣不任

右臣今月八日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裴致用到州伏
蒙聖慈賜臣夏藥一角者賜炎在燠瘡痒或興敦命使
人頒分藥劑守戍在遠下逮為榮伏惟皇帝陛下端拱
以嚮明推慈以及物蠲疾所軫命賜尤先惟順氣之茂躋

藹多祥而紛集過計民瘼致惻睿懷分餘品於大醫濟
元和於裔壤

原闕

代人乞存歿臣僚納家集狀

右臣竊以周德之興多文以監二代舜華其協好問而
察邇言爰歷古先咸遵風軌期有裨於治體無容廢於
瞽詞輒罄芻蕘仰裨漏闕伏念臣材惟闕茸職本掃除
服君度之在寬不汝瑕而垂采曩者太宗皇帝亮其愚
訥獎以寵靈命臣充史館書庫都監兼祕閣供御圖書

時屬聖念嚮儒朝猷被世旁求典故備覽清閒又命臣
往江浙搜訪遺書真宗皇帝繼體丕承好生善養洗其
痕點秩以冗閒伏遇尊號太后尊號皇帝陛下祇適珍
圖交修先憲遺簪未棄塗艱再加又命臣同天章龍圖
閣都監臣委質三朝行年八十鐘漏方盡雖愧於夜行
塵露之施敢忘於上報臣嘗覽祕書目錄伏覩自唐末
至五代其間有以文章取名當世者咸存屬綴列在緹
細載冊府以相輝賁牙籤而有第我國家承百王之末

披三代之英師儒挺生名臣輩出或高文大冊為廊廟
之珍或隱居放言樂山林之志從臣咨嘆太史陳詩炳
然斯文高映前代然四部之內編集無聞一王之言規
獲安寄使彌文不表則至化弗昭後之視今闕孰為大
臣今欲乞降聖旨下中書取四朝以來存歿臣僚及隱
逸之士以文學顯名者各許其人及子孫獻納所著家
集仍降下兩制詳定若其深厚溫潤可以垂著不朽者
具姓名聞奏官為給墨差人繕寫三本付龍圖天章閣

太清樓秘閣收藏足使增觀本朝垂榮來籍開元之目
大備有司之副可求上以見文思安安堯之稽于古下
以見賢士濟濟周之所以寧臣之至愚竊為深惜且年
祀浸遠則亡逸滋多今而不求後亦隨廢異日當使陳
農訪舊結馳傳之勞河間購遺軫補亡之慮功相遠矣
誰曰不然臣衰疾見乘懵昧惟素願留餘景期觀大化
之成輕率狂言或俟聖人之擇越千程覽伏待誅夷臣
無任

代石太尉謝宣妻入內狀

右臣某月日得家信報於六月十五日奉宣臣妻濟陽
郡夫人程氏依舊入內仍加錫賚者投荒之典方緩於
誅夷加等之恩俯流於伉儷獲凝嚴而入覲矧賜予之
存隆逖聽寵靈內增愧畏斯蓋尊號皇帝陛下顯印在
宥惜怛推仁憫一夫之向隅荷十世之猶宥念原簪之
賤未忍於棄捐顧石窳之封免從於削奪時需非常之
命茂宣求舊之恩注允澤於私門濟天光於中饋雖一

齊之體施及於照臨而十駕之驚敢忘於報效誓捐餘喘上答鴻私臣無任

代石太尉謝移蔡州安置狀

按石普移蔡州據狀亦屬真宗朝事

右臣今日安州馬遞到勅書一道移臣蔡州安置者湯羅一面久寬天討之刑虞宅三居驟邇日圍之地繼荷燭幽之治彌增若隕之憂竊念臣畧謝佐時功非半古韓壇曠責久貽貍特之羞遼承矜功素昧盤盂之誠而自賤軀集釁具獄徵辭官既有於常刑孽寧容於自

追舉嚴棘之議合正國章弛威鉞之誅獨從宸斷止峻
投荒之憲用遵惡殺之文獲俯庇於微生實仰依於大
度雖魚將葬腹誓投於遐陬而豺不食人偶還於散魄
屬以祥徵屢集洪澤荐頒永惟屏弛之餘亦在甄揚之
末越從外服再置內藩陞近衛於周廬豐庫錢於長府
偷安腹背徒慙六駟之勞捐景桑榆永謝東隅之失不
謂未周時籙亟濟天光錫成命之溫純徙大邦之密邇
斯蓋皇帝陛下包荒在念起廢推仁侔厚地以無容體

明陽而茂育顧杯棬之失性未舍育材憫鐘漏之偷生
忍同齋志屬因大賁旅霈鴻私滌瑕雖極於寵榮贖髮
未知於啓處舉頭見日空傾如就之心側足及泉終誓
猶生之報

代鄭公謝參政狀

右某啟比者祇荷褒綸擢陪台席亟露陳於護奏枉垂
報於敷音趣拜寵靈交深榮懃竊念某本緣儒服驟旅
朝綏寢持從橐之華采蹈禁門之複茂齋最狀少報上

仁方虞具傲之訶復忝敷求之錫諫曹茂秩政弼崇聯
雖薄訴以冒聞猥批章而蒙諭寵非其次將忍終身之
慙服不值庸更畏千人之指此蓋某官封殖風加題評
素定因印印之訪逮亮斷斷之顓愚助育譴才贊行賞
典敢不益探深志仰叩大猷載驅駕緩之姿或禦負乘
之寇冀紓誚議少答恩勤感灼參懷名言罔叙

代前謝兩地狀

右某啟伏奉制書特授前件官者諫曹上列宰政崇聯

併荷寵靈不勝感懼竊念某謫才曲學蠢慮煩襟興于
悴族之餘玷厥殊科之選存庶榮次取愧英游書命掖
垣了無裨於國來慎辭鑾署始有惕於官箴幸遭山藪
之歲弗責斗箕之實獲紓罪戾寢易歲時不謂台序乏
員宸心慎舉首頒成命猥及孤生尋昧死以自陳冀咨
賢而改擇曲煩聖諭終廢危誠此蓋某官助穆公言序
熙朝絳因為容之素定致延渥以逮臻然而三事陪榮
萬幾竚訪協成樞極非庸妄之所堪參佩韋弦或箴規

之自勉益勤圖止用副恩斯

代人謝大王兩地狀

按大王即荆王元儼當時有八大王之稱

右某啟比者叨奉制恩顯階事任已陳讓奏終閱俞音
顧允命以難違被徽章而增愧竊念某本緣威會遂服
身嘉非有深博之謀仍孤宥密之寄聯三公之風米莫
效建明處萬事之便宜終非時當敢圖聖造止罷繁樞
荐推將鉞之榮無假台槐之任徒懷知止罔克讓還假
名器以甚隆畏否臧而取咎此蓋某官深憐墜履助殖

孤根贊襄疇來之咨誤及罔功之列期殫忠力庶答保全

代謝兩地狀

右某啟某被病彌年墮官有典坐尸廩稍再錫告休所慎之疾益臻有喜之占未驗內惟屯蹇審已厄殘諒何以趨走埤塗奉望帷幄輒昧塵於天奏願近守於留都庶使歲瘵以紓暘日敢圖天造垂枉詔音特留止於上京庶就詢於高手勉其支壞冀以汜康斯蓋某官密道

惠慈俯寬縣愷厚博陽之陰德還楚客之離魂銜感于
茲銘中曷叙

殿前李都尉謝狀

按李都尉即隴西郡王用
和之子瑋山福康公主

右某啟國家以宗桃合享保介務農儼飛輅以還衡坐
中天而灑澤眷言陪祀首議策勲惟十乘以危行式四
藩而宣力果升寵數允穆朝僉增寶鼎於旣安煥太常
而動采私悰竊抃公翰見詔但祇服於謙儀莫罄陳於
感抱

代上大王兩地謝狀

右某比者叨奉制恩顯升樞席讓還弗允膺據知慙竊
念某材不逮羣智非先物亨嘉所會閥閱無聞貳幾事
於禁庭謹人言於鄉校露蕭均沛班賞既加月管未淹
都言亟降改副名於舊局亞高秩於宗正帝右師師曷
諗惟幾之務河干坎坎坐貽不稱之訶伏蒙某官幽贊
天工弼成邦采料此錯薪之猥參夫隆棟之求苟忠力
之可圖實坯陶之為地

回李給事謝加集賢狀

右某啟伏承茂膺恩制玷領華資伏惟慶慰恭以給事
德器閎深行枚翹秀邁千齡之嘉運復九變之彝言充
茲德符發為藝極宣四藩之風力追兩漢之吏師外俞
臣僉上簡皇揆弗移瑣闥兼綜書林錫吳社之陪敦賁
奎鈎之符景方深嚮慕遽怵音題荷冲意之降階戢懦
衷而盈感

回王太傅謝狀

右某啟伏承讓削報聞詔音敷獎協剛辰而進見膺榮
典之焜煌式是臣鄰允於公議伏況某官夙勞旦暮克
壯謀猷守風雲之四方揚才劇任隱金湯之萬里歸重
本朝進直中樞彌昭茂績詢求盟府之舊僉同黎獻之
咨果沛徽恩次升上列竊比在陵之栢均悅居多幸依
同臭之蘭敷言何幸惟銜勤誨永篤朋情欣慰感慙一
二非述

回王參政讓狀

右某啟伏審光奉恩綈進參鈞席伏惟慶慰恭以台階
辨等亞天宰以鈞尊鼎鉉有儀助政羹而調味庸咨哲
父迺貳論思參政侍郎器蘊中庸照鄰殆庶撫長離而
上擊式契亨嘉掩大蔡而前知久陪訪逮頃以詔民多
瘠遣使有華輟祕殿之擁經包長淮而振廩甫臨歸節
前被贊書僉同四岳之咨進與三公之論人瞻具爾皇
揆翹然承確讓以露封祈鴻恩而收澍深惟時望難抑
寵靈願遵太上之永時總遜鈞衡之急務猥蒙誨翰但

戢感懷

回賀轉左丞前兩地謝狀

右某啟比者祇奉恩華越陞臺轄負茲臞瘠席寵震惶
某頃官近班受寄舊史索隱螭頭之記研精仗下之書
裁成簡編僅塞詔旨奏御之始蒙榮以遷愧形於顏感
識所受此蓋伏遇某官台司舊德獄鎮宗工推化筆之
先容枉飛文而厚貺將報大遇永堅夙誠

回陳州楊相公問候狀

右某啟伏念地尊國屏洋洋之潤旁霑目係霄躔兩兩
之符在望間闕嗣音之問日增想見之勞敢謂台隣遠
馳記尺晉軍開府迴敷悅禮之風漢相兼勞榮重移書
之賜載循撫借但切銘藏冀天祉以茂將副人彛之漸
嚮

回張侍中問候狀

右某啟伏念坐隔師垣寢踰時琯倡風九牧均體四隣
藹巨伐於繆旂貫英規於金石誕敷善教俾乂斯人屬

茲卧鎮之餘間以馳郵之問美言載郁謙象有光惟百
順以內滋肇九商而惟秩益祈冲用允叶輔諧感抱自
中勸談非述

攀韋侍郎狀

右某伏審侍郎克消今日風艤行艫順楚汰以揚舲
隼淮雲而引旆祖壺係出朝紱愴違某比屬綿疴阻陪餞
禮街恩惟舊銷志無從願安遵渚之行彌保慎齋之訓
永惟愧戀罔及文陳

上李相公狀

右某伏審顯膺名旨入肆覲儀擁瑞節以辨嚴趨鋒車而倍道赫然巖石慰師尹之具瞻是有袞衣實邦人之信處乍茲跋履克嚮祺祥佇式序於公槐用增華於帝宸坯陶所託鳬藻同深某限以守官不獲奔趨道次

代鄭公謝參政狀

右某啟近叨進秩尋貢讓封枉賜詔文趣膺寵典命且違而難再賞方濫以知慙竊念某陪貳宰司存更年所

知人之賜有忝無酬佐國之謀匪迂則淺宜在黜幽之
日庶懲不職之風而睿渥旣優榮階增陟味羹之和俾
重於鼎司借陞以高式尊於堂勢周詢介節超服皇僚
斯蓋某官啟國至仁愛邦大體匪取一人之備姑聯四
輔之崇敢怠謹庶以孤鈞治循涯自視撫臆何言

代鄭公譔參政狀

右某啟伏奉制命授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者掖省華
資宰朝機政併虛寵授交積愧悰竊念某本自諸生弗

期撫仕蒙上仁之含垢階詞禁以代言黽勉窮年稽留
多咎入朝靡嫉諒為不肖之容受祿有常曰厚無功之
刺何圖僉擢遽逮羈平峻陟官聯進陪台輔顧省躬而
不稱方瀝懇以自陳願寢誤恩庶孚公議伏望某官府
矜叨冒別借論恩勿令疇俊之辰獨被衆官之儆儻收
成命永荷曲全

代上許州柳公狀

右某啟伏自某官引避茂功荐臨巨屏兼夫注意之重

樹茲倡牧之風貴霄極之六符迴尊台座擁帝圖之三
輔遂得長城坐鎮云初具瞻茲切顧內樞之待罪煩記
室以移書矧屬甄哀但銜譙借聲苦言而無次銘感臆
以奚忘

代上大王讓狀

右某祠燎竣儀制函延霈恩緣幸集懼與悞深竊念某
叨服政樞獲陪齋輅奉帝容而肅展覲天瑞之蕃臻曾
乏遠猷少圖釐事猥屬均禧之旦普蒙懋賞之華階號

兩躋幹封參衍虔披露奏願寢褒音伏望某官垂察至誠協經治體特矜誤寵為達聰聞儻收已綽之言永荷分光之賜

代上兩地謝狀

右某啟蒙恩特授前件官充職者私門移病自列於奏函內禁備員尚切於邇著仰銜拔擢交積震慙竊念某性稟空疎仕微閥閱匪躬之塞故諒於大君在醒而狂見容於當國連階仕任遂副宰司雖采獲於淺謀或主

臣於近對屬茲至治垂貸罔功而器卒易盈疾臻无妄
跨三時而弗損曠四近以為羞固請慈宸願還重柄不
圖再造收齒餘生進亞地官升華雲殿文昌簡務免至
於傷神斗極餘年殆同於肉骨斯蓋某官軫其所廢憫
以嘗僚助招離散之魂猥濫凝嚴之地儻緣庇賴漸間
痼瘵敢自矢於力忠少歸酬於寬疾

代上兩府讓狀

按兩府即兩地歸四錄後唐用
大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院

右某啟樞帷決采宸幄僉時過聽枵踈豫參機要恩靈

踰次震悸裝懷竊念某學術匪優仕塗茲膺久塵禁職
獲奉帝暉姑效螢爝之餘罔裨金玉之度驗於已效奚
所取材不圖咨岳之求俾貳本兵之重內循諸已竇竦
於多言上累而邦敢安於誤寵伏望某官憫其知止惠
以有終助推則哲之慈追罷惟行之命儻從至讓是免
疾顛悃悃旣叢文陳奚喻

代前回兩地狀

右某啟近者叨聯宰政尋布感悰雖趣附於星郵或未

通於鈴史敢謂某官曲敦夙契前墜書辭助恢則哲之
謀陰禦多言之畏波餘所逮夕惕差安屬私抱之已敷
且費辭之難再姑藏褒激庸識獎成

代河陽王資政到任狀

右某啟伏承消旦孔嘉頒常有始撫封樂國蒙福上都
擇土訓之寬柔罔如韓樂簡上心之圖任居作魏藩方
傾素於樹聲忽傳詒於執訓載循撫槩彌深感悚九是
寥泝以氣清百卉具腓而歲阜顧勤冲抑進荷蕃禧延

祝所叢述宣匪罄

代到任狀

右某啟比者某官解謨明之任進秩均勞宣夾輔之勤
陪京作屏卜東廂而歷吉引左虎以就封觀政萬夫倡
能九牧擇其甚樂莫如韓國之田蒙厥餘波并峙潁川
之福倚成方切式序有初遽辱緘滕備形謙借佩至言
之復貫戢中府以忘勞善晉粹冲益蕃天祉永維瞻僚
罔罄文陳

代張侍中回呂相公謝狀

右某啟比自某官道孚駿假功映洽平避阿衡專美之名揖成周居外之懿然而都將相之重邦靡間言保君臣之休誼無二色奮庸為盛從古罕偕雖露奏以讓還亟發中而催拜金城萬里載嚴節制之師璫蓋六符光映熒煌之座某欽聆誕告屬苦幽憂阻陪賀客之趨忽枉圓封之誨病軀三陌但服於過謙榮府千慙詎殫於叙感

代回副樞侍郎讓狀

右某啟伏審顯奉恩章佐經樞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志含愿塞器挺閑深陶天粹和為邦茂傑徧偕華近綽
樹聲猷籠經入於縣官絕誅求於民屋坐豐邦計增貴
國猷屬明辟之諏咨眷邇臣而遶東疇其盡瘁寵以登
樞接規地之凝深貳本兵之神密式諧公論遽沐鈞函
承尚執於冲情方顯騰於讓奏願遵睿旨即署繁機庶
符僉岳之言以副嘗僚之願

代回宗正狀

右某啟比者叨荷朝咨入聯台采揆譎材之不稱淹寵
冊以自陳願寢誤恩少安公議而詔音垂諭人之須承
已冒服於寵章方慙震於心術敢圖宗哲助穆邦猷列
芳牘以鋪芬借餘光而收飾庶緣外獎更激懦衷榮感
參懷書言罔叙

代回皇族狀

右某啟某近蒙恩制入服台聯嘗啟讓以報聞勉協恭

而冒處慮塵至化方惕危惊敢謂宗英首詒書指借褒
言而煥發助公論之僉宜榮感於茲文陳罔既

代回薛資政狀

右某啟伏承剡奏中宸求藩近甸嗇茲无妄之疾保乎
易退之風洪惟簡心眷深同體告猷定命方渴於儀刑
省慮存神果形於敦勉矧自天而篤祐宜勿藥以煬和
息偃第家遵承詔旨煩占辭而彌郁但集感以忘劬

代回胥李二舍人狀

右某啟伏承肅奉制函顯升仙掖誼光崇東譽穆僉言
某官器適代資業優聖域儼鴻儀而振羽蔚豹變以成
文時厥大中視乎素履邁堯華之重協謹巽命以惟行
首眷朝髦入司贊命西漢郎官之草聊視於文書東里
大夫之才亟資於潤色慎絲緡之所出易佩璫以斯長
方忤為僚猥煩占牘玩撓冲而載郁敷愧荷以奚殫

景文集卷三十九

宋 宋祁 撰

蜀人李仲元贊

并序

內發乎天光外隱乎人曜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先生
聞其風而悅之境乎太虛鄉乎何有上際於天不足容
其高下蟠於淵不足寄其深旁乎其未始有也漠然其
不可測也故先生之道無跡而稱焉上不溷其至真下
不異乎當世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先生聞其風而悅
之接之以太和冥之以常動盡乎物畛放乎天均泰山
縶雲與之齊其大纖塵飄空與之等其細縶焉其未嘗
默也故先生之名有謂而述焉先生喻岷山之英儲星

絡之精鳳翔覽德龍蟠隱靈若乃孤風扇於綿區長波
溢於來世道隔用表隱顯無跡身寄形外名言所絕是
以良史不得牒其世聘輪不得寵其家三府不得署其
行諸儒不得宗其教乘萬物而連抃襲一氣而訢合彼
其視爵位若雛鼠之腐比毀譽如蚊虻之過况夫規規
末俗悠悠常論可髣髴其道乎惟揚子稱之曰不屈其
志不累其身仲元世之師也雖然予嘗言之無用之用
大矣有用之用小矣持蒸燭於幽室雜然稱其景及夫

翔陽逸駭天寓同煥則未嘗謝其明挾重續於大寒是
然愛其溫至乎陽春發榮萬彙該暢則無能論其煥先
生之道非近是乎夫至人不待江海而閒非取晉楚而
富工乎天而不繫同乎人而俱化孰肯齷齪餌以邀盈
皆之福冒賓名以取畸人之戮哉千載寂寥高範隆絕
挹咀遺味敢稱贊云

道不可識識之淺矣道不可知知之褊矣不識不知乃
道之微先生用舍此焉是依子雲稱述外而不內晦不

我賤達不吾貴無言有言有謂無謂綿代不窮高風難對

又贊

高也絕俗雖介不通卑也汙俗雖順不恭淵哉仲元內粹外渾衆不我知揚子識其賢其賢奈何在通恭之間可器有名非行至完彼顯在人吾晦與天天而不人萬世其傳

襄州大悲真容贊

神靈之封七千並宅積高之隄能仁之化百億多在震旦之區自古人來具音橫布有諸聖之出現作羣迷之歸救若乃以自在願力為一切方便廣大無礙周流不居應以其身即為說法挺洪軀之百尺湛寶掌之千目十方諸佛所共讚歎後五百歲謹乎薰修其惟大悲觀音者乎南雍東馳漢源夾右有三聖蘭若即唐武德中淨行尼某之所造也尼秉操精進深悟濁惡占度勝壤揭為精廬又常誦大悲陀羅尼若坐若卧未常少廢益

作堂殿濱乎水崖既而堊塗其牆欲繪天仙真容為慈
仰之所白水之誓前定真畫之工未逢會有夫婦何方
而來捨女童使師事于尼尼雖納之時不為禮尼常歎
素願未就女以為請因約闔戶七日而畢及期發視則
眸姿妙好煥然具足而女童不知所如往邦人異之以
為神應無方因類託寓之為也由是合爪膜拜丐靈徼
福者不虛於日百舍重趼三匝右繞者相繼於路香火
作佛事之供俎豆冠賢人之間快然一方庇其慈護周

廣順中淫注盆溢兩岸不辨院至庫下水弗能及民挾
細弱悉舍淨宇雞羣紛擾雜于階阼神監在上不蠲其
為正晝有風霆之異壅波飛潦溢其殿址民懼引去少
選水息則瓴城有如濯漑之者咸聞異香滿室久而方
散豈歟皆之象獨神明之所扶劫季之時惟佛土之安
隱功德所被不可思議者已噫無乎不在者道等無差
別者法天下天上惟我獨尊有情無情同佛一性誠之
感也至則聖人之應也速惠之及也遠則禮之報也重

以比丘之雅志中挺慎獨而不改天僊之神力旁戾炳
青而寫照彼都之善根者植種祠而有嚴三美冥符百
代隤祉儒家之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比丘尼有焉
不可度思矧可數思天僊在焉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彼
都與焉天聖龍集丁卯歲予捧檄是邦稽首真相按視
鏡石之款周知降神之因素匪息心之流徒勤勞目之
鄙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贊曰
天僊惣持位後尊願力洪深世希有降神寫影鎮靈壤

能度一切諸有情聞見即發悲增心劫石未泐應信禮

景文集卷四十二

宋 宋祁 撰

宋皇女故保和公主贈越國公主石記

慶厯建元之年冬十二月皇第四女生其母曰修媛張氏既免懷柔婉靜安姆不告勤乃冊拜保和公主不幸早薨上卹然隱悼追贈越國公主薨之明年詔鴻臚啓奉先院之殯以夏四月癸卯葬河南永安縣莊懿皇太后之餘園嗚呼以天祐之祥帝聞之愛若啓其壽則王

姬肅雖之詩與周南同風今也則亡哀哉臣奉詔謹書
日月表諸壙前云

宋皇從姪女故江華郡君石記

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之長息女者保寧郡夫人之所
生生六年服姆教內則淵懿幽閒日就而月有聞焉不
幸早終父母尤憐之表於上贈江華郡君葬於祖燕王
塋之乾維於時慶厯四年歲在實沈直鶉尾夏四月癸
卯留後名允迪夫人姓錢氏

宋皇從姪左千牛衛大將軍殤女石記

殤女性韶悟工箴組事紛悅圖史其習若自然生十一年而夭以慶厯四年孟夏之癸卯葬於永安西原嗚呼以左千牛衛大將軍從贄育之會稽郡君康夫人腹之然而不克於年果有命哉

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

建塔廟散香華奉經典攝受妄而為功德有為者為之雖然佛滅度二千年世與法交相喪濁劫下根誅為愚

冥非廣示像法無以震動而傾駭之使趨善良神道化
時叵得而已沙門長吉當茲世為功德者也初師以釋
子之秀來上都會釋場高選義學僧敷演祖教名在籍
右姑與龍象為徒而覺華餘輝注射物境頗作歌詩雜
擬輒自翼其宗由是益為人聞俄詔賜紫方袍號梵才
大師勝流欽風多所延供久之厭著謝去復山林之遊
歲在降婁始還台州州守悅其風虛淨名庵以舍之惟
師行嚴而身修寓曠而氣安能示方便悅可大眾居三

年道益光明台人異焉捐金抵壁踵往瞻事四方來者
與麻葦俱乃闢精廬而肆之刊林衡鏤巖巖椒棘如而堂
翬如而庭者且數百筵朝熏夜祓供擬尤具九年復作
一成臺置大般若經六百篇及刻千劫佛像彼化員與力
不募自至弗可貲紀師復砭膚取血書維摩經質神為
要又欲推慧命而廣之乃謀於公卿大人於是龍圖閣
直學士南陽葉君倡始籲謀分繕寶典凡臺閣方面知
名士數十族叢喜迭捨參訖寫庸閱三年臺成納經奉

像虔而安之黑白相趨距躍圍繞以為去聖滋遠有能
駕其說植德於人令佛威神巍巍現前如親炙面命不
在是經乎因是經讀誦悟入悟五蘊泯空色攪萬異為
一真其為福又可稱量邪僕頃與師游樂其誓願之就
且枉錫顧我丐辭以永傳因宣是義而偈之曰臺屹而
崇推我慢而恭兮經華而精竦我怠而誠兮像嚴而顯
破吾魔而善兮報我四恩常不滅而存兮師聞之謂余
言為信若其營綜之烈投施之衆日月之謹大概具之

至夫筆不可文言不能宣者僕與師均寄一嘆而已時

慶歷二年八月中旬記

原注至五年
臺成刻石

景文集卷四十四

宋 宋祁 撰

見任兩府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天元華旦陽復慶辰考應鳳於嶰簫步聯
珠於漢歷恭惟某官業熙帝綽望映民宗翊媯后之萬
幾協商衡之一德外繫鎮撫中賴謨明茂對嘉時宣臻
繁祉昭奮臣鄰之懿永偕君道之安某早累坯陶今磨

邊鎖跂歡儀之有煥趨蕭屏以未從悃祝并交文陳曷
既

外任兩府賀冬啟

右啟伏以慶序履長初陽肇復易謹閉關之象史標書
物之祥恭惟某官望映乾符器含國采弼萬幾而砥績
倡九牧以阜成浹而中和憲是文武昭臨茂節叢何純
禧某方謹障邊阻稱壽竿載言欣禱曷既文陳

高觀文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天正建統圭日迎躔記頌禋之歡儀謹伐
冰之常令恭惟某官謀經國論學貫儒先弼成宰路之
勛退奉師臣之訪推隆聖典恢道帝聰茂屆嘉辰宣臻
繁祉某銜恩最舊傾禱尤勤悵賓竿之莫陪舐塵毫而
奚叙

致政杜相公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朋陽來復南景迎長會朝弁於漢儀正星
躔於堯歷恭惟某官謀熙天緯學踐聖幾適臯呂之成

功收彭聃之遐算昭臨茂節翕受繁禧某方戍窮邊與
遙右祀載言歡祝姑戢襟悰

上陳相公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至景南回初陽內復亞歲元而中拜慶君
道之履長恭惟某官識挺天常功華帝緯懇避巖廊之
柄任暫安方國之燕居種德愈滋簡心彌切藹茂辰之
昭屆祝清祐之叢臻還持政機永翊邦祚某早銜恩紀
屬謹官箴擁為壽之遙歡阻歷階之近對載言禱詠無

喻端倪

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寶典迎長歡儀亞歲本軒筭而鳳應參漢
歷以珠聯某官六德映辰九言貫道紀丕庸於王府憲
嘉靖於友邦望與日升福偕時億願契朋陽之復早瞻
裨袞之歸訓有宿官禮賒薦慶欣祈所嚮一二罔宣

回外任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天晷迎長歲儀參亞候魯氛於十耀冠周

歷於三微恭惟某官業擅儒先論高師采露誠明而撫
仕樹風績以宣方陽序昭臨靈釐臻鄉寧圖謙槩先示
慶辭敢緣垂祝之褒還奉俾臧之壽永言欣戴少表丹
衷

外兩府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瑞占雲史氣應天元回愛景於南霄動華
萌於幽壤恭惟某官識函三古功濟萬微謳祝交升福
祚並至進冠華綏之貴出分茅社之雄昭叶履長茂膺

崇嘏其嬰居塞壘阻請賓榮欣祝在中鋪芬難既

上知府賀冬啟

竊以黃鍾宣氣肇紀於一陽君子對時茂膺於百福恭
惟知府諫議學士學惟稽古道可致君方席寵於華資
暫均勞於鉅屏柔上剛下適當咸盛之時小往大來宜
邇復亨之吉竊聞嚴召入拜寵光某夙荷眷私阻仲慶
謁首蒙嘉頌第積感悰

上晏尚書啟

右某啟阻侍師帷遽草歲律星匏跡滯鉛筆思殫天祿
圖書獨抱子雲之誚後堂絲竹長憶戴崇之歡因累歎
於勞懷時抒辭於疾置尚書負忘位貌垂問舊常臭味
所同罔言地勢之隔精微可寓不知心術之遐直樹孤
風期敦僊俗內惟無似何以克堪奮軒下之駕筋庶增
善價留道邊之直死庸俟洪鈞願充美於德符永亮成
於天緯瞻毗有在質俚奚宣

上兗州尚書啟

右某啟某比伏民屋一更閨籥幽憂餘息疋憊殘骸偶
犬馬之未先見還司命辱乾坤之再造復齒備官撫舊
物以自憐知所天之兼燾宜抒感臆以布私函伏惟某
官六德淵京九流師式入承厥辟左右而啟乃心出長
斯人鎮靖而疏其穢暴秋陽而不耗貫歲寒而自知引
避寵榮既清媮僊斐然吾黨共欣闕里之歸賢哉丈夫
猶抒都門之歎帝方圖舊天實右仁愍五福以是何倡
四藩而俾乂孤生無狀懷德寢深渴右坐之誨言擁東

雲之歸思私靳大庇永獎彝倫

上宋尚書啟

近齋郎丘良孫至蒙賜訓答中復恩最感惕兼懷如聞
府事纖鞅頗須臨決然泰宇定中固不為煩方迓追鋒
歸總魁柄中外之冀亦少勤矣良孫材美氣充容當遠
到雅懷與進實值其人比聆搜獲碑刻甚多不審頗有
餘本可垂賜否細故干浼伏紙兢汗

景文集卷四十五

宋 宋祁 撰

回昭潭知府司勳啟

右某啟某嚮者頃首中宸乞麾閒郡上仁無愛微欲見
從留籍雲章之華俾守州來之劇下車班詔案籍觀風
乃知雅官之游因占僑鄉之貫每欽臺彥輒試里居敢
謂某官顧星署之聯灑月亮之訊褒譙過分道舊燕常
窮側理以敷辭訂䟽麻而凝馥永惟銜駕曷寄聲言矧
萬里之名沙本一都之作會已聆異等間佇褒章齊疾

慎持禱懷參劇

上兩府賀正啟

右某啟伏以芳歲更新彞章和布時月莫而治厯漬星
栢以祈年恭惟某官惇德佐邦大猷名世光聖神之感
會均蕃輔之賢勞慶序照臨時祺叢嚮某職塵從索蹟
遠賓階姑勤俾父之祈仰誌在銘之託歡翹所積澁訥
奚宣

上致政相公賀正啟

右某啟伏以夏正啟序和厯更端藹萬壽之歡儀布百
常之治象恭惟某官器含民極勛濟王塗避人爵以自
高擁天祿而俾熾慶辰茲踐多祿用蕃諒回丙魏之勞
更益松喬之紀某幸塵從橐阻奉賓階抃禱之勤澁訥
非叙

回外任賀正啟

右某啟歲舍履端春塗肇始湛椒花而為壽振金鐸以
宣和恭惟某官雅量淵澄清機穎發居洽朝綏之譽出

揚使隰之華適啟康年載蕃休祉譙悰有裕慶問見存
愧佩所條兼陳奚悉

外任兩地賀正啟

右某啟伏以王朔履新國章和布湛椒霞而集慶踞樽
虎以陳儀恭惟某功映臣鄰德含天粹八告有猷之盛
間宣為憲之宜茂氣至臻允繫於夾輔明神攸勞彌介
於善祥昭叶壽祺還膺亮采某式勤官守阻望台華欣
祝內并題名罔喻

回外任賀正啟

右某啟伏以七政肇端百昌華始揭葦桃於門闥漬椒
栢之觴霞恭惟某官素履視祥顯猷基德善為邦而俾
富嚮用福以載蕃茂啟人元愈霽天霈何煩謙抑尚枉
題封聳延祝以有初會感悰而加極

代回前兩地賀正啟

右某啟伏以夏正啟序和厯更端藹萬壽之歡儀布百
常之治象恭惟某官道色民極勛濟王塗回丙魏之成

勞殿韓申之劇屏甫臨獻歲方蹈蕃禧敢冀褒譙遠流
嘉問竊訂愛存之渥第均慶頌之勤感詠于茲文陳罔
既

外兩府賀正啟

右某啟伏以七始標祥三朝啟序揭仙符於禮典徇天
鐸於道司恭惟某官凝鑒民宗闡猷邦極種茲九德殿
是四蕃均實相之勞暫圖坐鎮迺維蕃之盛固與時偕
訂零雨以來思奉和梅而既戒某夙銘恩紀今限官成

慶祝匪期禱延魚極

賀楊三司啟

右某啟伏審茂膺制渙寵正使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職貫二儀文舍九變業由可大而奮言以有道而危榮
譽日躋羣望茲慢向以用度云廣經總是谷爰求哲人
盡制咳入山海不竭足橫調於大農靈髦是膺佐豐財
於常武丕績云輯公言共谷進列周官之貳卿光嗣北
平之司主民瞻未憚得非以練覈示功天意久儲蓋欲

以老成賚國諒非潦久即副都俞某早接趨翔欽聆褒
任庀官有次展慶無從

景文集卷四十六

宋 宋祁 撰

上夏太尉啟

右某啟伏自某官肅持齋鉞出屏輿區總師節於中軍
暢天聲於西略諏辰前定樹政允和惟中外之瞻懷宜
神明之禔勞隱居一面界上國之金湯下自九天失殊
隣之匕箸重威臨撫丕績竚光動御粹冲上膺欽倚某

庇司計帳阻蹟賓基姑舍螭陞之毫行記星巖之命此
焉傾嚮巨旣敷陳

上夏太尉啟

右某啟伏承總臨陝服入守雍都師錫所符寵靈茲煥
恭以經略太尉大猷遠業文事武經忠結本朝功暴羣
辟向者羌酋畔逸軍鎮謹嚴首圖舊人出制師節會風
塵之微擾苦部領之素分邊奏薦聞睿衷改制亟換高
牙之鎮盡護西方之屯幕府大開屬僚參建決千里之

勝聊假坐籌便一切之宜靡從中覆望高羣帥威懾殊
隣諒繁方叔之行企賀營平之捷某忝膺台眷欽覲恩
章歡素所并費詞無喻

上狄太尉啟

右某啟伏承茂膺恩冊對執天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器函鼎彝誠貫金石自奮忠勇親逢盛明秉鉞中壇副
席機省適以蠻賊挺孽嶺候失寧不肖之吏相謹驟合
之兵輒北養成蚩蟻緣撲封陲亟聞請行聊用平亂一

旅才引萬衆已奔如砥破癰譬沐除垢捷布北上名節
右還俄正上司用光丕績予有禦侮知中夏之益尊幹
不庭方何四夷之敢桀墨麻騰諭紳紱胥歡某方護窮
邊阻趨盛府

上宣徽太尉啟

右某啟伏審疏榮褒冊建節中權弗移舊藩式重殊典
都俞交叶瞻頌胥歡恭惟宣徽太尉照洞聖機思函天
紐入階機宥參翼權綱浩然中區飪我公論向回台路

之要外領戎昭之繁自陝而右則安寧斯人薄河而東
則整勒諸將績光盟府威懾軍盧果消日以圖勞遂築
壇而席寵申擇東澍總制元戎推轂示恩固倚成於將
閫禍牙先令方虛候於天街竚究前庸進都元輔某銜
知最舊聆命叢欣懼離次之有誅阻趨風而偕慶永惟
距躍第百常均

右某啟比者某官祇奉命書進膺褒禮適行欽柴之貺
首加燾社之勛府制尊榮戶封繁實疇勞有典上均華

衮之上公將命非他況是緇衣之嗣子歡聞殊渥疾布
慶辭不謂謙懷前頒書教固徇重侯之倨貴彌欽閱禮
於中軍惠獎有加辱延知庇

上殿前太尉啟

右某啟某比者叨奉恩俞入司名命方積氷淵之懼仍
加金艾之榮寵數薦臻慙愧靡據竊念某天姿蒙淺世
系單微偶陶潤於素風始呻吟於稿簡猥緣童刻遂玷
甲科一通閨籍之華十換歲躔之次尸官道室被箕斗

之虛名佐畫計圖之銅鹽之篤論訖無善狀可稱上恩
方謀自効之歸詎有當遷之望不圖睿獎俯及孤生濯
疵穢於靈波飾青黃於枯枿改躋近掖對演溫辭奉四
禁以方初惕多言而易弭永惟幸會抑有題評此蓋伏
遇殿前太尉內茂壯猷旁收介善嘉育材之在運樂推
轂以移談俾此安庸驟階嚴秘感悰未布台翰仍臻盡
忘倨貴之風曲示謙尊之吉華褒一字以寵於後生素
節五紘誓遵於往誠靜言感服莫狀精微

上韓相州太尉啟

右某啟伏審屢通至懇求偃近藩天眷重違制音垂可
讓功弗處有道同咨恭以某官學冠天人誠開金石邁
種六德俾乂萬樞薦護邊陲臨倡方牧雖庇民尊主數
告大猷而內天外人弗累真守遽遠光寵姑適清閒鬱
塞具瞻非百執事之攸庇優游近輔終一敵國之隱如
但虞桑蔭之淹還被槐庭之召陰報方厚景福無涯願
少廢於冲情永弼成於丕緯官次有限賓贊無期傾係

前旄飛馳中府

上駙馬李太尉啟

右某啟伏承光奉制書寵升節制伏惟慶慰恭以太尉
謀猷肅給業範淹華秀冲韻於天倪動正聲於律外烝
彝代顯允對於亨嘉王館地崇不形於倨貴久疏近屏
今樹英聲累諧僉岳之咨遂進齋壇之律國華人望既
允於敷求素履道風詎容於執遜願導成命即拜徽章
煩點翰之多儀但藏心而永好

賀安撫夏太尉啟

右某啟伏審易建高牙惣臨西服簡緣皇揆美泱朝言
恭以某官爵並天人才兼文武不回不貽則克保於身
有猷有為則用乂厥辟發自至慮奮為嘉庸六府勸而
可歌九鼎隱而增重比緣醜敵未即靈誅敢謀風塵輕
動疆場亟煩經武薦及扞城大兵久屯諸將難一洪惟
睿筭思革舊章特包全陝之區悉受中軍之節入居都
會參建屬僚一切從宜百全制勝陳平盡護漢后倚而

差強充國既行罕羗聞而自潰不逞殘慈指景成禽某
夙佩鈞憐欣聞遶東從軍甚樂已隔後車之行作誦美
勤願附清風之末瞻顙詠抃併萃乃誠

回問候啟

右某啟伏念壁水胄筵揣才最陋牙旗大府結戀尤深
苦塵教之自蒙闕私書而修好心不迷於所指自比北
辰宦莫樂於從軍長懷後乘而某官道敦要久業以獎
成漬墮月之精毫託歸風之輕舸占詞有味更品彌高

一逢掖之微奚堪厚貺雙南金之遺冀訂珍藏承嘉靖
之載和且斯人之既富道由虛舍氣以節宣對戩穀以
攸宜竚龍光之盛事禱宗至猥睠語奚周

迎體量雜端啟

右某啟伏承祇飾飛輅已臨北道少留使節參整事經
霜炎夏賜雨之交且行府文書之總雖煩省閱無爽宣
調百吏望風斯人翹首願安道粹仰對宸咨竚獲瞻陪
光深欣企

迎安撫雜端啟

某啟伏以某官暫違省闥臨撫邊障持節戒嚴駐車
問俗導下情之湮鬱宣上意之丁寧易嘆為歡化勞而
抃顧屬韃之列帥方負弩以趨風欣企所叢名言罔喻
景文集卷四十七

宋 宋祁 撰

上集賢相公啟

右某啟今月四日得進奏院狀報伏審欽庸茂冊兼領
鴻樞伏惟慶慰竊以台宰所司文武參憲號無不統烏

得有分況二垂宿師三接論道帷幄制勝尊俎折衝果
出吁俞並茲眷委伏惟某官至誠天挺清節世洛輔政
六年均邦一體大猷懿德暴中外以徧知確懇冲言讓
功名而已屢終不得謝倚而代工復涓外日之良合惣
中機之密除音四達歡議交騰方將變伐詭謀增修王
度足兵謹備靖西土之驛騷按節撫和取匈奴之要領
民瞻叢仰丕績佇升某祇佩左符阻陪慶謁挺銘所洎
距躍兼常

上青州相公啓

右某啓伏以某官材任四隣勲包九宇由先朝之感會
佐下武之纘承和商鼎以既平坐左槐而實相胡公練
達貫萬事之中庸陳平變和成四夷之鎮撫曩者長君
恭默真廟顧成巨慝竊權羣邪間釁締惡氛而貫日煽
偽象于滔天某官接集翼以驚翔截河流而濟貫發於
至性則金石為開厭其未萌則七箸自失或投畀豺虎
或暴以秋陽援白日而再中遏尾閭之將泄暨湯而有

一德式契尹躬為堯而去四凶遂光虞典永言忠壯蓋
絕等夷間復內樞之臣蜚語為變託此城社構為鯨鯢
駭機潛張異議放肆某官躡足定計膝席建言殲封豕
之怒牙羸狼羊之藩角脅從罔治反側之子自安開陳
其端震電之刑為措袁安之府不忍錮人邴吉之庭未
嘗按吏坐清亂象迎召太和至於擇典以震國容納誨
以輔君德二精揚燎再侍上帝之郊三適造庭兩較羣
髦之譽百穀長懋三光仰澄邊境無忿驚之師海隅躋

仁壽之域故以垂光南簡傳信後昆若乃正色端朝詳
言處事不吐不茹杞羣動於始騷有猷有為鍵多門之
敗政作帝元輔為天孝侯竝昭著於本朝匪妄宣于曲
筆一昨上穹見戒靜館挺灾本寄寓于何言啓側身之
至德某官繫國休戚為時慘舒亟引咎以自陳願避賢
而塞責遜誠確守惟辟重違聊罷機衡用均勞逸進退
之際下蔑間言榮悴所交上無二色全齊巨鎮維梓先
疇有多士以名鄉實高陽之著里揮金而娛逸老灑酒

以見故人當代之榮自我奚讓竊詳前代非無鉅公蓋
齷齪者遺誚於具員容容者本圖於邀福徒跣謝罪良
昧於知幾惶懼可憐亦顛於臨摯徐防坐灾而切免石
慶視事於安歸功名難全希曠如此寧若某官奮格天
之業避其成功罄靖國之謀訖無纖隙履重剛而不蹶
訂大蔡而前知冠乎三階順經躔於軒老不咎十策全
大體於漢庭終始弗渝古今絕擬伏望益儲道妙進荷
春祺遵凡几之碩膚暢冥冥於何慕安石同樂既遂治

城之言赤松與游遂抗留侯之志俾懦夫之有立何祇
悔之可虞某早託鈞陶阻陪車乘瑞圭出國曾賦崧高
之八章漫桂非珍猶是藥籠之一物佩台憐而有素書
感臆以無慙

上陳州相公啓

右某啓伏自台旆注髦祖壇輾輒以道山寂寞之質抱
漳濱沉痼之嗟阻望行塵嘗騰奏記逮承就社式倚殿
邦結深戀於所天報厚恩以曷日恭以太尉相公博崇

九德感會千齡身為金湯慮襲著蔡靜喬柯於有隧貫
夷道於重剛俾民不迷禦外之侮周旋十稔終始一心
勿貳者同體之明時惟靖國不居者成功之會遂用出
藩保是全名訖無纖毀在昔志勤王室代挾茂勛尚且
徂東山之三年投飛書之一篋以今較美實古多慙近
輔地雄中宸眷切岡陵俾壽冀昭嚮於繁禧天地播鈞
竹再陶於舊物羈屣無狀覆露知歸

上集賢相公啓

右某啓阻侍台華稍淹時管列邦地冗罔敢通書羈齒
心危未常寧舍本和鈞之曲賜及藏疾之寬科貸以所
窮詭其収報襴褓跼翮諒無彈射之虞荏苒孤根或動
勾萌之望然念朴愚云舊樹立匪他明有自知越思蓋
鮮士無不肖免嫉良難追悟昨非幾成夕惕淮壖繁浩
楚俗剽輕雖勉頌條未知寡悔所賴博陽在位邁陰德
以方遐宣父為師主斯文而未棄踵門雖遠馳悃知歸

回提刑舍人啓

右某啓伏承臨按屬郡已叨近郊積茲歡翹期望符采
某官忘提總之重申謙下之私垂報公銜有異常體捧
閱之次愧汗交流伏況某初涖劇藩始謀從政攸箴具
倣悉稟於教條漏目頽網仰繫於誨督儻茲倒置是隔
茫庥望全持節之威冀展超風之素怔惶蕲嚮一二靡
宣

代回大王謝轉官啓

右某啓比者與聆肅膺典冊已布書辭切惟藩屏之封

本支攸庇堯道光於既睦周室重乎焉依恭惟大王望
冠宗英寵昭親始茂間平之久業藹駟泮之芳風允契
亨辰增隆徽數華圭備物式慰於民瞻碣館多聞猥頒
於教諭仰銜禮意內刻心微

回定州部署王步軍啓

右某啓伏審序遷要職臨部列屯將命有光聞風胥抃
恭以某官壯猷經武積閎映時外略定於仇方內供嚴
於藻衛果疇見效益峻華資秩正廉車任參帥節中權

山立足為王室之爪牙先甲霜明當失敵人之匕筯方
欣聯事遽枉移音載欣悅禮之賢彌溢循衿之愧晤陪
匪遠感服奚云

回王大卿啓

右某啓某祇屏劇州迥遙治閣拙汗書筠之訊長懷卿
月之華緹籥更時甫田均悵比者敢圖耆哲遐覲緘滕
一介奉將八行周諭仍聞易地將及交符來暮去思容
切二邦之仰道冲神勞固叢百福之宜胥嘆異疆奚階

接屢尚希良食式對亨期附遣布懷率文寡述

回諸官啓

右某啓比叨藩閫已見吏民責委素隆榮惕參萃竊循
儒緩之習本微帥領之才恩浮所能詛不辭劇况提師
衆萬綿地六州雖有卻穀之長年叵如倪寬之懦武所
賴戎壁虛候賢將叶鄰大蒙河海之餘不遺葵藿之採
依仁為幸締好有初敢冀謙懷先詒慶問第銘嘉惠參
激勞衿

回韓觀文遠迎啓

右某啓祇飭單轅徑趨治舍周視民畝顧瞻顏行既富
且安孔武而整蓋俗陶善教之日久故事有成法而可
循嘉美在前舞歎奚狀而又過紆鈞念前賜惠音勞勉
加常驅策忘遠將煩典謁罔待費辭

回陳州楊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仰止台躔密依義府緣參承於下執時通
列於單函位隔等威禮無報復某官弗矜元輔厚禮諸

生特遵宜答之常俾作焉依之地富隣華燭均部屋之
餘輝暄律熙春動枯株之生意永言銜款罔及喻名三
輔奧雄四隣欽眷竊祈順攝用介藩釐孤冗之情懇勤
茲切

回澶州王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某跡局禁聯地遥材館每懷恩紀之舊罕
通記幅之私愬焉乃心歲聿云暮恭惟某官天挺懿德
邦咨大猷暫輟樞機總臨都會眷茲北道台輔所以具

瞻沔彼大河京邑由茲蒙福諒緣倚注克保休嘉益光
維屏之勲還奉疇庸之訪此焉祈嚮罔喻文陳

回曹留後謝轉官啓

右某啓伏承顯奉恩章寵留使務式樹殿藩之績允膺
進律之褒延照代家重威帥府抃策勛而方切形剡牘
以茲勤矧出公僉敢紆私問姑佩勞謙之況用昭悅禮
之華披晤尚遙感祈何喻

代回樞密王太傅啓

右某啓伏承需奏報聞詔音敦勸已揆惟良之旦式光
往踐之規善舉在茲僉言允穆伏況某官謀經王體武
訓師和著慎將之威名應康侯之蕃錫內簽宥命時敘
繁機未滿歲以為真本稽賞典惟其人而後備式寵臣
隣榮誨首貽謙誠增慙顧寵靈而伊始積欣感以何言

賀嵇舍人啓

右某啓伏承茂膺制檢進直辭垣伏惟慶慰恭以紫微
舍人貫道幾深陶天粹美顧九言而視履萍百行以保

躬適時重熙歷仕淹久間闕進退養成中壯之材慷慨
徐驅不詭多禽之遇果由密啓參籍書林間寵鹽筴之
繁兼舐螭毫之直屬四戶當選三俊程能首推修飾之
賢俾率溫純之命詞歸修潤已兼羽產之華訓總大常
更助陶姚之煥得賢茲盛有道胥歡敢圖謙冲猥貺題
啓敘撫塵之舊好衍推轂之餘詞糠粃簸揚久負先登
之恨松筠茂悅今同彙進之榮欣感併銜精微拙喻

賀韓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茂膺制綽入直辭垣詔目四騰儒紳交抃
恭以新恩紫微舍人器涵國來學踐聖幾食懿德以挺
祥露雅才而名世懷鉛遽直屢更積月之勞按轡徐驅
不詭終朝之遇益儲素望爰啓上心趣試宰廷進司綸
戶抑而後發見賢業之大光用乃所長宜公言之叶諗
方欽蕃渥遽枉芳函述鴈俊之在辰謂辱游之胥助化
鵬已擊匪緣在下之資纖牝載揚第有居前之愧鈞挺
自此詹賴知歸

景文集卷四十八

宋 宋祁 撰

回楊舍人啟

右某啟伏審顯膺中詔換直右垣官適值才頌無容口
恭惟某官器陶天粹業殆聖幾以勁氣凜風霜用至誠
開金石外膺煩使內進大猷妙擢華光之筵聿重甘盤
之學果以餘力復代王言斯文有光多士云恆方且謹
內史之贊慎出乃辭下淮南之書視而後遣不圖謙槩
垂記雅游鋪述歡言謹修華牘聞明哲之進固已彈冠

讀深厚之文遂甘閣筆永言抃愧無喻誠悰

回趙舍人啟

右某啟向承告勞星拱將命州麾當出祖於河梁阻叙
違於刺字緬惟共治已協宣和某官才裕氣純志恬履
潔靡寘懷於出處方樂職於東南引郡綬以為榮雖從
已欲坐棠陰而決訟行及政成甫此歇炎諒加願護禱
虔瞻切無喻悃誠

回三舍人啟

右某啟伏審被寵制函聯榮禁披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機神秀舉器采詳華自州士以烝髦逮朝綏而造羽含
章襲美遂暢於四支大對危言實均於千牘允升清貫
茂對聖朝向以星省須才槐庭給簡旅客宅暖入代歡
言曾桑陰之未移聚綸辭而已屬奏篇上御成命遂行
蹈四戶之凝嚴分六曹之平決尚方染紱聿頒安吉之
衣武郡封泥式布溫純之檢方欽詔德猥辱移書獲窺
揆藻之千蕪幸判花之接茲為欣仰併載襟悰

回嵇舍人啟

右某啟伏自寵膺制綽入直書垣偕賀者以踵門獲瞻如而內謁丁辰逢吉抃吾黨之寵嘉以聖得賢愜至公之頌歎矧參曩照胥接邇班覲瑞羽以上搏躍春螽而中極敢圖冲尚專徇彛儀謂揚粃以居先紆墜書而厚謝詞條披秀墨藪騰芬駭炙輶之不窮竊循襟而有述且西臺祕地東里俊僚言成世謨意如上出筆端暫下則震若風雷文彩一騰則倬為雲漢諒匪薄三古之沿

襲貫萬物之本元美充於中行飭於外謨注之勞已積
疇咨之命惟行迺今值才誠為妙選徧聆羣議誰不為
然尚敷感遇之繁蓋本勞謙之懿永惟銘戟拙寫端倪

代回王舍人啟

右某啟向審恩章進陞辭省慶儀未展私抃已深恭以
某官早智夙成清徽獨映本邁辰而發策久効智以牽
絲敦詩無邪蹈道難進縹囊絀簡恣閱書林之嚴夷玉
河圖自是皇居之寶果膺試札入服禁垣易染炭之珍

袍著判花之曩式方且帝猷以之粉澤贊命以之純深
雲漢天章金相玉振士馬為盛增四戶之凝嚴文果在
茲進三王之灝噩擢材之美悅栢所均敢繫明哲之懷
尚顧衰殘之質飛文見貺約禮彌勤願謹銘藏永隆夙
契

代回彭舍人啟

右某啟近審光奉恩章進升禁職伏惟歡慶竊以乾文
彪列上憲於掖垣王命慎思下嚴於簡冊卓為盛選要

值難才恭惟某官旦暮亨期珪璋令聞書林紬簡早欽
宿業之勤仕路牽絲久鬱潛卽之望向還使節入侍螭
凹適茲籲峻之宸宜被非常之寵遂諧僉美分掌命書
方且丹青聖文鼓舞王化視淮南之詔固本於深純奮
東里之辭一歸乎灝噩自茲器任叵測宜升詎意衰殘
尚繫存記推之謙柄貺以長牋姑謹銘藏罔殫文述

代謝荆王并兩地啟

右某啟上還宰柄進忝官儀清職兼華危心增悸竊念

某親逢最舊用拙故多取跲畏途蒙榮暮齒誤奉慈宸
之眷再司機務之繁塗遠力窮恩盈悔及而顛卬諒其
孤憤丞弼審其朴忠當切免之云初進便蕃而彌渥趣
收函節留侍規廷荷山藪之蕪容俾桑榆而收報斯蓋
某官恢明大體推本至仁示疑篋以明書激衰風而振
羽敢忘循省庸答保全

代人謝改京官啟

右某昨蒙恩授前件官祇膺褒擢伏積震惶竊念某系

出單平才惟常短自禡巾於嘉會繼沿牒於大邦家難
中嬰氣機久耗嚮屬羣舒之境慎圖權茗之豐偶玷舉
知往專左職月凡歲要顧商算之有條州攝臺符幸地
求之如律攸司言狀保牘中程不圖啟凝之辰起預制
除之目況書簽佐局省戶隸名雖改宿官之常要是開
榮之序靜言優獎仰本先容此蓋某官助泚養材因雲
霈潤念俵俵之昧久困迷津伴種種之衰漸希來譽得
肩髦又進冒寵私敢忘士節之甘庸累汝評之愛

代到任謝兩地啟

右某昨蒙恩差知兗州軍州事已於今日到任訖龍
筦秘曹魯瞻善部併座東寄增腴情顏竊念某一介拘
儒三朝誤寵盡忠無補所食皆浮緣舊齒以見收玷講
筵之參勸春秋暮止內識於蓮非筋力滿然頻煩于漢
告間露乞身之奏冀諧歸老之求當宁示慈秉鈞為地
廢其始願寵以崇資進喉舌之官聯領股肱之使寄賚
金充褚因許其過家賜車在庭更慙於稽古此蓋某官

全有邦之大體假前席之餘言務穆彝倫罔捐故老伏
況左符所治先壤連疇單車就行中宿而至家為儒里
無煩崔篆之班春日稟餐錢足驗廉頗之強飯因茲善
養漸及退歸罔謹中外之言實賴埏陶之賜過茲而往
未識所圖

謝大名王相公啟

右某啟比自太師相公光膺帝制兼秩台司聯茂公槐
叶維邦枳斯民之望允慰於巖巖上帝之心方咨于采

采亟聆還賞務欲敦風然而襲卜其依明絳素定熊羆
崇讓雖形吁異之言箕尾垂精終應營求之賚拜嘉在
旦有位相歡何辱撫冲曲貽誨翰荷坯陶而最舊篆肝
禹以無忘

代張問謝解啟

右某啟伏覩解榜叨預薦名玷斯士之髦宜從人廢署
茂才之等輒以名聞撫才表以自驚刻情涯而罔寘竊
以斂材之重歷代尤難漢則令計吏而常偕優其續食

唐則具鄉飲而申送侑以少牢一再之適貢有差造秀
之序升咸允若夫王在之邑天下為樞本英雄之所躔
視郡國而為首乙公車之牘動或三千盛橋門之觀居
然萬計國家丕承聖職善述先猷炳乎人文重我王國
乃至慎咨朝彥謹司馬之辨材臨勅貢條俾新書而從
事必先所試冀得其真或內舉之致嫌許別頭而練實
洪惟典制高出古先諒匪行比師儒譽推鄉曲敏以求
於方策遂際天人默而好於深沉周知統畧則何以言

詩後素用賦升堂一縱一橫析理而歸於正勿并勿猥
射策而著于篇中誠矩以不私膺錫朋而為盛若某者
稟生䟽闇累世羈平幼陶郁郁之風進服青青之佩杏
花菖葉早去先疇鐵摘韋編顓懷典學曩緣方物之選
獲參鄉老之書再試宗司率見呵於非是覆求佔畢徒
貽嗤於諱窮加以多難間纏病悰無賴罷歸故里頗同
馮衍之掃關循陟南陔姑奉詩人之潔膳奚其為政是
亦素心頃聆深詔於四方內迫偏親之一懼臨博而企

未能忘懷再鼓必衰猶期決勝是用齎函鄉部連襁國
游會執事之避親當至公之第可毫錐若綴銀紵如雲
仰異試之謹嚴苦措辭之澀訥連終削柿遽迫銜山已
忘之步與行自知將踣既債之軍語勇曷足論功方俟
報聞即謀藏密敢言斷斷之技亦階濟濟之英擢自下
流致之上列伏況矍圃勵存之士莫匪雅材中興第二
之流綽存清議遽茲忝冒愈集震慙此蓋某官簣鼓斯
文朱丹至治樂嘉魚之與共劬乃進賢軫函人之恐傷

茲焉藏疾因三物賓興之際恢四科進擢之規水鑑之
妍醜洞分鐵炭之低昂無舛遂令庸懦亦齒題評敢不
景止前修務時往載九變貫而知選采邈本元一飛鳴
而及辰寢偕寥廓庶伸尺寸上荅獎成

益州謝上啟

右某啟向者納節塞垂引章蜀部祇畏成命趨服攸箴
伏念某自去近班數供麤使乘邊兩路結課四期力與
年衰負隨日積云補無狀幽黜應條蒙君相之函容抑

簡書之鑄免眷惟西絡擢領中軍以萬分一之長兼四
千石之寵況風俗文順禁令謹嚴雖則不材猶冀成效
白髮垂領黑花亂眸史檠闌單吏案輿委理無俱濟技
有必窮伏冀某官閑遠官之危惜並游之雅培孤根於
將蹶收老馬於方捐恃眷有期臨文難悉

謝相公啟

右某啟某惕服官司頗淹時紀徒勤典學未始名家費
揚雄之解嘲有史遷之寡要坐違材館延邈符階雖非

脫粟之故人要是為銅之萬物切銜恩齒內刻肝膺屬
者皇父都官至都敢謂某官垂軫羈平未忘全度援毫
暢意溢幅重緘惜恐函人之傷義比原簪之愛僨夫壤
脈固冉冉之孤根灼以燎光破倏倏之暗室玩辭云已
橫涕無從念託賜於所天知庇身而有地薰琴順暑鵠
閣偃蕃陰德素多方享博陽之報民瞻未改行竚東山
之歸繫鼎重輕介天福祉茲為懇禱可質明神

上陳州張相公攀違啟

右某啟比者伏審某官得請宸旒出藩京輔即乾台之
大任領齋鉞之中權以恩均勞便日趨治乘安流而順
沂冒炎序之方隆善御粹冲式符瞻賴某阻陪行帝罔
訴離衿愧戀所并文陳無喻

賀曾參政啟

右某啟伏審光膺制命進貳台司伏惟慶慰伏以某官
識照幾神體含彥聖所立不倚我思無邪早勸講於金
華晚代言於玉署思式方夏實尹王京澄涵化源裁定

民極久儲上帝之賚果躋三事之榮百工傳聞一口欽
歎神介于福固正直之是歸君庸作歌信明良之胥契
好光熙綽遂正止公某方剖州符阻從賓序乃情叢怍
臨翰難文

回呂贊善啟

右某啟伏承開榮恩檢通守與藩惟京輔之宣風重吏
師之畫謀選能斯在視政云初顧惟不腆之邦胥慶有
鄰之幸方馳思緒遠枉芳音荷永好之芳椒動私悰之

悅栢第銘禮貺曷罄言聲

景文集卷四十九

宋 宋祁 撰

回晁參政啟

右某啟伏自某官顯膺恩制升貳宰庭即抗讓函懇辭
渙策稽禁臺之成渥戢列位之至歡夙東淵衷亟聞優
荅允嘉撫冲之尚且聆懋勉之言溫旨載融輿情益洽
威顏對越茂觀陟恪之儀機政交修行賴謨明之畧方
深慶抃猥沐題封因感會以敷華損煩膺而寓意第增

注仰併積欣銘

上西洛宋資政啟

右某啟伏自某官茂將中詔出總留符趣周道以少勤
冒陬春之餘凜便時府上宣美化條綿深息以內充
繁祺而詔介矧茲與洛實號離都蘭錡誰何素謹千門
之衛杏陵充奉類多三選之繁居守所咨倚成尤重願
答維巖之望益乎瞻闕之祥某早服恩徽坐搖心極限
省蘭之常局隔藩枳之餘陰慙懇叢并索言安敘

回韓資政謝到任啟

右某啟比自某官入覲帝暉荐臨侯服經涂甚邇追辱
無留亟請日以宣條屬偃藩而落職陪敦千里崇戴二
天敢冀謙懷遠流公翰欽銘所萃崖畧罔周

河南資政啟

右某啟今者護將王樞淹卹祠園幸支使時已終歲事
自容輅之暫稅煩使介之繼來申遣英條就為供具醪
牽紛屬果餌嗣頒嘉賜不停行人改觀雖重本朝之常

體亦緣舊物以致懷揆遇非常撫襟奚報而還衡所迫
詣府早諧擁朝節以亟趨僚台光而茲耿望遵冲衛增
又繁祺早正鴻鈞大庇彛品紳綏之願日月以勞下情
不任係戀之至

代回韓資政啟

右某啟伏承解務貴台冠名華殿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識經王術履蹈天常包美而暢四支建中以宜萬事自
叅弼直彌樹風猷守道不私確匪躬而塞塞貫時無改

獨受命以青青偶苦憊和遽祈自解露章仍上當宁重
違帖雲構之清司升地卿之亞秩冲情易副聊嗇於粹
真羣務少閒更深於敷勉猥煩榮誨罄序徽恩銜譙德
之在勞裝感懷而奚極

代回薛資政啟

右某啟伏承露章切至上解於參機秘構神深顯升於
邇職誼光難進禮極同寅恭惟某官韞智自將存誠不
伐贊咸熙之庶績滿無過之危言曾是勤勞罔怠一心

之事間嬰頤嗇恥援三最之恩謝政彌堅俟俞終獲冠
名溫室免煩務以傷神叙秩文昌示養賢而易祿猥垂
勤誨曲叙徽章永惟高世之風彌激由衷之素

上范資政啟

右某啟某比者召自星垣入躋鑾署寵靈沛集榮震參
懷伏念某本出羈平仰陶文治託質中陵之養造羽西
崑之游所食皆浮效能故短一塵侍索四賀年圭無裨
深厚之風舉觸羈留之禁何言輜冗忽玷甄陞齒於襍

被之餘代厥明緡之乏揖私書對榮規地之晨趨淺慮
費詞孤路門之夜訪內循躡進罔克遑安斯蓋某官樂
教士林助昭邦穀蓋無初假早就魯人之長木有先容
更備漢皇之器敢忘策發少副褒延侍坐末由逆風增
黯

回亳州韓資政啟

右某啟某伏念六枳聯藩三能在望頃嘗奏記俄沐報
章冒櫪蒸膏然灰發燎鬱為叢感方冀嗣緘不謂某官

坐閣之餘隱几流問敷陳穀幅疾走齋兵下致雌黃之
堂垂責支離之翰漭埃摧巖可質於褒言棄埴頑金終
依於巨冶敢論比壤自是所天願遵頤食之宜參副維
巖之禱況於羈冗尤切翹依

同前

右某啟某嚮奉單函獲通盛府羈懷薄訴訥語無華緣
大庇之有初非報章之宜及敢圖鈞抱尚眷鯁儒謂左
竹之鄰禮均胥命且洪河之浸福有忻懽屈此雄嚴裁

為訊教曲圭久轉驟回陽管之春跼羽重蘇併解虛弓
之怯永銜存撫還疇埏和

上程左丞啟

某啟某比膺成命入守近藩願表蒙榮悸餘集排伏念
某性疎乏媚材拙少施早誤朝咨偶塵法從稟生多病
移狀亟言間緣蜚語之興遂獲出麾之便而淮肥郡劇
獄務事叢日困鞅囂坐需諉譴天誘私望詔俾內遷還
江海之遐身訂丘山之大賜然結根苒苒已嘗一拔之

危而引吭喑喑敢有再鳴之伺危心漸釋鈞庇有基此
蓋某官景式彛倫邁種陰德激波迎洄穿隙逗輝尚令
羈蹇之人復寘妥妥之地敢忘頌祝還奉耆明伏謁未
辰吮毫奚叙

回盛右丞啟

右某啟近憑小紙冒列思悰計行舍以未遙枉詒書之
垂問永惟恩紀伏誦誨言噢咻褒存一出少原之舊友
離黯系參慰東山之懷承福履之茂綏副官司之靳嚮

併茲欣服固喻名言春筦寢餘夏筒茲啟願綿存於道
味永光弼於王塗趨伏未辰瞻馳偕極

回盛右丞謝改職啟

右某啟伏承蕪榮祕殿移總離都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文責天常謀經王體參裨四輔冠領萬樞緣夙夜以告
勤姑翰垣而均逸終然宿望簡乃上心久聯規禁之華
改佩駟符之寵民瞻胥慶公路有光適與奉行陰叢舞
歎敢圖謙德敷悉書辭居形引重之懷欽伏降階之懿

銘心有感吮墨無陳

上三司王右丞啟

右某啟伏審祇奉朝言專司邦計明哲云復僉允同歸
恭惟三司右丞道俾冲和天與懿德偏都顯次擢發大
猷文包典刑言滿函夏方帝念經用故恩屈再來盡幹
山海之藏庸該金粟之富賢雖已試尚孤四國之瞻班
乃特升已等三公之重簡在伊任爰立何稽某逖聽除
音內深私抃乘輶茲恪請省莫諧

上永興王右丞啟

右某啟伏自端明左丞學士瑞節疾西使驂徐稅風偃
咸鵠霜厲軍胥謠頌轉聞日月餘暇徧紀游舊參列書
辭惟衰老之所屯乃次舍之尤僻帳下來戾墨誨才乾
旦旦之誓不忘勞勞之懷一解竊聆冲衛聿介善祥天
生俊賢邦須弼直暫屈枳藩之維北行歸槐路以調元
是時埏陶當賜收卹願進願實式副人瞻

回揚州盛右丞啟

右某啟向自某官進肅臺機外觀藩政本緣樞宥之劇
重為哲艾之煩逮此均勞允昭同體武經文緯聊資作
憲之華袞頌禱歌抑有報成之舊詎期鈞念遐眎芳音
敷感會之餘言寫謙冲之深旨薦循雅諭真切勞悰茂
氣方深寬條適布願安和粹仰契眷懷

上程左丞啟

近緣奏記特蒙訓荅三復恩勗感惕兼懷比承府事靖
嚴神宇泰定又用多祉深慰具瞻所諭向來云云誠是

巧為逮引然元功舊德訖無纖介朝旨申獎人心釋然
乃知明哲保躬所從有素年序華始福祚滋蕃日時公
歸大庇鈞造公府崇重不容輒通小紙恃眷進越臨啟
兢慚

賀資政范侍郎啟

右某啟伏承疏榮朔冊貳秩天臺有命自中至公胥抃
恭以資政侍郎道資含厚天與不回刷羽慶霄按轡夷
軌茂勛丕績載良史而有光大對昌言拂謀聰而罔伏

入知機政外倡化條夷險一置於懷浮沈靡徇於物決
君子之愷弟美俗為敦居天下之中庸斯文知仰上心
尤簡褒典亟頒位由德躋器與名重尚留藩寄蓋緣西
漢之規盡露冕裳足謹南公之寵少須夙夕歸正鈞衡
輿頌則然斯言非佞某適還近綴增企末光趨慶莫從
遡風惟極謹奉狀陳賀

回安州范侍郎啟

右某啟阻奉台儀坐馳勞憊迭仰維翰之重凡繫共治

之良敢謂伏蒙某官曲徇鳴謙特詒芳訊訂芳椒而有
馥均永雋之逾滋竊用中藏式敦至眷歲華晚晚邦政
靖嘉願協頤賢佇圖熙綽瞻懷所萃粗畧匪宣

代鄭公回樞密侍郎啟

右某啟伏審祗膺敦勸入對寵靈廢克讓之素懷總惟
幾之祕務耆明茲賴中外相歡恭惟某官節貫滄海業
昭久大曩參宰旅惟阿衡之致君間嗇道冲專仲尼之
慎疾太和保御介福叢滋師錫于帝而不謀圖任惟人

而最舊冠躋樞禁敷闥內猷綱紀所歸下式瞻於風采
老成來復國方寄於典刑辱況書辭增銜謙柄慶友賢
之有始矧咨長以馬依抃悚參并文陳罔及

回韓侍郎啟

右某啟伏以秉鈞舊德維枳輔邦嚮緣共治之宜遂倚
于宣之重下車未幾班詔式勤浹嘉頌之歡流藹太和
而煬攝猥詒芳翰敷衍謙懷欽言雋之永長服潤波之
霑洽載惟感緒姑載煩悰披晤方賒瞻靳參侍

陳州胡侍郎問候啟

右某啟伏以淮陽缺輔素倚於吏師河曲餘波久蒙於
京室逖仰褰帷之化善移植翽之風節宣有宜戢穀云
嚮竚九重之圖舊參四近以宣猷揖昭未聞傾簷何極

回安州范侍郎謝上啟

右某啟比者某官肅奉璽章言馳旌馭合符惟謹坐閤
云初陳美化以在人雍太和而視履華樞舊望聊均左
史之勞細札寬恩更厚南公之幸敢圖謙裕遠錫誨言

咀辭味之腴豐泳情瀾之霑渥此為佩戴永誌誠悰涼
簪肅辰黃堂暇景益遵順實胥副民瞻

回韓侍郎謝加職啟

右某啟伏以茂膺褒命進帖崇資伏惟慶慰恭惟某官
誠蘊忠純器包閎遠參幹機衡之重荐倚藩垣之行靜
壹政條安安民極上心為簡者範有光亟升規殿之華
移總使符之劇河海之波并潤適寄老成朕肱之郡名
還竚階丞弼方深舞歎遽枉緘封味謙意之冲勞聳興

情之欽仰永言欣戴倍越等夷

上外任啟

右某啟伏念靈臺終宴歲已二周太學滿員智無一效
誼當自効恩弗汝瑕山藪見藏機櫨增短睇神交之在
遠折蒸簡以尤疎涉此歲陰諒敦時祉萬兵幕府三揖
上賓所奉惟賢坐必資於主諾並游為美古有樂於從
軍聊藉雋聲行躋榮綴邈山河而見阻設杯案以無從
尚良食以壽神母密音而增款布言若訥叙懇罔周

代回外任賀入兩地啟

右某啟某比塵台務尋布感悰雖趣附於星郵或未通於鈴吏敢圖恩睎前墜書辭助恢則哲之猷為禦多言之侮行餘所逮夕惕差安屬私報之已敷且費詞之難再姑藏褒激庸謝獎成

回通事李舍人啟

右某啟伏承奉將典冊登受廷闈擁使節以焜煌動齋壇之歆艷盈國采申展家情蕃閭榮觀閭闕尤盛敢

期求舊遽辱飛文厚褒出守之一麾重取勞謙之四益
言雖踰實感已藏襟私覲莫諧深悰何喻

賀資政侍郎啟

右某啟伏承肅奉褒恩榮兼祕職序進春官之亞移撫
价藩之雄寵集朝會誼諧公論恭惟某官器函道甫識
貫民彛裁總萬樞懋經一德屬告勞於基命聊倡化於
大邦未幾班條亟聞異等果茲叢渥爰示簡心華幄宣
溫之嚴斗宮喉古之貳黃圖啟輔紫縣聯圻諒緣景福

之蒙滋趣贊書之拜永言慶悃曷喻費詞謹修啟事陳
賀

提刑轉運置制到任啟

右某啟某近祇詔檢已署藩條參省恩榮舉增慙仄伏
念某福基庠下心術慙煩曩以丁辰無勞而冒祿頃因
多病未老而逢衰雖參皁衣之聯久露左魚之請天衷
開可朝議誰差及此守邦居同藏疾然甫沿外牒猥直
劇州國府遇更本為都之一會農商雜處率放利於三

游處以拙艱慮於墮斃所賴化條明備使範布聞振以
宏綱攝其漏目漸冀循良之勉罔煩錫讓之科企竦於
茲名言罕既

回李中允啟

右某啟某抱疚蚤衰乞州自效向雖開允乃值劇煩簿
最囂敷簡書填委分為俗狀絕晚英塵某官以傑出之
才應試可之召旦程奏牘暮直道山耿賢路之光華竦
仕塗之歆艷發舒感遇騰播戔移已施臺省之英蕪顧

藩翰之允鼓詞華鬱約禮渠勤願推一飯之先優借百
函之貺重惟退墮久去凝嚴三費蒙嗤已忘討論之舊
九言知選姑降紬繹之精欽祝翰飛益據盛業餘光所
臬吾黨焉依感竦方欣滅裂非叙

回致政郎中啟

右某啟某坐縻詔祿日恪攸司逖瞻華省之英方畫
西侯之諾長懷晤對中樞銷凝敢圖齋閣之遐前枉襍
泥之訊間不容髮彌露於心微上言加餐迴昭於意表

其如蓬山歲晏芝室人遐多聞之益寢違未見之憂難
釋為遵善養克又常休禱懇所冀費詞安狀

景文集卷五十

宋 宋祁 撰

田制置林郎中啓

右某啓比承某官改領外臺總經南漕東求至選調度
實繁騰制目以四馳浹公言而同允側聆行府將出屬
藩追郎舍之締遊接朝綏而最舊負簡清道幸識騶呼
之華執板造庭方稟教條之謹敢期謙損先墜膝封推

禮意於降階損使威之異等捧窺窮幅快駭叢衿顧邇
望於末光冀面敷於感緒自餘欣躍曷寄言聲

回江郎中啓

右某啓睽風茲久參訊良疎近緣子舍之行厚枉書筠
之問意謙辭篤感與媿并欽推靈測之封慎擇潛郎之
俊歲成佇報宸獎惟蕃願遵明晦之宜交集康寧之祉
並游未卜結想何言

回知郡郎中謝改官啓

右某啓伏審祇奉朝綸即真郎選褒嘉有煥聳慰兼常
恭惟某官纂紹世靈踐修賢業早叙通閭之籍見稱奏
刀之能海攝阮麾民謠坐洽久潛漢署官最連陞欽積
閣之應科茂壑田而正秩考明有陟式光嫡后之言增
秩以留更重孝宣之治興談允穆亨躅奚量敢謂謙懷
首貽書指閱辭條之咸叙增心竅之益銘款對未從兢
懼曷喻

龍圖給事啓

右某啓伏自某官輟於臣隣式是蕃翰揚旌于邁永驛
載華遂紆引紱之章徑坐塗雒之閭湯湯德水播餘潤
以蒙禧榮榮都人藹徒謠而式舞永惟出處實表大中
儻來者纓冕之華寄而勿拒難居者功名之際退實自
高蕩祇悔于靈臺居元和於素履操堅茂栢志薄青霞
奈何吾黨成章久嗟宣尼之去詔書問問趣期嚴助之
歸傾俟報成虔觀特召孤平之蹟埏鑄焉依

上寇給事復官啓

右某啓伏承茂膺明制式叙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識際幾神謀經信采光華茲邁召命允諧宣三德以有
家暢四支而含美頃自評圖壞決俾入塾昏屹巨防以
新謀塞長焚而底績清衷攸簡慶賚遂行屬神燎之冠
雲包中區而灑澤曰咨上綴式是近藩首申綠詔之溫
詞復引黃闡之舊物不失正於進退愈見履基樂相說
於君臣更符邦頌方均悅栢頃佇追鋒

樞密孫給事啓

右某啓伏審顯膺成命入幹洪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天資高明神贊忠力避名自至畏寵益光一昨入覲宸
帷豫策蠻事語未淹日事若合符特簡上衷遂當一面
繼遣柄輔參督中軍王師夕張儼旅宵潰被腥腰於螫
頸洗汙躋於猛區爰疇茂庸入總幾命固列冲懇未對
殊恩一心於讓功所以如慢無意於求福是謂不回辭
靡獲伸受乃逾寵華毛映弁闕天下之事已多祕筮告
猷副蒼生之望茲允某夙依大治今扞窮邊欣企叢懷

倍萬常等

回張給事謝上啓

右啓者向者某官均賢樞禁總務侯藩肅愷弩以徐驅
做齋鈴而便入普頒寬詔胥慰齊人美俗移風已貯神
明之化燕衿慎補茂均齋戰之宜樂職有初占辭云榮
屈邦垣之雄劇徇謙柄之撓勞敢用拜嘉式敦由禮戢
勞悰而無黷託繁翰以奚宣

判府侍中啓

右某啓伏自某官解務樞庭就藩壁壤擁注旄而首路
謹食墨以涓辰即布寬條遂開尊閣惟殿邦之雄重表
藏府之勲勤揆路台階遙資於舊德師垣肅社更極於
大封藹休望之在民固純禧而集履適懷芘賴遽沐音
滕認摘妙於五雲訂獲珍於十部永銜謙偕誓貫初終

回賈侍中啓

右某啓近蒙恩詔擢冠禁林以病告之未寧記奏囊而
陳讓敢謂太師侍中前命記室垂賜尺書方祈中旨之

俞敢拜慶言之辱內銜嘉惠永刻丹膺

上王鼎都官啓

右某啓伏承被選朝塗參僚京幕類才以進額俊有光
恭惟某官閥閱高深風節明峻方嚴而視於履清白以
世其家使轍所馳吏股皆慄庶獄詳允休聲轉聞出延
帝簡之袞入佐天縱之治蚩蚩浩穰諒資百汰之精顯
顯神華庸示四方之則側聞除目尤忭私衿但緣華壯
之歸頓失卿雲之庇趨陪彌阻欣戀相并

上楊都官啓

右某啓比自都官六丈以天臺選郎守漢東大國懷紱
未幾南輅起路文學讜論留著鹽鐵之篇中和美政奉
揚江漢之域驚周道之有蕩薄和厯之彫年從者追尋
之勤百舍搏銜之苦逮茲署事無與頤神載念一麾之行
深鬱與人之詠中庸居易之說易卦或默之占恭惟粹
衿已實情理善地敏政柔俗有年簿領或迷市獄無撓
然身在江海常存北闕之思收於桑榆何恤東隅之嘆

嗇神是祝來譽有聞遐邇緒風終食三輟

九江知郡都官啓

右某啓嚮以聯羽鷺雍比曹雉省時親道舊之樂尤服
締交之情屬東吏師出觀民政擁麾南引摻袂中帷方
耿嘆於騷離忽傳音於款密恭承今日旋伏華輜薄九
疊之天鄣奠區尤奧宣十行之臺禮克裕在寬順氣來
孚繁禧茲協竚化條之馳報欽耆範之俾昌禱詠叢臻
端倪匪叙

賀薛參政生日啓

右某啓伏以三階布象下儲名世之賢六矢在門聿記
炳靈之旦恭惟參政侍郎順咨是采罔伏斯謀負歆鼎
以和梅坐巖廊而厚棟歲周慶育月叶清和共延祝於
壽祺益進階於皇揆有少微禮具列別封

回賀冬啓

右某啓伏以昴躔日短正和厯之仲冬鍾律管長稱漢
儀之慶典恭惟某官廣勤賢業純備德元中百祿於神

祺觀萬夫之政長風行有裕時並開榮猷煩占牘之私
但溢藏心之感

彭州知郡朱職方啓

右某啓伏自某官榮引州章再紆教署以帥府之常體
屈賢守之謙儀叵知哀殘曷稱褒美九里非遠宜蒙潤
以在茲五月可期諒報成之匪日順膺景福式副遐襟
駙馬柴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顯承制命兼秩台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業茂柔嘉望推沈正不隕之名世濟乃神之運親逢姬
館開榮再華於國器韓壇授律久倚於師垣採是列邦
隱然禦侮昭選上文之運允膺注意之求弗改干城就
開宰府動良哉於帝唱尉具爾之民瞻承執謙懷尚稽
盛禮諒巖廊之虛佇宜典冊以時膺過損書辭但銘心
極

回柴相公謝到任啓

右某啓伏審肅驅旄榮改殿翰垣厯吉班條順時集祉

恭以某官天嫺懿望國鉉英猷忠力自偕宣和交濟比
緣三輔之奧陪治九畿之康式倚貴台用倡庶牧觚稜
在望諒切於存心河曲霑餘固期於蒙福敢圖鈞眷特
貺華音咀言味之勤斯戢感懷而萃止趨陪尚隔凝僚
何云

又鎮府部署團練太傅啓

右某啓伏審榮奉茂恩進加蕃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挺忠克壯積閔有光素探義府之淵荐副師垣之劇今

者帝儀訖享王霈普宣用嘉禦侮之勤遂舉策勲之典
仕階益峻禮命云優某幸比富隣欣聞疏寵瞻翹所萃
一二匪殫

太傅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疊抗疏函上歸政柄諭批七反誠悃載堅
果軫慈宸重違素守特頒恩冊超序師聯寵絕今榮事
無往比恭以某官端誠真質妙用宏謀荷先真托付之
明翊丕后飛潛之運冠升上衮三移泰階寵靈被貺而

弗知戩福輸祥而俾熾壽椿增茂神谷載冲甫礪石之
遐年邁菊潭之壯力克符同體永陟茂勲終緣進退之
方更示君臣之契善夫養老則周家顯於上仁遂我退
身則伯陽謂之天道詹言茲舉交訓大倫寧特徇一世
之高固將流千載之範某早塵士品俛佐台華顧埏埴
之有初歎望涯而將遠銘恩戀德倍萬常均卽侯趨承
更期敷罄

代回簽樞王太傅啓

右某啓伏審光膺制命升佐樞庭伏惟慶慰恭以太傅
器識沈雄忠誠幅臆藹茂功於旂采經善武於軍和參
衛鈞陳日宣於謹力刊勲甲令世嗣於公侯洪惟還辟
之辰元眷本兵之地慎咨傑望陪輔繁機自緜綽之惟
行增鼎彝之甚重方忻聯采忽枉讓函承露奏於宸帷
尚淹時於寵典况隆睿眄願畧常儀竚覲拜嘉始符深
待

代回樞密太傅啓

右某啟伏審顯奉制恩正司樞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丞彝世烈盟府茂勲參裁坐幄之猷惠底垂察之化四
夷來饗賴先計以周知三接同寅服嘉謀之閑合成勞
灼叙異數進加蓋積歲以宜遷矧師言之率籲方欽若
獎遽都善辭諒譙槩之有光顧王言之既紵幸遵春倚
時荷褒升欽祝感慙萃集誠府

魏府太傅啟

右某啟伏念夙以下材久浮詔祿嚮福基之甚庠滯郎

署而罔還頃以絲章上麻使廢因簿書之猥幾實殿科
稟符檄之規偶逃敗事訖於終課復此還臺免三考之
云幽有二天而戴賜恭惟知府太傳道享亮采聲播列
邦均陝伯之東西閭儀克壯裂星街之南北戎索是疆
暫倚重於偃蕃佇入應於夢賚羣倫注聽介福大來顧
拱著以方初邈朔風而增欵神馳在遠思軋罔宣

觀察太傅啓

右某啓伏審欽奉命書進升連國都俞異等悚慰燕懷

某官世挺忠淳天資幹畧親邁千齡之運早為三聖之
知歷踐通聯載揚禁職邊藩護帥講戎索以惟和斗極
奉宸翊皇威而載恪壯猷彌卻直節逾甘道結清衷福
躋華省向緣予告遂切辭豐迂敦詔之游臨抗嗣章而
彌確重違所請果霽明恩襲號唐儀因察廉而置使優
賢漢祿許官屬以還家自聆大綽之音方聳高山之仰
敢期冲念遽損長牋閱善叙之撫勞重深悰之感戢末
由款拜但積兢慙

提點王太保啓

右某嬰釁私門寄奴近旬謝英遊而却掃續餘喘以偷
生廼者敢謂某官案部神畿回車窮閑指勞備至存勉
兼常逮使輟之言旋復兵騶而傳問哀悰易感危涕幾
零兩日前邑佐斯來教文申諭彌徇巽牀之懿曷勝置
袖之榮徒爾銘藏尚遙款叙方新歲紀茂集春祺倚聽
之私荒疚無述

益州劉太保啓

右某啓某玷塵素從睽遇簪朋寓書驛以曠沉慨歲筭
之紛襲遡風勞止式詠於壯猷講好勤斯悅披於妙尺
言章有煥感臆茲盈某官抱器閎深襄誠忠幅服周行
而惟舊還姚旦以載華亟換使名具宣忠力蔽旒申眷
素厚於東塗秉羽銷氛聊經於西事欽茲載常之伐益
疏素社之榮歆渥在辰精和襲祉願言久禱罔喻常均
回交代王大卿啓

右某啓某自忝為邦已常進牘行郵稍緩私悃未通敢

謂其官樂匱印之方交敕書函而前貺特緣謙裕屈徇
公儀仲閱未周愧墨交集伏况外朝譽處名世吏師本
扞海之崇聯接樹槐之顯位甫繫告政乃爾降階儻拜
行人之榮是貽有位之哂輒完署墨還致齊鈴願遵咫尺
之常得憲考成之懿餘光可託危慮差安感切所叢
敷陳彌訥

到任上兩制啓

右某啓比膺中詔移守近藩蠲入謝以致虔許之官而

從使即因良月祇服郡條循揆上恩猥并歡素伏念某
天鍾愚直任忝華亨不衷取災無妄成疾移書賜告動
輒旬時請問願麾向蒙開可值淮肥幽殿望止罷歸敢
圖藏疾之憐遽徒陪京之屏疲軒載奮秋蒞重跼胡謂
泥中蔑有銜人之嘆已為關內居無漢將之慙此蓋某
官恕以推心形於引重先迷弗遠終惠乃長庶陰德之
能銘匪言貌之索序超陪尚阻斷向增勤

定州回兩制賀端明啓

右某啓某叨被誤恩彌通通籍讓弗蒙可愧固容顏伏
念某器本下中謀非遠到當力方壯尚不逮人況年已
衰渠能立事偶承使之俾護塞防婆娑二茲屏營百慮
賴縣官之威與天等故匈奴之謀以日哀第操空文便
為庀職不謂朝祔久戍上貸不才特由巢鳳之嚴引內
重雲之秘尚秩勸講仍守藩維固節避榮必涉罷歸之
計紆躬就寵誰無觖望之心但誼不辭難故言容寧僭
竊名及此為地有初此蓋某官發部引暉假雲敷廕將

安將樂業已甄收或輓或推訖延褒進捫心自做惟德
是酬

謝兩制啓

右某啓近祇恩檢已署郡條涖俗匪能循榮集悖伏念
某器非適用材不逾人筋力之強早為病奪緹油所學
遂與年侵荷漢橐以無裨乞阮麾而自試嚮緣蒙可獲
此庇身曾是劇藩號為難治銅鹽轉餉歲溢於商絡薪
粲論輸日交於吏案楚僉俗錯符攝務煩內惟泥遠之

姿必震隳官之咎所賴至公當路明詔在寬審虛錫之
異宜俾韋弦而參企漸圖有政庶服攸箴擁符榮於一
方隔紳綏之三揖永言絲戀恨不翰飛

謝在京兩制啓

右某啓比者祇奉命書進陞臺轄恩加無狀愧靡容顏
伏念某頃與羣英共刊舊史攜藁在外淹思累年煩詔
高才分討餘帙用能絕筆得上送官曾是哀翁竄名賞
典衆功交借孤讓難申遂廢素懷冒居榮次此蓋某官

締遊茲久為地有初式過多言俾安誤寵敢忘晚節歸
報已知

謝兩地兩制問候啓

右某啓某以稟氣素弱為客寒所乘薄於膝膚伏在床
枕藉輻交還區霧不分謹湯劑以迭攻吸淖糜而自救
決此旬日粗獲寤興伏蒙某官屢墜誨言并降新筆惻
其羸瘼勤以護將將陰德之敷施撫危軀而三百伏況
朝符行下假式甚優曲成便養之私厚作厓殘之地迷

魂初復耗力未完湏任折右之趨廼罄翹材之謝愧悰
感緒萬靡一宣

代謝外任兩制啓

右某肅膺褒制外贊宰司祇荷寵靈交深感悖某本緣
儒服寢齒朝纓頃持從橐之華采蹈禁門之複曾無最
狀可報上恩豈謂台序之負宸私誤獎改諍曹之茂秩
贊政弼之崇聯省已甚明控朝希免曲煩聖諭終廢危
保尋冒服於官成徒震慙於心術曷圖謙挹前墜廢辭

曲敦征縶之情陰禦煩言之誚永惟最愛敢怠銘藏清
覽朱期遙懷匪塵舉言感遇仰假風期尚丐良箴以終
前凱自餘感戴固既文陳

景文集卷五十一

宋 宋祁 撰

與陳待制啟

右某啟某叨塵官籍倫比儒紳私記所生內惟永感而
貴交垂記寵問馳頒牢牽在庭薰劑凝器副之僊繪申
以齊醪惟山木之不才況樞駟之且老猥蒙善顧俾永

天年記蔭映之恩勤動旼殘之氣焰敢膺內刻訥語難宣

與呂待制啟

右某啟伏承祗膺名節將造昕朝詔日疾騰士倫交抃恭以某官食德維舊挺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胥會河朔艱食縣官乏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及於肯綮之地遺秉於滅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殿最百吏察不過條見效著明清議推允用虛前席之待趣佇追鋒

之還至於邊保盈虛士夫臧否料敵人所以進退繫今日所以安危必為上言以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階再世司徒紹鄭人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某素接游從久棲蔭映側間稱媿陰禱延登慎夏有初含祥惟競

與周待制啟

右某啟伏承祇奉詔言出提使務仰給尤重差擇惟諧伏以某官道付粹和天挺明哲才緣聖偶業與志如按

六轡以徐行截九河而不混儲德既熟席寵愈隆籍內
雲章之嚴法許雞翹之從帝念河朔地挾塞垣惟大農
煩費之餘倚行臺憇遷之敏紫雲臨遣聊均珥筆之勞
赤轂駛馳式貯流錢之富先庚所暨庶吏相歡某夙忝
善交今依美蔭永言欣幸自倍常均

與陝西都運田待制啟

右某啟伏審被恩制縛易地西州唯咸秦之要衝捍先
零之猖蹶郡邑櫛比甲兵雲屯宜輟邇臣往將漕節恭

惟某官高文復古清識照幾事功茂於朝廷議論藹於
臺閣兵食倚辦帝識耀卿之才舊章不忘人推伯始之
學某方依朋舊記庇衰孱伐木叙情日期於構好改轅
易治旋歎於睽風頌詠之懷怊悵兼至

回錢待制啟

右某啟伏承祗奉茂恩進都邇職事緣遴簡誼穆至公
恭惟待制學士學粹天常器函國采覽德而集不屑卑
飛按轡自如恥從詭遇四方使選白首郎潛稍藉露門

寢侍端宁果膺前席之召入班曾構之嚴光厥疇咨士
共推於俊乂久而後笑朝有待於老成益出嘉猷共熙
丕緯某早聯官采素賴切磨逖聽寵靈內深距躍先煩
示翰姑用題襟

回發運蔣待制啟

右某啟某自膺藩寄尋列公函付驛舍之尚迂塵記曹
而未獲某官追懷游舊先損音睎屈使範之宗嚴布情
條而款密矧繁退蹟方庇末光遽承高義之敦或冀多

言之息感悰非一巧諭難名適屆孤生尚遙行府瞻言
覲晤可量悃勞

回成德軍魚待制謝上啟

右某啟伏自某官違交戟之嚴擁左符之寄便時署政
已日乃孚眷師壁之所屯控邊關之尤極暫煩卧治欽
覲報成何即席以未安已占辭而流問圖書對峙比踈
接武之餘膠漆投堅姑荷同心之契欣慙駢集款鏤奚
忘

回瀛州陳待制啟

右某啟伏承祇奉綸恩肅持帥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契聖之會蹈道之中暴秋陽以愈明觸疾風而弗偃所繫安危者日陳於上要須名實者外試諸艱然且臨寵固辭待效先著曾遇期歲列啟最功果留內禁之才遂專北道之寄盡護列將光撫中軍頗行刮目以觀風屬城傾首而聽命寬條式布均衣被於一方秘計暫陳藏金湯於萬里報成在旦入輔何疑某早庇使華今依隣

睦執柯之則非遠沛河之潤有餘徼福云初撫襟增抃

謝王待制啟

右某啟屬者某官寵深簡注籍內祕嚴除目外騰有識
胥慶方修尺素未達清防敢圖謙緊之勞前示書辭之
懿鋪陳感會推致僚朋緣馨味之所同費冗疎而為間
題襟佩賜足厚於民風彈幘去塵更深於私抃乘障有
次聯轡未從企戢所并一二非述

代賀初入兩府啟

右某啟伏審光奉制書榮參宰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懿文緯世彞德端朝邁復旦之顯時矯圖溟之怒翼措
辭尚要助宣郁郁之風求福不回自保青青之操薦升
邇著益壯遠猷藹岳論以僉同預政機而闕決至公攸
寄列位相趨方敦尚讓之風亟露辭隆之請俯貽誨翰
但服沖謙竚敦詔以發中副羣倫之足歎

又代回賀入兩府啟

右某啟近叨制命進貳宰司傳奏獲聞還恩罔遂榮加

分表愧溢情涯竊念某早服仕途仰陶邦教以勤自補
為上見憐料於平進之中載以邇臣之策間由外屏復
備內朝日討攸箴冀施有政而睿明墜眷拙訥垂申俾
亞三階之崇與聞萬事之治人謀齷齪自判於毋庸天
保安安未知於所報敢謂某官密熙彞序助飭譟材寓
問置郵均歡臭味庇末光而惟舊荷絢禮以增華愧感
內叢敷形曷既

代上大王謝入兩府啟

右某啟比者祇荷褒綸擢陪台席亟露陳於讓奏枉垂
報於敦音趣拜寵靈交深榮觀竊念某本緣儒服驟旅
朝綏寢持從橐之華采蹈禁門之複茂齋最壯少報上
仁方虞具傲之訶復忝敷求之錫諫曹茂秩政弼宗聯
雖薄訴以冒榮猥批章而蒙諭寵非其次將忍終身之
慚服不值庸更畏千人之指遽茲虛授抑本僉言此蓋
某官封植夙加題評素定因叩叩之訪逮亮斷斷之
恩助育譴材贊行賞典敢不益探深志仰叩大猷載驅

驚緩之姿或禦負乘之寇冀紆誚議仰答恩勤感灼參
懷名言罔叙

又上外兩府啟

右某啟肇創清司踵華近綴猥叨簡擢伏用震慙伏念
某術學迂踈器能庸近曩時從橐久直禁林答天保以
無期料孤生而有底比因積歲甫獲為邦氣耗則疲道
悠必泛審於自卜罔敢越思遽蒙郁穆之褒召復凝嚴
之侍慮浮詔祿或啟偷風而大度匿瑕至慈念舊因螭

蛸之便坐有詢度之前猷善建美名順咨懵學四聰垂
采蓋敦寧偕之規三揖在前詎伏攸箴之議斯蓋某官
察無他技謂有所能收隆甑於半途導餘波於涵海上
循樂育次佩保全冀知晚歲之非不載濫官之策茲為
素蘊潛誓丹愚

又兩府謝啟

右某啟伏蒙聖恩以唐書成改尚書左丞餘職如舊者
祇荷恩典交覲情願伏念某向豫諸儒共刊舊史篋藁

在外絕筆無期蒙選耄英并力論次十有七載遂得成
書某官內樂奏篇仰贊褒命淹引當効貸而弗論綴屬
為勤例使增秩獨讓難聽冒受靡遑永惟大鈞蓋勵多
士敢忘恪瘁上答生成

代謝兩府啟

右某啟昨蒙恩差充知兗州軍州事即於某月日到任
訖誤牽王綈辱播化鈞獲此長民居然浮祿竊念某稟
姿甚隘典學非精幸屬泰來偶參仕綴弛其擔負收乃

脆肢不爾疵而見容寔彼行而憎惕頃由郡佐超刺橐
畿玷列宿之郎官懼襄公遜均杜陵之男子厘脫殿科
賴巖石之餘麻緩天網之漏目瞻言近輔更導上恩假
以一麾撫茲萬室伏況魯瞻善地虞狩舊邦五教均陶
九農齊出敢不懋求政體勤緝化條大東小東俾臻於
富俗公言公事庶謹於庶維託鎔造以在斯聲懦悰而
曷叙

上外任兩府賀正啓

右某啟伏以歷謹三朝邦熙百禮舜職舉授時之典周
官載佐治之常伏惟某官碩望冠時忠規映國暫均勞
於樞鼎方夾輔於藩維願乘歲祚之蕃還變階符之重
某早銜恩紀甫限官箴睇尊府以馳誠阻歡觴之介壽
永言瞻頌拙喻端倪

兩府問候啟

右某啟伏以函寓久安協氣翔舞四鄙弗竦九扈告成

仰至治之日。濟惟宗工之時。又昭文相公茂摠民極。翊宣帝華奮之為昌。言大猷歌之於六府三事。是以方國騰頌神明。效祥截然。棟隆屹若山立。格高穹而底績暢熙。載於無疆。某遠布州條。夙麻公廕。身限江漢。心馳門闢。通謁未辰。禱懇茲極。

上兩府謝轉官啟

右某啟。某近蒙恩改授前件官。依舊充職。者官循歲限。例結課條。仰荷恩除。交麻榮悖。竊念某本階薄技。進

服周行籍通天閣之華法許荷囊之從承平有謚獻
納無裨積日還官為朝速謗何圖久次亦裨稍遷循外
署之故資正中闡之劇補未明而陟居塵虞典之常增
秩以留仍本漢章之舊此蓋某官夙嘉士品協啟朝言
跡此冒榮本於為地敢不愈安亨節祇率攸箴報山藪
之上仁答坯陶之鉅錫題襟自刻臨啟奚宣

兩府問候啟

右某啟協氣茂躋嘉生臻降四鄙無警五刃久橐惟元

輔之贊襄翊聖猷之光裕外安品彙示平陽清靜之風內
舍善祥見宣尼齋疾之慎大鈞所庇有識胥歡悵縻韉
弭之勤阻飭巾幘之詣永懷蔭映曷喻情涯

鎮府謝上任上兩府啟

按鎮府即
成德軍

右某啟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
於分榮不償慙伏念某為術空單稟生厄怯叨華禁署
謬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為助年將壯邁疾
引哀來遂丐外除冀逃多悔國有賢翰朝無廢人料自

開州授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緣重帥而許遷敢留於
行已踐而職此蓋伏蒙某官助邦善育為上亟言齒擢
誤加庸祗思報竊以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
一都會然而扭承平之習訓練不精因流饑之餘廩帑
常乏馬不克士官靡值才幕府欲仰給之饒度支辭經
用之窘交相為患未知所圖伏冀廟謀深體邊務時隄
於未潰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
符云始趨府方賒託庇高明叩襟危戀

與陳州楊相公啟

右某啟嚮以紆壽春之組次宛丘之郊緣材閣之末行
擁原簪之舊感即趨府上獲侍台光間卻敘之談彌臻
義府規方叔之政交樹壯猷乃知右輔之安式有長城
之寄且復眷存羈齒崇比上賓拜嘉授祭以不遑始至
如歸之絕擬萬夫歆艷一介光榮迫此簡書之期遂悵
風波之阻乃情知嚮曷日敢忘矧以虛從橐之聯守左
符之遠孤根曷附墜羽可矜惟祈卓馬之亟還入冠乾

樞而作輔大坯兼造屨蹟攸依叢禱於中訥言安喻

與陳相公啟

右某啟某病多歲晚益北乘鄆才短術疎未遑施政
每懷盛府早庇太鈞雖身滯守麾而心注賓閣比春
寢豫介福攸宜愷悌則民懷正直者神勞交孚順履彌
重簡心諒非萬戶之留還冠三槐之治斯人並祝舊物
宜然

右某啟伏念某身扞窮邊心馳右席擁五符之鈞考曠

尺牘之參承緬惟太和翕舍靈府恭以某官茂猷世濟
直道躬行調鼎居中作萬幾之衡石建牙夾輔介一面
之金湯功名兩全文武雙劭才膺黼宸之眷歸冠槐庭
之嚴孤生無庸陰庇惟舊若時煩煥慎厥養願

與亳州陳相公啟

右某啟違遠台府賀易歲華以乘郵未得代更故彈
憤無從叩閣企戀恩紀飛馳夢魂恭以某官宣勞王家
種德方夏翊戴丕后財成治功卷藏經世之大猷偃息

陪京之近輔蓋高情峻節不以物嬰但偉望元勛常為
國重完太和於靈府進遐算於期頤永冠宗臣載光
惇史某久依坏冶今屬橐鞬斬嚮所叢言不能狀

右某啟伏承懇避元台出䟽近輔旄鉉交寵邦社倚寧
恭惟某官天稔以賢世推其亮臯陶美德種在四方鄩
侯舊規歌於畫一再冠宰路光又帝庸遂收經國之餘
謨回作冲襟之至嗇功成有地我所不居雙府併開固
兩光於文武一心無間諒兼繫於安危茂躅迥升斯文

景仰某襄參史屬今滯邊符上謁莫從僚風增跂

與梁相公啟

右某啟某藩侯職冗庸蜀地卑誠有限於官儀難數通
於私問然結戀公府譬萬類之在鈞而布武賓階乏兩
翰之飛肉孤懷坐壅芳歲漫遷恭以大觀文相公學士
道舍至和德色咸事光輔丕后茂熙庶工已成輔相之
宜遂去功名之地再更巨鎮聊倡四方惟克簡於上心
無不在於王室願總諸福普慰羣瞻矧舊物之未捐荷

所天之全覆其為禱係自萬故常

與青州李相公啟

右某啟伏念汙玉堂之署斷斷技殫頓金絡之羈諄諄
歲晏仰大圓之職覆眷舊物以色荒尚爾甄收未容謝
免邈阻翹材之謁居同析羽之搖惟百順以導迎協四
時之燕處恭惟亮邦六德張國四維履前險於重剛鬱
後彫而受命如慢如偽式茲大雅之風維藩維垣控是
長城之重賚予有素啟乃方勤疇二節之走朝冠三台

而相比桑榆之景坏治焉依

與昭文相公啟

右某啟某拙政無狀病質久衰方自力於乘輶難數通
於奏記身限疆場心係門闌伏惟某官業煥九歌誠含
一德陳平佐漢羣物遂宜臯陶贊唐不仁茲遠協氣翔
舞絕域懷來卓然之勲疇與為比側聞屢罄冲懇將遜
成勞其如翊戴丕圖非老成人則不可遂抗高節或大
君子所未專望體眷懷永光承弼訓有慎疾養貴順時

望副民瞻益舍天祐

與官師相公啟

右某啟乘郵三載未得代更結想九回奈何慕義每識
恩紀飛馳夢魂伏以某官稟道冲倪入聖優域實相不
后克成茂勛卷經邦之大猷抗引年之高致帝顧逾厚
寵冊屢頒臯陶之種德有初宜收恩報伯陽之知止不
逮回作遐年天俾老成國賴明哲望循冲衛永庇斯文

與王端公啟

右某啟伏念過違屏表紛易龍纏東方待詔之饑苦嗟
抽軋子產寓書之便間偵寤興極睇南雲馳神右座恭
惟某官立誠無競介祉不回貫直節於大寒重剛失
險總冥樞於衆妙泰定有光昭洗有辰朋來無悔族類
非我終判於羣邪險阻備嘗果延於後喜暫杓六幹行
企十旬幸占象於頤賢益考祥於居易禱悰茲切柔翰
匪宣

與渭州戴屯田啟

右某啟伏念芬椒服御素景於朝髦談樹宿官阻申於
私見自辟書之高選監近輔以陪京固有隔於等威矧
敢交於記奏斯者詎謂倅理郎中毀方求合稱物以謙
因門子之賓興謂曹楚之僚屬特煩下教因愛優評九
河之潤餘沾頓祛鄙吝兩喜之言溢美奚所克堪願窮
楮以珍藏為他年之恩紹秋辰適啟時訓是遵溯仙表
以在遙伏空函而奚狀

與張滄州啟

右某啟伏念比因遠客獲貢單函自史觀以濫巾會朝
家之多慶宿官少暇奏記未遑銜感挹以歆然之師門
而底止敢謂知郡都官愛夫舊物本以先容因訟樹之
餘閒占書筠而均禮激揚疏退遂免於墜淵敷衍褒評
自均於贈袞敢忘飭厲上忝薦延南宅方交右賢共治
願遵告道彌嚮繁祺詹系所勤編摩非既

與諸同年啟

右某啟某玷職道山長懷德宇涉彫年而多感抽軋思

以無文闕奉書滕仰詢羈勒敢謂某官惇將謙意申講
故情踰越亭臯齋緘墨牘味善辭之篤密貴病幹之支
離內刻私悰期光永好撫風波之超忽想蘭霧之霑熏
願進道腴以婉福履入階華劇始副傾祈

與權磁州啟

右某啟久限暖游漫踰年所江海胥邈結苦難并不圖
王國之賢尚滯臺郎之選臨長千騎共治一方適總州
條亟推鄰好占史作訊道舊為言內惟完士之早衰偶

忝中軍之假節乘輅無狀微福是依熟觀褒袞之辭足
追瘝官之詆姑戢雅況將詫斯文

上龍圖啟

右某啟今者奉被嚴詔移守中山罔敢留行即時署事
以一介之懦怯制萬夫之便宜聯地八州濱塞千里蓋
屬承平之久弗專武力之求遂俾尫衰間承空乏敢冀
某官因朝過聽為士藏瘝貽溢美之褒言解曠官之餘
責內于心極引領德藩拜貺之嘉銜感茲暨

回姚龍圖謝改職啟

右某啟茲者某官奉承褒檢改陟華聯由涇最之比聞
實師興而有賴架通禁籍就總雄藩參右武之訓嚴慰
西人之翹治方昭賢業遽枉書辭矧當籲俊之良何損
敷言之懿載惟感緒姑誌深悰

回王龍圖啟

右某啟伏自肅奉褒恩已仲慶禮竊惟奎文交絢雲構
肇營胥宇中天之嚴參侔冊府訪逮西清之奧益召俊

僚譽選者英茂光禁直恭惟某官含章文苑潔矩仕途
本難進以處躬介不回而取福縣官食給薦彰煩使之
能省署輦過滋軫潜郎之歎請間論事造辟蒙知果因
疇俊之辰式昭類能之舉進偕嚴助諒無待橐之勞榮
過東家親見出圖之盛方深舞詠猥閱函封忘淹恤之
為嗟樂嚮儒而抒感餘言垂逮冲意彌惇戢勞府以永
藏搖腐唇而冒叙

上許州孫龍圖啓

右某啟某昨以解符下蔡換節宛丘便道無留即官云
恪祇循恩任併集榮慙伏念學匪逮優狷而近介向叨
法從亟避親嫌多病自陳言皆有狀不材遭詆上頗見
哀顧淮楚之劇州假圭魚之寵刺甫更年舍方絳殿科
遽煩綠詔之追入屏皇圖之邇跼波猶奮僵焰重燃天
實誘衷人希藉口此蓋某官念嘗僚之舊傾先否之期
協導僉疇采收羈僨伏況前瞻召父具有教條北面齊
侯又依隣庇叢茲多幸免恤後艱修謁尚賒抒辭奚狀

青州田龍圖啟

右某啟比承違侍青廂出符戶屏因俗報政已日告
孚遽念故人之守邊三教記曹而流問成誦云已叢感
無涯某官識照天倪才挺王佐舒發冲蘊進服近班屢
輟荷橐之從行用布棠廬之美化南北海之遠近仰於
綏懷大小東之謠今蘇於疲瘼矧茲圖任方切老成敢
告舍人之趣裝共慶王臣之勵節晏陰在序慎疾惟時
未克對言曷宣勞素

回廬州慎龍圖啟

右某啟比自某官偃息大藩妥綏善俗化行已日福集
有基藹五袴於斯人潤靈河於比壤方茲景行將列感
懷敢圖宣布之間曲示諄勤之誨多文博我早欣冊府
之聯徼福事君今竚簡書之卹佩音有裕敷禱奚殫尚
苦歆炎願持齋疾

又啟

右某啟伏承某官捨舟樊邑馳傳樂郊冒涉初炎保寧

玉體顧我邦之密邇繫師節之糾提特辱貽書聿崇修睦坐縻符印阻屬橐鞬尚聆追薦之勤望勉加飡之愛瞻懷感服滅裂匪宣

又啟

右某啟伏審某官欽咨日御肅展藩儀啟大府之雄嚴副南公之歡踴泰然樂職式是為邦曾坐席之未溫遽占書而垂喻報成五月竚觀齊魯之能修睦四鄰前服陽秋之懿彊分有守踵見無從姑服眷私內銘膺膺益

持齋疾以副悃翹

高密龍圖啟

右某啟一昨某官避榮中禁退偃近藩涉彫節以啟行
為諸公之惜去輶壇申餞犀棹順流懷三組以過家止
留前弩抗雙旌而引道俄彗東雲茂及便時克修敏政
嗇太和之有裕對喜祉以咸宜恭惟內閣學士知道幾
深貫時夷險內天外人而隱照退揚進揖以由儀安步
夷塗寢階隆器夕修朝訪上所禮而改容玉色揚休外

無言而可間比緣均逸聊用出魔方乃辭萬戶之留都
樂小東之善地毅然中立介乎不偷風激而貪夫為廉
理勝而重剛失險金柅牽制乎羣動玉斗標指乎四方
晉之鉅平功名不居其險漢之黃憲清濁未議其方忘
懷出處之間不開榮悴之隙清埃所奮負古與稽然而
天挺鉅賢國之重器帝心所簡民望未移且毀譽之在
至人一過去而無吝而富貴之同外物儻來寄而罔辭
願詢善攝之方回副疇咨之眷咸事九德竚欽迪於有

庸作為三公茲僉同於羣辟諒於難進必廢素懷某納
顧最深晞風惟極慶雲所潤蚤霑荆刺之微大治行開
更啟坏陶之漸茲焉久禱敢後常均

知府龍圖啟

右某啟伏自某官兼禁內閣出領留都存象闕以違顏
徑周郊而弭節承涓善旦聿布寬條仁扇之風坐揚於
黎庶靈河之潤企及於京師結離緒以雖勞剽徒謠之
遽洽未遑郵訊仰達齋鈴敢謂仁憐曲敦獎借稅征驂

而甫爾敕記室以勤斯聯牘布懷荷爰係道恭閱相先
之致備欽有味之言刻誦無忘慙兢舉集矧離宮付鑰
姑賴於邦翰而瑞景延圭式新於王歷冀遵順福允蹈
元辰展集尚遙祈銘罔愆

上呂龍圖啟

按宋史列傳呂
公弼字晦臣

某頓首逖邇得除目承有京尹之拜不任欣忭竊臣龍
圖挾王霸之術遭時得君傑然公望一旦在廷臣右今
又追節北馳引車右還都人士女無頑與艷翹竚美化

搢紳斯文僉曰盛哉至於父子弟兄繼居厥職自是國朝之美不敢私慶也老僕荷眷之厚聞命踴躍不宜為他人下謹手啟為賀不宣

錢龍圖啟

某頓首承持節還朝近在旦暮不任慰忭龍廷寒苦玉體得無少勤然宣導恩言綏撫遐俗自應光華貴重又忘其遠矣某移病卧家未任祇迓馬首悵恨萃中弗能究宣且遣小史具啟走咨

回南京蔡龍圖謝上啟

右某啟比者伏承就膺溫詔移總留符便道抗旂涓辰
坐府伏惟慶慰恭以內閣學士履敦常德心貫大猷早
露雅材亟階隆器清明有守自結長君之知方重莫回
不刊羣言之剡引避承明之直樂守東平之麾矯我順
之動交洗他腸之惡俗道風坐勝天聽日躋果延咨岳
之求重燾設都之鎮洪惟巨屏厥有離宮家徯雲霓識
真人之舊蹕氣成龍虎紀藝祖之新邦自匪眷求曷膺

藩翰然而股肱所寄蓋特召以有初霄極上冲欲斜飛
而取勢矜矜節走復厠臣鄰方抃頰惊猥窺妙尺願言
萃感罔怠昭銘

景文集卷五十二

宋 宋祁 撰

代姚待制謝轉官啟

右某啟伏承滿歲第勞郎臺增秩恩章載郁朝論允孚
某官直質坦懷遠猷淵識歷更事最允號吏師宣威星
節之華按部天街之廣倚成尤重仰給屢豐屬明陟之

在辰果階升而留任聊光仕次遽辱書文矧王爵之惟公枉歡言之敷喻但欽勤挹庸誌誠悰

回都運龐待制謝轉官啟

右某啟伏承職勞有狀滿歲當遷真拜郎闈即褒使府元穆紳綏之論踵增簪橐之華况自分陝奧區雄邊列戍聚糧大廣擊轂尚勤諒茲進等之階聊啟懋功之漸遽煩敦喻益見多儀銜挹所深銘藏曷已

賀王待制啟

右某啟伏審茂膺徽數進帖華聯邦得畯良事光僉錫
恭以某官德含彥聖識貫幾神才為世資望與時就秉
難進之操仕必階升挺不回之常理宜後笑練覈在旦
授受惟精果圖三接之勞引內萬楹之秘丕績卓爾上
簡于心中朝浩然物允其論尚將明命出布上恩蓋縣
官不欲輕外而為言然薦紳必謂以賢而復入但慮坐
未溫席節已及門還侍清光永乂熙綽某夙陪著定欽
仰龍光敢論悅栢之情第誦有臺之樂宿官在遠展慶

無從

賀陳待制轉官啟

右某啟伏審結最公府進級郎臺雖官有常規然事光
輿議恭惟安撫待制學士自天稟直逢聖露才入伏禁
蒲危言當世之事出分間外雄成一面之功因滿比年
姑循茂秩尚留連於坐鎮將飫足於具瞻乃被節趨用
光台極禱祈有素欣慰奚宣

回賀改待制啟

右某啟近蒙褒命進服禁聯祇荷寵榮交深愧懼竊念
某志雖典學資適逢辰拱著治朝竄名秘館專記言於
左史仍參權於縣官淺智有涯畏汲深而乏綆長年多
病賴蔽疾以如山詎意清衷垂收冗質因憐孤拙之效
時升華近之班拂豹省之清塵旋參法從企鳳阿之層
構寔造仙游內揆憊庸慮興舛望敢謂某官樂聞朝渙
助穆邦猷紛鋪題誘之辭外禦浮囂之議餘光所逮危
懼差安永惟謙柄之勞但戢心蓬之感

回賀改待制啟

右某啟某近沐宸恩入充禁職寵緣時集愧與榮參猥
瞻雲構之崇驟識天光之邇重循至幸甫畏曠僚敢期
益者之游前致勤斯之問推先仕路孚協朝言第銜悅
栢之情茲締曲蓬之感自餘欣誦罔既敷宣

回狄侍郎謝轉官啟

右某啟伏承茂膺方贊外亞冬卿賞典有光朝言胥允
恭惟某官參和熙采安節蹈中世資樹政之良上倚告

猷之穆輟于法從撫是价藩徧愷悌於懷柔協中和於
儷曲職勞騰報增秩許留尚蒙潤於靈波足露華於賜
冕遽煩騰訊敦列感懷矧惟公爵之行敢荷歡言之辱
姑欽謙假翼永銘藏

與轉運兵部啟

右某啟伏承光膺寵詔外總行臺除目四騰公言參允
恭惟某官含章暢美游聖殆幾自結清衷早階華仕垂
紳授玦久已實行觸髀投軫舉皆游刃嚮緣四壯之選

式撫三吳之疆民克用和使還有指未溫魯席遽飭漢
輶掩三淮之右區趣萬倉之西漕轡無停攬遂經澄汰
之謀貨有餘貲並調盈虛之筭先聲云泊郡望自歸某
早締雅游今叨屬部敢恃私於舊惠方稟誨於化條欽
偃歡愉叢并心極

回狀元監丞啟

右某啟某比自苦蓋投艱郊廛鏹蹟絕聞代事荐易歲
筭祥紀汔終迷魂來復早者亦承狀元監丞大孝奄鍾

偏罰歸伏倚廬內抑摧哀顧服調養某適當病力罔及
聞知洎得行路之傳已當踰月之外匍匐莫展慙震何
言月初秀才范君過訪蓬華伏蒙特陞矜誨曲亮阨殘
始罄述於孝思終惻發而收齒溝中木在詎稱於繁文
河上病同但均於哀款永言心照足厚民風切聆觴燧
在勤羞膳無爽順變為大惟疾其憂千萬支持以副深
祝

代回太師相公謝轉官啟

右某啟伏審光奉制書兼升命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慮先著蔡誠蘊金湯感會兩朝惇崇一德帝賚良弼爰
光啟沃之求天錫孝侯載奮謨明之業萬物用乂三階
既平惟簡在於宸衷慮重勞於吏事暫休繁柄以寵宗
臣聊光揆路之榮回揖師垣之寄仍疏近壤崇冠庶邦
尚執冲規少淹盛典占辭函而有煥闕

代上集賢相公啟

右某啟伏以命說興商克稟箕躔之粹生申作雅誕昭

松鎮之歸惟哲輔之挺生眇前開而合契恭惟某官至
誠山立妙識淵冲感會帝期贊襄大業赫師嚴之望早
副民瞻詠公衮之歸載安王室欽聞仲序實育元臣蕃
王錫以褒華擁壽祺而紛委某忝聯尊府竊抃嘉辰敢
忘芹野之微仰續椿齡之茂有少塵浼具於別牋

上金陵相公啟

右某啟伏念夙邁魁材仰依大治自燾封於千社闕修
問於百函佐神縣之浩繁睇醉茵而凝黯恭惟某官為

天一柱撫國五辰丙魏之風采興朝元凱之宣慈及物
暫臨南屏式固中邦帝實賚予梅鼎方推于說命公歸
有所袞衣行慶於周人願介藩祺下副羣禱

代上荆王生日馳禮啟

右某啟伏以周係發祥挺生文武之宗子漢基馮厚推
崇元獻之茂親惟穀旦之有初煥多儀而申祝恭惟某
官履光惠廼業懋告猷冠五玉于治朝藹三麟之吁詠
日周蓬射永念於堯惇慶續椿年敢忘於孔禱深慙菲

贊具列別封

上外任舊兩地啟

右某啟嚮以明晦纏疴久從移告涼炎交序甫獲有瘳
奉未央之治朝宿蓬萊之故業乾台在望瞻石知歸恭
惟資政僕射相公充懿德符參和民極綢繆丞弼之重
翼戴聖真之隆萬樞仰成一德咸乂危言據正猶牢豕
之怒牙冲慮保安成星狼之竄尾挺然進退罔及貳虞
雖宣風四方而歸重九鼎爰咨魁壘之碩允寄休戚之

同類體眷此時蕃福祿方湏舟楫之濟行慶袞衣之歸
敷融皇猷允格天極庶緣直尚聿紀茂庸卑情不任跂
嚮翹勤之至

代上王相公啟

右某啟某聞漢風隆洽宗臣遂萬物之宜晉道宣臻綿
寓播無窮之諺蓋所以恢明職紫暉潤典彛俾百度以
惟貞靡一夫之不獲然後翊巖廊之景化贊法座之鴻
樞寅亮懿綱緝熙駿嘏撫辰凝績冠茂伐於人彛宅揆

奮庸飛淑聲於帝載永言休範宜屬洪鈞恭惟某官日
域靈輝天球懿質晬儀霞舉會荃宰之昌期偉量淵淳
稟天人之先覺夙蹈凝嚴之地亟推渥綬之私建竝議
以熙朝舒懿文而麗國論思東序先賈誼以受釐間宴
西清比倪寬之上壽自爾彌綸庶務協贊宗工潤綠詔
之溫純參黃扉之宥密出驅元乘慕談笑而却軍入奏
書規用春秋而繩下茂勲舉集景昞薦隆旋以國家上
聖凝圖虛皇委覽紫清之誨延密諭於真官綠錯之文

委鴻禧於命歷寢尋隆典茂建宏猷追上世之登聞講
鴻儀於希濶天壇秘牒檢玉以升中汾曲隆肱瘞繒而
報厚申明絕業祇答上靈矧復整仙輶以時巡款闕壇
而順拜鬱華之館緬想於道真藝祖之區誕頒於侯度
宣恩羨益紀瑞殊尤乃至真馭下臨聖衷登格珠宮寶
地嚴蜺渚之珍祠琅簡雲章薦龐鴻之丕構並繫碩畫
交展縉儀至於約鳥策之舊章紬鴻都之秘記搜遺冢
壁大備于討論增絢緹油動臻於良直裁成大典昭示

方來以至按瑞牒之著明測祥源之舄奕上窮真系憬
集珍文賁紫宙之與符紀翠嫵之元命再刊清簡分祕
殊庭斯並發自訏謨騰為穆頌鏤于琬琰充入金匏果
膺揆路之求薦正星階之位咸事九德掩準陶之矢謨
不出十年邁安樂之故事民瞻式係天眷日躋凡該動
植之流盡被陶鎔之化竊念某蠢實有素優仕無閒濫
巾綿蕝之司遙乏華纓之列飲冰受命夙畏於簡書越
俎代庖敢踰於官守徒以幼屬垂鴻之運長推延世之

恩進懼食浮中疲智効延年斟酌寧有合於當時潘岳
拙艱本無心於巧宦泊膺明命出掌關征榮駑筋一駕
之勞勵鉛鉛一割之用求大夫之仁義方冀飭躬論文
學之銅鹽未能卒業旋屬庭闈失養怙恃纏悲對風樹
以長號撫陔蘭而永想九回結欷慨無嗣於弓裘十死
茹辛辛未先於犬馬逮喪除之云畢復譏賦而是司榷貨
殖之耗登謹簿書之出納雖復激印厚惠訂正舊章犯
慮裝懷盡分于節目展體率職無潤於脂膏期王事之

有終誓詩人之盡瘁然念物情素定固稟介以難移吏
道實繁豈姿材之可學甫終考績粗免曠官效方朔以
上書徒取詆諧之誚慕子真而乘傳更懷孤遠之慙重
念先君侍郎早接遊從豫聞風義趨平津之閤凝睇有
加託趙氏之孤緒言多在遽遺淪裔上荷鴻施俾餘構
之未隳實休光而是賴而又質方違願祿靡代耕素衣
已化於京塵雪履將穿於車府先疇遷賀曾無平子之
田叢質支離屢緩休文之帶苟媒銜自逃於醜行則再

三奚決於蒙亨伏望某官鄒律融春傳川借潤辨頑金
之自躍許蠶木之先容特拯迷途俯矜舊物憫周南之
顧託軫江左之流離雖鰭鱓並逃寧虛於漢罟而牛羊
無擇何間於齊仁激波儻化於海淮見卵庶求於時夜
願著廉推之效少酬全度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代上大王謝拜相啟

右某近以對司魁柄再貢囊封列讓惓以既殫枉褒言而
弗聽稽恩難久即寵如驚伏念某技本雕蟲愚均伺兔

叨服臣鄰之遇類非國器之華貪見盛明未圖罷去寧
意秉鈞之乏首陳咨岳之貪擬實不倫進容有靳思避
罔功之奏獲紓臨執之顛定命必行孤懷終奪斯蓋
某官佐熙邦采協贊朝言謂醇謹之無他冀彌綸而
收報敢忘策勵少答獎成

代鄭公回張侍中啟

右某啟伏審光膺帝制出冠侯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道格允元業宣寅亮綢繆二后師長百僚封誓著於河

山至誠開於金石入專樞近備縈謨明阿尹之勤勞王
家庭堅之邁種民德功成釐績禮重均勞果倡牧於多
方爰就封於近甸方符僉論忽枉書辭承敦牢讓之風
尚鬱疇庸之典冀遵朝旨時奉寵靈欽祝感藏併萃情
府

代謝知制誥啟

右某啟伏奉制命蒙恩以本官充職仍就賜金紫者程
篇甫上明綍遽頒用不值才懼深于寵竊以發中施令

象鼓動于雷風建官代言本彌文于筆舌周家則誥煩而悉以便于時漢氏則訓厚而深用稽于古出言至慎稱職其難矧屬洽平寧容冒處若某者天資蒙頓鄉品下中舍農畔之耦耕習士民而州處陶邦善教與吏偕西得用片文首塵上第驟階廷尉之屬出貳諸侯之蕃代靡及瓜恩令給札帖美名于史觀濫清秩于儲坊曾是梁日虞傷錦適會官常之乏進叨計版之聯不職應誅在寬蒙赦嬰家之罰解籍去邦薦天之瘥窮年弔

影惟大恩之未報借薄景以幸存逮獲外除庶存暮齒
復佐中都之調兼司左記之言內實空踈舉皆濫竊是
以對旌不進自謂守官媚輿已踈罔知餘禱所希寡悔
非近外馳會辨論于烝髦亦參陪于誠矩終煩覈練仍
允敷求喑歸報之無期顧取材之難強不謂謀聰過聽
私覆兼容審以樸忠加其枚拭試作文書之草第矜畧
刻之工上誘其衆遷非所次引內星垣之秘就新佩璫
之華官伏攸箴居接三公之府法當侍從遂望六飛之

塵且其多難以來不材可驗危心煩塞蒿目眊昏才望
未升寵階無漸虛受則諉于速謗固辭則近于取名助
長握苗適致中田之槁均憂續脛諒非庶物之宜然渙
汗之已加匪蔭雲而安託斯蓋伏遇某官協宣文治收
獎人材察無他惡之腸可備先容之器寧從過立罔以
廢人因推轂以移談遂積薪而冒賞敢不寢尋不律澡
雪病襟奉承四禁之規審處六曹之議效無言之溫樹
克慎幾初希為寶之白珩謹脩詞令甘于砥節申乃知

多當罄力以疾驅報嘸枯之大賜過茲以往未識所圖

景文集卷五十三

宋 宋祁 撰

上王內翰書

某頓首遞中被書教曉誨諄諄感與慰并承侍從外百
況清宜某在塞下久無尺寸功可持報天子望輕運蹇
飛謗中興正煩臺家裁詰不勝惶恐聞語初傳兩制諸
公保辨最力羣誹為哀此乃仁人錫類鎮浮囂邁陰德
為多士幷幪非僕區區者專享所惠銘著衿膺何日敢

忘踐更未得休瞻企奚極順適服饗安守寵名叩叩

撰埋銘讓物書

某惶恐伏以今君功格天寓時無與二名儒大筆願欲
誦微烈紀世家藏識陵谷以為榮觀者甚衆而君侯不
鄙樸學俾屬累辭訴讓弗諧屬綴無取槩舉大節終篇
方懼軋思訥言無以光明敷暢愧孤孝嗣之託外招文
苑之嗤心焉震慙未克遑處不謂君侯猥徇常禮垂錫
餘珍叙推雅懷未諒素志且孤孱之蹟託庇有初大鈞

之私歸酬無所甫竈及寔役營至煩寧茲執簡之微首
紆布幣之重願還厚賜仰助歲功自他感悰遲面伸聲
謹奉手啟敷謝不宣

王太博書

某頓首別忽忽行瘳瘳心鬱結不可宣別明日稅征鞍
懷良朋戚心顏塊焉坐巨新歡二州壤百里間官異居
會獨難末何如成屢歎吾所仰惟高山日日冀示音翰
規暗拙慰衰殘春益和勉加餐筆倦慵意不殫

景文集卷五十五

宋 宋祁 撰

代回謝呂相公書

某惶恐再拜今者某官以格天元勛維巖碩老克厭師
錫還冠上司命冊誕頒朝襪胥慶是以贊制前具使節
亟馳追鋒接乎迓人卓馬踵於覲路三接虛竚百辟具
瞻周室之思姬公宣聖之微管仲異時相望我實無慚
尚且垂顧下陳申念舊物手損溫教心照至情察父慈
兄均乎覆育不肖無狀殆匪克堪但側耳鑒聲係目輓

次得侍餘論徐鑒感悰此焉區區罔逮敷展謹手記上
謝

回晏相公書

去晚垂賜和章四解心微物妙皆布言下有以知不役
官智而自成於天機也申誦別教彌見褒誘若執事道
婉瞻放方乞靈之不暇何庸有未至哉如孤生之賴司
南則敢奉來命餘懇遲侍乃宣

上龐相公書

某惶恐被教并詩一章捨簪驚扑迷魂還集宣父一字
所褒如裨衮今乃聯韻百餘言熟復獎進寧孤生克堪
是賜耶大鈞垂護益欲噓枯作榮撤毀為譽敢不三陌
以拜命之辱病思荒劣加手戰少力未能具懇百之一
減裂為恨輒因使人附謝

上文相公書

某惶恐再拜慶禮已具啟上通百貺何如方協氣充
格茂祉翔舞邊鄙樂和物情欣欣此皆代天夾輔之餘

庇想鈞懷與臺萊同無疆之休泰云某荷德最舊以病
告尚未造朝不克與閤下客奉觴上雅壽稱道盛德擁
結勞悃距躍可言惟因喬松嗇養敢告君子萬年之永
卑情無任惓惓之極

上宮師相公書

某惶恐奏記宮師相公下執事奉被手教以某仍職容
典猥賜褒諭拂庇披節訓所未聞因苞勉卑俾就嘉穀
某完士也曷足堪善誘之賜而自彊於斯路乎漢徐生

善為容制李氏但紀鏗鏘而已今之尸官尚未敢望二人者況使究情文聲體之外哉夫駕柴車駑乘朝去燕而暮欲逮楚者雖行道之人知其匪妄即愚某之嚮道幾亦類此然使積月持久百駕不止庶亦終大鈞之惠敢無勉焉銘戢於中此不辭費

呂梓州書

某惶恐一介使人至奉被書教長跪窮觀喜與媿并承春序以來福具宜兼部中甘澍霑足有以見美化所召

嘉生茂對也某即此蒙免無他卹惟屯膏未滂田畷瞿然方走羣望以禳以禱思不吝餘波旁濟隣壤也順始時訓益介多祥

彭州朱職方書

某頓首使牡之西本冀一望履約承微爽攝治徑走鈴下沆此悵恨不能平再得墨教猶不足紓瞻企之百分一但玩筆妙咀情瀾知哲人眷我之厚也郡小地僻非縻賢之所寬中慎疾進一札之眷召云

樞密張諫議書

某再拜比聆少愆攝衛謁告療治神明擁佑計日平愈
天輔仁人必且大副具瞻而光贊王室陽休山立信有
所基伏聞騰草屢出歸政上方倚注庸得遂懷幸抑沖
高下慰輿誦乃情區區

上樞參書

某惶恐再拜某外領州事荷全度多矣然常日不敢一
二道私懇誠以公府崇絕非冗吏可以通問訊之地心

系門關何有暫忘即日方夏熙安惟燕居宜適甘澤沾
潤和氣回翔蚩蚩之民不知君相之力但謳舞疆畝而
已伏望仰寬深慮卑情無任惓惓

興元府句郎中書

某徧覽所著有以見覃思優入之敏不任欽仰真為斯
文伐柯以取則也未得親見眉宇咨索秘蘊可勝恨哉
公餘夏自彊

謝兩地書

某惶恐某病力恩錄微勞特改官序匪服為災讓不克
免大鈞之賜未知所酬倘殘喘尚存冀盡節門下以報
萬分一有如皦日

張工部書

某頓首元常工部專使至隆教承敵帳近在析津持節
殊不至勞還走闕下百體宜適我懷欣欣可知也某久
病入新歲始安人言自蜀還者類若此況長年素羸之
人哉鬢髮一切如舊腰帶比平日移三眼才元具悉之

來喻丁寧敢不祇佩今則減藥止一進兩飯有味定可
支持矣府事繁冗似覺厭之有一麾之願茲亦善策人
生大幸安與樂耳自役役何時了哉吾輩皆日薄西山
粗得餘廩了婚娶可矣若又俛眉強笑以奉當路乃行
之醜云咫尺不得快談故縱筆及此矜矜亮亮順時自
愛

武六宅書

某頓首連得二書並論欲乘戎隙收取幽燕地刷中國

之耻有以見足下忠壯得於天資策畧素定非苟取一時名空言無實者也足下之長非老夫所逮幸甚幸甚僕服文翰職在上左右二十年具見國家措置今者大臣新執政務欲鎮靜四方又聖上至仁不欲傷一人一卒故歲棄百萬緡為四海屈禮於蠻夷安肯興十萬衆與契丹分天之功畧定漢家舊地哉僕雖欲建如足下議者不唯大臣指笑其說則又不當上心守邊之臣孤遠在外出一議論為大臣所笑又不合上意持必不用

之計以邀聽從故以我為狂為濶而罷耳願足下具為
匠計度時可行者言之今邊候紛紛未能明得要領更
候敵禍著明然後圖之乃善僕欲於中山聚五歲糧三
司以為不可令出輒改況行師於敵國蹈危事冀奇功
也哉幸悉之

與人論六書

某頓首辱書論篆意甚悉僕患世人不知六書矣書之
學出於聖人夫揚於王廷百官以治者書契也仲尼見

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文皆不同安得謂仲尼不知書邪子雲持三尺素未央庭中以集訓纂復作奇字子重為說文解字以佐孔氏伯喈自為三體勒五經於太學今之視揚許蔡若高山然未聞以善書為訾也足下自謂工篆而負知六書抑揚其意則可若曰恐世人指以為藝胡自信不厚耶工篆而不知意藝也待詔於翰林者是已工篆知意儒者學也揚許蔡常兼之矣足下胡不曉人之未曉反以人之不曉而自晦其曉邪后夔

為伶人伊尹為饕人足下必怪且噓胡明於此而未燭
於彼歟自唐室學廢諸儒搦管者雖題部點畫不復能
別逮今百年經偽史駁僕比不自拔與葉道卿建言於
朝欲以九經刊石用篆隸二體檢正偽駁其不與文合
者以救流蕩之失幸上開許俾之卒業足下又倡藝自
惑是欲助人之醉而恩僕醒也耶今人不知六書非不
好也蓋未有以告之云耳文王嗜昌歆習之者感額三
年臣能嘗之萬一使石經之成流布禹內數十年後感

額者皆張頤澤吻嗜為佳咏何藝之鄙乎願勿為疑審
能正羣經之文以垂碁琬僕方磨研執筆從足下游矣
忽忽答報不悉

上南陽王安撫密學簡

按宋史列傳
王珪字君玉

某頓首使者至奉答教亟啟疾讀儻焉不知談詒之去
體也君玉歷險不跲與齊汨相上下故能排世俗戚戚
引至和自舍于中如醇醪之濯纖垢非篤於學者曷逮
茲哉今者乃聞以直學士西領南陽未能光明厥道然

亦進用之漸不得不釋然雲生山澤為甘雨或澍丘壑
或潤畎畝人事亦然有王佐之才不得在王佐之列丘
壑是已願君玉安服寵名毋介介立功立事要之白首
乃定耳某卧病初愈尚苦未克平彊須新歲或可造朝
幸勿念辦嚴在何日便道或過審圖之

上安撫雜端簡

某惶恐比因手啟通問承御者近止常山宿昔當臨樊
邑百吏引領遲見風采雖檄旨丁寧不遣迎拜猶須出

郊屬鞬橐以望馬首用紆區區方次舍順愛不宣

景文集卷五十七

宋 宋祁 撰

皇從姪孫贈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諱仲伉生六齡卒於慶厯之二年
其年敢延祥僧舍右千牛衛大將軍宗諤潁川郡君馮
氏鍾愛悲悼乃啟上更贈左領軍衛將軍四年將軍之
從祖燕恭肅王葬河南永安縣詔鴻臚并護其柩以夏
四月癸卯克窆西原之塋嗚呼以潤王之曾孫信安郡

王之孫叢華累祥詒庇後嗣尚且屈者筭惟天閔天賦
於人蓋自有數哉爰命史臣款石於壙銘曰
蘭茁然風或敗之玉瑟然握乃碎之人固宜有惟將軍
之悲

景文集卷六十二

宋 宋祁 撰

故皇叔祭文

惟王帝子帝弟朕之從父厥有昭德以強本支爵隆地
親訖無纖悔庶倚磐石扞寧我家天不憊遺宗艾傾隕

我顧之痛無所寄懷今殯位在辰同姓畢會爰伸羞酌
敷究榮哀凜然之烈在幽無聞垂筴告猷梓宮啟道方
違碣邱永即泉窆睿聖軫慈官師結慘特陳芳醑用致
哀悰

故鄂王祭文

卜兆既安揆日云及方從窆窆永闕徽音用具葦苞以
榮哀禮筮吉叶從徂裝稱具左違京室右徯維原有感
爰慈載深鯁塞醑於出祖魂庶有知

王暉祭文三道

維慶歷四年歲次甲申正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皇帝
遣入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勾當內東門司張茂則
致祭于故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暉之靈曰
揆日既良祖載惟始方從恍柳言闕泉塗俾即私庭聿
陳嘉奠尚饗

壤隧既周龜筮茲叶體焉則降魂無不之永念窅宵特
榮芳醑尚饗

惟爾代家聯美公姓方休厥問進席茲榮不淑于身未
如興嘆殯階云具厚夕無辰特致祖羞用榮哀禮尚饗

補鄉貢進士劉傑充堂長詞

前日以堂長在學錄右主者言學錄錄一學事堂長為
諸生首位當在次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刺史是以曉有
司釐正今補君州學堂長其率諸生典學無忽

補監生牒詞

國家崇飾儒黌招徠國胄厥修典學俾趣大成屬當著

錄之辰茂謹程能之式備觀廣業咸序俊名噫申錫百
朋既善循於聖域賓興三物將大對於王庭盍各良圖
以副褒然之舉也

補鄉貢進士趙肅元充州學教授詞

士之入學至大成必因夙儒碩生引而納諸聖賢之域
以君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今肄業之彥褒然朋來君
當示以規模振開拂所蒙而先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
所樂也刺史慕焉今補君州學教授

定陵賦

泰山觸雲不足佐崇朝之澤
黃河繚帶不足階卜世之
辭

拖虹蜺之宛延植星檜而蒙密玉輒浮霞霜戈拂日

禮為政興賦

舉皆異數潛轉轂於萬機動必制心鎮傾軛於庶政
始掛輶於聖域終服箱於義路入防由是以丕顯農用
因茲而遐布

象實近取功惟大成何天秩之垂軌與王猷而抗衡

斲雕為樸賦

誼有更張既就圓而破矩教無遠復方息派以求深

仁器賦

振作風聲雅契天將之鐸抗為言辯宜符日出之卮

無絃琴賦

撫惟自樂言乃至子無言動協太和指遂忘于非指

仲尼五十學易賦

異百年而訓行道非幽贊鄙一經而皓首義止勤修

漢濱覽古詩序

予初筮之吉貳條漢上簿領多暇江山在目而先賢遺
事星羅棋置雖祀厯浸遠而神對若存昔有過高唐者
慕王豹之謳登九原者思隨武之德懷人感事古今一
也因為詩七章各有所命曰漢濱覽古云 王仲宣
諸葛武侯 龐德公 羊鉅平 杜征南 山季倫
習應鳳

附錄

按祁著述卷帙記載錯出舊聞軼事傳述滋多今撮舉三十餘條稍加考證以附於集

宋史本傳

祁修唐書十餘年

按唐書之成凡十有七年見曾公亮等進表諸

書多言祁與范鎮在局一十七年祁有讓轉左丞劄子叙次甚明見本集第三十三卷今觀本傳修唐書在改龍圖學士之後祁筆記亦云年過五十奉詔修唐書改龍圖學士在慶歷五年年五十在慶歷六年詔修當在慶歷三年似奉詔在前刊修遲至數年後故本傳與筆記俱止云十餘年耳

自守亮

州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

按王得臣塵史

景文亦自撰唐志與紀家藏其藁世莫得見

預修耜田記

按明道二年二月命宰相張士

遜撰皇太后謁太廟及躬耕藉田記檢討宋集韻按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耜田記

錄解題景祐集韻十

廣樂記

按即景祐廣樂記

又撰太樂圖

二卷

按當作太樂圖義祁有

文集百卷

按本傳祁徙判鹽鐵院曾

同修禮書今查文獻通考惟太常新禮四十卷始於景祐四年成於慶歷四年祁所修當即此書但編修官中不載祁名當俟參考

宋史藝文志

宋祁集一百五十卷

按卷數與本傳不符又濡削

二卷刀筆集二十卷

景文神道碑

范鎮撰

天聖初祁兄弟試禮部糊名籍奏

公第一兄元憲第三章獻曰弟不可先兄遂擢元憲

第一降公為第十人歷官性明果以嚴肅稱其言事
蹇蹇無所回避而於論兵若素習然其為文章乃天
資也所著唐書列傳一百五十卷行於世文集一百

五十卷藏於家

按文獻通考疑本此

卒年六十四

曾鞏隆平集

宋祁有文集一百卷廣樂記六十五卷

按本傳但云預修不著卷數諸書俱作八十一卷與此不符書始景祐元年成於三年祁雖與馮元等同修然皆以李照為主祁於寶元二年有議樂狀已備言其非見本集第三十四卷

祁非特文

章有見於世其守邊議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章疏

之達於上者尤切世務然不至大用時論惜之卒年

六十四

按續通鑑長編祁卒於嘉祐六年五月考歷代名臣奏議載祁在定州上便宜劄子云臣

年五十有六居真定不半年徙武定又禦戎論云皇祐四年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由皇祐四年壬辰至嘉祐六年辛丑計閱九年祁年實六十五矣諸言六十四當指行年而言王偁東都事畧所紀全與此同茲不復錄又考王珪所作宋庠神道碑序於是年徙相州自陳云臣年六十七是庠長祁二歲

唐庚集 宋尚書文集二百卷

按此疑除唐書以外予總舉生平著述而言

得九十九卷其餘在曾子開家

詳見序文

鄭樵通志 宋景文公集七十八卷出麾小集五卷奏

議一卷太樂圖義二卷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原注馮元

等撰崇文總目六十四卷原注王堯臣等撰按晁氏請

階邑進秩今本集第二十六集韻十卷原注丁筆錄度等撰

一卷

馬端臨文獻通考

以下書目凡與通志合者俱不復載

宋景文集一百

五十卷

按宋藝文志本通考

筆錄三卷

原注宋庠宋祁皆有筆錄三卷未知是一是二

按百川學海作筆記

文淵閣書目

宋景文筆錄一部

按書目內不載祁文集但焦氏志尚見不

應此時已佚
當屬脫簡

焦竑經籍志

宋祁集一百卷

按卷數與本傳隆平集東都事畧相符似當以

此為

三聖樂書一卷筆錄一卷

按通志通考及焦志俱載有難蹠集十卷

不著撰人姓氏或云宋祁未知所據姑附於此

北宋人小集

西州猥藁一卷

按祁有西州猥藁系題一首見本集第六十二

卷據云有詩百餘篇門人段釋之刻石置大智禪坊之亭皆守益州時作也今卷內雜錄祁平時之作其非原本可知卷首有閩人曹學佺題辭今並附錄於下

文獻通考景文集一百

五十卷內有出麾小集西州猥藁按公曾以知制誥

出守成都

按本傳祁由翰林學士出知許州復守亳州徙成德軍定武軍凡閱八年始守益州

時正修唐書詔許以藁自隨而公燃官燭以二婢侍

筆硯至今為成都佳話云公集已不傳百川學海所

刻之筆記亦僅百十之一余但於成都文類瀛奎律

髓文翰類選內採擇之亦思過半矣晁公武以景文

通小學故其詩文多奇字蘇子瞻謂其淵源皆有考

間或奇險難句然公晚年見少所作憎之必欲燒棄

今所輯公詩謂其學問淵源則有之而無奇險難解

者所得於磨礪之功居多也

按祁全集詩格俱極莊雅文中間有奇字然總

計亦屬無多要皆係經史諸子及騷選所曾經用之字不識舊人何故輒以是為病疑皆傳聞之過古

今詩話謂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與公詩皆

宗李義山時號西崑體楊文公集尚存秘閣晏同叔

竟自寥寥胡元瑞筆叢謂抄沒嚴分宜家有元獻集

為人所持去不可復尋石倉居士曹學佺

宋百家詩存

近人嘉善曹庭棟刊

宋祁有詩文集百卷原本失

傳是編祇存詩集四卷

以上各條皆著述卷帙

李燾續通鑑長編 天聖二年正月癸卯命御史中丞

劉筠等四人同知貢舉三月癸卯禮部上合格進士

姓名詔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編排等

第乙巳御崇政殿賜宋郊葉清臣

按西清詩話宋郊後改更名庠移書

葉道卿清臣目為同年葉戲答云清臣宋郊榜第六人及第編問小錄無宋庠者此次屬第二乃西清詩話有誤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

不中格者六人以常經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
丙午又賜諸科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

身郊與其弟祁俱以詞賦得名禮部奏祁名第三

按本

傳與諸書俱作祁第一

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而置祁

第十

嘉祐六年二月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入直

許一人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五月丁酉

按月日與神道

碑相

翰林院學士兼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知制誥

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

按本傳脫刑部二字

祁兄弟

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

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

按本傳尾語本此陳振孫刪去

蓋亦二字

晁公武讀書志

宋朝宋祁字子京與其兄郊同舉進

士奏名第一章獻以為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第一而

以祁為第十當是時兄弟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

宋累遷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擅名一時

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為之請諡

按景文得諡在英宗

治平三年

景文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子瞻常謂其淵源

皆有考奇險或難句世以為知言集有出麾小集西
州猥藁之類合併而為一

陳振孫書錄解題

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

至公輔所撰唐書列傳不稱良史景文筆記余於為
文似遜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
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

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未第時為

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

誥故景文為文謹嚴至修唐書其旨艱其思苦蓋亦

有所自歟

按史稱二宋兄弟相友愛然祁凡得要職皆以避親改罷庠執政祁豈能至二府矧

其卒又在庠先乎本傳叙載甚明入後忽撫及雌黃臆說遂令一傳顛末有疎顧應

新編姓氏遙華 修唐書上命宋祁王堯臣楊察張方

平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

按氏族言行類聚祁以下四人為修撰鎮以下

四人為編修

賈昌朝提舉丁度劉沆兼領歐陽修分撰紀

志

按氏族言行類彙昌朝罷相以丁度兼領度卒劉沆代之沆罷王堯臣代之堯臣卒曾公亮代之初堯臣以憂去方平察相繼出外祁遂獨秉筆久之又命歐陽修刊修分作紀志劉義叟撰天

文五行志梅堯臣撰方鎮百官表祁與范鎮在局修

書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並各十

年書成

按進書在嘉祐五年六月有曾公亮表及祁

謝恩表狀可據宋史仁宗本紀作七月歐陽

修進者誤且提舉編修係祁進工部尚書翰林承旨

曾公亮不當止稱歐陽修

祁文章名世守邊有古名將風三八玉堂前後十八

年嘗路經繁臺逢內家車馬簾內呼小宋祁作鷓鴣

天詞曰畫轂雕輪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
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為籠車如流
水馬如龍劉郎尚恨蓬山遠況隔蓬山一萬重此曲
流聞仁宗問第幾車何人呼小宋有一自首上賜宴
翰林上從容問此詞祁惶懼上曰今蓬山不遠詔出
宮人賜之按此詞襲李商隱無題詩作筆墨游戲殊
傷輕薄有何佳處而致流聞並達宸聰恐

出小說
宋附會

元一統志

宋庠父玘

按庠及祁兩神道碑亦皆作
玘今本宋史庠傳謄作杞

為

應山令僑寓安陸城中錦標坊即其居也兄弟俱以文學顯夏英公竦守安陸日有書表史鄭生者鄰二宋情跡甚稔凡郡守所欲牋狀多二公為之英公怪而問曰若將學而自為此耶對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英公他日見之得其所著大嗟賞因命賦落花莒公一聯曰漢臯珮冷臨江濕金屋樓危到地香景文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按詩共二首見本英公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異集第十一卷

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
言宋庠母鍾氏夢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既覺猶覺
暖已而公生後又夢前人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子
京故小名選哥二公文學冠世天下謂之二宋按名
臣遺事宋庠兄弟為兒時因大水漲其居有穴蟻汎
水面二公編橋為戲濟之有僧見二公曰公有救萬
人命陰功神彩殊異小者魁天下大者亦居首選或
問之曰一歲安有二魁之理後宋祁為狀元郊甲科

第十其時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移郊狀元祁居

第十故有大宋小宋之號果符僧之言

按本傳及神道碑皆云初

祁第一郊第三此云祁第一郊第十恐誤

趙德麟侯鯖錄

宋莒公兄弟作落花詩為時膾炙

趙彥衛雲麓漫抄

景文修唐書藁用表紙朱界貼界

以墨筆書舊文傍以朱筆改之嘗見所修韓退之傳

藁末云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塗之改云景星鳳皇

復塗之仍書泰山北斗字

王明清揮麈錄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

易賦

按賦全首已缺惟存摘句
一聯見本集第六十二卷

次日試周成漢昭孰

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答以兩可之說既
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傑謀為優於成
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懌是年景文首
薦令狐被斥故景文謝啓有曰言雖執於盈庭文不
同而如面蓋謂是也

龔鼎臣東原錄 宋子京明道初召試學士院琬圭賦

其辭有曰爾功既昭則增主之重彼績不建則貽玉

之差是以上靡虛授下無妄求又曰爾公爾侯宜念

吾王之厚報

按賦全首見本集第三卷

時翰林盛公度奏御日極

褒稱之曰此文有作用有勸戒雖名為賦實若詔誥

詞也即授直史館頃之仁宗御製上皇太后恭謝太

廟詩而子京次韻在諸公之右其詞曰柔極深慈冠

古先謝成宗祐奉齋牲欲知太如徽音盛親見周王

作雅年

按此詩載本集第十八卷

仁宗嘉之賜緡三百匹

歐陽修六一詩話 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

最擅場其句云色映堦雲爛聲迎羽月遲尤為京師

傳誦當時目公為宋采侯

按宋朝類苑鄭公序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為擅場胥

公謂非二宋不能韻複名字為改一作聲奏下果宋庠也

宋朝類苑 韓魏公知定州因作閤古堂自為記刻於

石後人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

十闕其一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閤古堂畫圖真宰相

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按本集卷七內有閤古堂五律一首當即十闕

之一

周源石林詩話 景文公子京不甚為韓魏公所知故

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

按續通鑑長編祁至嘉祐五年拜翰林承旨已

三入翰林矣嘉祐共八年此時亦非末也

始再入為翰林學士偶朝會子

京因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邵伯溫聞見錄 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

有六學士一日張貴妃詞頭下

按溫成冊封貴妃宋史仁宗本紀在慶厯

八年十二月丁卯后妃傳謂皇祐初者誤議行告庭之禮子京遽以制上

妃怒抵於地曰何學士敢輕人按本集第二十一卷有封婉容張貴妃制

子京出知安州按祁本安州安陸人安州疑屬定州之訛但據本傳係出知許州去徙定

州時尚遠以長短句詠燕子有因為銜泥浣錦衣垂下珠

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皇帝覽之一歎尋召

還玉堂署

子京罷守成都故事當為執政按此語亦未盡然未至宰相

於兩地見次盡以他人充之按祁知鄭州在嘉祐四年四月據仁宗本紀自

嘉祐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
宋庠為樞密後兩省未曾易人
子京聞報悵然有梁

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之句

按祁詩全首見本集第十

一卷又東軒筆錄亦載
此聯出句俱與本集異
言者又論蜀人不安其奢侈

按本傳論祁奢侈者吳及論祁游譙者包拯然批韓琦所作張詠神道碑有蜀之風尚侈好遊樂公從其俗云云則守益之
多游譙非自祁始
遂止為鄭州望國門不得入久之

再為翰林承旨未幾不幸訃至成都士民哭於其祠

者數千人謂不安其奢侈者誣矣

按此知祁之受誣前人有辨之者

宰相韓魏公言者包孝肅也

按是時庠方執政祁自無並入二府之理韓包

兩公未可輕議其禍又按本集第二十六卷鄭州謝到任表有誼不處嫌理容上訴果沐中旨許收誤恩云云是祁除三司早以避然子京先有碧雲漫有三親陳讓不待包拯奏止矣年信明月長為兩地愁之句竟不至兩地悲憤而沒世以為識云

聞見後錄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饒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為宋子京以為不然故子京詩云廳館輕霜拂曙袍糗糒餐花飲鬪分曹劉郎不敢題饒字虛負詩家一世豪糗餌粉餐饒類也出周禮詩豪樂天目

夢得云

按詩林入本集補遺上卷與野客叢談所載小異

優古堂詩話

雲齋廣錄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祁

守蜀日作詩三百名曰猥藁

按祁系題止云詩百餘篇

有句云碧

雲漫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後卒不入兩府人

以為詩識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別詩會此

一筵笑分為兩地愁雲齋之論不知所自也

吳曾能改齋漫錄 三泉龍洞以山為門深數十步復

見天日及山水之秀蓋自然而成非人力也宋景文

公賦詩云云

按詩係五言長律見本集第十六卷內

西清詩話 二宋俱為晏元獻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

為文必手抄寄公求雕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公

兄赴鎮圃田

按宋庠神道碑庠於嘉祐三年封莒國公五年判鄭州祁神道碑亦云嘉祐五

年秋自鄭州移疾還京即庠罷政揀仁宗本紀在十一月祁詩有云樹暖才融臘外煙似作於次年之初

春

同游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乙波閒瑞

鵠飛語意驚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

閒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閒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

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閒且見雖有船不御

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肫至蓋如

此也

按歐陽修集晏殊神道碑殊卒於至和二年正月

至公此書附會顯然祁全詩從文翰類選林入本集補遺上卷

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

按宋史晏殊傳殊罷叅知守亳州在明道二年四月罷平

章知穎州在慶歷四年九月漁隱叢話以守亳時詩為指子京而言真不根之論

每歎士風

雕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其母禁之至

苦不勝鬱悵方春物喧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

長慟而卒元獻云士大夫受人盼睐隨燥濕變渝如

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為序其事以詩弔之蘇哥風

味逼天真恐是文君以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

攜酒哭青春

按昔溪漁隱叢話元獻弔劉蘇哥詩蓋指子京而言今觀本集殊守安州時祁

為代作謝上表有孤立少助依違取容獨木不林衆怨成府云云則殊詩所指當即衆怨中人斷非為祁耳

魏泰東軒筆錄

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游宴

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刊修

按本傳祁

自守亳州即以葉自隨矣

每宴罷盥漱開寢門垂簾燃二燭媵婢

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

如神仙焉

按祁書旨艱詞苦恐非媵婢夾侍時所可為或但以為二婢侍筆硯尚稍近理尚書

一作太守

多內寵後庭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

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于京視之

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

按此亦形容過當之

詞男女非可同服忍冷而歸則愚甚矣祁年踰六十尚至是耶

李心傳舊聞證誤

曾布云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

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
近遷居之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
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制詞頗極詆斥至有殖私規
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宿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

嘆

按續資治通鑑全引此條又見東軒筆錄

按殖私規利章疏中語也

按

罷相由孫甫蔡襄之功據云殊嘗被詔誌宸妃墓不言生聖躬又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語見宋史晏殊傳及東都事畧今本集第二十一卷載祁制詞全首有廣營產而殖私多役兵以規利致乃公論達於予聞云云是祁純槩章疏中語並無增飾詆斥駭嘆之觀者殆未見孫蔡原奏耳

元獻實以九月十二日罷去中秋遠矣蘇子由謂景

文救解曾子宣謂景文詆斥二者皆誤

按宋史仁宗本紀殊罷相

在慶歷四年九月庚午與此相符曾布魏泰華尚均屬臆說乃李燾續通鑑既繫殊罷相於九月復綴中秋啓宴一條於下何也子由語並錄於後

蘇轍龍川別志

晏殊作相八大王疾草

按八大王即荆王元儼也

祁有奉勅撰墓誌銘見本集第五十七卷

上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

知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識胡為用

之上歸問識得成敗之語并記章懿誌文事欲重點

之宋祁為學士當草麻詞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

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他罪之殊免深

譴祁力也

李燾續通鑑長編原注按元儼以此年正月十二日乙亥薨殊以九月十二日庚午

罷自春初至秋末凡半載有餘乃罷殊相此蓋妄云然諸書亦多有是說今並不取按李燾長編不取蘇轍之說而續通鑑尚存曾布之語且蘇說誤處亦不止此見上證誤

程正敏遜齋閒覽

宋子京往見張子野曰欲見雲破

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

意開尚書乎

按本集第五十四卷祁有與張先書稱子野同年是張宋舊識不自作郎中尚

書日始也祁詞採入補遺上卷惟考祁舉進士在天
聖二年先舉進士在天聖八年不知何以有同年之
稱

景文筆記

吾少而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

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斗米養親紹家閥爾年

二十五而以文投宰相夏公

按夏竦守安州當即此時乃真宗天禧五年也

公奇之以為必取甲科吾亦不自知果與否天聖甲

子

按是年祁二十四卷熙文內見本集第二十四卷

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

士劉公

按續通鑑長編即劉筠

嘆所試詞賦大稱之朝以為諸

生冠吾始重自濟屬方於學模寫有名士文章諸儒
頗稱以為是年過五十被詔修唐書精思十餘年盡
見前世論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之心又求之古
人始得其崖畧因取視五十以前自所為文赧然汗
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魄芻狗矣夫文
章必有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
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云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云惟陳言之務

去此乃論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代奮
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
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後成云

按祁此條備述
文章甘苦可作

自序一則
特為摘錄

以上各條皆舊聞軼事

安陽集卷七

水嬉

巧匠矜能作水嬉偶形千狀擬真為機關自謂無知者
手足其如有見時釣叟投竿魚自出舞姬揮

關

范文正集

別集類二 北宋

范文正集序

慶厯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厯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

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彛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藁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

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
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
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
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
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
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
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

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
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
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
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
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
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
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
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

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
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
新知杭州軍州事蘇軾叙

祠部集卷九

宋 强至 撰

湯七秀才見和前作

占此青春未是遲
天工造化豈能遺
既教喉舌清能
轉何事飛翔始得時
庭檻暫須隨乳燕
禁林終穩擇
高枝
回看尚未遷喬者
羽翮摧殘更嘆衰

祠部集卷九

宋 强至 撰

辛亥九日晚登勝山樓

樓倚秋風引興長
龍山吹帽憶前良
簾虛霜氣清逾逼

葉脫天形遠更詳巧送四筵雙舞袖坐收萬景一詩囊
登高且醉銅臺酒黃閣多年望衮章

蘇魏公文集卷十三

和晨發柳河館想長源郵舍

君逢嘉景思如泉欲和慙無筆似椽山谷水多流乳石

旃裘人鮮佩純綿服章幾類南冠繫星土難分列宿躔

知是土風沿習久邊庭自有一山川

邊地多掠然則之人雜居番界皆削

頂垂髮以從其俗惟巾衫稍異以別番漢耳

契丹帳

鹿兒館中見契丹車帳全家宿泊坡坂

馬牛到處即為家一卓穹廬數乘車千里山川無土著

四時畋獵是生涯
酪漿醢肉誇希品
貂錦羊裘擅物華
生齒益繁人自足
天教安逸在幽遐

廣平宴會

禮意極厚雖名用漢儀其實多參他法

他邦宮室本穹廬
暫對皇華闕廣除
編曲垣牆都草創
張旃帷幄類鶉居
朝儀強效鴈行列
享禮猶存體薦餘
玉帛係心真上策
方知三表術非疎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九

為河南郡陳太夫人服藥設醮

伏以羣生稟賦莫非造化之陶蒸萬事推遷蓋有災祥
之倚伏惟大道默垂于救度故高真顯述于禳祈伏念
臣生質至愚福基甚薄過冒塵于祿仕致時邁于述遠
近屬偏親偶嬰沉疾上池良術未臻瞑眩之功大洞仙
科敢發依投之願丹誠纔起善應俄彰米誥勿藥之和
遂獲調甘之適因涓吉旦載潔公庭案藥簡之異儀叩
玉清之旄馭仰祈至鑒大布鴻恩息疢癘于四時集禧
福于百順慈親上壽倍延仙籍之期人子畢生永協養

堂之慶舉族均蒙于保佑所居咸遂于康休上酬陰陽
之隆誓守勤行之志

華陽集卷二

仁宗皇帝輓詞五首

忽覺宮車晚乘雲御帝鄉空餘羣玉殿不奏萬年觴白
髮孤臣淚黃塵九陌荒返虞歌未斷陵柏已蒼蒼
西葬青蒿道千秋豈復晨皇圖先與子廟號獨稱仁二
帝衣裳舊三王禮樂新茂陵書奏晚不及議東巡
七月櫬宮曉愁看動素旂乾坤清淚滿車駕昔遊非落
月低黃繖流塵上玉衣蒼梧何日返耘鳥傍陵飛

平昔傳清蹕金輿下紫宸忽從滄海宴遂隔屬車塵
落橋山夜衣留漢廟春東廂朝聖子絕慟見羣臣
憶昨頒遺詔猶聞玉几香鼎湖龍已去海水雁空翔
北辰星辰暗三山日月長宸遊在何處尚想赭袍光

英宗皇帝輓詞五首

上主提皇器真人獻赤符夜書勞玉几夕駕從金鳧
浴自三陵咽蒿猶萬歲呼誰言虞帝壽終不返蒼梧
一夜催仙仗悲聲到九宸玉階猶報曉金殿不知春
碧

海無來使青宮有舊臣
華封曾未幸應誤祝堯人

欲問俞跗術秦亡世少傳
玉書纔命子金鼎已成仙華

渚星猶爛昭陵柏未圓
空餘罪已詔不似禹湯年

五載臨朝淺羣生受福多
徽名方鏤玉顧命忽陳戈風

露翻金鐸塵埃滿畫翬從茲
天慶節萬壽復誰歌

憶昔承君召春風候禁門
曾陪藥珠殿獨賜紫花墩臣去

年二月十五日蒙召對藥珠殿
特賜紫花墩令坐踰數刻乃罷
遼水千年隔鈞天一夢

存龍髯攀不得無路可酬恩

清獻集

別集類二 北宋

清獻集序

三衢靈輿有爛柯紫微九龍諸勝天披神剎奇特萬狀
有浮石砥澗穀波東沛蕩漾乾坤流而不息粹凝哲獻
若聖胄僑寓固足為山川之光挺生其間如趙清公史
氏稱其凡所謂必質諸天存誠之學密矣歲嘉靖己未
予承乏來守暇則取公之文集閱焉誦其詩冲淡如陶
而兼李之豪邁不煩刻削自成機軸讀其奏疏有鄭公

之剴切而兼宣公之識浩乎其氣而不可屈撓論其人
歷仕三朝無適不宜韓公謂其為世人標表槩可見矣
或謂公友濂溪而後聞道要之公之粹稟夙成而慎獨
實躋人不可及閤是集者能自得之惜字畫脫落幾不
可讀因謀諸二刺薛君文臺監郡張君雲田節推任君
鍾山屬西安邑庠訓導汪旦釐正續梓焉嗚呼天地之
道一誠也川流山峙天地之至文也公之詩律奏疏皆
誠之所發可以翼聖而垂訓亦人文之至也海內傳誦

久矣梓之者豈特存衡之文獻哉

嘉靖壬戌歲季冬賜進士第中憲大夫衡州府知府宜
興安吾楊準書

公是集原序

公是先生總集七十五卷敘文字為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十五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集內二十卷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齊文覆謚皆歸之外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大凡若干篇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為已用超倫類而獨

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壞偉奇并放肆自
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慎墨屈原
之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
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攷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偽
雖至於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于
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
得其道真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于前人者在是矣傳
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

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夭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褻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於此不善於彼由其氣窳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哉言可知也先生為常存也是有志聖人者訊其通貫穿諸子者觀其辯濟用當世者尚其辭莫不有為師之道焉合而觀之若韶濩武象之天覆地載也離而

聽之若琴瑟磬管之迭奏靜深要妙歸于平心氣感神
明而已乎先生論春秋易象七經說弟子記不載集中
具別錄云第敘序

彭城集卷三十一

與張待制啟

近審剖符分陝揭節經塗羈弩前軀預郊迎而自幸樵
蘇不爨慙地主之無堪何大賢泛愛之隆存久要不忘
之眷位貌無隔譙談若初欽緒言之有餘惜曜靈之俄
景前旌既抗清塵遂遙寤寐音徽勞企杏腑恭惟和布
善化翕受純禧矧以某官智度淵冲懿文珍晬自一時
之領袖為本朝之羽儀孟嘗有言必將出相李固感德

是復為公方且試蕭芝于治民廣召南之聽訟乃睠攸
重奮庸非賒敢冀上為宗祧精調寢餼

謝運使某太丞啟

伏審膺方底之詔書登奉常之峻秩陟明懋賞所以敦
勸于有勞增秩即留蓋使久成于美俗側承休命良激
懦衷恭以某官稟氣粹真毓材長茂聲隆隆而浮實刃
恢恢乎有餘百城畏懷師保立則九賦所入歲時罔虛
果疇異庸驟躋清貫益以示奮飛之漸亦將為拜進之

先某方守屬城阻修謁賀區區之至一一奚同

回單州蘇駕部啟

叨膺詔除領持漕事無將明之遠畧有壅蔽之陋心何以宣布上仁商度利術視事伊始撫已惕然某官交分素隆朋情深篤何以見教方有賴于高明反同衆人但曲貽于竿牘愧佩之至啟處不遑匪遠披承併當款叙

丹淵集

別集類二 北宋

丹淵集年譜

宋 家誠之輯

天禧二年戊午

先生生按先生墓誌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
陳州享年六十二推而上之實生於是年

天聖八年庚午

先生年十三按先生墓誌考都官公嘗誨之曰吾世

為德汝其克家乎將高吾門於吾廬之東偏以待汝
宜勉之公時年十三俛而對曰謹奉教卽是年也

慶厯四年甲申

是歲按實錄文潞公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七年擢
諫議大夫入政府按先生墓誌潞公守成都舉公所
贊文字以示府學學者一時稱慕之必在是年或五
年六年之間也

皇祐元年己丑

是歲先生登進士第按登科記皇祐元年三月策進士馮京以下四百九十八人先生第五蓋軫象天地賦日昊不暇食詩天聽君人之言論考先生墓誌亦同

二年庚寅

是歲先生赴昂州軍事判官按先生親筆疎篁怪木碑云王成鐸力臣文同與可張鎬子京樂褒聖舉皇祐二年六月六日來此命同畫

四年壬辰

是歲先生在邛州攝蒲江縣有移縣學諸生文皇祐
四年二月七日司戶叅軍權縣事仇偁立石縣東三
十里有忠孝寺柱間有紀行云郡從事文同鄰江李
與太學周之翰進上文象皇祐四年壬辰上巳前一
日同遊縣學文作於二月忠孝寺紀行作於三月意
仇偁者繼先生攝縣在後方立石耳又按先生留題
鶴鳴化壁詩刻後云壬辰歲仲冬月書則先生自蒲

江又攝大邑也

五年癸巳

是歲先生在邛州按先生親筆墨林碑云余皇祐癸巳從事此州因閑為此後為好事者所護其迹如新嘉祐辛丑來倅郡治平乙巳復權守事一紀之中凡三覽此舊墨令人眷眷又題云余皇祐癸巳從事此州因閑作此二壁嘉祐辛丑自秘閣復貳郡政已為好事者欄護其蹟如新治平乙巳復權守印再覽舊

墨裴回其下計此歲已十三秋矣又按先生留題鶴
鳴化上清宮詩後癸巳歲季春月題又有重序靜林
寺僧惟已九準集後云皇祐癸巳下元夜杳杳堂書
堂必在大邑縣治今不復存矣然先生有賞豐亭詩
刻在今郡圃豐榭乃皇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守
竇平立石不知詩作於何時立石在是年也

至和元年甲午

是歲先生邛州代還再調靜難幕官當在京師

二年乙未

是歲冬末先生赴靜難軍節度判官按先生作甜都
運傳諫議啟首云蒙恩授前件官已於去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赴上訖又云向官西鄰幸逃過尤此官南
幽誓見名節此必作次年之春則知赴官於此年之
冬末也

嘉祐元年丙申

是歲先生在邠州按先生作靜難軍靈峯寺新闢記

云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紫微山靈峯寺者凡出必
造焉五月初一日記又作

南幽大旱土人走寧之要冊池取水禱雨不應余
為作問神詞使歌之

二年丁酉

是歲先生在邠州按公作捕魚圖記後云嘉祐丁酉
二月十日新平官舍記又作捕捕格序後云嘉祐二
年丁酉仲冬月十有三日新平官舍序按九域志邠

州新平郡靜難軍節度使

三年戊戌

是歲先生在邠州有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云
往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幽復得預總之職事反
覆參視無有奇缺以先生墓誌考之秩滿改太常丞
赴官靜難在至和二年之末秩當滿於是年次年則
召試矣序蓋作於此時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召試館職判尚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
按先生墓誌云爾又按先生謝館職啟云更佐兩郡
行周十年近緣公章入改朝序先生於皇祐二年赴
邛州判官至和二年赴靜難判官至是蓋十年矣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作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其
畧云予典校中秘書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
肅予坐堂上以字請其後云嘉祐五年庚子元日謹

序又作種柳詩序其畧曰楊君灝巨川為令種柳千
根表絡諸道作三詩紀其事和者連章以至大軸攜
入都下示余屬以序後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
序然先生墓誌云以親老請通判邛州先生又作榮
州楊處士墓誌云嘉祐五年二月葬以書狀拜道士
李有慶來詣山居意先生是年歸鄉矣

六年辛丑

是歲先生倅邛州按墨林碑先生曾於嘉祐辛丑

來倅郡又作嘉州平羌縣夫子廟記云道士李有慶
過邛訪余五月廿日記又作成都楞嚴院畫六祖記
後云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臨邛郡嘉祐六
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州亭書東園即今倅廳
之園也郡園在西故以東別之同日又作鳳凰山新
禪院記鳳凰屬邛之大邑縣思安鎮然按先生墓誌
云通判邛州至未幾丁都官公憂則知先生是年必
以憂去先生後通判漢州謝成都端明啟云向嘗遂

外官之請尋用持先子之憂一居家山四改歲序蓋自是至治平二年公赴漢州四年矣

七年壬寅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按先生家集有作邛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後云壬寅六月十日記必在家時作也今碑已不復存不可考矣

八年癸卯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按先生作梓州處士張希澤墓

誌云治平改元正月以疾終於家希澤初復疾余持
服里居考希澤得疾之初必是年也又按先生作費
先生詩集序亦稱嘉祐癸卯東平先生以詩為示

治平元年甲辰

是歲先生在鄉按先生作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云上即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既成其令佐有
請於邑人文同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記又作東橋記
後曰同者字與可縣人又作終江縣樂閑堂記後云

治平元年五月日記又按先生墓誌服除歸館又以
母云請通判漢州蓋在是年

二年乙巳

是歲先生赴通判漢州又攝守邛州按漢倅題名記
治平二年二月五日到任又按墨林碑先生親筆云
治平乙巳復攝守事蓋以漢倅來攝臨邛也又作中
江縣新規記云治平二年春河內廖君子孟為之令
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請余求文意此記作於未起

漢倅之時以邛州太守題名記考之嘉祐八年十二月七日張赴以虞部郎中到任治平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劉介亦以虞部郎中到任張必未滿秩而去先生必攝守於張之後劉之前也又按先生權邛州謝成都府尹啓云為治中之官殊恐不職行太守之事固非其宜然而一紀之中三來於此自為從事攝守者十二年矣然先生作羅屯田墓誌首云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公登詣同於成都回車館

手授其先人行狀則先生八月解臨邛歸廣漢道出
成都作此誌銘無疑矣

三年丙午

是歲先生在漢州六月如普州按先生作成都府運
叛霍侯然思堂記云既落之侯謂廣漢都尉文同曰
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予予其謂何同曰詔治
平三年二月十五日記又作宋仁壽太君李氏埋銘
云宋治平三年丙午春太常博士宋瑋與其弟瑄葬

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縣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校理文同謹歲月之實納諸壙中又按先生作綿州李處士墓誌云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家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岳道先生門下入拜於南堂先生與語恐不能久留於世別未百日而秘書丞君遣使以狀來曰先人臨終攬誼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普州至吾墓則知先生是年六月赴普州矣

四年丁未

是歲先生在普州按先生作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
宇記云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
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已來遊學射山四年初五日記
此記疑作於普州又有普州三亭詩曰均逸曰東溪
曰碧崖然按先生墓誌云賜五品服知普州丁仁壽
憂服除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則是年必以憂去官矣
熙寧元年戊申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

二年己酉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按先生題黃氏易圖後云熙寧
己酉孟冬望日墨君堂書又有夏日閑書墨君堂壁
詩云先人有與盧浩水之東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
息焉則墨君堂在先生所居明矣十月十五日又作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十一月十五日又作彭州永
昌縣治己堂記

三年庚戌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墓誌云熙寧三年加太常禮
院兼編修太宗正司條貫又作送朱郎中詩序首云
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華清
道館朱原叔引名見訪又作利州羊模谷仙洞記云
熙寧庚戌春予還朝時利州通判寇諲為予言故為
記後九月二十三日

四年辛亥

是歲先生歸鄉赴陵州謝表云臣已於三月五日起
任訖又作榆陰詩自序云熙寧辛亥歲春予自京師
赴陵州因過家省墳墓作此又有辛亥孟秋虹下飲
古井詩

五年壬子

是歲先生在陵州按先生作送朱康叔郎中詩序有
云是年同守陵州康叔之子維縣尉贈之遣使致書
後云壬子中元平雲閣序閣必陵之州治也又作仁

宗皇帝飛白書序其略曰太子賓客掌公禹錫時預
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也熙寧五年十月其縣文紀
為陵州貴平縣令願將刊鏤見求短引以著其下初
八日謹序又謝知府吳龍圖薦章乞召還書殿以備
諮訪啟云自從登科以至遊宦二紀於此一節不回
先生以皇祐元年登科知此二十四年故必作於陵
州又以先生集考之先生後知興元奏乞差洋州狀
云蒙恩除臣陵州得一年十箇月因改州為監復蒙

就差知興元府則先生於是年冬罷去矣又按先生
作張思孺挽詞云昔在天彭郡僑居過一冬感君常
見訪無日不相從意先生罷陵州寓居彭州四年方
赴漢中也孟冬猶作絳竹記

六年癸丑

是歲先生自天彭赴漢中按先生作提刑張公射中
金錢詩序云公尹作詩天尹以下咸屬和焉馳寄於
同詩序其略熙寧六年正月甲子謹序又作送趙大

資再任成都府詩序云嘗欲有所論議以紀公之休
懿會赴官興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
為之序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又作彭州胡氏三遇
異人記云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
無演在焉又作彭州張民畫記云予寓彭累月居甚
閑暇後書熙寧六年中秋日謹記以是考之先生必
於是年之春至成都辭臺府後回天彭乃赴興元也
又作送敏行無演序云無演自成都來為余設減緣

之梯引除妄之綆一日忽語余以西還之期書此贈
別熙寧六年癸丑季冬甲申書此必無演訪先生於
興元耳

七年甲寅

是歲先生在興元按先生作拈古頌序後云熙寧七
年甲寅五月戊子謹序雖不言作序之所度前年已
赴興元後年上元作送張嘉州序於甚美堂此年必
在任爾又按先生奏乞差洋州狀云蒙恩除臣知陵

州一年十箇月因揚州為監復蒙就差知興元府今
到任已及一年五箇月替期非遠切慮蒞官代臣赴
闕乞再差知洋州一次奏當作於此時

八年乙卯

是歲先生在興元按先生作送張益漣學士知嘉州
序後有云朝中士大夫以詩餞之視事之明日即走
書興元求余為序熙寧八年上元甚美堂書堂必興
元之府治也又作靈夢記云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

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
盧洪徽之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之全飾也後云熙
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又按先生將
赴洋州書東谷舊隱詩其間云昨從漢中歸於此度
炎煥還當武康去就養若雞鶩又作夏日墨君堂詩
云先人有樊廬涪水之東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息
焉是時五六月赤日烘遙天又云行將佩守符復爾
超洋川又種榆詩序云熙寧辛亥春予自京師赴陵

州過家省墳墓見所居長衢比戶競取榆栽列植官
道後移興元滿替復歸待洋州闕始四年爾而榆已
高大繁茂深密可愛予正得此過一夏蒙庇厚矣詩
蓋作於是年之夏意公歸鄉度夏方赴洋州耳

九年丙辰

是歲先生在洋州按先生題魯肅簡公尺牘後云熙
寧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居瀛泉亭記

十年丁巳

是歲先生在洋州按公墓誌洋州代還判登文鼓院
蓋先生赴洋州於八年秋冬之間至是秋滿還京師
考之實錄不見除判鼓院之月日而墓誌止言數月
乙卯疑是年冬赴京師鼓院之命或在元豐元年之
春也

元豐元年戊午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墓誌判登聞鼓院數月乙卯
東南除知湖州又案神宗實錄元豐元年冬十月壬

寅朔戊午以判登聞鼓院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文
同知湖州蓋十月十七日也又按先生寄題湖州沈
秀才天隱樓詩云自念久不偶歸老東南州地名水
精宮家有天隱樓詩蓋作於此時又有湖州提轉先
狀云已謀便道之行即此提封之下此亦必作於是
年之冬

二年己未

是歲先生卒按先生墓誌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以疾卒於陳州之賓館蓋先生自京師赴湖州至陳而卒也

丹淵集拾遺卷上

贈蘭溪先生

黃森字君
嶠依政人

南陌黃夫子平生氣凜然吟詩舊有癖寫字近方顛可
惜空山老須為後世傳蘭溪修袂否願續永和年

丹淵集附錄

小簡

司馬光

某再啓特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襟韻游處之狀高遠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某再拜

小簡

趙抃

某別啓向以蕪言况聞承未鄙誚過有稱肯副之佳頌為况讀復數四益用感惻其理明語快到古作者第歎服而已何日珍集下懷瞻詠不宣某祇拜

送與可通判邛州詩

范鎮

半刺為官美臨邛自古名何言緹軾寵更侍版輿行仙
籍新年貴賓僚舊日榮壺漿故父老應在半途迎

送知湖州

浙西古名城號稱水晶宮使君老手筆文字窺化工江
山久有待瑩潔如磨礪堂階走清渠珮玉鳴丁東臺觀
面衆巖擁抱開屏風遙知到未幾都下傳詩筒西南四
麾守一一獄戶空今行定論最歸來掖垣中

送與可通判邛州

王安石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
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巾選為郎
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
時平無論檄不訪誓羅祥問君行何為關隴正繁霜
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為親榮區區夸一鄉

送出守陵州

蘇軾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況我友似君者
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莊周

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
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解我愁
和與可洋州園池三十首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晚無數
識君拄杖過橋聲

橫橋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霜錦段

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書帶草
使君疑是鄭康成

冰池

不嫌冰雪遶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洗硯處
碧琉璃下黑蛟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
歲寒惟有竹相娛
粗才杜牧真堪笑
喚作軍中十萬夫

荻浦

雨折霜乾不耐秋
白花黃葉使人愁
月明小艇湖邊宿
便是江南鷓鴣洲

蓼嶼

秋歸南浦蟪蛄鳴
霜落橫湖沙水清
臥雨幽花無限思
抱叢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
出本無心歸亦好白雲還似望雲人

天漢臺

漾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
此臺試向天文覓閣道中間第幾星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
只取昨夜十分滿

漸覺冰輪出海遲

二樂榭

此間真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訶妄見

坐令魯叟作瞿曇

來詩云二見因妄生

瀟泉亭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答雲烟勸君多抹長腰米
消破亭中萬斛泉

吏隱亭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閒
昨夜清風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籜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
要看凜凜霜前意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慇懃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
彈指未終千偈了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
滿身瓔珞綴明璣
晚香消歇無尋處
花已飄零露已晞

函虛亭

水軒花榭兩爭妍
秋月春風各自偏
惟有此亭無一物
坐觀萬景得天全

溪光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
却隨初日動簷楹
溪光自古無人畫

憑仗新詩與寫成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
四柱亭前野竹微
忽悟過溪還一笑
水禽驚落翠毛衣

披錦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
燕舞鶯啼春日長
誰道使君貧且老
繡屏錦帳咽笙簧

楔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應不要
畫船來往勝於人

菡萏亭

日日移床趁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為化作龜千歲
巢向田田亂葉中

茶蘼洞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茶蘼發暗香來分無素手替羅髻
且折霜蕤浸玉醅

貧富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
斤斧何曾赦籜龍
料得清貧饒太守
渭濱千畝在胸中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
蘆筍生時柳絮飛
還有江南風物否
桃花流水鱖魚肥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犁鉏
剛厭青山遶故居
老覺華堂無意味

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庵

寄與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
寫真雖是文夫子我亦真堂作記人

金橙徑

金橙縱復野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
須是松江煙雨裏小船燒薤擣香齏

南園

不種夭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
春畦雨過羅紉膩
夏壠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
北園草木憑君問
許我他年作主無

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
掃取寒梢萬
尺長次韻答之

為愛鵝溪白蠟光掃殘雞距紫毫鉞
世間亦有千尋竹

月落庭空影許長

林子中以詩寄與可及餘

與可既沒
追和其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欲其少須臾奪去惟恐後云
誰尸此職無乃亦假守賦才有巨細無異斛與斗胡不
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妍醜坐令雞
栖車長載朱伯厚平生無一旅既死咤萬口自聞與可
亡胸臆生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
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後事待諸友伶俜嵒紹孤老

病孟光偶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帚君詩與楚詞識者
當有取但如愛墨竹此難吾已久故人多厚祿能復哀
君否不見林與蘇饑寒自奔走

書與可墨竹

并序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
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唯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既沒七年覩其遺迹而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為新空遺運斤質却弔斷絃人

題與可墨竹

并序

故人文與可為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
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
既沒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時
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知音
古難合奄忽不少待雖云死生隔相見如龔隗

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
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
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為問者言也以
為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
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
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

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為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也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

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與可畫墨竹贊

風梢雨箨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為此君與
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
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
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

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

蒂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
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
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庭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
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後

與可畫竹木石贊

并引

友人文與可既沒十四年見其遺墨於呂元鈞

之家嗟歎之餘輒復贊之

竹寒而笑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粲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固我懷斯人烏乎其可復覲也

跋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即逡巡避去人就求每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

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為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然彼方以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

跋與可紉竹

紉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歧行也其一未脫籜為蝎所傷其一困於嵌巖是以為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為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

冊官祁永使刻之石以為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
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跋趙岵屏風文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
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
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
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甫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十月一日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詩乎僕亦未免此事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與可論草書後

與可云余學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真素之

為各有所悟然後至於如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龍糾結後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一捧腹絕倒也

小簡

八首

軾啓近承書誨喜聞尊候益康勝見乞浙郡不知得否相次入文字乞宣與明若得與兄聯棹南行一段異事

也中前桑榆之詞極為工妙尋曾有書道此却是此書
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今少儷惟劣弟或可以髣髴墨竹
即未敢云爾呵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反蒙來索大好
禪機何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專令人候請切告
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近見子山作墨竹賦意思蕭
散不復在文字吟域中真可以配老筆也亦欲寫在絹
卷上如何如何乍涼萬萬珍重

又

軾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復挈而東仕宦本
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為便安耳今日公汴赴
任與舍弟同行聞與可與子議姻極為喜幸從來交契
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歡美事美事但寒門不稱計與
可必不見鄙也臨行冗甚奉書殊不謹竢到任別上問
次

又

軾再拜姪女子獲執箕箒非獨渠厚幸而不肖獲交於

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可言不敢復具
啓狀必不見罪也聞舍弟談壻之賢公之子固應爾姪
女子粗知書曉義理計亦稱公家婦也更望訓誨其不
逮也

又

軾啓疊辱來教承起居住適聞中間復微恙且喜尋已
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放意輒成疾不可不
加意謹護也水後隔年勞役今復聞決口未可塞紛紛

何時定乎寄和潞老詩甚精奇稍閒當亦作六言殆難
繼也未緣會晤萬萬以時珍重

又

軾啓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何如想舊疾盡去眠食
益佳矣見秋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慰惟十一郎偶失
甚為悵然然一跌豈廢千里想不以介意寄示碑刻作
語古妙非世俗所能髣髴長句偈甚奇非獨文字甘降
便當北面參問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時

來相見詩句清絕可與林甫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
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錄呈為一笑也未由展奉萬萬
以時自重不宣

黃樓賦如已了望付去人如未幸留意

又

軾啓近逋中辱書承非久到闕即日想已入覲矣無緣
一見於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勝軾蒙
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已為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

古人之作今世未省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而劣弟懶惰日退卒為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慙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筆硯耳何敢自露兄淹外既久雖與時闊疎而公議卓然當遂踐清近也歲行盡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軾啓郡人還疊辱書教承尊候微違和尋已平愈然尚未甚美食又得蒲大書云尊貌頗清削伏料道氣久充

微疾不能近然未免憂愁惟謹擇醫藥痛加調練莫須
燃艾否軾近來亦自多病年老使然無足怪者蒙寄惠
偃竹真可為古今之冠謹當綴黃素其後作十餘軸謹
援此例不可過望所示當作歌詩題之軾作此乃莫大
之幸日夜所願而不得者今後更不敢送浙物去矣老
兄恐嚇之術一何疎哉想當一大噓別後亦有拙詩百
餘首方令人編錄以求斤斧後信寄去老兄盛作尚恨
見少當更蒙借示使劣弟稍稍長進此其為賜又非頒

惠墨竹之比也冗中奉啓不盡言

又

軾啓冗迫稍疎上問伏想尊履佳勝承書領吳興衆議
謂公當在近侍故不甚快然不肖深為左右賀也吳興
山水清遠公雅量宏度在王謝間此授殆天意耳軾欲
乞宣城若幸得之當與公為隣國真是一段奇事然事
之如人意者亦自難遂從古以然公自河南赴任舟行
艱澁何不自五大河由曹鄆濟過我於徐自泗入淮乎

但恐五丈河無水不然者公必出此也且更熟籌之餘
惟萬萬以時自重筆凍奉啓殊不謹

石幼安言亦可呼水精宮使此語可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
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
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
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

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
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
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
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
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
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
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
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

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
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
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
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
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
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與可畫簣蓄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

於劔拔千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走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走鵲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摯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

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蹠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斲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斲材當萃於予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

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篋簞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篋簞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篋簞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獐龍料得清

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
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
十一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
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
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
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湖

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
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
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
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
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
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
之寬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

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
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
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
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
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
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黃州再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

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於
岐實始識君廣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
一別五年君譽日開道德為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
如秋實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紛使我
羞歎筆硯為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
英昔藝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醇天力自然
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
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及麤庸昂然來歸獨立

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蕪君沒談
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
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
安於墳嗚呼哀哉尚饗

與可學士墨君堂

蘇轍

虛堂竹叢間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戛月牖散凌亂尚
恐晝掩關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蕭颯起霜幹隨宜
賦生意落筆皆葱蒨根莖雜土石枝葉互長短依依露

下綠冉冉風中展開門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和與可洋州園亭三十韻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相見

橫橋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間否

書軒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月疎使君遺癖在苦要讀文書

冰池

水深冰亦厚
滉蕩鋪寒玉
好在水中魚
何愁池上鷺

竹塢

空陂放修竹
蕭蕭復冥冥
莫除塢外笋
從使入園生

荻浦

離披寒露下
蕭索微風觸
摧折有餘青
從橫未須束

蓼嶼

風高蓮欲衰
霜重蓼初發
會使此池中
秋芳未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湧泉雲散如翻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誰使

天漢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奈東南嶂

二樂榭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地全

瀟泉亭

泉來草木滋
泉去地塘滿
委曲到庭除
清冷備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
欲少求易遂
有意未成歸
聊就茅簷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
竹色淨如水
寂歷斷人聲
時有鳴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
事至或未可
惟有此亭空
燕坐聊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
繁香凝畦圃
不忍日將晞
散逐微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疎簷
窈窕衆景聚
更與坐中人行
尋望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
秋色明滉漾
鳥渡夕陽中
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
過者猶恨懶
賴有沙土鷗
常為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綿綿巧如織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袂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母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愕

菡萏亭

開花濁水中抱性一何潔朱檻月明時清香為誰發

醪醕洞

猗猗翠蔓長藹藹繁香足綺席墮殘英芳罇漬餘馥

貧簍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暮孤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荆言辭應有味

此君菴

風梢遶林匝霜幹當窻靜遙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

金橙逕

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柑大穿逕得新苞令公憶鱸膾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秋子

答與可十首

遠遊既為東魯遷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心懷且

欲偷安

舜井溢流陌上厯山近在城頭羈旅三年忘去故園何
日歸休

野步西湖綠縟晴登北渚煙綿蒲蓮自可供腹魚鱉何
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畫舫秋風冉冉荷香不斷悠悠水
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蒸勝處何須吳越隨方亦

有遊朋

揚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暇看雲山無柰神傷簿
領相仍

終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時有故
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未廢詩
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竊欲比君庾信莫年詩

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少事飲我松
醪滿卮

送與可知湖州

連持梁洋印久作溪山主深知為郡樂但畏買茶者來
歸天祿閣坐守登聞鼓九重未明入百辟盈庭舞城南
獨歸臥心事誰當語舊聞吳興勝試問天公取家貧橐
裝盡歲莫輕帆舉苕溪淨多石弁嶺瘦無土湖藕雪冰

絲山茶潑牛乳香粳飯玉粒鮮鯽鱠紅縷宮開水精潔
人寄畫屏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從來思清絕况
乃病新愈團團肘後丹嵩胸中素高臥鎮夸俗清談
靜煩訴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墨竹賦

與可以墨為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
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
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潔而疎直姿嬋娟以閒媚

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
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
煤運脫兔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
騷曲直橫斜襍纖庠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
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听然而笑曰夫子之所好者道
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
然無繫乎予心朝與竹乎為游莫與竹乎為朋飲食乎竹
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

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
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
掩冉以終日箕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
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藂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
瑩垺荆棘生之蹇將拙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
而益壯身已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河乎
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
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為

此則竹之所以為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修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為之者異爾况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人君則兼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於陳往見姑嫜使者未反而君淪亡於何不淑以至於斯匪人所知神實為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劓柔而不屈發為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

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
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
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絳幘
素車歸安故邱嗚呼哀哉尚饗

淨德集卷十二

宋 呂陶 撰

答和州守啟

伏審詔除適遠政體更新雖屈高才實歡輿頌恭惟某
官處躬於義飾吏以文言其踐歷之深衆推久次考以
猷為之素率有嘉聲尚煩叱馭之行聊重憑熊之寄夷
塗未駕每懷驥櫪之嗟瑞駟將翱安復鶉籠之戀即聞
褒召歸序高華陶謬綰使符密依容庇捧玉音而載抃
瞻德宇以增勞欣詠之私深切於是

淨德集卷二十四

宋 呂陶 撰

朝請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杜公墓誌銘

吾友杜君諱敏求字趣翁其先出於唐杜氏歷世有顯人蓋西漢御史大夫曰周東漢諫議大夫曰穰晉有恕有預皆名臣也洎唐之盛為宰相者十一人子孫又以文章顯者有曰審言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肅宗時以右拾遺論事忤旨出為華州司功會關陝凶歟棄官流落劍南居成都西郊嚴武待之甚厚表為節度參謀

久之崔旰亂甫往來二蜀至大厯初南下沅湘卒於耒陽甫初娶司農少卿楊怡女生二子及下江陵留二子守成都籍楊子琳之亂避患奔眉之東山大埡因家焉其後族屬蕃衍遂為郡大姓後有葬青神者遂為青神人公之曾大父光期隱晦不仕大父允昇以文行推高於衆為鄉先生父萬靜默守道篤好經史由公貴朝贈朝散大夫妣宋氏贈昌國縣太君公幼稟穎秀不與羣兒類在襁褓時每見字書輒喜動於色或指而道之幼

教以班固史遂能記七歲嘗賦閔雨詩有農夫苦相問
變理是何人之句年十八問學談膽嘗應進士試眉素
多士試者二千人能合於式度中選者數止二十由是
人人競銜所蘊以爭能決勝於一時有司深慎去取莫
不搜索隱奧標而為題明經中選或於題有所不知者
公凡兩試每臨為一詞則詳盡意謂責以辭藻選在甲
乙乃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簡州司理參軍徙絳州西
昌判州事尋而丁大夫公憂除服知漢州什邡縣嘉州

捷為濼驟激入江有羅護灘據險奔激屢為患公導而
通之至今民賴以濟賴田寨控羌番率以武弁領之公
至未期月主者數以番人相侵擾為告意在開邊隙以
要賞公揣知其情不答而告至不已公曰某雖不肖來
臨此邦羌人未必我欺他日苟有患吾自任其責已而
終公之去竟無他警邑人孫熙祖險猾慢上縣官稍不
假借輒造作飛語欲中傷之前後來者往往悅以美言
幸無事公將抉剔其惡而誅鋤之終公之去更不敢涉

縣境以昌國君憂去職既除喪屏處里舍恨然有不願仕之意部使薦之就監成都商稅成都市征歲多羨入至者往往苛歛以覬賞公獨不然務舉職以辦事恥削民以希進於是上下兩得民甚樂之元祐中以十科進擢天下士命近臣薦而後用時薦公者十數人既還闕未嘗一言聞於人乃請吏部擬潤州通判以歸或告之曰公德望之重十科所薦尤多儻詣丞相當得美仕何不審為計而遽歸乎公曰富貴窮達固有命吾讀書聞

道踰四十年未嘗求知於人苟有知者皆自相知耳何暇修辭令俛禮色汲汲自媒以取辱哉執政惜其所守如此不得已除公成都府教授公聞命喜甚促裝而西官滿執政見其姓名問同列曰是嘗除成都學官欣然而去而未嘗識之者若人安恬靜退豈須識其面目而後用之乎即日除太學博士自熙寧元豐以來士專一經或畧去文學及委公撰堂試策目乃條析班馬之學以詢之自是諸生稍稍習史傳未幾罷詞賦復以經術

取士公曰吾昔以詩賦舉進士故在此選今用非所長
安能屑屑務向背以徇合於人乎即請於朝求罷去改
差通判定州在韓公師樸幕府事無巨細多以諉公公
率以仁恕忠厚輔之韓公嘗謂同僚曰吾與治中君性
相若氣相投無異兄弟但姓不同耳有掾曹以母疾赴
官淹緩衆皆難之公為出力必爭毅然不可奪徐詰之
乃故右轄胡公壻也公告韓公曰萬里從官以母疾後
期不失為孝子又况胡公壻乎某素受胡公之知深儻

不一言他日泉下何面目見之竟使就職韓公歎曰篤於風義至如此可為薄俗戒元符初除廣漢太守京居僅二年掩關讀書未嘗妄與人交一言士論偉之今上即位覃霈遷朝請郎除梓州路轉運判官就移提點刑獄識者謂朝廷將大用俄感疾乞致仕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三實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二十日也公初娶太原王氏崇德縣君再娶郭氏旌德縣君又娶郭氏長安縣君二子長曰端方博學孝友公篤愛之先公十五年卒

次曰續今纔六歲女三人長適進士孫燮次適新授成都郫縣主簿張澈季適進士郭琛而先亡孫男一人曰嗣老將以崇寧某年二月二十三日葬於玉臺鄉敦教里舉長安君及端方之喪而祔焉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公仕宦四十年未嘗殖產或勸之則曰君獨不聞蕭相公所謂令後世賢師吾儉乎使沒於利者聞之當足以自警故今西南指士大夫廉潔者必推以為先既喪梓人哀其貧賙以賙贈孀婦諸孤號且訴曰先君子昔

以禮義自持終身未嘗一毫取於人今不幸至大故雖
貧甚寧寒饑以死敢納人之遺以累其清白邪辭不受
聞者深嘉之以為非公廉潔自處素信於其家安能至
是嗚呼予從公最久知公最詳方少時學有原本文辭
純明博瞻謂其可以標範後來故愛之既壯而仕則聞
其治有體要重民貴義謂其可以擴而充之以及遠大
非特區區郡縣耳故畏之及見其信道守已愈老愈堅
不以一毫屈於物而覬尺寸之苟獲然亦竟不為時用

故惜之又悲其平生患難死亡憔悴歲月相繼將卒而
子尚幼已死而家尤貧諸孤尚不忍苟得以累其素履
可謂賢矣天地之報施善人吉士果可知邪果不可知
邪予又聞昔者孔子論死生之際則曰知生而不知死
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至朋友之喪則亦
弔於寢門之外斯皆要以恩義而歸諸禮也予於公既
弔而又傷之哭於寢門之外而又銘之孰謂非禮歟銘
曰

終始從公可得而知義操於我從容典彞德愛在物涵
濡詠嘯弔且傷矣曷窮予悲大山之垓青江之湄著信
以銘云乎庶幾

淨德集卷二十六

宋 呂陶 撰

隴西李君墓誌銘

皇祐甲午正月二十六日隴西李君以疾終於家享年
七十貧不克葬熙寧壬子十二月二十二日其子著作
佐郎逢始以君及夫人畢氏之喪葬於大邑縣依仁鄉

臨江里循宜考古務中禮也君諱平字仲和世居唐安
郡有高行三皆衆人所難能淳化中蜀寇起大擾州邑
雖父子或不相攜持以遯母劉氏方娠君纔十歲侍而
往俱匿野澤中既生子病且不粒君晝夜望天號泣若
以危難訴之求完其生已而採蔬茹藥煮以飼疾乃愈
會有盜過又得所棄米以具饘粥盜稍息扶以還舍父
老驚異歎服謂其篤孝為神靈陰助雖漢江次翁唐支
叔才殆不能過既長莊謹自律鄙絕翫好善治家不為

米鹽斗筭之計而田至數頃貲數萬諸弟欲析而享君一毫不忍私罄所有與之里人稱其友愛自是不復營產惟聚書延賢師友以教子或告之宜少蓄藏庸畀後裔君曰吾子苟力學他日能大吾門其得失豈潤屋比耶畢氏性懿淑能盡婦道於內外仁而好施常閱書善誨諸子往往執經問其大旨聞弦誦吟諷之聲則喜見容色子與朋友歸必親饋饌雖貧不敢廢禮享年五十有一至和庚寅六月二十七日卒故李氏家範最號雖

睦蓋夫人有助於君也君之先世多隱晦鄉閭曾祖充
祖勤父園皆不仕進至君以高行飭齊其家而逢遂以
顯得非慶善之報歟子四人其長乃著佐君也字承之
曰適曰遷曰邁適從承之官秭歸死年三十四今祔葬
於親之墓遷繼天邁舉進士未第三女早亡予早從度
支間公顯學公材高識明於人物少許可常器獎承之
予因與之交承之有文而敏於政君子也將葬其親來
求銘予其敢辭銘曰

孝其親友其弟訓其子三德備宜熾而昌驗於後世

周居士墓誌銘

居士諱厚字德祖姓周氏錢塘人少居鄉黨自好慈祥
易感勇於赴人之急家有藏書清晨必焚香發其覆拜
之有笑者輒曰聖賢之道盡在是敢不拜耶晚習導引
衛生之經頗能察脉治病人有疾聞而藥之輒愈嘗遭
異人得祕訣以竒草化水銀為銀而諱之焚其方戒子
孫不得學四世祖仕錢氏卒錢氏納國大父仁禮尚幼

隨流散遷徙遂迷其墳墓父維翰受遺言求之及其將死又以囑居士曰吾嘗問墳而祖當於何所求之若祖疾甚語已艱難屢稱曰黃山終吾身求之而不得豈嘗須臾忘此也居士因野服往來里社間陰訪其地距城五十餘里偶入微徑漸見牛羊廬舍問其地則曰黃山居士乃佯與父老狎為無町畦真若其儕者徐詢周氏前世有翁九十餘嘖嘆久之曰周氏名某者昔為某官死葬於此兒孫某欲夷之輒見變怪墳今具在此其域

也居士矍然起曰我周氏後求此墳三世矣乃今得之及見其家古券又驗於封其故壟之誌曰雖即死無恨矣春秋五十有一熙寧丙辰四月辛亥以疾卒居士頃嘗感疾魘去初有使者呼召遽甚閤中行數里然後有白光圓如規尋光又行數里忽大明見二道士有童子執象齒授之曰弟子未應至此今賦詩為盟詩成使人導還曰後二紀當復會此既寤猶能記其詩皆非世間語迨今亡果二紀也娶張陳二氏女適里人陶漑男曰邦

直鎮邦彥鎮早死邦彥有軼才在太學久獻賦闕下天子嘉之命以太學正諸生莫不榮願焉將以元豐八年二月壬辰葬居士於錢塘縣黃山之原於是問余以銘余聞之也人無顯晦道在則為尊故雖生芻一束不能脫落君子詩曰其人如玉是也若居士者雖隱約之中而能自好雖微吾言譬如藏香匿光其將自聞自見雖然不銘無以慰其孤之思銘曰
嗟若人兮無爵齒兮天職為之曷其爾兮匪天不庸睠

言子兮耆定厥家相在此兮

淨德集卷二十八

宋 呂陶 撰

興龍節開啟道場疏文

華渚開祥爰紀慶辰之吉梵筵設供適當勝果之圓罄
率土之歡心伸後天之善祝恭惟皇帝陛下恩覃萬景
德配二儀紹不拔之鴻圖集無疆之遐福全生愛戴興
頌沸騰虔資慧力之明通仰助睿齡之延久伏願堯眉
八采威顏增重於壽山舜目重輪臨照並齊於佛劫

上清儲祥宮開啟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妙道難名孰測化鈞之運至仁獲報率由帝鑒之明敢
薦純誠仰希寶蔭伏以太皇太后陛下保祐元聖乂寧
中區緣宵旰之積勤致炎涼之違裕未臻嘉應當盡虔
祈輒循金簡之靈科恭俟玉壇之吉貺伏願九清開照
五太儲休逢中鼎之丹遂收功於速愈比南山之壽自
享樂於無疆

祝聖語

仙科致敬潛通覆燾之神寶錄迎祥仰冀康寧之福願
施真造順佑清躬副生靈愛戴之心為宗社延長之計

淨德集卷三十一

宋 呂陶 撰

蜥蜴

前年詔書褒蜥蜴為與生民致膏澤聖君虔禱身嘉應
其功似共乾坤敵載之令甲告天下郡縣奉承誰敢易
大臣作詩紀盛事更唱迭酬盈卷帙去冬不雪春不雨
雲在西郊尚凝密頓來熒惑犯太陽曜靈無光如血色

九重焦勞念凶旱細札數行殊怛惻庶官羣吏各奔走
欲以精誠干化力佛宮老廟皆懇叩龍宇鵝壇競搜索
又令中使持御香岳瀆遍祈猶未獲首種不入最大事
而況三農方失職傳聞九路已蠲稅應是田疇少禾麥
吁嗟蜥蜴厚顏否造化至幽非爾責青童柳枝宛如故
何事威靈減當日蒼生若望爾為霖安用廟堂賢輔弼

謝惠酒

山徑雪深樵未歸茅簷煙冷午未炊黃精無苗菜甲沒

筠簾竹簟冰淋漓松煙細火養晝坐瓶笙妙音兒女嬉
床下凍鷄聲喔咿誰家酒香入疎籬

和思道招晦甫飲

酒如仙藥應有靈達士飲之不欲醒花如浮榮易彫落
貪榮何似貪樽酌青雲塗轍競奔走富貴幾人能入手
朝游赤墀暮丹禁高懷未必常高枕豈如良朋皆盡歡
而况又為文字飲

貽寬恤聞人太博

治平日久法制寬遠方民力尤衰殘昔之陸海號富庶
今也樂歲嗟饑寒不惟淺夫事苟簡抑有能吏爭彫刑
天涯僻陋九重阻自棄溝壑甘長嘆咄嗟蚩蚩乃邦本
基本堅厚邦如磐吾君仁聖重恤此擇才將命國全安
詔云詢訪民疾苦可以革弊而更端士之蓄蘊貴及物
鉉基知慧乘時難惟君措置有大畧高談所吐皆琅玕
力竭積祿少顧避深體上意思保完網維修舉有條目
源流澄潔無波瀾遲聞玉澤得下究淪浸骨髓其聲歡

淨德集卷三十二

宋 呂陶 撰

送榮洛道

并府最多士朋游皆喜君小官雖困俗秀氣自凌雲道
遠車方軋風高酒未醺親闈極西望薄靄似秋汾

送王侍禁

塞上青雲暗天涯碧草微人情殊念遠客意自懷歸孤
官甘循默亨塗會奮飛田游如入蜀肯構亦庭闈

挽毛太君詞

善慶平生積康寧忽考終人間為上壽閨內有清風祿
在蘭羞徹恩深彩詒空惟餘九原淚灑恨到無窮

和黃夷仲雅安雜詩

地產行將竭人言信不訛錐刀名已甚骨髓病尤多

原注

夷仲嘗言茗法之害自秦雍得皮至蜀道得肉過邛雅得骨遍諸山場得髓其受弊之詳如此漢詔十

行札湯仁三面羅山翁也歡喜屢舞欲婆娑

贈張迪山人

解玉溪頭坐于今四十年塵埃晦閒迹日月改華顛反

覆談幽數丁寧索贈篇誰為未有傳君合附前賢

原注
有成

都人祥符天
禧中隱於卜

奉詔決獄過左綿見民間禱雨甚勤次龍安夜

聞霈灑黎明測之潤及五六寸詢諸父老未滿

其意馬上口占

雨氣收未盡山巔雲又飛一犁猶有望十日莫相違野

壠忙耕耨雲壇罷禱祈誰知好生德歲歲及園扉

原注
朝廷

每以稍早為憂降詔臨決遣御史按畿內委
使者行所部促治留繫仁德至矣和氣應焉

張允中挽詞

道業隱君子恩榮鄉大夫骨雖藏吉地名不沒幽塗夢
兆飛蝴蝶年華過白駒千車來弔者應有真生芻

和毅甫惠茶相別

茶新詩亦新垂貺及羈客有味皆清真無瑕可指摘隴
西飄何依湘水流自北別後誦高吟料公猶相憶

長江道中

春晝長江道行人倦阻長山花雜紅白隴麥半青黃灘

外郵亭出松間縣舍藏簿書聊寓目回轡已斜陽

宋太傅挽詞

福壽無餘恨哀榮莫擬倫素風傳幾世純行見終身簪
紱方優禮星霜已古人舊松高百尺歸祔想寧神

趙府君挽詞

養德輝光煜傳家訓範成九泉無愧色一子有清名壽
域高風在太山痛報明他年霈醲渥褒贈極哀榮

楊寺丞挽詞

祿養平時失人情重慘傷千車來弔客五鼎過前喪草
斷新培隴雲低舊隱堂終天猶飲恨誰為問蒼蒼

喻延平挽詞

雍睦傳家本詩書教子心平生潛德在他日漏泉深往
事銘幽石新阡長茂林孝思何以慰章句盡悲音

安岳集卷六

寄題宇文之邵公南止亭

公南九亭名以止亭不妄作名何為羣公賦詠得深趣
清絕正與斯人宜鋪張止義到無說使我下筆先遲疑
聖賢出處無定轍俯仰輕重爭毫釐云行非行止非止
由賜狂病淵蹇癡公南少年負才術試仕吐出胸中奇
一言齟齬便投袂自道豈欲求人知公卿文章強且起
舉手謝絕無遠期傳家萬卷書史樂負郭五里松楸悲

岷峨嘉景照硯席事攪輒醉醒仍詩有時日晏卧不動
鬱鬱經濟埋如脾太師竹洞枕溫落龍圖藥圃臨清伊
二公止迹不止道力與名教相扶持今君所處近伊洛
道在必分高卑文章自可敵行事荀孟皆我知為誰
亭非俗亭止古止人物不到西南欺

元豐類稿卷四十九

政要策

契丹

契丹既勝晉歷漢周為中國之患宋興太祖明經綸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自山西關南所屬任皆天下之材委任專而聽斷明豪傑之士得盡其智力以赴功故養士少而形勢強當此之時疆境泰然無北顧之憂間有窺塞之謀敵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

千人破之當世以為契丹既屈服于是叩關請吏脩書幣之使天子見羣臣謙讓不自以為德也其後向之宿將稍死而天子伐晉晉敵連兵既破敵而平晉遂用事于燕不克而還自此敵復為中國之患雍熙中曹彬以十萬之衆不能舉燕而退有祁溝之敗既而楊業敗于陳家谷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又敗士多亡失乘塞瘡痍之兵至不滿萬趙魏大震敵遂深入陷郡縣殺官吏執士民將吏依壁自固敵輒掠垌野收子女之俘掳金帛之

積而去自鄴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
屢請益兵始科河內之民以戍邊不足則又科河南之
民猶不足則取後兵為振武之軍以自助然猶不能以
為足也咸平之間命傅潛為大將敵既入塞塞上皆飛
檄請救潛按兵不出將卒人人欲戰不許天子屢使人
督戰又為益發兵使進而潛終不敢出敵乘其隙也連
破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騷然天子為戎衣濟河而敵
之謀臣射死兵遂解去楊延以為乘其敝痛殺幽冀可

收天子抑其言而講和之策遂定焉自此邊境去矢石之憂天下無事百姓和樂至今餘四十年先帝之功德博矣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詞

挽詞

韓維

崢嶸儀貌國輝光
曾典天家寶錄章
列郡狙豪皆震懾
間生英氣忽飄揚
文章絕筆星辰晦
德業遺芳史冊香
不以期頤昇賢傑
傷嗟何處問蒼蒼

元豐類稿後序

南豐先生曾氏之文與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臨川王氏並稱名家而皆有集行於世先生之集蓋刻自元大德甲辰此為元豐類藁宜興有刻為樂安鄒君旦豐學重刻為南靖楊君參縉紳章縫遂有善本爭相摹印人得而觀之鄒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者觀先生之文則知先生矣知先生則于感發也特易易耳厯歲茲遠板畫多磨雖嘗正于謝簿普再補

於莫君駸顧旋就湮至不可讀予謫盱之再稔公暇即
留意于斯而郡齋所存若李盱江先生集養生雜纂耕織
圖和唐詩昔所殘缺悉為增定既又取是集譬校焉易
其敝朽剔其污漫更新且半庶幾全錄越三月始就緒
嗚呼先生之文何事於予顧誠有不容已者而亦學者
誦法所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相與勉之若徒以其
文焉爾也淺之乎求先生者矣嘉靖甲辰仲春前參議
仁和後學陳克昌識

忠肅集卷十

宋 劉摯 撰

追薦英宗皇帝疏

杞國天墜軒湖鼎成臣子推心仰仙游于莫挽法王有
教資覺慧以申虔恭像黼筵祇陳梵會廣香山之妙供
宣海藏之祕詮伏願英宗皇帝締集勝因自適冲虛之
御佑延寶命益滋歷數之休

英宗小祥齋疏

靈輿不返已嚴廟貌之觀歲歷奄更今迨暮祥之祭憑

法王而伸薦極海宇以經哀恭惟英宗皇帝德紹祖宗
仁涵夷夏天開神筭方受朝於無疆仙去鼎湖忽攀龍
而莫及燧燄有變霜露感時罔極在天之恩適臨奉諱
之日臣任叨守土哀欲忘生祇設黼筵仰陳法會香花
唯潔鐘唄以時譯海藏之真詮盡人天之幽贊伏願乘
茲勝果超覺路以升真佑及寶圖錫洪休而過歷

追薦神宗皇帝疏

湖劍空遺莫挽鼎成之御杞人何恃竟經天壤之悲萬

國崩推三靈震越念仁恩之欲報憑寶覺以致虔延旅
淨徒肅瞻黼座嚴祇園之梵事譯海藏之祕詮以是因
緣庶伸薦慕伏願神宗皇帝以住世之功利安在天之
威靈賓御白雲超九清極樂之上佑延鴻緒永萬世無
疆之休

追薦宣仁聖烈皇太后疏

樂乘白雲莫返賓天之御悲推黔首同深喪妣之情啟
梵席以歸依廣真乘之幽贊伏願宣仁聖烈太后超升

覺路諸天極樂於非非延佑寶圖備福更資於種種臣
無任

慈德殿開啟莊惠皇太后三周年道場疏

丙殿上僊歛周於閨歷蘭場集福是薦於神游追慈闈
保助之勤均昊極劬勞之盛特緣道蔭前啟齋科備熏
被以方初達高明而有冀竣圓淨果別罄哀悰

路王宮開啟故魏國肅成賢穆夫人五七道場
疏

寶宙垂明善應存於響答幽塗拔苦冥福濟乎神游眷
若人卜乳之勤邁徂運收華之痛特緣齋旦恭啟道場
庶邀冲貺之蕃緬篤舊恩之報哀悰所叩靈境焉依

忠肅集卷二十

宋 劉摯 撰

梅

春風不待隔年回寒暖無時花自開九月蘄州秋熱在
著紗揮扇賞江梅

石碁局

堅平宜荷明堂柱方潔當函玉牒書且拂塵埃伴君坐
一枰相與寄清虛

擊壤集卷十六

答甯秀才求詩吟

林下閒言語何須要許多幾乎三百首足以備吟哦

南陽集卷十五

五臺山開啓謝雨道場齋文

近以亢陽表沴勤雨疚懷遠致精祈果蒙善應敢陳法
會昭荅靈休尚冀慈憐終垂福庇

景靈宮天興殿為開坐明奏告聖祖真宗皇帝
青祠祝文

伏以寶構之興仰延飈駕粹容之設祈寓威神屬繪事
之載新庶仙儀之克備式申昭告冀諒虔誠

集禧觀修建太一殿開塹修築地基祭告太歲

己下諸神祝文

伏以肇營珍館以迓靈游消日其良僦工茲始尚惟相佑毋或震驚

修塞北京第五埽決口并開二股河上流登告

河漬己下諸星辰祝文

河流衍溢以災吾民心之閔傷發於監寐度地消日或壅或醜神其相之俾克就事

昭厚陵寺上梁祭告太歲諸神祝文

伏以祇奉寢園肇興棟宇上嚴勝利仰薦真游屬寶勢
之垂成繫神休之協相爰陳薄祭尚監精誠

節孝集卷三十二

附錄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楊龜山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
迄今三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
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
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
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

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
百世而下見之必有聞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文忠集卷八十五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

三月

卿等將命達辭回轅屈道方涉川塗之邈宜伸宴犒之私式示優延體茲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

二月二十

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軺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范忠宣集卷十八

附錄

范忠宣公行狀

公諱純仁字堯夫幼警悟五歲知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能以其所授書為之講說正席環侍剖析有理文正奇之十一遭楚國喪哀毀如成人文正仕漸顯一時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孫復石介胡旦李觀輩率命公從之游乃博通羣書為文無有長語切於語事文正曰是必能

世吾家以文正恩起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及第
知常州武進縣辭不行改許州長葛復辭文正曰彼遠
固有名此纔數舍爾何辭焉公曰本不欲去親側遠近
非所恤也文正薨家貧無歸借官屋以居僅庇風雨長
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門內幾百口公實主之人不堪其
憂而上下無一言之異服除始就仕賈昌朝守大名辟
公掌安撫司機宜文字公曰方北道多事時彼將以我
為助義不當免其如吾兄相與為命何人固彊之曰偕

行何妨耶公曰兄之疾一作則數人不能制未論官守
不得專在側此去隔大河萬一中流疾作則我必與之
俱溺矣再辭遂已宋庠薦公堪館職召試學士院公以
兄疾辭再召又辭卒不赴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
民不知蠶公曰是可緩耶乃課民種桑後紡織比他郡
為多既去思公不已至名其地為著作林簽書許州觀
察判官事會昌朝守許事無巨細待公而後決知開封
府賈黯辟公知襄邑縣凡隸官屋舍無一椽不更而民

不知勞縣有牧地衛士歲牧馬率縱之壞民田前此莫之禁或訴於公即捕而杖之主校抗聲曰令敢爾耶遽白其事詔劾公甚急公曰衛士非令所當杖然民吾子也又兵實資田以養安忍坐視其抑哉亟自列以上尋報免令遂兼領牧地蓋自公始天久不雨下將艱食公命賈販者輟他貨一意積粟而告之曰異時之出吾當為爾宰果如其計賴以全活者甚衆利及旁境大興學校號舍飲食畢自區處來學者益盛比自公湖外歸

邑人夾道焚香羅拜逆挽公舟唯恐其過之速也距公
去四十餘年矣擢河南東路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
未拜遷侍御史知制誥錢公輔繳詞頭謫滁州團練使
公言此其職事也言雖有過情則無他陛下近詔求直
言而侍臣未聞有所獻得非以公輔為戒耶又言自公
輔貶謫以來朝廷除授寧免失當臣下不敢言虧損聖
德無甚於此京師大水公請詔侍從官各上封事指陳
時政闕失餘官依次轉對如故事又乞罷秋宴以承天

戒時更定江淮荆湖福建路鹽法公請並依兩浙法減價並下三司別定私販之令又言近日雜學士待制脩撰太冗宜立定員數又乞為棣王東陽郡王擇保傅又言歲上辛祀天南郊致齋日當聖壽節乞上壽不用樂以明克己奉天之意有詔兩制依典禮議濮安懿王稱號封冊已定而政府議不同復有詔權罷公謂同列曰此大事也不可不辯蓋將有甚者焉乃上疏曰陛下昨受仁宗詔命親許為仁宗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

事以至纂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為仁宗之子與前代入繼之主事體不同願以大公斷之特降詔旨恭依兩制所定相次果議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公又疏曰仁宗常盛年立陛下為子皇太后不避六宮之怨力贊先帝保育陛下是皆欲陛下繼統承祧一意大業不期陛下率然建為此議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太后之心下則失天下之望又奏歐陽脩首開邪說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請寘於理累上章未報公遂

繳納告身居家待罪皇太后俄出手書申追尊殊號之
議尋降勅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書之謀陛下謙慎
未行聞太后曾下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始末不同
天下將何以取信此必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假母后之
命以行其志或乃出於逼脅願察臣言凡繫濮王典禮
陛下自可擇而行之何必以母后為說既而促公供職
公言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
陵土猶未乾豈遂忘而弗顧再有旨起公公言臣不能

早悟陛下罪益深重豈可復居言路臣之心有死無二
又中書劄子督迫公出公乃錄前後未降出凡九章回
申又申御史臺殊號之議遂止公猶未已乃出公通判
安州移知蘄州改京西提點刑獄未到移陝西未到權
陝西轉運副使未到權京西轉運使復移陝西召對神
宗問公曰卿在陝西久必精練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
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脩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
才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曰粗者未精

之辭然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留意邊事陛下若留意
邊事則邊臣觀望要功生事結釁外地殘害生靈耗竭
財用糜費賞爵不唯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
願陛下深留聖慮公又奏王安石變更法度物議沸騰
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
怨上曰何謂不見之怨公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怒者此不見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論事宜
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以為鑒戒者以聞公遂作尚書

解以進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
陛下深究而行之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
知諫院公辭不允邊帥种諤坐擅興謫湖外俄除秦州
都監公言朝廷既許夏人納款及謂取綏州非本意今
便令諤處邊任不唯致外國疑阻亦無以戒勵沿邊生
事之臣又乞催促齎夏國封冊詔書使人進發所貴朝
廷恩數速達異國而疆場早得寧靜進集賢院同脩起
居注公五上章辭不允乃促公受勅公既不獲免益思

所以為報公嘗謂人主之勢既重而又堂陛阻絕非開
廣聰明則下情無由周察頃雖有言只緣一時之事事
過即已今須推而行之以防壅蔽乃上疏言兩府之下
則有侍從官實古九卿之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
今則只將主判司存便為已之職事寵亞四輔報同庶
僚人情既習因循朝廷不知考核或有時政得失唯能
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
失並須論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詮定量加賞罰時上

新即位躬親庶政公言盡心所務督察細事者有司之
職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容載如天地廣大
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願陛下潛晦
頤養擇相而任廣聽納察邇言使愚智效力上下盡心
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又言近日御前揀退年老將
校皆是久歷艱辛累歲戍邊守之人既因對御選擇將
來殿前馬步軍司便為永例此軍政也不可不察望於
其間取稍堪部率者改隸已次軍分以示人主隱恤知

難之意知秦州孫永以守邊失策詔以李師中為代公
言師中尤須久任方能練習事若屢更則難責其效而
又百事從而變易兵民無不煩擾兼永忠謹鎮靜師中
任術躁動不若責永後效依舊在任又請用慶厯中故
事增置諫官以廣言路又請重定縣令考課之法以防
濫奏神宗切於求治臣下多自疎遠召對延訪得失公
言小人之言聞之似可采行之必有累蓋其知小忘大
貪近昧遠急於奮身不思害國願加深察又言走馬承

受妄有論奏動搖帥臣過索承奉其言不可輕信又請
宣諭執政如有妄奏邊事及曾惹引生事之人不得與
邊任又請委監司體量走馬承受不得於條約外妄陳
邊事又言人長短其所入文字乞降出公行京東轉運
使陳汝義進羨財及以官縣折還和買絹價荆湖北路
孔延之進納入官本戶不充則令三四戶共買一官公
請重行貶謫以戒聚斂辱國之臣富弼再相輒辭疾家
居謝客屢詔不起公言弼起布衣仁宗擢為宰相先帝

暨陛下倚為舊德四方士民以為賢臣弼當自任天下之重而盡陳其所欲為而乃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向背失宜弼與先臣最厚臣待罪諫垣不敢通私謁以致忠告願陛下宣示此奏使弼循省以供厥職又奏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令臣下舉薦兼人亦得自舉選任雖冗然猶多得人材故姚崇宋璟相繼時出開元之治實有賴焉願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以備選任御史中丞呂誨以言事降

黜公言誨正人也願留之左右以勸忠良又奏臣前此面奉德音令臣具陝西利害今列十事以進一於邠寧二州移置帥事二擇帥府通判令兼經畧判官專董糧草三罷監牧以其田為營田四委帥臣監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藝人於近裏州軍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勾抽六沿邊次邊鄉村酒場月課不滿二萬貫者並停閉城寨酒課不務增羨七通解鹽茶馬於轉運司八依秦漢軍功爵級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實

邊備九沿邊置榷場以茶並雜貨博易仍通入解鹽額
十陝解號絳四州歲差夫採斫黃河稍木並以官錢收
買神宗一日謂公曰取士之法不均行之雖久不能無
遺才命公條其利害公曰祖宗以進士一科為盛公卿
以降多此途出然所舉之業東南川陝之士最工至禮
部只合西北而考之故東南南川陝多得而西北少設欲
明示區別不無寄貫巧偽之弊願詔郡邑嚴養士之法
每下詔責長吏與學官取本貫及曾入學滿二百日有

行者於解額中分三分之一送至禮部則別為特舉一
科只試論經義明記路分考校優立所取之數至御前
賜第亦如之若是則均矣又乞詔政府臺省館閣經筵
監司並數路參取無拘有無出身著作佐郎章辟光請
岐王出居外第公言親王居外自有故事豈容小臣輒
生間言萬一岐王聞之不安其處則傷陛下友愛防微
杜漸不可不察三司判官張靖論陝西轉運使薛向博
買鹽馬不實事詔靖就劾而向已前知矣兌換藏匿唯

意所任靖至而欺罔之迹已不可得靖反坐謫向遷發
運使公上疏極論賞罰之失致天下疑陛下責君子太
重獎小人太深靖許風聞言事即坐左遷向違法罔上
驟加進用向在陝七八年靖一旦體量不能盡見虛實
責君子太重則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微
臣恥枉尺直尋陛下不可啓寵納侮望追還二人之命
以正賞罰又言陛下但愛向小有才可備驅使其詐佞
不足深慮此臣所以竭力陳論死而後已兼臣在陝西

親見其姦不獨壞法民實被害上有大臣主張下有小人鼓譽衆雖深疾在陛下無由得聞今又被旨體量之人遽先坐謫而小人獎用益深復使均輸六路則必增其姦計巧於前日且復人人以靖為戒誰復有言是縱裴延齡之詐妄極皇甫鏞之誅求為朝廷斂怨害民使陛下財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音欲脩先王助補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必將剖割生靈斂怨基禍蓋是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德章十餘

上展轉詳盡其意欲人主之必聽也

餘在第十九卷

范忠宣集卷十九

附錄

是時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條例司興青苗助役法分遣專使詣諸路搜括遺利將盡變祖宗法度同已者進異已者逐富弼趙抃唐介日交論於上前或以疾辭或以事去或以至發疽而死司馬光呂誨范鎮章疏論輯每進對亦必極口指陳中外紛然公曰君子信而後諫

未信以為謗已姑取必於聽納而已逆耳之言可遽效
耶不若馴至於深切則庶能售以故公自陝西召對因
事以及安石者無一疏不反復開曉至論薛向均輸則
漸至於深切於是上疏言臣自到諫垣方見陛下進用
王安石與士大夫相慶以為儒者得用必贊陛下行堯
舜三代之政脩已安人之務且朝廷臺官天子耳目將
使警察百辟以防僥倖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降黜况
在廷大半趨附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勢

將無不至然而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所以景帝削七國之地而晁錯戮東漢疾橫議而黨錮興宋襄公急於求霸而致喪師唐文宗急於除姦而訓注禍作故帝王之圖治必顯仁藏用人材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不知無為而天下自安矣又疏六路均輸為害借周官賒斂理市之法謂可以奪兼并百物其實乃商賈賤買貴賣漁奪之術久之不免

抑配民間邀求羨息罔上毒下有傷盛德蓋上率下以
儉上化下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願速詔
罷之公以數言事未見聽因見上自陳曰臣言可用願
加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臣言職重行貶竄上曰官家
留卿不可求去公曰臣為言事官言不信於陛下雖聖
恩隆厚臣愈難當遂居家待罪上察公不可彊乃罷公
諫職移公管勾國子監公求去愈堅執政密遣人謂公
曰議除知制誥可出視事公曰斯言何為至哉得用過

於得美官如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又再乞早賜降責不
從公言多激切神宗每優容而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左
右近臣亦不得而知蓋防執政之或聞也而公每乞宣
付中書樞密院施行至是公盡錄前後章疏申中書安
石見之怒甚攜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貶
上曰范某無罪安石爭不已上久之乃曰與一善地遂
以公知河中府蓋方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幾移
成都府路轉運使安石憾不能釋而謂新法行之民間

多不便公蓋盡論仍戒州縣不得遽行以待報安石愈怒命其客李元瑜為提舉常平官且伺察公將遂害之鈎索拮據無所不盡卒亦無所得公竟坐謝景初李杲卿遊宴事為失覺察降知和州移邢州未到進龍圖閣權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因入覲神宗見公喜曰卿父在慶有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也公謝曰臣不肖何足繼先臣又問曰卿兵法必精公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上曰卿久隨侍在陝西必熟邊事公對曰先臣

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體恐不同公察上意欲喜立功開邊境徐對曰臣不才陛下若使繕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開拓侵攘願別謀才帥因堅辭上曰卿才何所不能但不肯為朕悉心爾公對曰臣子之於君父殺身且不避豈有不盡心之理但陛下所問悉非臣所長不敢上欺公又辭上曰不可明日上謂韓絳曰范某論邊事一何疏耶絳退而問公公即以對上之語語絳絳歎曰非我所及也上之詢公絳適與聞故及之

慶大饑道殣相枕藉公到遽發常平米賑貸僚屬願請而後行以避不用赦原之令公曰報到則無及矣當獨任其責何復累君等耶民遂蘇復斂殣為聚塚已而懼無以繼忽蓬結實延袤原野類粟而甘食之可飽境內以足前此民謠曰飯來即飽方公命下民相告曰范果來矣至是民德其祥仍收所餘以實倉廩益市耕牛穀種分貸墾殖殆遍雨暘隨禱而應歲大熟或謗公賑發過多金活不實朝廷遣使按視皆曰公實活我其忍累

公乃相與兼晝夜輸還使到已無所負其窮核至發冢數骨卒無所中公知環州种古執屬羌為盜奏流南方過慶輒聲寃公以屬吏果非盜古乘間訟公為挾情變獄朝廷遣御史制勘獄急而情不可得古反誣告然朝廷終不捨公會鄜延呂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落職知信陽軍方公召對合四州之民無慮數萬遮道涕泣挽公馬不得前皆曰公擅回宥州牒而反坐獄我生不如死至是有自投於河者又有小兒數十號哭以

詩送公西州至今傳誦移齊州或謂公齊俗凶悍輕為盜劫屠販治不峻急不能戢公曰我寬乃性也矯以猛則不能久適取玩耳獄至不能容公問其然則皆不當繫不敢出公曰不出奈何曰出則官所病也公曰終如是安乎曰姑待其疲用以除民害公曰是豈天理耶盡呼出立庭下而令曰爾等害民紊官莫不欲爾為疲者苟能自新我將生爾皆叩頭如今後犯法者至減常歲之半而獄幾空以連喪子請宮祠詔以公管勾西京留

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保甲教閱甚嚴非老弱不能在
家諸路專置官提舉督責按劾聳動天下公曰妨農無
甚於此三上疏請輟其力以應歲事之急俟其隙計日
補之遂乞計一歲應教之日並就閒月餘日令並歸業
請著為令又乞選武藝精熟人材可觀者以次選用其
頽惰者刺充軍錄事參軍宋儋年暴卒公疑其非命即
遣子弟家人與後事微得其遇毒乃下吏果如之其謀
瑣細悉如公所料復直龍圖閣帥慶哲宗即位宣仁聖

烈皇后權同聽政詔中外實封言事公上疏請凡在官
各陳本職事及所經歷利害無間遠近仍設科條須隨
事具因革亦可因之以識其人時邊事未寧絕西夏歲
賜之物方議還其所賜或以為夏國困弱不足慮公乃
錄光武報臧宮馬武詔書上之又引孟子以大事小可
以保天下之語為據并渭邈川首領溫溪心所言夏國
大旱無苗難集人馬為不足信務欲休兵息民已而夏
人入貢極恭順然每頓市物過平日之數謂恭順為悔

過市物多為於我無疑間公言恭順非本情多市物似
不為頻來計恐於分畫地界之際阻兵脅盟願戒邊臣
益加嚴備遷天章閣待制以兼侍講召道拜給事中辭
不允公以謂人君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
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為宗廟社稷之福豈務
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公每進講必反復開陳期
於人君可行而後已於是司馬光初相將盡改熙寧元
豐以來法度公聞而嘆曰先帝勵精求治十九年間寤

寐堯舜三代之君如旦暮相與紬繹但大臣用心太過
希合者不計可行與否趨風迎意私致先帝寤寐之求
旦暮之遇轉而之他今特去其太甚者矣又須徐徐
經理乃為得計一時與光同者多指公為好名公聞而
歎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差役一事尤不可暴當擇
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審利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獨此也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法度無不便者既見光光即以所
上役書藁示公公曰方欲有請也力陳不售又作書告

光曰此法熟議緩行則不擾急行則疎畧而擾委非其人其擾滋甚公忍以擾重毒吾民耶大不類公所舉或已奏難回則可先行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而持之益堅公曰不從容尚有說遽爾以益堅之請是使人不得言爾不言人孰不能亦可以贊公苟取容悅者若果爾何如少年合介甫以速富安用彊顏於此以媚公求合哉公未可以我心至誠便為民受其賜也不勝憂懼光又欲進士得朝臣保任乃許應舉公曰不可此議已

行人不我同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遂從則衆人
莫如公者正人退而諂諛得乘其間不獨乘間且將增
飾以迎公意推此以往何所不至既而都堂召公計事
退而上言曰三省樞密院召臣議邊事臣已隨問畧對
矣欲降詔則臣對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欲審察敵情
措置事機則臣對以專委帥臣欲棄地則臣對以不可
徒然便可與換易陷蕃兵民此安危所繫而執政所異
同計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決願賜對上前使得詳盡

上尋遣中使賜御膳及實封劄子問公曰夏人自升遐累遣使入朝外雖恭順中則未測向日所得城寨守之棄之何者可久公對曰今聞夏人將到請擇押伴臣僚使與推誠語論聖政好生惡殺捨已從人之德以索其語如其意在得地則以換易諭之如無說則以此事付延州趙鼎俟其押生口至界上乃遷入城寨居人勾集俘到生口人與地相交還然後罷兵息民以圖無前之利臣所以乞責之臣下者慮其言不婉順有虧國體爾

又奏乞依嘉祐敕重定案問舉首之法又奏四方讞請大辟案見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書臣竊校之降詔以後比舊斷死者無慮數倍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得失甚明望委執政必決於上而降除誣奏之罪則可無冤濫進吏部尚書公再辭未報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有旨誥命更不由門下省逕付外行下時夏人在廷上欲公遂任此責而公與司馬光聯親慮光引嫌有言稍稽入院也公既辭又指此為嫌不允公知上意所

託乃力陳前議而同列或難之持久不下公偶移賜告
遂上疏具三策以獻以地易人一也留蘭州定西城二
也并塞門吳堡義合二砦與之三也又乞還地之外每
送到一漢人支絹十足以誘其利心而人盡可得章惇
得罪去父年九十歲議與一便郡已行矣而言者遽止
之簾中宣諭三省今後不得如此似形責戒公言置往
咎而念其親與夫從諫不惑皆陛下甚盛之德然戒約
之言君臣之間不免形迹况二三大臣多是老於患難

進之猶恐不及若更退之不免顧避自防翻怨無所裨益而偷合苟容之人進矣又聞宣諭假令私家尊長有所怒卑幼豈容寬解臣愚以為不然人主之量如天地豈得更有喜怒好惡臣恐佞人讒間以惑聰明乃引唐魏徵對太宗語君臣一體若有形迹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公自以不次被遇尤思所以為報事雖非所與必亦竭盡啟沃知鄧州鄧綰知揚州言者指綰舊事論斥甚急公於簾前極論以為非退又上疏言綰已經先朝謫

降今來因人易地豈可再有所貶三上章反復開陳期
於必省又言臣曾蒙差知襄州因綰奏罷今日之言蓋
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尚恐進呈之際有所
移易不免再三冒瀆上遣中使密賜批語以謂當時希
合者衆若人人而責則事無窮已似非安靜之道欲作
一詔書諭以更不行遣當各安職業令改過自新如何
卿更具可否奏入公奏臣伏讀批旨不勝感嘆望只以
此意付詞臣潤色以成訓誥之美學士院試館職人蘇

軾草策題言者論其引用不當公言軾乃臨文周慮不
至本非有罪而聞言者不已臣深恐萬一施行則相與
論辨紛紜不免上煩處畫望召言者諭以朝廷置諫官
蓋欲補闕失辨邪正人臣小過本無邪心不須深論若
其引咎求去則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輕去言者有司議
太皇太后冊禮依明肅皇后故事御文德殿受公乞不
用此例又言近日以久無雨上心焦勞羣下利病寬恤
殆遍獨禁軍教閱主兵之官牽於賞罰不復究察頗聞

嗟怨有傷和氣望詔有司並依祖宗故事各量人力為石斗察其偷墮而不繫賞罰則自然相濟公在樞密以進退人材蓋大臣之事而地參丞弼乃不得與聞遂因早上疏言古者多因舊異求訪直言所以宣導人情以防壅蔽陛下即位之初所得應詔章疏其中必有可采願選官置局隨宜行下公奏尚書六曹諸路監司多執文害事以致冤無所訴亦宜取索元案看詳求訪邊防利害軍民疾苦務從寬恤韓維有旨與外任公言維論

議賞罰直前盡心未聞別有大過遽然罷去必有人譖毀致誤陛下任賢不終失進退大臣之節乞追寢前命是後朝廷議論稍以朋黨相目公疏其害並以歐陽脩朋黨論連進以明善惡好惡願上深加照察無使滋蔓以敗風俗諫官王覲以言事忤旨遂坐朋黨罷公曰覲不免則朋黨興矣乃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上曰朋黨甚多宜早施行亦恐於卿等不便公對曰朝廷本無朋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臣已論之詳矣又指彥

博公著曰是皆累朝舊人陛下延之左右豈容雷同罔
上庇護黨人只如臣向以言事不合擯棄二十年陛下
拔擢置之此地惟一心事上豈復懷私自玷家世臣先
因面謝曾具奏聞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為仁宗柄任各
舉所知引用忠良當時造為飛語指作朋黨三人者相
繼補外造之者公然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
下深以為戒次日又與彥博公著大防等上前斥論公
曰彥博公著以重德老成特留共政大防陛下親自識

拔以為有聞望可信之人今同論一諫官差除久不見
納臣實憂懼覲由是得直龍圖閣知潤州元祐二年經
冬雨雪不止明年春積陰不解下民失業公又上疏言
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或慮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
以致陽不勝陰願詔三省選用正人以迎協氣公在樞
府踰年邊奏未寧夏人唯受封冊而不遣使入謝坤成
節亦不貢奉稱賀全失恭順公言西人之勢可慮矣皆
臣竊位無效以致如此願除臣陝西郡萬一用兵則就

近可以備任使再奏不報公既不得去而議事終不能同雖罷兵還侵地已決而慮邊臣不切為備議遣中使分詣陝西河東拊諭帥臣各盡心無致因此或失守禦詔書所云體量邊事公言元議無體量二字若加之恐失朝廷恩數宜削去熙河俘蕃酋鬼章以獻上御使殿受俘百官入賀命從官告裕陵即遣中使賜公黃金三百兩犀帶兩條使者宣諭以公指蹤有勞故爾賜賚公辭所賜不報尋議質鬼章塞上以招其子公力陳不可

又條十利害事請正典刑使四夷聞之彼雖怙彊如此
卒為我擒而其罪必誅無赦也夏人空國寇鎮我諸路
赴援到有先後故所俘有多寡議分犒賜銀合茶藥公
曰均用命爾今乃有全不及者非所以激勸也請不及
犒亦賜知熙州李舜卿因李憲故事擅支金帶銀器與
立功將佐及走馬承受朝廷議行戒約公言方委帥臣
理節制而苛細責之所失不少上察公之忠將以為相
久矣特以邊事未定故留公樞密以責其成至是乃拜

公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日降三麻
在廷愕然延望至唱公名則舉笏相賀曰天下事無慮
矣公辭至六七上遣中使促公視事不得已而就位公
前在樞密欲誅鬼章以謝天下同列深不為然上亦未
決阿里骨使到文彥博欲令見之庶幾其子結兀捉知
其父在僥倖得其心公曰不可鬼章既就擒彼國已絕
望阿里骨納款因已歸罪鬼章矣若使之見必別生覬
望而其子以必見為期或未見聞死則嫌隙再生矣又

欲以鬼章為校尉公曰未正藁街之戮已為非是況可
官之耶前日曾以團練使命之又寵以金帶且不顧尚
何校尉之能有方受俘告陵之際有志之士為先帝快
意而熙河死事之孤皆欲就食其肉於刀鋸之下今乃
一切倒置何所示信元豐中河決小吳口水遂北流神
宗命因其性而導之要功之徒乘時射利輒謂北流害
塘濶請塞小吳使之東注文彥博呂大防是其說公曰
水性固未易知然水性就下則不待講而後信彥博大

防不悅公曰上初即位母后垂簾是豈宜興大役時耶
附會者益衆彥博大防持益堅乃議遣使按視遂以吏
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為使既回具言東流地
高水不可行議遂罷然起事者終不快也輒密啟從中
批出再申前議以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公言先
帝因議者以為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敵所併亦
是從中批出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者謂刻日取勝
遂興雲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今日之議正與之同又

言大河之役休戚半天下不先規度便欲興工將來垂成水勢擁遏上下危急公私無備欲罷不能矣又言既回之後不免擁住北下使之東向則舊河不能吞納必致決溢附會者既不得逞乃欲先開減水河以探水勢公曰此不攻自破也可回則回不可則止何用探為必其工料已有所費萬一不回則以此為除破之名爾又言水官驟乞計置梢草中書舍人彭汝礪請見其可回計置未晚此安民惜費之所同也公因奏事上遽曰河

事且熟講公對曰臣前後所論無所易也欲望收回批
旨一切付之朝廷上遂遣使收回所批責大臣與水官
參議知漢陽軍吳處厚以蔡確知安州所為詩解釋而
進以為譏訕簾下助之公曰不可長也句端語隙輒快
私忿而欲置人於死地羅織黨錮之禍將起於此已而
章疏交上所以詆確者無所不至遂流確新州公於簾
前具言不可以曖昧不根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
為將來之法又上疏言臣知蔡確衆議不容不可以不

容之故行希闊之事又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所不容至於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不免傷恩又奏以重刑除害正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況國體久安尤重審慎明日見上公再三論列呂大防曰蔡確之黨甚盛不可不治公曰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公又上疏極論朋黨為國家之患且如王安石喜同惡異至今風俗以觀望承迎為能事願陛下寢確命下詔釋附會者之罪以安反側又於上前期

於必辨方論次同列不顧公而退王存議與公協因留
存同議卒不能回或勸公引去獨明已之力盡公曰我
方慕古人願為良臣不為忠臣安得楚楚以自見耶言
者果復論公公遂與存俱待罪不報繼請補外竟亦同
罷而宰執內屈不敢罪公乃如公請出公觀文殿學士
知潁昌府公到潁水菑之後官私屋舍例皆漂蕩井邑
蕭然公極力振補上下康乂遂環城築長堤植榆柳以
防其害後數年水復至堤遂有功公因請將兵所駐遇

水火盜賊急難之際協心拯救仍許長吏不拘常制差使餘在第二十卷

范忠宣集卷二十

附錄

公才罷相廟堂復興回河之議調發入潁昌公得報歎曰是可已耶上疏言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希功好進行險生事以求爵賞然其利口足以欺罔勸更法令則曰君臣千載一

遇時不可失勸興邊事則曰將為北敵所并時不可失
勸回河則亦曰河勢方東時不可失故臣前日深畏其
言而力陳之今日之舉又必用時不可失之說動搖天
下遂欲少快其意如一路生靈何如一路民力何上曰
范某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議復少緩其調發猶未已也
會公再相紹興初再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
井寬來相視亦言其不可公罷東流之役遂興搔費半
天下而不閱歲果大河之北幾為一空天下益以公為

著龜也潁昌歲料河役每輸七千則免一丁之行或以
為便已奏得請公曰此有錢而不出力者之便有力而
無錢者何便之有且用民之力於古有限而今其遠不
過五百里乃一概催之特在官者與上戶為地爾復奏
罷之移廊延路經畧安撫使知延安府未行進大學士
改河東路安撫經畧使知太原府河東地狹民貧至畧
尺寸地使死不得葬公下令葬必如期又撥官錢殮無
主者瘞之仍檄一路皆如此熙河分畫地界邊將以兩

不耕地為控扼而不與以故持久不決公請依元約因
上言與司馬光陳棄寨之策與陛下議定大計以示輕
地愛人之德今邊將蓄疑敗謀留兩堡之地將再起事
端以招後患望詔邊臣速令界畫悉依已行詔旨三上
章並乞錄示邊臣夏人犯麟府神木寨無所得而去朝
廷猶詰責將吏公一無所累上章待罪上曰無所得而
去何罪之有公請不已曰非將吏失律乃臣之罪也人
君賞罰必信不可為老臣屈乃不得已降公一官移河

南府又知潁昌未幾上遣中使齎詔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為右相公辭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謝簾中驟曰卿此來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勵公對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賜進用一日奏事次簾中曰卿父文正公在明肅皇后垂簾之初仁宗親政之後忠厚正直見於始終卿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公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獎勸委任之意太

皇太后崩所賜遺留物公再上章辭不從則又乞以助山陵之費亦不報侍御史楊畏議除諫議大夫公難之呂大防曰畏曾論公必無所嫌公曰初不知也除自不敢與聞容上前別有奏請三上章乞避位哲宗謂大防曰范某有時望不宜去卿可為朕留之亦遣中使促公歸府第又遣中使促公入見有間上獨問公曰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公對曰先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當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故為民害上曰當時

不須立賞罰公對曰不唯賞罰不當立付之尤宜得人
遂又述此意上疏引諭精確卒言青苗非朝廷所能行
行之終不免擾人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而侍
從言事官多不由進擬公上疏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
以觀知人舉直之化小有失當其繫不細疏奏上為
之動而中批之人類由密啟上乃以所得姓名質之於
公公曰天下治亂實本於此不可不慎又疏言舜舉皋
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聖政之初選人材

正宜如此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中書省以
二疑獄為不可貸已畫可門下省復奏貸之公曰門下
非取旨之地就使未安亦當各正其職容無辨耶遂上
疏言二囚一殺舅一殺妻之父皆已殺也情雖可疑如
死者何若論親黨則全無渭陽之念頓戾寡妻之刑公
然背義忘恩弗思投鼠忌器尤繫朝廷風教不可不慎
也請如已畫又言王存可大用彭汝勵可任言責上曰
王存如何人公曰忠厚正直臣所信也今年已七十願

早用之紹興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簾時事人情大
恐公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欲躋天質於堯舜之上其
功烈其誠心幽明所共鑒也今人主初親政而議者輒
自為計不恤國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
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已而狂人趙
天啟作擬試策傳播中外御史章疏稍取以為用其語
何止誣罔也公曰太皇太后勤勞公正陛下尊奉備至
一旦策題出小人僥倖臨事致誤陛下又曰狂妄詆訐

者已多矣容之則累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詔
書禁約一遵仁宗故事天啟在元祐中已上書詆熙寧
政事為非道矣後見其書編管鄧州上不納公言亦不
許公去客省副使高士敦以太皇太后恩特旨改官蘇
轍謫知汝州御史來之邵言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
事又論轍所謫太近公言之邵為成都府路監司士敦
有犯自當按發轍執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
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公知不容於時再上章乞去語

甚懇切遂以公為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陞辭曰賜坐啜茶慰勞甚渥上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賴然堅不肯為朕留卿雖在外兩為宰輔凡有所以裨益於時政者但入文字來無事形迹公曰敬受命既到官值興廣武埽役下潁昌汝州科稍草一百萬公曰兩處之民不習河役方荐饑之後加之道路阻遠乘此急難又須數倍之價何以堪異時遂以為例則永為深患力請至七八方免然破產失業已十三四有至非

命而死者矣報到閭巷田野謹呼鼓舞如脫機穽方為公立生祠會公南遷畏事者止之司馬光呂公著奪恩數毀墓碑凡元祐時大臣侍從官例皆貶竄章惇以公嘗斷國論遂以為黨而將因其例上曰范某非黨也但不肯為朕留爾惇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其請降公一官移知河南府公以疾辭改陳相次大防等竄嶺表先是公未罷相上嘗問公曰貶謫之人幾似永廢公察上意甚善特有所牽制而未果因致賀曰陛下語此堯

舜不如也今重罪編配之人尚理期叙復豈茲等人不
與此比願陛下只用檢舉候進呈令依條則或有言者
亦易裁處唯在陛下力主之爾是歲郊祀上懷公語將
因赦稍理大防等寃而惇近測上意前期奏大防等難
從恩宥遂以為永例公聞而憂憤乃齋戒累日奏疏曰
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
慮不測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
以異已為怨讐以疑似為訕謗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

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鑒然牛李之禍數十年
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靡卹效尤兼臣與大防等共
事臣有所言多相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
仰報聖德不為其他兼今夏內地大熱炎方想不易處
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深
蒙陛下開納又陛下常憫遷謫之人幾為永廢臣測知
聖心亦曾乞用檢舉之說陛下以一蔡確常軫至念今
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

將大防等引赦原放奏上亦感悟惇持意益堅反詆公
為同罪未錄遂落職知隨州方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
為解萬一得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
如此無一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不小設有不從
含糊觀望之際體國愛君亦曾有人力陳其非者果得
罪死復何憾耶促家人束裝以待謫命在隨幾一年州
事豪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
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

陳終移上意遂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
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少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
悶爾曹勉之間有嘖者則曰我兩為真相報國無狀今
日之貶無所憾也或謂公近名公聞而嘆曰七十之年
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
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在永三年人
不堪其憂公處之有餘裕非醫藥方書未嘗經理非脩
身行已不以語人預作棺衾以俟瞑目上即位皇太后

權同聽政南遷流人倒徙內地以公為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二聖將復用公而意若未得仲乃遣中使至永州就賜銀合茶藥聞勞委曲曰二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已虛位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云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何說公謝曰唯鼓舞聖德又云天下有何不便但奏取來公對曰敢不奉詔又云鄧州莫且去否公對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

又云離闕日二聖再三命某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
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公右正議大夫
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遂復觀文殿大學士充中
太乙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矣詔書有豈惟尊德尚
齒昭示寵優庶幾觀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感
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
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
宣諭渴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強中使曰朝廷

自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繼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仍遣國醫診視醫藥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又敕須公病愈乃得歸公乞免供職許歸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而許後見輔臣問公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其面足矣久之上知公決不能起始命上宰公既安里第有間疾少瘳念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改其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色已依所請卿有忠

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求耆德求治之意公上表謝遂復告老尋降詔不允比詔到而公薨矣實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五歲正旦坐受家人賀如平時明日若熟寐然家人視之則公逝矣前期戒諸子殮如古人周身之外不得侈一物葬務至約口占遺奏以授諸子歷叙家世遭遇晚被厚恩不得一見上為不足言不及私唯指陳切務數端而已讀者益知公為不可及也又令遍別廟堂及侍從諸公內外知舊書其

大致則欲尊王庇民竭誠盡瘁以輔成聖世也上覽表震悼時東朝晚出中外縞素輔臣進見語及公上為之出涕尤嘆恨不得用公也得遺書痛悼嗟惜益期不負公之囑潁昌之人無不揮灑而遠近來哭者無虛日上遣中使密賜銀三千兩且宣諭曰非常典也撫慰諸孤索其所須無纖悉問欲勅葬否諸孤以治命力辭尋勅潁昌河南府給其葬事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添差壻蔡穀通判潁昌府專督喪舉及存恤喪家諸孤卜以四

月十日葬公於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下文正墓之西北初楚國之娠也夢步月中庭有兒自月中下以衣裾承得之明日生公既就學晝夜不少休夜坐帳中燈煙所薰帳頂如墨色後公貴魏國出以教子其在襄城有貴公子挾進士第筮仕方初歆艷一時公頽然其後政事之餘從諸公勸講賦詠為樂嘗賦秋風吹汝水讀者已知為公輔器也文正墓碑石未得而葬之日且逼公衰服行哭密有所禱遽得之道左逮公將終潁昌城內

外林木俱冰集賢殿脩撰唐義問與公久遊且相好也
亦起自謫籍而歸遇公於鄂相語甚款公折簡抵義問
曰某非久就木後事願公證明公捐舍館義問適守潁
昌凡經理陳請切於已事雖氣類相求亦公精誠前有
所托也方文正即世遺二稚子一男一女甫七八歲公
教養至於成人男為名臣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女嫁令
族封和義郡君又公伯姊嫠居公為給事中請以所得
恩典改授冠帔簾下諭政府曰范氏文正公女宜特賜

何必改也公草謝表曲盡感遇之意後亦以公恩封高平郡太君公有文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二十卷公內剛外柔端亮不撓其正身齊家以至許國愛民皆得之天資而本於平易不宿怨不吝過不苟近利不邀虛名未嘗忽細故而不親常欲以天下如一堂之上人心如已之心利害休戚皆欲與之同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耳食不重肉亦無所擇衣纔蔽形體不事華靡暑月必襲衣見子孫必冠所得錫賚入

手盡散任子思必先疎遠故其仲子垂五十而官未寄
祿幼子與五孫猶未仕也位宰相如布衣時無好惡不
以聲色加人在政府賜予纔在門徑以廣義莊歸自南
遷家人衣食將不給所賚金帛均給親族曰上不忘老
臣之賜也幸同此恩論事周旋油油翼翼唯理之得唯
陳請之通而後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上自人主信其
忠士大夫服其義武夫悍卒匹夫匹婦懷其德外至邊
遠皆知其名其為留臺也一時耆德多在洛公與司馬

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杯過
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而天下唯憂公不起也
方其在永也天下固未嘗一日忘公其召而來天下跋
首以望其用其病而歸也天下猶幸其復興至其薨也
莫不咨嗟太息或至泪下故其歷事五朝用捨出入踰
五十年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方之晉叔向唐裴
度雖近是而彼則不能無少愧矣夫人王氏天章閣待
制質之女魏國夫人卒於永州今舉以祔五男長正民

單州團練判官次正平次正思宣德郎次正路次正國
五女嫁將作監崔保孫朝請郎荆湖北路轉運使莊公
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轂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
路崔氏馬氏二女皆先公卒孫七人直彥宣義郎直方
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孺女一人嫁長安李
琬曾孫八公雖篤於恩仁然非其義纖介不以假人教
子弟則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
次顛沛必於是則所以謂有為亦若是豈不在人耶故

皆表表自起士大夫指以為勸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
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
之以待其如病者何故雖以人材為已任每有薦引必
先公議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元
祐中嘗實封手詔委公薦士公具十餘輩上之後皆進
用亦有至廊廟者上以為公知人性不欲生事不欲撓
人其歸葬兄也廊廟先以屬河南府守將以為助公既
葬而後見太守守問公曰卜葬定何日公曰已葬矣姑

一見公而去守驚曰何不一相及也廟堂諸公皆有書以見託今將何以報之比其薨也前飭子弟無以後事累公上皆取給於私力而亦不可以煩人也公之再相也簾下非特知公之賢亦將有所託故其引文正以賞公其意可知也公亦感激遭遇期以身盡而哲宗亦察公之忠咨訪眷待不與他等然退而寒之者至矣公雖披見肺肝上亦無從可知也嗚呼之儀既銓次公章疏每至抑揚論列之際未嘗不掩卷而嘆亦或至於墮睫

也蓋無一語不出於誠意無一事不切於物情或所指者小而所戒者大所陳至近而所及至遠其言而未行也疊疊如理棼絲必至於緝而後已也丁寧反復愈挫愈勵甚者如救焚溺其已行者畧而不行者詳竊以問公子其子曰此先公微意也已行者君臣一心而信矣所以畧不行者將以示吾君優容聽納臣下屢瀆而不厭所以詳既互見君臣一時相與之盛而又可以為來者之勸也使公之言行於熙寧元豐間必無元祐之更

張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元符之已甚至是上虛心
必有待於公而公病矣所謂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與有
陰德者必饗其樂天下孰不有禱也而公弗顧以往其
果有命耶抑物理自有其數也觀公終始一致白首不
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於斯可以無憾矣一時之語固不得而
加損姑撮其切於事者載之蓋非其語不見其實故不
得而簡盡其文不出其事故不必備使讀之者聳然必

作而欲有所為則如公臨之而致不朽之托公既有所命矣或曰孔子作春秋而定哀之間多微辭是不能無所避就也然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執筆者固當論世而言亦當知盡萬物不能易已之重庶幾不負公之記而異時可以下見於公而無憾也謹狀

嘉祐集卷一

幾策二首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
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
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
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
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

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敵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夏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勢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

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瑋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

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

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
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風俗勁悍肆其強狡思啟封
疆者固其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
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
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
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
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
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

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

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
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
矣閻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
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
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
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
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
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

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羌蠻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十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

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
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
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
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
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
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
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
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

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

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

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原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

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脇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

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

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
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
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
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
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
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
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
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嘉祐集卷四

衡論上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戎蠻古之人非以盜賊戎蠻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戎蠻遠鄙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忤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

趨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戎蠻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戎蠻而猶不獲用吾不知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

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
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
寒士方持尺紙之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
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
民上武夫健卒有灑埽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
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
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
胥史賤吏忽之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

者不獲一施吾甚感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
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
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雋偉
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胥吏中者耳夫趙廣漢
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
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雋明博出之可以為
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
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

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
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
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
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
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綴於大惡者大約亦不
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
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大氣也長吏一怒不問
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

長吏待我以犬彘吾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節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賞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異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自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

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廣陵集拾遺

宋 王令 撰

酒船

剡木以為舟，蓋取諸渙象。有能為其模，黃金投良匠。虛
中無檣楫，所載惟佳釀。繡段圍華堂，妖姬發清唱。坐乘
歡來時，落日翻紅浪。借問醉鄉遊，何如江海上。

別表弟司秀才

吾學老無長，吾日亦自愛。念當相舍去，反覆互嗟嘅。謀

道苟能同千里如坐會又何重子行吾意自有在

別黃端微

聲隔子

滄江無纖鱗太岳無低岑鳳凰遺其卵意欲留清音昂

昂卧虎兒已有貪牛心吳山山雖高滿路紅棘林不如

早西來草堂松竹深

端微始欲泊吳後與子約于家園草堂為會

長江萬里明如鏡

長江萬里明如鏡江面無風江水靜白日當空照江底
蛟穴龍居難隱映亂山影落碧波寒漁翁醉卧愁不醒

遲暮東西見海門海門目斷烟雲暝幾度狂濤日月低
舟師鼓柁歌相慶長江雖長繒網多纖鱗何處逃生命

題步君叙園亭

我愛練湖春柳好四十里圍青玉城平流中澄綠鏡匣
遠山傍卧翠虎橫黃林主人樂此地瞰壓湖面開以亭
常將醉目望野色數曲老畫誰家屏山禽水鳥盡相識
飛入欄壁馴不驚有時落照到波上一眼萬疊金鱗明
伊余與世既齟齬奈此有地來歸耕回頭把眼看市道

愁向塵埃着脚行

樓上曲

逆口不唱當時歌當時笑聲與曲和思目不視當時字
當時字寫當時意當時意斷字空存總有前歌不忍聞
樓凭西北欄干暖病眼看天淚障昏望望行雲迷笑電
曉夢依稀有時見雙眉聚綠眼揉紅猶似臨歸別時面
秋夜遲遲夜燈短翠被孤眠不成暖舊時咲月不長圓
如今愁看月空滿武陵幾欲尋歸路桃花迷人不知步

霜餘芳草不成青暮鳴飛入斜陽去

憶江陰呈介甫

江上城隍古鏡中城邊山色翠屏風
魚蝦接海隨時足稻米連湖逐歲豐
泰伯人民堪教育春申溝港可疏通
朱輪天使從君欲異日能忘笑語同

平山堂

豁豁虛堂巧築城平池相與遠山平
橫崖積翠簷邊出度壠浮蒼瓦上生
春入壺觴分蜀井府酒取此井作風回談笑

落蕪城謝公已去人懷想
向此還留召伯名

吳學士席上作

塵沙欺客日冥冥
喜對賢豪耳目清
爛熳共誇文字飲
歡娛誰憶管絃聲
風牽翠幕燈相照
月卦珠簾酒屢傾
後夜想當煩劇處
夢魂還繞北池行

羈旅呈介甫

羈旅迫歲晚
班毛混滿簪
遊無輟下馬
坐乏囊中金
塵漲風聲濁
天昏雪氣深
幸聞清論數
竟日解悲吟

送介甫行畿縣

廐牧三年厭舌頻
况今持斧似行春
氓民墮窳懷寬政
吏士因循倚近親
被水田疇思貸種
經冬鰥寡待周貧
想今愈有江湖興
亦欲同君一釣綸

次韵介甫懷舒州山水見示之作

皖上相逢昔少留
登樓隱几聽鳴鳩
山峯游處今何在
溪水流來此有求
就食四方甘不繫
為生一世信長浮
共知局促京沙裡
回首當時始覺羞

因憶滿樓讀書之樂呈介甫

憶昨滿樓幸久留乾坤談罷論睢鳩

時講詩易

它時已恨相

從少此日能忘共學不此去溪山隨夢斷比來身世若
雲浮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

次韵介甫集禧池上詠鷺

池上溶溶浮暖日野鷺無數自相呼謀生迹與風波密
擇地心將網弋疎毛羽鮮明疑振鷺聲鳴和好似闕睢
應憐餐食輕身者只直義之數紙書

與君佐簡

令啟令以親者至輒具不腆之禮苟得不遺一辱臨之
良幸令頓首君佐足下

荅王和甫書

令啟久相違此忽奉來教大慰所懷自鄙取隋以抵取
京師愈加迂緩車馬冒寒能無苦乎令既至家後復謀
遷常遠出連病舊學頓喪往還雖多祇以廢日心之所
懷誰與講一本作言者朋友之遠其思如何哉不知行李以

何時至京與平甫誰為先後既相聚應復甚歡一本作相聚應
歎苟辱不遺幸時以書見及一本作願時慰問冬寒砭骨凡在
起處宜謹為護惜遠客尤望加愛不宣

東坡全集

別集類二 北宋

御製讀東坡全集

把卷對古人常愧若不及矧實不及者益覺瞠乎立東
坡仙中人禪悅聊自適糟粕為經濟匡陸應避席竄謫
炎瘴鄉山水娛朝夕佳句出貧餓用東坡句道義足困厄雖
多放浪言要不離忠赤瑚璉而江湖千秋同慨惜古今
或同然思之惴然惕

東坡全集卷之十

回同官先狀

幸因聯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遙欣愉良極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啟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搢紳之末
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
披緘驚眩撫已汗惶恭惟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
道德龔黃之右牢固坐空風流王謝之間嘯歌自得豈

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聞謦咳之音瞻咏實勞敷宣罔既
杭州與莫提刑啟

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顧惟頑鈍之資豈任繁劇之寄仰憑多可或賜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簡上肅高風于列郡浹厚德于齊民千佛題名昔忝遊從之末三吳按郡想蒙潤澤之餘會見有期瞻依愈切

回蘇州黃龍圖啟

伏審政成京口詔徙吳都眷惟疆境之隣首被風聲之美亟蒙音誨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賦才敏明秉德仁厚踐揚臺省既久簡于上心偃息江湖尚歷試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協羣言欣頌之誠筆舌難盡

代大中公賀歐陽樞密啟

伏審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節實為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風孰不欣抃竊以國家分設二府紀綱

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撫民于內者皆效節于中書秉義蹈忠所以捍城于外者皆受制于樞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幹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為宰臣職雖或偏道未始異蓋近古之制兵農混于一民自漢以還文武分為二職所上者係乎其世所長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豈復容易恭以樞密侍郎名冠當代才雄萬夫通習世務而皆有本源講明經術而不為迂濶擢居大位實快羣心武夫悍卒自以為盡得其才賢士大

夫皆以為得行其道某分守遠郡寓居近畿仰大賢之
登庸助率土之歡咏

蘇詩補註

別集類二 北宋

後跋

先世父篤好東坡先生之詩以施注編年不甚分明而踳駁繆盭間或不免覃思積力搜釋融洽餘三十年而乃潰於成藏諸篋笥未嘗以示人也遭值家難余年十二隨侍請室世父諄念此書為一生精力所聚恐一旦湫先朝露將淹沒不彰求其人以付之而未得既而世父蒙

思超雪余侍先人遠戍長安乾隆元年余兄弟復蒙
特恩赦歸井里距奉伯父之諱已九年于此矣流離顛
沛之餘東西奔走慙慙靡騁九年偕仲兄游維揚
搗此藁謀諸好事迄無將伯之助既余筮仕武陟
偏災見告陽武河口衝決竭駑駘之力補救不暇
迨被論南還謝絕塵務校理舊業正其馬烏訂其
闕漏先世父遐搜廣覽之苦心未敢云窺其底奧
然是書之本末亦麤畧完備已歲在辛未

翠華南幸迎

鑒袁浦卽以是書繕本上呈

乙覽蒙

恩賜緞四端書留

內府誠人臣不世之遭逢而先世父畢生之精勤九

原可以稍慰矣客歲遊楚是書仍携諸行笈巨浸稽

天驚風激浪一舟掀舞囊膝盡濕書獨安然無恙

自吾世父之渡淮也軒窗盡裂而是書拔洪濤濁

浪而出與今正同豈精靈不泯有神物呵護之耶
今將開雕于廣陵客舍適武林杭堇浦太史來主
講席重煩勘定體益加潔例益加嚴是書一出洵
蘇氏之功臣施家父子之諍友哉回憶園扉土室
之中耳提面示顯然猶在目前歲月蹉跎人事乖
迂余以不肖未能荷承先業閱三十八年之久乃
得節衣縮食辛勤以竟成此志撫今追昔不禁其
涕泗之橫集也猶子岐昌世父季孫也勤學不倦

以詩世其家學方任校讐之役遽以病歿從孫祖
香踵成之句櫛字比以助余之不逮仲兄七倫先
生為是書劬勞擘畫旁皇終夜絀於力而志不得
逞異日得返舊廬荒村老樹之間繙書聽雨醺濁
酒以酌先靈兄得弛其負荷擔可以啟顏而笑矣
乎

樂城後集卷七

歷代論一 并引

三宗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商
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
王受命中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之久皆
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三年
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

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謂不知稼穡之
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
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也至其享國長久如
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
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
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
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
也幸而壽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聖輕蔑臣下至

於失國宜矣古之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
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
山林學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
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
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
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
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樂城應詔集卷十一

秘閣試論六首

王者不治夷狄論

儒者必慎其所習習之不正終身病之公羊之書好為異說而無統多作新意以變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漢之諸儒治公羊者比於他經最為迂闊至於何休而其用意又甚於公羊蓋其勢然也經書公及戎盟于潛公羊猶未有說也而休以為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

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潛也時有是事也時有是事而孔子不書可乎故春秋之書其體有二有書以見褒貶者有書以記當時之事備史記之體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貶予奪者公之及戎盟于潛是無褒貶予奪者也而休欲必為之說是以其說不得不妄也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於無事者之說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嘗論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

親之者漢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閉拒而不納之者光武之謝西域絕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與夷狄為治之大要也今曰來者必不可拒則是光武之謝西域以息中國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則是高宗丈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討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說施之於中國強盛夷狄暴橫之時則將養寇以遺子孫之憂施之於中國新定休息自養之際則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勞弊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說無施而可也

益愚聞之聖人之於戎狄也吾欲來之則來之雖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則去之雖有欲來者亦不可得而來也要以使吾中國不失於便而置夷狄於不便之地故其屈伸進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來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學者曰春秋託始以治天下當隱公之際未暇遠畧故先書晉滅夏陽不書楚滅穀鄧夫穀鄧之不書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聖人未欲與夷狄交通則雖有欲至尚可得而至哉

愚故曰春秋之書公及我盟于潛是記事之體而無休
之說也

山谷集

別集類二 北宋

山谷詞

醉落魄

茶詞

載草堂詩
餘補入

紅牙板歇韶聲斷六么初徹小槽酒滴真珠竭紫玉甌
圓淺浪泛春雪香芽嫩蕊清心骨醉中襟量與天濶
夜闌似覺歸仙闕走馬章臺踏碎滿街月

豫章先生傳

豫章先生諱庭堅字魯直姓黃氏其先娶之金華人六世祖贍以策干江南用為著作佐郎知洪州分寧縣贍生玘玘生元吉元吉始卜築修水上墓兩世于山中遂占籍焉元吉生中理贈光祿卿中理生湜贈朝散大夫湜生庶嘗攝康州贈中大夫公之皇考也公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康州奇之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

問之無不通大驚以為一日千里也治平中兩首鄉薦
遂登四年第調汝州葉縣尉熙寧中詔舉四京學官有
司考其文章優等遂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留守大師
文公才之留再任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先是眉山蘇公
子瞻見公詩于孫公莘老家絕歎以為世久無此作矣
因以詩往來會蘇公以詩抵罪公亦罰金直差知吉州
太和縣改授宣德郎太和號難治公以平易近民民亦
不忍欺會頒鹽策諸邑爭授多數獨公平平耳大吏不

悅而民安之到官年餘移監德州德平鎮公奉佛最謹
過泗州僧伽塔遂作發願文痛戒酒色與肉食但朝粥
午飯如浮法時元豐七年三月也序遷奉議郎哲宗即
位轉承議郎賜五品服乃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入館未
幾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討官集賢校理逾年除祕書省
著作佐郎朝廷數議除美官為言事者所梗不果又遷
朝奉郎遇郊當任子舍其子而官其兄之子實錄書成
當進一官丐回授母夫人李朝廷從之遂君安康邵公

事母孝有曾閔之行安康卧疾彌年公晝夜視顏色手
湯劑衣不解帶時其疾痛痾痒而敬抑搔之至親滌廁
愉浣中裙云遭母喪哀毀過人得疾幾殆既還墓因廬
墓側終喪先是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略曰瑰璋之文妙
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為實錄云服除除祕
書丞集賢校理同修國史辭疾乞守太平除宣又改鄴
未幾管句亳州明道宮紹聖初議者言神宗實錄多誣
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對責授涪州別駕黔

州安置命下左右或泣公色自若投牀大鼾即日上道
君子是以知公不以得喪休戚芥蒂其中也至黔寓開
元寺摩圍閣以登覽文墨自娛若無遷謫意俄以外兄
作本路常平官避嫌移戎州公一不以介意與後生講
學孜孜不怠兩川人士爭從之遊經公指授下筆皆有
可觀今上登極復宣德郎監鄂州在城鹽稅改奉議郎
簽書寧國軍節度到官改朝奉郎知舒州又召以為吏
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郡得知太平州到官九日

而罷管句洪州玉隆觀寓居江夏公風韻灑落胷中潤
疎初無怨尤談笑諧謔或以忤物蓋嘗忤趙丞挺之而
希合所不屑也公往嘗作荊州承天院塔記轉運判官
陳舉承風旨採摘其間數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
隸宜州雖被橫逆未嘗一語尤之浩然自得也崇寧四
年九月三十日卒于宜州寓居年六十有一大觀三年
十一月歸塋雙井祖塋之西先配孫氏莘老之女封蘭
溪縣君後配謝氏師厚之女封介休縣君一男曰相一

女曰睦嫁將仕郎舒城李文伯公學問文章天然成性
落筆妙天下天祐中眉山蘇公號文章伯當是時公與
高郵秦少游宛丘張文潛濟源晁無咎皆遊其門以文
相高號四學士一文一詩出人爭傳誦之紙價為高而
公之文尤絕出高妙追古賢士燭後輝前晚節位益顯
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遊潯皖樂山
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老人天下皆稱曰山
谷而不名字之以配東坡云公楷法妍媚自成一家遊

荊州得名本蘭亭愛翫之不去手因悟古人用筆意作
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者草書尤奇偉公歿後人
爭購其字一紙千金云

史贊曰自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
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么麼散翫無以議為也宋興楊
文公億字大年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
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鬪果為工號稱崑崙體
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為絕唱

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
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才鼓行
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
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
公不然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
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
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

文獻

通考

太常寺議證

朝奉郎新除太常博士陳緯譔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蓋言者文也德者實也德稱乎文則文之著乃實之形
也無其實而有其文抑末矣太玄法言子雲之文度越
諸子而卒無以蓋其美新之失河東之文雄深雅健而
比之匪人終身不悔又奚足道哉黃公以文名世人知
其磊磊軒天地者此也不知其真履實踐卓乎不可企
及非吾夫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乎初蘇文忠公見公

詩于孫公覺座上後過李公常于濟南見公詩文以為
超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大振世以蘇黃並稱然
公之學奚止于文哉紫陽朱文公讀東都事畧惜其好
處不載具稱公為孝友蘇文忠公記分寧祠非徒曰瓌
瑋之文卓絕當世而又曰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則公之
平生凡性分所當盡者真無毫髮遺憾矣潁溪周夫子
闡明道學上接孔孟不傳之祕世固鮮有知者雖以清
獻趙公亦幾失之眉睫之間而潘公興嗣銘其墓又止

以善談名理稱之惟公知其人品甚高光風霽月用一語獨能形容有道者氣象惟賢知賢則其為元祐史官也荆公勿令上知之語陸左丞隱而不書公爭辯甚苦辭氣壯厲至目為佞史紹聖間羣小用事追仇元祐史官詔拘畿縣以報所問衆竦惕失據公隨問隨荅弗惕弗隱而謫黔徙戎頓豁萬狀畧無幾微見顏面其為承天塔記也部使者阿順風旨萬千交扇遂有宜州之行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見者謂公無愧于東都

黨錮諸賢願寫范孟博一傳公又默誦大書盡卷乃止
則胸中浩然不哀者抑亦可想見矣公之所學如此守
道守官如此公之處生死禍福如此信乎其為有德之
士其可與操觚翰詠聲音響采色者例之乎雖自繼述
之論起公在黨籍率為罪首然自紹興以來褒貶有詔
一時之屈百世之伸也夫復何憾獨易名之典缺非所
以表前哲而風來世謹按謚法曰道德博聞曰文能固
所守曰節公之文名愈久愈著如皦日之行天終古不

滅非道德博聞不及此公之氣節愈挫愈勁如精金之
在冶百煉不磨非能固所守不及此請以文節謚公宜
無歉

考功郎覆議

奉議郎尚書考功郎兼崇政殿說書趙景偉謨山谷先
生太史黃公名配蘇長公當與穹壤相弊既沒幾二百
年節惠未立茲非聖世一闕典與屬有請于朝下太常
議謚文節移考功覆議謚曰夫蕭條澹泊者性分之具

而嗜慾深者天機必淺是道蓋出于山谷先生有得焉
先生詞章入神出天巧妙無餘可以謂之文矣先生出
處夷險一致至死無悔可以謂之節矣抑嘗溯先生心
事而得其所以本然者爐香隱几萬慮煙消木落江澄
本根獨在其遺物自得雖覆却萬方陳乎前不足入其
室故翱翔殿館澹然江湖斥死窮山而頽然物化孝友
之行瑰瑋之文非性天之發妙理之寄也所謂御風騎
氣獨立萬物之表蘇長公之言于是乎信尋類取稱文

儷以節以易先生名太常之議是謹議

山谷祠記

前賢之表薄俗之敦也茲祠是已鼓舞幹旋之機微吾人孰與于斯擴而競力各而奮施寧之俗舊矣忠節凜凜仁義藹然寧前後又不僅山谷先生一人風雨晦明鷄鳴喑喑吾民秉彝之天奚俗之能泯忠無揚飛雲之大風破頑陰之震霆爾按文節謚議先生文墨之瓌偉妙絕姑毋論已如蔽上諛史之斥鼯寢自若炎荒幸災

之竄幾微不形夫何胸中浩然之不哀又如爐香隱几
萬慮俱消木落江澄本根獨在又何頽然之不化于物
茲其御風騎氣脫屣埃壒之表回視薄俗真猶鷗雅之
嚇鵲鸞燕雀之笑鷓鴣也天下惟風以動之樹此風聲
民何迷之不感俗何澆之不淳茲祠初于寧蜀甫靖之
時主之者欽差巡撫都憲林公俊贊之者分守分巡王
公綸王公純承之者郡守山陰祝侯漸二守新安江侯
昌而始終成之者節推蘇孰虞山陳侯察勒石紀之者

州守葉君天爵也林公氣節雄天下二王公亦然祝江
東三侯泊葉君皆江右守佐志操之有稱者則茲祠之
也年先生千古一類人物鼓舞幹旋大風震霆其關係
豈小哉弘治癸亥六月始工是冬十二月訖工材撤諸
經祠出諸勸助有租入以永其繼有裔孫以守其祀州
義士王庭蕙陳潛查仲春協力周旋其事云弘治十八
年乙丑秋九月中旬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知制誥前經筵日講官會

典副總後學南昌張元稹謨

后山詩注

別集類二

北宋

后山詩注原記

先生姓陳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幼嗜學行其所知慕古學者不為進取計也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業於門元豐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謂修史最難申教切至曾薦為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方復請而以憂去遂寢太學又薦其文行乞為學錄不就樞密章公惇高其義異來見特薦於朝而

終不一往元祐初翰林學士蘇公軾與侍從列薦乃官之俾教授其鄉未幾除太常博士言事者謂先生嘗謁告詣南都見蘇公為私遂罷移潁州教授紹聖初又以餘黨罷換江州彭澤令未行丁母憂寓僧舍人不堪其貧暨外除猶不言仕者凡四年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為務蓋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元符三年除棣州教授隨除祕書省正字將用矣歿於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友人鄒公浩買棺以斂朝廷

特賜絹二百匹嘗與往來者共贈之然後得歸初先生
學於曾公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捨手
卒從其學黃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先生終自謂不
及也先生既歿其子豐登以全藁投衍曰先人實知子
子為編次而狀其行衍既狀其行矣親錄藏於家者今
十二年固未敢忘也衍嘗謂唐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
人李漢所編衍從先生學者七年所得為多今又受其
所遺甲乙丙藁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

六十五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千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為六卷類文為十四卷次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錄一卷又手書之竊惟先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逮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昔漢揚雄作太玄法言箴賦如劉歆號知文始歆之後而短毀謂其必傳者桓譚一人而已先生之文早見稱于曾蘇二公世人好之者猶以二公故也今賢士大夫

競收藏之則其傳也奚待于衍耶後豈不有得手寫故
本以證其誤者則不肖之名因附茲以不朽為幸甚其
闕方求而補諸又有解洪範相表闡微彰善詩話叢談
各自為集云政和五年十月六日謹記

建中靖國辛巳之冬雲別涪翁於荊州翁曰陳無已
天下士也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絡有開
有塞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其論事救首救
尾如常山之蛇其作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作詩深

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不能當也子有意學問不可
不住掃斯人之門雲再拜受教明年春至京師賢士
大夫出涕相弔曰無已亡矣雲驚嘆失聲痛恨無窮
泊來彭城求先生詩文且四年僅見一二最後得昌
世所集凡六百五篇琮璜珎瑀貫列大備雲曰幸矣
至寶不沒乃今有獲因記涪翁之語錄以示昌世自
昔名世之士著書立言必賴其徒傳之文中子講道
河汾以續六經房魏之倫皆北面受業及登廊廟不

能顯傳其書卒以泯滅論者至今惜之昌世先生之高弟操行文章雅擅先生之風雖隱約布韋而所立絕人不苟徇合故能蒐拾遺文成一家之言又序先生出處之大節其辭蔚然讀之使人凜凜增慕然先生之道必昌於後世者昌世之力也千載之下可以知其賢矣政和丙申正月甲午元城王雲題

濟南集卷八

宋 李廌 撰

德隅堂畫品

靈惠應感公像

秦蜀守李冰之子開二江制水怪蜀人德之祠於灌口
世所謂灌口二郎者也風貌甚都威儀嚴毅然挾彈遨
遊僕隸整整有功成廟食之氣

畫品書後

趙德麟藏書數萬卷蓄畫數十函皆留京師郎中廌所

評皆襄陽隨軒橐中品也德麟以文章名于時薦聞其名於薦紳士大夫間蓋十餘年比自箕隗將道漢沔東適吳粵遇于荊州畱連餘半年中間從德麟徜徉山水為觴詠登臨之樂無日不然遇佳興則取諸畫次第觀之薦每有評說德麟曰子姑識其語予將質之于他人薦曰畫之為伎下矣能求其意何足道哉然知其說者或寡能盡其心求舐筆和鈇之際筆墨心手相應於繪素之初則靡有不得之矣後之觀者嘗試以薦之說而

求之元符元年七月既望襄陽北津舟中贊皇李廌方

叔書

附李方叔初以文章映照一世其氣韻高遠鑑裁明
當決不待試而後知每展書畫目所寄處便了妙境
余最喜為畫出所藏謝東山嘗謂政索解人不可得
每於方叔始無此恨故所品畫語勝理詣翰墨娟秀
讀之未必見畫而橫陳目前當與吾家諸畫俱入秘
篋或畱子孫或落人間皆為無窮之玩元符元年七

月二十一日襄陽官舍趙令時德麟書

樂圃餘稿

別集類三 南宋

樂圃餘稿原序

圖書五厄自古有之為人後嗣而不能明著其先德於後世是亦有所負焉樂圃文集舊百卷家藏古今篇帙動萬計與夫數世聚族之居堂宇亭榭名花古木惟建炎兵火之難吳城失守一日剪為劫灰其後獨先生春秋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編思玷處孫列自幼搜訪樂圃餘藁每得一篇必珍而藏之今裒集有年矣它

未有所增益豈非詢之未廣而求之未裕歟伯父都講
痛心疾首之言每竊傷歎思老矣深懼異時墨渝紙與
不能久其傳今雖百卷之中僅存十一然雄文麗藻恐
又將湮沒遂止憑所藏得古律詩大小百六十有三記
五序六啟七墓誌五世譜題跋祭文賦書銘各一類為
卷十捐俸募工以鐫諸木又以志銘墓表國史特書之
傳伯父為先生而作書題表奏附于卷末且以見吾家義
風業儒有所自來而故交名族多為今代顯人必有博

洽君子廣藏遺逸以補缺亡庶使舊編它日再獲全備
亦仁者用心也紹熙甲寅孟冬望日姪孫思序

樂園餘稿附編

都講書寄叔父弟姪

先人自嘉祐八年未冠登乙科俄墜馬傷足弗能仕即
隱居求志居吳門鄉人稱之為樂園先生元祐初諸公
論薦特起於鄉校後召居太學端明蘇公知定州貽簡
留別云播紳喜公疾平歸國以為儒林光但恨出處不

齊止獲一見而已紹聖間復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
編修元符初不幸不祿於京師自玉堂青瑣及諸賢士
大夫莫不歎息爭挽之以詩翰林承旨蔣穎叔云十載
簪緘困京轅一竿風月負滄浪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
新詩滿錦囊太常少卿張天覺云虛醫照髓難迴數楚
些招魂不救亡又有金殿鶴鸞舊綴行之句起居郎吳
天用云李廣不侯真有命陶潛雖仕本無心奉常簿張
敏叔云薦禰未霑新祿米登瀛空帶舊芸香勞生可嘆

昔已死好學共知今也亡自憐身迹同桑戶誰使潛然
淚幾行編修勅令陳子貞云道山歲月徒為爾樂園風
烟安在哉一醺白醪人不見兩行清淚客重來益重嘆
其出仕而有所施也自少年登科即嬰足疾已絕意
仕官侍先祖少師遊宦周流四方以著書立言為事常
友天下士授春秋於孫明復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
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臺志自
成一家書又有琴史六卷續吳郡圖經記三卷集古今

文章詩詠為吳門總集二十卷又所撰詩詞賦辯表章
雜說編纂凡百卷號曰樂園集平生尤邃於春秋故掌
蘇庠及太學博士皆講此書往往多流傳於人間先人
以清白遺子孫素不治貲產嘗曰遺子孫以書不賢於
多財者乎遺之以書是教以義也遺之以財是教以利
也樂園所居曾祖母吳夫人所創先大父分得之今與
諸叔父共居者也藏書二萬卷所蓄前輩鉅公及諸賢
大夫所贈書簡筆精墨妙不啻千餘軸又與一時名公

酬唱歌詩賡和篇什集為樂園篇章錄二十卷皆藏于
家唐成春敵人侵浙右吳門失守發與一子縋城而出
竄身於江湖之間望故廬之火慟哭者幾月故生生之
具一無存者與夫所寶書籍先世著述皆為煨燼惟春秋
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本其他皆莫能追記可
不為痛惜哉平江自車駕巡幸嘗駐蹕焉委樞臣領重
兵擇將守付以郡政十萬生靈恃城池之固可與共守
悉不為去計無何叛將悍卒陽為備禦而陰實結連周

樞湯守相繼而遁是僅閉十萬平民付之賊手以二百
年承平富庶之俗一旦資於毒焰可不為之大哀邪嗚
呼先人之志既不能少施於一時其著為空言者又不
得流傳於後世皆不肖罪逆之所致也天之彰善癉惡
至此乃大謬如是何其荼毒痛苦如此之極也樂園所
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俾同居弟姪滌磨於牆壁
間尚可觀考皆姑蘇前後賢太守部使者與夫鄉邦舊
德宿望耆英之詩猶可傳示好事顧此纔所蓄百分之

一二耳然類而推之亦可以取信於士大夫於先德不
為無補也因書其後以呈叔父中大兼寄樂園諸弟姪
庶可以知其詳幸博訪遺逸以補其亡真無怠厥志紹
興四年五月朔左朝請郎通判嚴州軍州事朱發謹題
都講知筠州進春秋表

元聖素王之道蓋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
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某中謝竊以
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姬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為國風

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
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
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愆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
賞罰非獨示筆削而昭勸戒又將尊天子而抑諸侯于
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貶
戮宵人既死之姦一字或褒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
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
古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卓

哉大經孰明厥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為說之紛更稽之
左氏則有叙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
集解復為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採
其淵源未免互有於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
之熙朝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
力贊盛時之治頗號得人之多伏念先臣幸生斯世夙
紹青氈之業每耽黃卷之書未冠而拔巍科既壯而事
高蹈棲遲樂園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特起泮宮鼓篋

授業者每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膺璧水之招翺翔芸
閣之雋遊紬繹樞庭之密議雖平生之述作於羣經固
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深於凡例其去取
三家當否旁稽考諸儒之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
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顯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
著為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于要塗使斯文遂東於高
閣天祐吾道運于昌辰恭維皇帝陛下大一統于朝元
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

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恢隆於此道聿
先復用於是經立之學宮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
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
齡之嘉會早竊科名於俊域屢叨講習於王宮尋常不
墜於箕裘鑒寐敢忘於堂塾因贊部條之暇自貽傳癖
之譏况此難逢實為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覲揚後世之
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迪教而輔世謹涓筆札恭綴
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

策謹賁詣登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已荒聖
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於施為注措之時或備
乙夜之觀庶少俾於德政倘示諸生之好亦有補於方
來遂忘鉄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臣無任

演山集

別集類三 南宋

演山集附錄

宋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贈少傅黃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都

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珌撰並

書

徽猷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魯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擢篆額

布衣韋帶之士懷材抱藝砥節礪行所負者重不自炫
耀而未有所試其為家人所敬者鮮矣況能取知於鄉
黨乎見知於鄉黨者益鮮矣況能有聞於天下乎以孔
子之聖而易于其鄰子路之賢而慢于同門之士自是
而降蓋在所不論也至若嘯咏衡門之下誦詩讀書考
今玩古作為文章條然自適而州邑鄉閭推為豪傑不
敢或與之齒已而遊場屋學校有司每得其文必以為
之第一而聲名達于九重天子遲見之一旦策士于廷

親擢以冠多士榮問休暢人以未識其面為恨如端明
黃公者是豈易得哉惟漢儒拘于傳注或不見聖人指
歸而隋唐以來窘束詞章文律益下神宗皇帝始以經
術造士公以自得之學溢為文詞超然獨步而遇合如
此非偶然也公諱裳表字冕仲其先金陵人五代時遷
延平曾祖曰護祖曰添考曰文慶皆隱德不仕考以公
貴累贈特進妣吳氏贈高密郡夫人公元豐五年登進
士第歷越州簽判太學博士秘書省校書郎太宗正丞

尚書考功員外郎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徽宗朝遷兵部
侍郎又遷禮部侍郎求外任差知潁昌府移河南府未
行留為禮部尚書閱數月申前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
青州移廬州又移鄆州久之丐宮祠差提舉杭州洞霄
宮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知福州歷二任除龍
圖閣學士於是復以提舉杭州洞霄宮居錢塘至宣和
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建炎二年歸始延年抗
章乞致仕轉正議大夫次年八月十八日卒于里第享

年八十有七遺表聞詔贈四官恩卹如令冬十月十六日其子玠以公與夫人同葬于郡之板橋坑先塋之左公襟韻曠達文詞出于胸臆浩渺難窮而趣詣深奧見于演山集六十卷少有魁天下之志士亦以此期之至仕宦則泊然無心故久而始達晚而油然外服老而超遙物表世故人累不能嬰其中而拂其外與夫銳進而不可說初貪得而倒行逆施者其可同年語哉為兵部時嘗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天

下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則可以坐享太平又言雄州弓箭手趨捷勇健敵人畏憚請增額選募分屯邊郡又言東南城池頽毀無戰守具萬一奸人竊發懼無以制在禮部會朝廷議推太學三舍法于天下公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是後公私煩費人不以為便卒採公言復科舉而日後歐人之變悉符公所論由是人知公言不見用而身去朝廷老于州郡其蘊蓄蓋有不獲展者為可惜也性淡於

財利甫終父母喪舉貲產畀二兄而寓跡僧舍不挾一金之資在太學有同舍生遭喪無以為歸計罄篋筭所有資之仕宦俸入未嘗省錄宗族親故貧者多仰給焉頗從事于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叅諸日用凡世俗之所競趨而共驚者公獨漠然無繫累茲其所以享令名遂雅操得遐壽也與娶同郡張氏累贈越國夫人世儒家方居約時事舅姑盡禮祖姑疾病侍藥餌供澣濯備極艱勤宗族嗟服及公顯達閨門

之治不待告詔而悉得指意其生若卒皆先公一年是亦異矣生四男七女孟曰瑜終于朝奉大夫知徽州休寧縣仲曰玘終于承奉郎監管真定府糧料院叔曰琚終于朝奉大夫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季曰玠今為右朝奉郎大宗正司主管宗室財用奉直大夫直秘閣知單州蔡修承議郎河州通判陳詳承奉郎曾紱左朝請郎中書舍人張擴左承議郎監察御史陳積中朝請郎坊州簽判李悝七女壻也詳蓋兩娶云公既葬十

有八年玠謀墓道之碑于舍人張君張君與予善因以見屬予念幼嘗誦公之文固已欽想其風致比遊兩學延平之人多喜道公事蓋樂聞之于是著公平生而系之以詩曰

延平重淵	劍龍蜿蜒	演山崇巔	棲息真仙
靈蹤緬邈	誕降英賢	篇翰星粲	操履玉堅
高標獨立	逸翮孤騫	智叅著蔡	立言世傳
侍從之老	誰或差肩	初終進退	人無間然

孰謂公死

劍逝仙還

藏棺深窆

板橋舊阡

高風遠矣

永懷莫諼

鐫石墓道

垂千億年

書演山先生像後

左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方某撰

漢顯宗有云郎官上應列宿范蔚宗亦云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蓋物生于地精成于天理之必然以是知嵩陽方外志所述紫元翁繫紫微天官九真人之一豈欺我哉紫元翁實尚書黃公冕仲之道

號公世為延平人在熙豐間以文章鳴方未第時曾作
遊山記上達聖聰神宗酷愛其文以為場屋遺才無何
由鄉舉策試于廷遂魁天下頗愜聖意雖經事五朝綿
厯華要每以紫元自稱蓋必有所授之也素愛桐江之
大明洞俾主僧作草菴于其側將為棲息之地遂以紫
元榜之紹興丙寅歲邑宰南昌胡公和仲博雅君子也
得嵩陽之說于其兄總幹基仲即書其事榜于洞中且
塑公像俾寺僧永奉香火暨丁卯歲公之幼子純巾得

漕司屬察巡歷過邑欣聞其說遂趨洞中恭拜焉且屬予叙其事鑱諸樂石予不敢辭故書

桐廬宰胡樞得其兄總幹杞言嵩陽莊念祖所述方外志載張伯端政和中通名謁黃冕仲於延平繼使人寓書于吳仲云平叔自謂與黃冕仲本紫微天官號九皇真人因誤校籍墮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耳潛耀者三則平叔見仲睢陽于先生冕仲曰紫元真人平叔曰紫陽真人于公曰紫華真人胡因書其

事實于大明洞俾寺僧塑冕仲之像于洞中云

題演山先生文集後

宋興承五季餘風士弊于俗學久矣神宗皇帝以經術
造士崇雅黜浮當是時演山先生首以高明自得之學
溫厚爾雅之文為諸儒倡及射策丹墀天子覽其對而
異焉親擢以為第一由是名喧宇宙學者仰之如泰山
北斗得其片言隻字競傳錄以為楷式殘膏賸馥沾丐
後人多矣歷年浸久中遭危亂先生遺文類多散逸先

生之子孫毫聯縷緝次為家集而他人或未之見也歲在乙酉先生季子出守盱江諸生聞五馬將入境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郡得賢太守乃端明黃公之裔端明之文吾儕平日恨不得其全而觀之自今可覲矣公下車累月挺因以諸生之語白之請以先生之文判之學以廣其傳公曰唯乃治其藁為六十卷屬挺是正舛訛挺觀先生平時所著則已慨然有經世之意及志得位顯一篇一詠凝情物外筆下無一點塵埃反如

山林逸士之語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或者以為謫仙中人信不誣矣仰惟先生之立朝深謀傑識為時著龜所蘊之施百不一二方且守易退之風饗難老之福嗚呼賢矣哉此邦士子讀其書詠其詩視其生平出處之大節而景慕之異時登巍科厯顯仕為名卿才大夫未必不由此也左從事郎充建昌軍學教授廖挺謹題

先君由布衣取巍科厯顯要享高壽自少年已慕清修之道其他一無所嗜好居官之暇日必以文墨

自娛每有著述必高卧腹藁既而走筆成章其流傳于世者人竟以抄錄自後子孫以先君布衣時所為文章相繼編次為家集聚幾三十萬言建炎丁未寓居錢塘會兵亂陷圍城中悉皆散亡比冠平凡歷年求訪僅得二十餘萬言其不存者奏議表章居其半竟不能成全集然玠竊觀古經書及後世名人所為文必待聖賢刪削訂正以取重當世如先君之文雖未經先哲去取然皆自得于胸

襟故盡以其所求訪之文釐為六十卷迄乾道改
元初夏玠被命來守是邦會鄉人廖挺為軍學教
授惜其文之不傳請校勘舛訛鏤板于軍學庶傳
之永久為學者矜式敢不敬從其請而書其後云
乾道丙戌孟夏玠謹識

西臺集卷五

宋 畢仲游 撰

乞捕盜支賞劄子

一捕盜之法遇有賊必立重賞購人緝捕立賞既重則
宜人人鬪用智力以應賞格然州縣每有盜賊更一二
十處未見有賊因賞而敗者此非重賞不足以捕賊蓋
州縣給賞須拘條格每有人捕賊到官留連勘鞠近者
一兩月遠者須半年一歲等候獄成然后檢坐條格支
給賞物其該賞之人捕賊到官經隔歲月未有所得或

者過狀陳訴遷延詰難方始得賞其甚者則勾追往返取問捕賊因依拘繫一兩月費用錢物方始得賞其人居家各有生計因官司勾追理會賞格往往暫廢經紀設使賞格不行反成失所故皆謂官司立賞雖重及至獲賊未必如數皆得縱得所賞亦留滯別有妨廢以此人人無意捉賊雖見榜揭視為空文今欲乞令州縣各預請賞錢在逐處收掌遇有盜賊曉示數目召人緝捕如獲到官見得委是賊人別無虛偽未勘得賊人情狀

先取問捉獲因依不候結解令州縣先次保明給賞與捕緝之人不得淹延追擾如此則小人雖不知理義但見捕賊入官別無留滯便得重賞更相傳告宜有勸募人人鬪用智力捕賊以應賞格故立賞在信行賞在速立賞不信行賞不速不足以使衆非惟今日之當為蓋亦古人之常事

再代劉摯乞外任劄子

臣近兩具表陳乞外任伏奉批答不允及傳宣問諭祇

荷眷寵不任感懼伏念臣備員左右荏苒歲久無補國
政有妨賢路虛叨祿位臣實自知雖聖恩曲賜包涵而
天下豈無指議每一念此寢食不安所以引義自請祈
解重任況今朝廷清明內外無事此時求退非有所避
伏望天地之度父母之慈哀憐允許除臣一外任瞻仰
宸嚴期於得請

附畢仲衍上編次官制卷目藁劄子

按此篇係畢仲衍作

永樂大典附入西臺集中見一萬五千一百四
十九卷第三頁今因宋代官制所繫仲衍無專

集可以編次謹
從原本附錄

伏以周官冢宰之職常以歲終令百官府正其治受其
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而其屬小宰則以叙受羣吏
之要而宰夫則又以八職待王之詔令其為攷治計功
莫不用此所謂八職者自旅以上其治有三一曰正掌
官法以治要二曰師長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
治目蓋六官之正皆有要以考其屬之治而冢宰則總
六官之要而考之所謂受其會也王然後察冢宰之所

受而廢置誅賞之可謂約而詳矣以此論之周官之所
謂要會者正今中書之所宜有也由漢至唐曠千百年
莫知議此故有決獄錢穀之間而不克對者創自睿意
俾加纂集臣以單見淺聞濫與編次重以有司凡目多
所未講承詔取索或無以應攬撫攷究僅就卷帙凡為
一百二十五門附五十八行分為六卷內事目多仍分
上中下共為十卷深懼編次失當不足以仰塞詔旨謹
具藁進上如可編寫乞付中書門下令臣依此投進取

進止奉聖旨令各寫一本納執政仍相度分令諸房揭
貼右劄付檢正戶房公事畢太丞元豐三年八月十二
日

第一卷上

文武官員

官目附

文武職具員

職目差遣附

轉官資級料錢選人

官附

流內選格

攝官流外附

文武換官

三年入流都數

事攷附

差除官闕都數

諸路員闕

知州員闕

縣令員闕

職司資任

奏舉差遣

奏舉今職官縣令

選人改京朝官

第一卷下

宗室見任官

宗支附

宗室轉官資級

料錢附

宗室換官

宗室賜名換官

襲封附

入內內侍兩省內臣

內臣轉官資級附料錢

文武散官

爵勳檢校
憲官賜附

食邑封國

京府節鎮

防禦團練
刺史州附

中書五房

樞密院諸房

伎術官

諸蕃人官吏祿

宗室袒免
不該支錢物附

第二卷上

四京諸路州縣

戶口民
田附

二稅

丁身逃閑
合零附

諸色田租

在京總收支

月支錢銀
錢帛附

諸路總收支

在京課利

諸路課利

在京歲支

諸路歲支

封樁左藏庫收支

內藏庫受納

尚衣庫收支

布庫收支

第二卷中

在京糧草

諸路糧草

三路約
支附

三路入中

河北便
附

封樁糧草

諸路上供

應副諸路

漕運造船

商稅

茶鹽通商官賣

房園

錢監行使錢銅

市舶

諸路進奉

拋買從拋結

排岸附

酒麴

香礬

坑冶

市易

權場

折博務

第二卷下

常平

經畧司常
平附免投

平糶

折納
附

義倉

水利田

職田

第三卷上

坊場河渡

賑濟

戶絕田

方田

公使

貢舉

武舉附

銓試

試法官

奏薦

諸色恩澤附

進納

僧道

祠部寺觀附

國子監太學

律學

武學

太醫局

官院學官

諸州教授

第三卷下

朝會班制

大禮

賞給附

祠祭

禮科諸內
神祠附

車輅

鹵簿

雅樂

附宮架

宗室婚葬

國信

西北歲
賜附

第四卷

諸軍班直名額

附請給

冕服

旗物

鼓吹

附驚場

錫賜

宴設

使人支賜

夏州進奉
人支賜附

諸司名額

附請給

兵民

不教閱
保甲附

防院頭口

熙河財用

諸蕃國

第五卷

律令勅條目

續降道
數附

刑部奏覆人數

提刑司捕盜數

羣牧

行司諸路
買馬附

川茶

諸路安撫司封樁

五等賞格

命官過犯人數

赦宥

第六卷

將作監

買竹木附

都水監

淤田官庄附

文思院下界

御厨

炭場

西臺集卷九

上蘇內翰三首

軍器監

都作附

文思院上界

祇候庫

法酒庫

內酒坊附

宋畢仲游撰

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適值知府龍圖內翰請
外將赴汝陰僅得再請候門下而荷眷逾厚知獎更深
殆非後進晚學所敢望于先生大人者也自疇昔違奉
累更晦朔不審即日台候動止何似某待罪河東以託
庇左右之故苟免如昨幸復霑祿食而已不及親養追
念摧感涕慕何言邈未知侍見之期仰惟體上眷倚精
固生理入輔天子以稱中外之望不宣

某去冬至晉郡適當新泰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

期會頗異于平日尋值易帥多故及被旨往河外體量
道路險惡風雪寒苦之阨前此未嘗歷也近以詔使自
京來故且歸太原以待會議中間欲治問起居何如既
欲稍盡區區而復忙擾如此返成稽緩愧恐何勝

向在京師嘗蒙借重舉以自代辱門下之顧有年矣今
日之祿食未必不由平昔之許與而又出力如此區區
感激義當如何惟謹職事甘貧賤庶幾不辱以圖報于
左右伏惟台慈幸察

上文潞公

仲春漸暄伏惟鈞體起居萬福一向以遭罹家難久不通問不自死滅復餘殘骸以就祿食既已到河東即欲叙致以請問起居之何如而適當新泰被寇之後種種多事異于平日未能收率患難荒忽已散之思慮而為竿牘之間遂至後時豈勝愧恐近日河外歸才得定居謹奉前啓布區區萬一仰惟眷憐俯賜諒察

上韓左相

伏自登庸廟堂再貢竿牘之間于左右竊想即闕聽覽
仲冬嚴寒恭惟機政多暇鈞體起居萬福某近蒙恩除
守奉寧已赴治東來道路區區幸免如昨趨覲未辰伏
覬上為宗社精調寢饋副四海具瞻之望卑誠戀祝之
至

西臺集卷十二

宋 畢仲游 撰

興龍節僧寺開啓疏二首

鳳曆司時敬順大冬之候燕謀啓聖慶逢元后之生敢

因甲觀之期虔奉法王之教係莊嚴之金地誦祕密之
貝文茂契真乘仰資睿算伏願皇帝陛下儲神護護體
道穆清百順業臻萬靈右饗合離明而並照如日方中
享椿厯之大年與天無極

鳳鳴當律應大呂之宣和龍德正中合重離之繼照屬
誕彌之令節爰大啓於真乘憑覺路之勝因致封人之
善祝緇流並集梵席載嚴課最勝之祕文益無疆之睿
算伏願慈雲高蔭法海同流恢昭燕翼之謀鞏固盈成

之算惟天為大均覆燾於羣生如日之升永照臨於萬國

道士開啓疏

神策授符對三靈而錫羨真樞蘊妙奄萬物以居尊屬
震夙之元辰希音徽而昭事式陳淨醮祇協明科祈道
蔭之有孚祚帝齡於難老伏願皇帝陛下與天涵覆如
日正明寶系宏開真風允格羣生在宥共瞻北斗之尊
諸福沓來永固南山之壽

興龍節樂語

祥標虹渚祐帝德以開先夢兆日符續炎靈之丕赫矧
嘉平之紀序協睿聖之昌期震動休符昭明鉅禮萬靈
響答列辟歡騰延景算於無垠對上天之有相號為慶
節永洽純禧恭惟皇帝陛下思道穆清纘圖丕顯體三
儀而建治合九叙以成功駿惠先猷導迎嘉貺甫更嚴
律允屬誕辰樞電焜煌夙契聖神之會需雲覆露普覃
慈澤之均雖重譯之異方亦後天而同禱諒符人欲多

錫帝齡如日月之常升與山河而鞏固誕膺神冊永執
乾符長發流祥逖瞻於濬哲華封善祝欣戴於聖人臣
名肄伶官恩霑帝力處雖匏繫心與葵傾遙望天庭敢
陳口號

王母隊樂詞

燕謀沅慶表出震之昌期虹渚開祥協承乾之景運神
人聳抃華夏謳歌類葵藿以傾陽仰雲天而致祝恭惟
皇帝陛下德參天地道貫皇王茂膺六聖之丕基昭顯

百年之成憲人歸忠厚國以太平凡居履燾之間率躋
仁壽之域某生逢盛旦幼慕僊風瞻望闕庭敢陳口號

王母迴筵樂詞

某生居樂土早慕仙風屬舜治之賓門効堯民而擊壤
矧慶誕生之節獲親錫宴之慈調金奏以在庭燦弁星
而滿坐芳樽屢挹妙舞宜陳上奉清歡伏祈靈貺

信陽軍筵設樂語

伏以校讎天祿子雲早著於聲猷厭直承明莊助常均

於出處况身有太平之畧世傳忠孝之名見義則為所
居何陋伏惟知府龍圖有古達節為時真儒智不自謀
動思及物螭頭簪筆早偕侍從之榮烏府上書大正朝
廷之體勵忠誠於皦日比得喪於浮雲天下想聞其風
廷臣無出乎右比達邊瑣暫建軍牙部伍懷思虎符犀
節封疆候吏簞食壺漿處進退以無心履中和而有裕
衣冠動色如仰高山父老行歌自成樂國第恐鋒車之
召不容鈴閣之間化此一方期在旬日玉堂翰墨未賒

內相之行道院琴樽姑盡為邦之樂敢陳口號上悅懽
誠

樂人迴筵

某聞周家忠孝篤燕好於嘉賓舜治文明資弼諧於庶
尹粵千齡之慶會瞻一德之元臣歡備金匏澤均父老
伏况某官受材博美毓德中和休有家聲挺為國器懷
真儒之遠業抗直道於端明天下想聞其風廷臣無出
乎右動思及物蓋奇節之可書智不自謀雖古人而無

愧承宣上德協致太平屬鳴社之享辰盍充庭而飾喜
簪綈座儼籥呂音諧上悅台顏樂部獻曲

萬壽樂入隊

問隊

適見瑞烟馥嶺仙羽飛空儼霓帔以成行鏘佩環而戾
止蕙風飄拂綵馭徘徊合有由來分明敷叙

答語

某等桂籍遺芳瑤池未系採蓮拾翠曾同江浦之羣嬉

回雪驚鴻幼學楚宮之妙舞偶興龍之錫宴類翔鳳以
來儀側聞絲竹之載揚頗識簪纓之共樂願陳薄伎上
侑清歡未敢自專伏候台旨

遣隊

鞠場雨過金埒花飛已呈回雪之容難駐追風之雋嚴
城向暮逸駕爭先再拜旌塲相將好去

祈雨文

方夏早暵秋穡可憂饑疫已萌餒殍在道嗷嗷之衆匪

神孰依謹蠲厥誠再卜靈貺惟神之仁克終厥賜風雲
勃興大雨時至有秋之望則庶幾焉神實可為苟緩無救

祭羅山府君廟文

近以家有疾病奔訴乎神者再焉亦既痊除知神之
賜不腆再訴之禮恭奠祠下尚有後禱神其鑒之使得
居此以事神則敢不奉承重謝靈貺

省祭文

聰明正直民物所依惟時仲春厥有常祀蠲辰之吉將

以至誠神其格思副茲明薦

省賽文

國家拓土九城執俘萬計乃頒聖澤共慶神明申命庶
邦敬修祀事謹涓吉日以答神休

告諸廟文

華原郡介於漆沮二河之間怒濤奔盪侵薄城郭新剪
壞石培而復剝日股不止斯民將魚今畫地鳩工繕完
凹缺因其順下之性俾就如弦之轍爰諏吉日載興畚

鋪惟神其相之

淮南謁廟文

某被命改使淮南嘉與境內庇神之休至之三日恭以
禮見於祠下凡夙夜怵惕盡心以稱神之明德者請自
茲始

京東謁諸廟文

某被命改使山東嘉與境內庇神之休至之三日恭以
禮見於神伏惟尚饗

謁鄭州諸廟文

某被命假守於茲至之二日以禮告神而布其即事之意者州郡之常也矧廟食一方民所赴愬苟事神不至則民罹其咎敢不夙夜惕厲盡心以稱神之明德庶幾民無咎焉

代壽州李卿祭諸廟文二首

漢唐以來天有民期於靖治神為有道以相我國家咎異之至憂實同之今孟夏初吉物生鬯懋而天示告戒將

動於三光之明故朝廷享大號解繫囚以應答天意更
詔守臣稱舉常祀牲牢品餼皆國所嚴惟神之明尚克
相之

古之爲治者患在奉神之弗蠲訓民之弗迪今天子奉
神訓民罔敢有懈庶幾於太平而亢暘之氣久而弗還
故大啓其室以延太一之祐敷詔方內蕩滌冤繫惟神
著在典禮邦之常祀宜有豐薦以協祉福於民蓋天子
之命也

祝春牛文

神處震方而奠位助木德以行仁主此熙春標於祀典
神其順布載陽之氣緩翔解凍之風民阜歲成繫神之
賜

西臺集卷十八

宋 畢仲游 撰

遊子

遊子俛眉思歸如飢薄暮雨止歸雲同歸借問遊子歸
將安之有笑無語驅車駢駢

溪堂集卷三

宋 謝逸 撰

題墨梅

朝見一枝吐暮吟疎影寒
亭亭不解語助我青毫端
毫端直似林逋鬼千年萬年作知己
孤山憶有詠殘枝洗盡鉛華對寒水

竹友集

別集類二 北宋

竹友集原序

謝康樂詩規模宏遠爲一時之冠而元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後之善言詩者於二公蓋未敢有所優劣也本中竊以爲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此平等之論也紹興三年秋自嶺外北還臨川去幼槃之末十八年矣始盡得幼槃書於其子長訥所伏讀累日益知前語之不謬雖然幼槃與其兄無逸修身厲行在崇

寧大觀間不爲世俗毫髮汙染固後進之師也其文字
之好蓋餘事耳後之學者尊其行并學其文可也學其
文不究其行則非二子立言之本志九月二十日呂本
中書

構文堂集卷四

宋 慕容彥逢 撰

朝散郎提舉永興軍路學時可工部郎官制

勅具官其中臺六官職總內外考厥官屬必求峻良惟爾按學雍郊士論嘉尚召真起部俾程百工往務欽承副予甄獎可

構文堂集卷十三

宋 慕容彥逢 撰

汝州交代郭內翰先狀

右某祗膺明命獲剖左符久勤望履之誠茲假續貂之

幸載馳長道已及近封行遂參承預深欣慶

沿路先狀

右某赴官支郡假道大邦久勤鄉往之誠茲遂參承之
幸歡欣預劇敷叙奚殫

謝先狀

過沐隆私特貽華翰永言欽佩罔喻誠悰

赴闕沿路先狀

右某茲馳廣陌將過高閤敢修竿牘之儀少布腹心之

懇瞻依正劇欣慰預深

代謝向大王轉開府啓

榮奉殊恩寵陞峻秩儀均臺輔品冠文階帝詔誕敷物
情均慶伏惟某官性資淳懿氣守中和貴列戚藩夙著
清通之節賢為國器居多謙抑之言聲猷愈隆眷禮增
渥迺自將旄之重進兼公衮之華某叨備樞廷阻趨賓
館偶缺修於慶牘致先辱於台書感悚交深敷陳曷既
謝錢駙馬加開府啓

清輝絕俗令德映時毓秀儒林早擅藝文之富揚芬戚
晚動遵禮法之嚴

題長生妙訣後

和六年季秋朔大享明堂祀上帝某以刑部尚書攝初
獻同亞獻禮部尚書姚伯受奉俎兵部侍郎宇文仲達
前一月致齋於祠所仲達語及養生手錄此書示某戒
非人勿傳云

摘文堂集卷十四

宋 慕容彥逢 撰

宗室故左班殿直石誌

左班殿直叔篆元祐二年正月十六日生崇寧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享年二十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曾祖德彝故潁川郡王祖承錫故鎮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父克稟故襄州觀察使襄陽侯謹誌

宗室故前右千牛衛將軍墓誌銘

宗室田之字耕道深州團練使承訓之曾孫昭化軍節度使馮翊侯克孚之孫安化軍節度使觀察畱後高密郡公叔建之第四子也母曰永安縣君晁氏熙寧二年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勲上護軍爵開國公崇寧三年坐法廢五年四月十六日卒享年四十有二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娶鄭氏封仙源縣君先君一年卒子公式三班奉職三女在室銘曰名秩之寵自其幼時終以無祿嗚乎可悲

給事集

別集類二北宋

按本傳行狀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中更兵燬釐其存者為五

叢從劉考功公馭借抄二劉長史合集元禮只得半部而已康熙壬午福州林孝廉吉人抄此本見寄乃得其全竹垞老人識

眉山集

別集類二 北宋

眉山集序

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以道志書以道事
春秋以道名分易以道陰陽此之謂道易順而書險詩
葩而春秋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字而詩復須韻以成章
此之謂文文非道無以立訓而垂世道非文無以示人
而行遠堯舜禹湯周孔孟皆明道立訓之文雖秦火洞
然傳之不絕其後揚雄韓柳之徒復著詩能文柳雖少

時嗜進不擇所附以至於僨然能學道自勵贖咎滄非其文攻砭世盲有補教化故卒配韓以傳若士之見道不明與雖明而無守文不主道但求其工或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然有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聞於一時亦不傳於後世然則文之與道如耳有聰目有明血有氣形有神要之不可斯須遺離然後盡善此學者所當知也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官嶺南予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實與道俱觀其文則其

為人不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以箴世或以自明體高而妙詞嚴以精或者以為殆近短澀非也以予觀之正如萬頃之瀾浩然東下崩騰曲折盡水之變終而覆之纔數百言爾此其所以為奇天人談妙于元珠四老奕棊於一橘可謂小乎其習中如此使攄之世則善然自謫而哀連蹇以至於死有志之士所為哀之韓退之謂柳子厚斥不久窮不極其文學詞意必不能自力以傳于後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于一時以此

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西謫官七年詩文益多而工其得失蓋類子厚予始疑近古以來文字有傳皆須科名之崇爵位之顯或大人先生能輕重人為世所信者稱之其勢足以相因而後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田已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刊焉士方留意于時學萬音同律始得為醇佗文若不適用不足愛乃今不然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子西誠豪傑之士太學誠賢

士之闕哉子西與予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
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出世間法予謂子西金
屑雖貴著眼成疾文章習氣盡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
人耳子西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
世尚未晚也坐客嗑然而笑嗚呼行成于思業精于勤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機為
是故也學者有意于傳則以先生為法宣和四年五月
朔日鄭總撰

眉山集原序

味道者不以聲色論文亦如之道散學非一家言日出而無窮君子病焉昔之人惟其所得於此而寓之於彼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者我無是也莊周曰是其言猶時女也周書諷詭連牝無端崖而自好如此不誣也陶靖節非隱非仕不以萬物之變易北窗之涼即其詩豈與魏晉同其聲色哉惟先君自幼承學於皇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也既仕矣始紹聖訖政宣名益高身日

益困折家君嘗謂所知曰後世有揚子雲此復何憾嗚呼昔子雲亦蜀人仕漢不遇比歿且無子令其傳非以書故耶先君視子雲年與位皆未究先君有不令不肖之子雖存而太元不傳他日徒因其書之遺質諸父兄見聞欲少發其端緒而家難流落復多散逸不果嗚呼尚忍言哉嘉祐熙寧間皇大父淹有盛名於西南學者爭宗師之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訢荐諸朝不報其徒益興蜀先張氏蘇氏中分魯至其推明六經謂易詩

書始著乾坤君臣夫婦之正禮樂藏諸用春秋謹其變
繫詞之旨微夢奠不發春秋之作盡獲麟無褒獨推原
孟軻氏而絜然負異于諸儒者如此先君年二十擢第
四十南還五十而死其流風甚遠其樹立甚大故其於
文章皆懲世漫靡多所矯拂扶雅黜鄭不為苟作當是
時如操南風之絃以遊北里雖濫吹雜然衆寡莫敵而
平和大雅之音厭服于人久而愈信令其傳如存舊如
辨同實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議賞如察言實宗觀以

來邊釁以之宣和中朝京師燕薊始事公因作韓忠惠
公傳斥其非幾以自殉焉是又豈空言哉嗚呼昔魯大
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叔孫穆子曰是謂不朽始先君
携束書度嶺間五年而後歸世皆憐其窮惟其身方擯
斥且死而其言率憂深不怨如贊曲江論憫俗君子讀
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微也先君歿後四十餘年羅
浮之人乃相與竊竊然尸祝而俎豆之于今不忘然則
先君子雲之嘆與叔孫不朽之言所以期之後世者復

何如哉復何如哉紹興己卯歲立春日左朝奉大夫權
知饒州軍州事男文若謹書

忠愍集卷三

宋 李若水 撰

奉使太原途中呈王坦翁副使

舊持漢節媿前人消息傳來苦不真五鼓促回千里夢一官
妨盡百年身關山吐月程程遠詩界含秋句句新孤館可能

忘客恨脫巾聊進一杯春

案北詩原本不載今據
三朝北盟會編補入

龜山集卷四十

新湖夜行

平湖淨無瀾
天容水中煥
浮舟跨雲行
冉冉躡星漢
烟昏山光淡
桅動林鴉散
夜深宿荒陂
獨與雁為伴

哀鴻

哀鴻常苦饑
悲鳴垂其翼
朔漠曉霜寒
江湖晚烟暮
乾坤一網罟
高飛亦何益
日暮無與羣
驚風暗沙磧

梁谿集卷一百三十一

回福建黃運使啓

伏審運使大夫光奉宸恩遠臨閩郡方下車視事之日
有褰帷攬轡之風士民歸心江山增煥顧茲衰病方託
庇庥未遑尺牘之修先辱華緘之貺具為感愧罔既敷
宣

梁谿集附錄

李忠定公謚議祠祀祭文輓詩畫像贊總錄序

天下之公論出於天下之公心小人無公心君子有公
論先太父厯事三朝在政宣則論水災而贊禪議在靖
康則卻敵騎而全都城建炎中興首居相位則進忠賢
殛僭偽寬民力變士風積穀儲財招兵買馬罷絕通和
專務繕守逮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
西衛關陝南葺樊鄧誓將不去中原必還二聖其大忠
大勲固已貫神明而塞天地天下匹夫匹婦莫不知之
然當其進用也言未盡行功未迄就而竄責隨至政和

則有沙陽之貶靖康則有寧江之行至建炎則竟寘於
萬里鯨波之外其後雖皆復召用而濱於九死已屢矣
蓋其生也怨惡忌嫉之方殷小人各以私心而讒譖之
故也逮及堯謝也陳詞而祭哀歌而輓遠者數千里重
者至再三而詩篇或累十數鋪叙紀述顛末畧同後數
十載表祠者為之記奠祠者為之文瞻像者為之贊天
子又命有司節惠來上而太常考功得以大書特書定
錫今謚視前之歌詞於其大節愈益章較蓋其沒也怨

惡忌嫉之已釋君子得以公論而發揚之故也自古及
今天下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而小人嘗右君子
嘗左故治世少亂世多使大父於三朝眷遇之時在廷
而皆君子則公論明於上不惟其身安於朝堂國家寧
復有戎敵侵陵之禍哉而政和則王蔡主開邊靖康則
唐耿主和議建炎則汪黃主僞命且力進遷避之謀皆
得政用事其徒實繁志趣不同惡忌嫉無所不至一
時公論壅遏於下故忠愈著而身愈危勲愈高而謫愈

遠而南北竟以分裂蓋棺之後君子有意於斯世者始
咨嗟太息托諸空言以抒風憤則未如之何矣然公論
者天理也小人雖能屈之於一時君子必能明之於萬
世在公論終不可得而泯顧小人亦何利於此哉剝之
上九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大父釋之曰小人之剝君子能剝其身使困窮以至天
下危亂而已豈能剝其道而絕民之思哉小人以剝君
子為利而不知所以為害剝至於極天下危亂則小人

亦無所容其身矣其所以剝君子者乃所以自剝也觀
大父與王蔡唐耿汪黃之事不其信與大父之薨也輓
奠哀詞凡數百篇先子錄藏於家大有今擇其深切著
明者並集謚議以下得六十有九篇合為一表餽木傳
世使覽者知小人之私心卒不能勝君子之公論而大
父之忠勲雖當時見掩而後世愈明非敢為私家幸蓋
重為王國惜也始大父之謫沙陽蓋自左史了翁先生
貽書即許以狄梁公及李文靖王文正事業又於曾大

父衛公書問及奠文中數數稱述晦翁先生後大父之
沒三十有七年而叙其文又十有一年而記其祠序則
論天人氣數之相盪記則述君臣義理之本然感慨發
明殆無餘蘊兩先生天下公論之宗主也故大有哀次
大父既沒諸君子所述於廷議錫謚之外取詞記以為
之冠而特繫以大父存日了翁所遺書文者蓋欲得兩
先生之言為一編公論之終始以垂信於後世至於晦
翁先生之序則已並正獻陳公之文刊諸奏議篇首云

嘉定元年十一月朔日孫大有謹序

梁谿集附錄

謚議

葉適

議曰始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灾斥為監當而抗直之聲震於天下矣及幹離不來冠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而敵以退卻然其留割三鎮詔書擊女真之歸而募兵以防其

再至皆為同列沮之不果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
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事河北河東錄堅守者建
遣張所傳亮往援接之乞辛襄鄧以繫人心而無走東
南使周望傳雲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尚未清
也公方除京黼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
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敵不敢
鼓行入內地矣而讐恥因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
罷去迄其後常疎外坎壞雖僅免顛沛而曾不少得其

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為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其相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其有所顧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為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以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敵人而卑中國爾以避走乞和譽敵人卑中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為謀詳慮密而謂

公為畧而疎自以為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為輕銳而喜
事其怙視君父之仇畏死持祿甘為世所賤侮而以公
之能尊君以身徇國為人望所屬者謂為朋黨要結以
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而守京師者為失策矣則公之
負謗於時固亦其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
恨者夫是非毀譽之相蒙亦必至久而後論定是從古
以然者也公之沒五十載矣世之論公者卒未有以大
異於前日也何歟孔子稱管仲一匡天下民受其賜考

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
媿於孔子之所稱者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
安民大慮曰定請以忠定為公謚謹議

覆謚議

宋之瑞

議曰當禍變搶攘之際有能忘身徇國謀定大事慨然
以天下之重自任誠可謂不世出之材矣然而功業濟
否關乎時毀譽愛憎存乎人要未容以輕議故孟軻論

創業垂統至成功則歸之天而揚雄荅或人是非之問
亦以謂衆言淆亂折諸聖審乎此則故相李公之行事
可不待校而明矣公平生大節載之信史論諫匪躬形
於奏議至於釋誣辨謗追誦忠烈則具見於宗工鉅儒
之文固無俟易名節惠而公之沉寃滯痛已昭揭乎日
月之上矣況泰常鋪叙頗末又若此其備而考功尚奚
辭焉雖然姑試掇其遺論之嗚呼靖康之變天地傾覆
使吾國稍有人焉決不至是一時訐謔廟堂之上者類

皆患失鄙夫曾無遠慮寇至則割地以請和師退則弛
兵而撤備又其甚則乞幸江南以避敵區區自謀第不
過為全軀保妻子計其視宗社阽危君父蒙辱殆無異
秦越之肥瘠惟公剛正慷慨憤氣填臆獨持戰守之說
力排羣議雖中外翕然莫不恃公為砥柱而同列交忌
日思所以去公者矣方敵騎既遁而復來都城始堅而
終潰公之謀用與不用此智愚所知也惟是兩河之役
議者往往不能無惑嗟乎太原之圍自二种敗衄譬猶

膏肓之疾已不可為在廷之臣顧豈不曉特怒公不肯
割三鎮以講和故乘危抵巇使之送死此顏真卿使李
希烈之意也況是時朝廷議論不一號令不信節制不
專大類唐九節度之師雖以李郭為將莫能成功則公
之獲罪蓋亦其勢然也雖然向使公言聽計從旁無冒
忌則國家豈復前日之禍而公之功業為不細矣君子
於是乎歸之天高宗中興首命公為輔相進對之次玉
音嘉獎謂卿忠義勇畧靖康之際宣勞為多特為同列

所不容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禍故如此然則公雖為
朋姦黨惡毀短中傷而聖言炳若固可折衷而無疑矣
大槩士大夫之患在於責人太詳持論太峻故公之公
議久而未伸今泰常以忠定二字為公謚庶不沒其實
謹議

邵武軍學丞相李公祠堂記

朱熹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為小官即

切切然以天下事為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
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為言
者公時適為左史以為此中國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
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敵騎已入
塞而長驅向關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
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敵圍既迫羣小方謀挾至尊犯
不測為幸免計公又獨叩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
退敵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

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
為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維所以脩政
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遣
張所撫河北傳堯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扼據形便
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勢而小人有害
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
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籌畧
海內有志之士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

能道其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像而立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安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繇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而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

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
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
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謁
有在於是則亦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
說以告軍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猶復誤
有平日之壯心也十二月癸巳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
華州雲臺觀朱熹記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呂勝
己書朝奉郎權知邵武軍兼管内勸農事賜緋魚袋侯

彥繩立石

祭文

張浚

惟公奎躋孕秀崧嶽降靈奮百世之英風推一時之豪傑
頃未冠字事親行古人之難迨展壯圖許國任天下之重
著直聲於左史決大策於泰常邁登侍從之班爰極將相之任
凡三朝之厯事惟一德以自持雖屢逸於祠宮實乃心於王室
每當艱危之際力陳忠讜之謀慨

功名未副於所期而泉壤遽成於永訣浚竭來假守載
獲親仁備聞雅論之餘益佩成人之德豈謂云亡之嘆
俄興契濶之悲念一老之弗遺徒自嗟於交臂倘百身
之可贖其孰憚於捐軀惜涕泗之無從具醪羞而致薦
明靈不昧昭鑒此誠嗚呼哀哉尚饗

又

惟公挺秀特邁往之才歷輔相有為之日定大議決大
策氣壓嵩華忠貫金石聲望聳於朝野風稜動乎蠻貊

隱隱然可與鎮輕浮而靖患難堂堂然可與當大事而定社稷勲業未就志願未伸辭機政而退處久居外以均佚憂國之言屢沃帝聰愛君之心不忘王室措紳士夫幸公春秋之未高神明之無恙望公秉鈞軸而在相整車書而混一何斯民之無祿棄人世如陳迹聖主興不憖之嘆蒼生動云亡之戚浚躡朝路於後先慕義槩於疇昔偶此承乏復遂歟密聞急計而驚悼為清時而嗟惜再陳薄奠涕泗俱出尚饗

又

嗚呼哀哉公之碩德重望著人耳目重惟天生英傑蓋
將以為一世之用胡不假之以齡俾遂康濟涕泗交頤
為天下惜竭來此邦公不我棄促席之言諄諄在耳憂
國憂君念念莫置天分罔測不祐忠義薄酒菲殽聊寓
誠意尚饗

李先

天之生材實勤實艱涵濡成就數百年間材不克施用

鮮得究天寶尸之誰任其咎英英淑靈夙播其聲秉筆
珥貂左右天庭宣和初元不戒於水浸淫郊墟極目靡
迪下罹其瘼政失厥理衆言罔聞公疏力詆洪惟徽宗
知公國士不大用之以遺聖子煌煌靖康維天龍飛置
公近輔畧見施為彼敵渝盟羣議方洵避冠請和使者
接踵九鼎泰山公屹不動止輦之功如冠平仲於穆天
子夢想耆英馳詔江南走駟以迎謂言舊老曾莫如卿
其遂相予底於丕平公拜稽首天子聖明孽臣姦驕尚

竊寵榮正衙論奏卒服大刑建都定邑足食練兵經畧
中外以次舉行天子垂衣信如權衡壬人在朝惡直醜
正一薰一蕕勢不可並所試幾何坐此幽屏平生所懷
尊主庇民三進三屈終莫得伸拳拳孤忠誓不忘君事
有可否引義力陳憂憤激烈至於沒身嗚呼哀哉我之
與公初未相聞以言觸罪攜挈南奔傾蓋定交情踰弟
昆我官栢臺公正樞極龍鸞差池步武咫尺負罪竄斥
相望江湖金玉之好風雨不渝公歸廟堂英俊必錄流

落之餘亦綴名曰申伯于藩樊侯就國懷哉若人退一
何速公遷嶠南洎于復歸書札相尋絡繹荆扉公請造
朝我在從列冠蓋迎門獲厠下客蘊結莫伸一見冰釋
洪都之政不苛不私有如峴首只今懷思頃持帥越實
踵公規政若畫一人焉得違離合艱難垂三十載丹心
不磨耿耿終在庶幾公歸復冠鼎鼐公之仲弟持節司
刑有請于朝歸唁其兄來未逾時忽聞公薨扶服赴弔
握手涕零懷安之岡卜云其吉山佳水長永閔幽室閔

越相望莫與執紼巍巍公堂馨欬依佛猗嗟公靈沒而
不亡風馭雲虬來從帝傍終天之訣舉茲一觴嗚呼哀
哉尚饗

張守

惟公識洞古今氣涵宇宙高明之學成於夙習經濟之
具得于天資進讜言於羣邪拱默之時定大業於國勢
阡危之際赫然偉望著在兩朝逮上聖之嗣興冠羣臣
而入輔規模甚遠經畫云初俄讒譖之陰乘遽飄零而

遠引落落難合豈容爰盎之居中惓惓不忘何愧畢公
之在外嘉猷必告哀詔屢頒謂宜遄歸上宰之班永弼
中興之運國之不幸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公之用也不
究其施公之賢也不得其壽輟朝興一老之嘆告第冠
三孤之崇雖極哀榮曷慰存歿惟是高明大節揭日月
以爭光爽氣英姿照丹青而不朽守從游固久辱眷尤
深款緒論於閩中接遺踪于江表醉吟綠野永懷杖屨
之餘敝諾黃堂猶奉教條之舊驚呼奄忽想像平生寓

哀以辭有隕如瀉嗚呼哀哉尚饗

葉夢得

嗚呼天之生材靡不為時人之相天視時則為禹稷之功自彼溺飢世苟我須攝衣疾馳宣和之末國步甚危肉食盈庭孰先肯持公奮下僚如著如龜自任以身獨決大疑入踐政塗爰整六師衆志用寧惟公所施天子踐阼皇圖再基為民擇相曰予非私公來自南如楫得維凜凜在朝百辟是儀闢其榛荆既翦既留僭偽既誅

人問問辭退即于間方壯未衰公哀斯民一念弗遺抗
疏屢間如痛在飢卒其前憇尚公來斯云何憇然條去
莫追一疾弗興行道其悲嗚呼哀哉臨難之忠不擇險
巖邁往之氣掌握四夷我縱我擒我招我撫公志之堅
金石不移嗚呼哀哉昔先君子實我見知定交忘年豈
惟肩隨識公未仕如豹管窺見公登庸勒勲鼎彝曷云
老矣哭公涕洟公如鳳麟世孰可羈誰其起公公來無
期湖海相望莫泣總緯緘辭寫心尚公鑒茲尚饗

李彌遜

天生忠良必有所付公仕於朝逢國多故奮身百僚易
人所難入告之謀轉危為安既登鈞衡遂總兵柄老師
宿將俯首聽命大敵叩關不日去之彼都人士微公則
夷建炎龍飛公位冢臣誅鋤逆徒王道以尊視彼寇讐
弗與共戴義在必報一置成敗嗚呼哀哉公乎有國有
君以身衛之有社有民以身任之有兵有戎以身令之
姦回險佞退而抑之忠鯁端毅之士則爬羅剔抉進而

激之道之將行國之將興天其或者佑此老成胡不慙
遺上為列星棟折棟崩何以支傾義士忠臣心摧涕零
武夫捍卒拊髀失聲噫公視僕總角之交久而益親貴
而不驕五十年間若出一朝向來見公酌酒我流願言
卜鄰同老漁樵他年北歸有些可招哀哀我心鬢白為
彫雖然公之生也不有其身至大之氣塞乎宇宙不倚
之節信乎鬼神令間廣譽極榮於儒者獨行特立追美
於古人其遊乎世如長翮大翼乘風奮迅不可得而親

至其死也不病不惱不恐不怖屈伸臂頃奔逸而絕塵
夫死生知不足以累公則僕尚奚悲乎而絨辭千里寫
此一痛者公之云亡有國有君孰與衛之有社有民孰
與任之有兵有戎孰與今之姦回險佞孰與抑之而忠
鯁端毅之士孰與激之耶嗚呼哀哉尚饗

潘良貴

嗚呼哀哉運遭百六外患未衰夫何此時哲人其萎訃
音一聞匪獨搢紳太息而流涕雖愚夫愚婦亦莫不感

嘆而歔歔嗚呼哀哉頃在宣和諫官失職大水驟至都城
危慄公吐鯁論義形于色流竄荒裔不變于德靖康臨
御強敵于時窺我龜鼎累卵之危公以談笑起而揮之
羽扇一舉長敵解圍提師百萬號令中堅寶帶宛馬英
風凜然時分不利喪吾左旃公則引咎退歸林泉主上
初載灼知忠義麻制告庭首登相位當是之時安危所
繫公別邪正如草偃風坐致九有諸侯會同功未及成
橫論紛起乃身在外去國萬里上既感悟公則遄歸均

逸於外付之方維湖湘之間盜聚民移公手撫摩且蕩
平之唯彼南昌襟帶大江公作屏翰綏懷遠方小人利
口肆為巧詆公懷惕然歸伏田里蒼生徯望謂公復起
云胡奄忽而止於此嗚呼哀哉孰謂如公之光明碩大
抱經綸康濟之業而竟不得施乎孰謂如公之巍巍堂
堂慷慨義烈而功不及於中原乎豈顏之夭路之壽在
天者固不可得而測乎抑亦下視塵世御風騎氣而與
造物者友乎嗚呼哀哉死生有命成功在天彼寓形於

宇內安能比金石而永堅惟志氣宏遠道德混全茂烈
元勲照耀簡冊英聲偉節震動幅員雖既歿而益顯可
以垂光於千年也顧殄瘁而興嘆公亦何憾於斯焉惟
我剛褊世人所棄淮甸見公公時未貴把酒笑語通夕
不寐自是一別十有五春捧教墨之盈筭望聲光而莫
親念茲焉而永訣徒涕下而霑巾嗚呼哀哉引領望闕
道阻且長弔不在斂祭不在堂遐想精爽沒而不亡絨
辭千里奠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李璆

惟公間氣所鍾為時而出英姿本於天挺當代推乎人
傑蓋梗柁豫章寶大廈之奇材而駢駟騶駟真汗血之
駿骨弱齡學官文采煥發射策高第榮耀簪紱仕歷三
朝志堅一節精誠貫乎金石貴名齊乎日月惟自任天
下之重故以安社稷為悅曩神京之巨浸民戒備乎舟
楫時秉筆於螭陛陳變異而激切鳴朝陽之一鳳百鳥
寂兮結舌懷孤忠而去位廿七年之貶黜屬宣和之內

禪適賜環而在列洪惟徽宗與道同體兼忘天下視如
棄屣盛德之事世歸美之孰建大疑公實啟之不次而
用機政委之彼敵不情犯我帝城妄求釁隙以就要盟
公議不辱確然力爭需大臣以為使獨奮身而請行以
至止大駕之出狩鎮羣情於未寧雖豺虎之貪肆亦心
服而膽驚炎運中興真人應世首馳召駟擢登端揆黔
黎引領望公之惠斬銷百六之厄輔成九五之治公則
區別忠邪判折是非議都襄陽以扶國勢繕兵選將以

揚士氣百為將施羣毀隨至浮滄海之不測嘗險阻而
既備明明天子念功起廢屹然長城寄重連率食足兵
強所至受賜而公身則在外不忘獻替奏疏數上皆國
大計雖存王室之心莫甚流言之畏嗚呼哀哉氣足以
抗羣鋒之暴而不能勝同朝沮撓之謀望足以增本朝
之重而不能安近君弼諧之位義足以激忠臣烈士之
心而不能逃陰邪中傷之巧言聲足以重沒世無疆之
休而不能弭平生怨仇之謗議天乎人乎其命有所制

乎公之於時不為不逢公之於國可謂盡忠其在相位也
不得以展盡其經綸之才而釋位而去也天下惜之
尚冀其復用以終其經濟之功忽一逝而不返曾莫喻
於蒼穹念宗臣之云喪傷斯道之何窮嗚呼哀哉公生
於世纔五十有八年豈謫仙人分固自薄於世緣鄙世
之涸漏兮去而朝乎上天抑反真於嶽靈兮或迴光於
星躔嗟蒼天之奚賴溢皆淚以潛然殍同年之契從事
賢聞追維疇昔最沐知憐江西偃藩屢歛教言郵亭語

離相視慨嘆謂當壽考松柏之堅聞訃失聲廢寢與餐
所哀斯時而失斯賢一觴千里寓誠以文冥冥英魂聞
乎不聞嗚呼哀哉尚饗

曾開

嗚呼君臣相遇千載一時及其成功豈人能為惟公大
節舉世所知天實與之豈人所私三聖視天決用無疑
公亦自信力扶顛危遭時若此宜大設施天不我忱乃
止於斯念昔邂逅長淮之湄謂公必貴可指而期二十

年間有險有夷身雖屢黜志不少衰哀今亡矣其誰不
悲此非開言朝野之辭尚饗

薛弼

嗚呼惟公德備行純剛明嚴肅雄奇卓絕千古靡儔振
於風雲蚤踐華貫當官表表厥譽四馳盛美英稱未易
悉數試舉其大以附史闕宣和初載珥筆螭上大水忽
至冒於宮城大史發書占變則異公曰臣職近可以諫
伏闕上章其言甚偉方時恬嬉養為容容鳳鳴朝陽誰

如公者一斥而遠天下推重令名宣揚如日月白嗣皇即位邊塵犯闕內外震驚議出避敵力能回天遂定王國國人瞿瞿惟公是望不撓不移遠邇隨定皇帝神武握符御極孰復大計冊公以相朝廷倚公不動如山蒼生望公勤若望歲未幾去位有識嘆咨嗚呼公之盛德可謂如青天白日天下尊仰之固矣公之貴名可謂如景星卿雲天下以先覩為快亦固矣如其光明俊偉之才正直敢為之氣博極古今之學脫落倫類之志措陳理

亂之識洞視幾微之智固非庸常之能為然皆公平生之餘事也方朝家大論之未決羣公逡巡而不進公獨擁笏而前奮舌而議危疑禍變一言而解俾天下還泰山之安宗社增九鼎之重此豪傑之士所以服公之大勇而區區薄陋者所以愧公之大義也然志大則難行才大則難用謀大則難合功大則難成自古在昔以是為喟公亦如爾非天雨耶國人誦言公去必復國回閭濟扶危定傾萬姓嘉昌六服承辟袞衣歸兮日月可冀

嗚呼胡為起起並踐大夢大厦未支而巨木壞滄海橫
潰而神舟沉華繁中零誰謂不痛冥冥莫測非命爾耶
嗚呼天生公之甚難終用公之不盡又止於歲奄忽繼
之推命與天可若何哉弼兄弟庸未托於鈞播薦墨華婉
俱升賓僚翼而長之恩不足過垂光敝族嘉惠難忘聞
訃哀摧百身何贖屬當師律莫造門牆濡繇隻雞聊陳
薄薦執紼臨穴永負此心轉車何遙隕涕如瀉嗚呼哀
哉尚饗

程瑤

嗚呼天下之事其變不可勝言也有衆人以為難而君子易之者固不足道矣雖君子猶以為難者其孰能堪之有衆人以為非而君子是之者固不足道矣雖君子猶以為非者其孰能辨之天未遽喪斯道必有魁壘傑立之偉人離羣絕類望古聖賢而無愧者堪人之所不能堪辨人之所不能辨由是方其未得位也人固以宰相期之幸其既得位也必欣歡慶忭日冀事功之成及

其既釋位而去也又咨嗟駭嘆冀吾君之復用忽其梁
木壞而逝也人所願欲者於是已矣詩曰人之云亡邦
國殄瘁斯痛也豈適私於一人也惟公受天異稟為時
偉人學該今古氣塞宇宙識洞幾微才周事物而濟之
以昭日月貫金石之精忠則夫雖君子以為難且非者
惟公克堪辨之是豈偶然也哉昔在宣和諛佞盈庭水
發無由滋及都城厥咎罔念舟楫是營公立螭坳忠奮
填膺直前論奏披素翰誠遽嬰逆鱗聞者震驚徽皇慕

道軒轅是法敵始稱兵內禪意決輔弼回遙環拱莫發
公貳泰常密章夜達重光升輝亟濟承轄敵在朔陲遙
聞氣折限制南北天塹長河敵騎颺至虎士投戈遂議
出巡百僚嬖阿公持不可有唱莫和屹如砥柱獨沮頽
波匪或持之糜潰柰何寇既臨城詐請和議內食幸之
墮其詭計公獨治兵論堅志銳城不可犯尫羸奮厲潛
軍夜襲敵營震悸國有人焉相率斂避聖上龍飛亟詔
公歸宰衡正位中興始基請旋故都庭議其違號召河

北十萬義師或詆生事拔木塞機落落孤立羣口交非
屏逐顛沛迄於海外雷霆怒息萬里歸旆往帥長沙荆
湖都會寇盜雲屯望風駭潰厯歲逾年政成身退乃心
王室誓死不悔為宗廟計蹇蹇王臣計天下事切於謀
身跡有內外心無疎親有策必獻有議必陳愛君之切
不憚諄諄視彼著蔡曾何足珍凡是數者人苟得其一
節已足以自立於世世苟得一節之士亦足以扶顛危
而起疾疚嗟夫有如公者兼是衆美世方望公在君左

右克終往緒光復先業天不憖遺使棄茲世而死無所
歸咎矣或有君子以為難且非者其不拱手而瞽瞍者
歟則瑀所謂痛非一人之私者是乎非耶受知有素往
哭無從抽詞致莫而痛之深者又非鄙文之所能究公
其鑒之尚饗

趙令衿

嗚呼閩山崢嶸閩水清泠陰陽聚英神擷其清世運五
百命公以生意天惠民俾佐治平公在盛時氣量忠烈

邦家重實人忠上傑忠孝傳家清脩端潔錦心繡口自
成家說宣和之初立柱史地天示災異暴水為祟京師
蒼皇時正忌諱露章獨言未伸而棄靖康改元金敵長
驅移文侮慢臨我大都百官襁騎公守版圖三關不下
遵公檄書繼領本兵忠義益振回天有力人賴為命軍
聲久弱紀律盡病一木支屢孰能克定異者幸失讒言
得入納笏殿陛乞骸堅執衆驚偉人去位何急神明調
護凶不犯吉真人嗣興四方未寧龜筮協從首告大庭

曾未期月忌怨橫生抱冤投荒終不自明指正為邪反
忠為姦謂智為妄以嚴為殘獨立自信不閑其閑羣攻
共排不動如山力行吾道尊君許國每有大事龍鱗必
觸坐是以廢以書遮目好儒推士情見心腹文章軒昂
典刑具在冑祿流出筆不得礙傳授紙貴華瞻蓋代我
常誦之病除心快撫綏兩路所臨有聲字民吏事罔不
肅清不徇世道謗篋易盈雖有大志何敢請纓退居七
閩日涉三經釀酒栽花訪道理性議論不欺威儀常正

士夫信慕神物亦敬我誠鄙人久隱山麓涉世多事疾
惡忤物懼辱知音謹慎彌篤公嘗貽書勉我勿恤招
我入閩指以津路為我擇居許追高步我非良馬荷公
先顧大恩未報言辭莫措聞我論事契公心機報我祥
刑津津見眉居家憂國知無不為安邦之策百未一施
嗚呼哀哉歲在庚申上元之日垂紳正笏延客私第愛
弟推子以嗣絕世夫何一慟亟至薨背嗚呼哀哉皇天
之誤奪此人豪朝野震悼知識號咷山容改色雲慘不

高擁簪之願遂成不遭嗚呼哀哉玉樹既埋金甌寧再
邦國殄瘁人物零敗玉樓文成辭源澎湃公雖終天家
國奚賴嗚呼哀哉龍門路絕尚想公面恨無羽翮扣戶
慟哭遙遠千里徒負其願冥福薦靈脯脩不腆白雲英
英風搖銘旌無路執紼有淚橫膺惟公純明鑒我實情
懿行在世史法有經嗚呼哀哉尚饗

鄧祚

嗚呼上帝不仁殲我耆哲士失司南國喪人傑措紳士

夫聞公之亡識與不識莫不為之痛傷而況於門下士
掘衣升堂受恩最深者義豈能忘嗚呼公平學足以究
理亂之本智足以周事物之微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識
足以斷古今之所不敢言為人之所不能為天之生斯
人也其將有意於世故何又遽奪之年未至於下壽而
深謀長策百不施一雖秉鈞當軸位極人臣然中心所
存有志未就僅同於山林不遇之人嗚呼哀哉公奮自
妙齡遂擢高第擢據要津意氣橫出名冠羣倫正色立

朝徇國忘身崇論閎議蓋嘗劇虎牙而嬰龍鱗至於安
危之際臨大事決大策守正履忠動必由德從容帷幄
隱若以敵國嗚呼巍巍堂堂國之著龜坐論黃閣威懾
四夷使韓彭無所騁其勇而良平無所奮其奇也小人
得志青蠅競起周公遭謗仲尼被毀與道進退了無愠
喜雖三黜窮荒終以歿世而忠義之氣凜凜然可以貫
日月而塞天地柝為布衣受知于公片言見賞曠若發
矇往官盱江公還自南一言如舊載笑載言公總戎旅

辟置幕府誨慰勤勤國士見遇人亦有言貴相知心平
生知我莫如公深昊天不弔哲人其萎山頽川竭魚鳥
何依嗚呼世間善人少而不善人多而善人於世殆猶
朝露之易晞望九原而太息獨煢煢其從誰閭越相遼
踰三千里致誠一觴有淚如洗尚饗

張元幹

嗚呼哀哉大鈞播物造化茫昧篤生豪傑之士常與厄
運會焉王室多艱肇自先朝撥亂反正扶危救傾奮不

顧身孰知公者然孤忠貫日輒蔽於浮雲正色立朝俄
傷於貝錦雖用每不盡其所學一斥則終不復收用豈
黔黎命輕而善類深否耶此殆外侮間之後進忌焉使
不得一日安於廟堂之上者天也道之不行果厭溷濁
談笑之頃去若脫屣是則公之英氣復藏山川而精爽
上騎箕尾固無事著蔡可逆而知也嗚呼哀哉我來哭
公異於衆人往在宣和庚子拜了堂先生廬山之南心
知天下將亂陰訪命世之賢先生指公曰諱言久矣迺

者巨浸暴溢都邑震驚陰盛兵象也貴臣方負薪臨河
有柱下史叩頭殿陛願陳災異大略胷中之奇曾未一
吐已觸鱗遠竄矣異時真宰相也吾老不及見矣子盍
從之遊後數年始克見公梁谿之濱厯論古今成敗數
至夜分語稍洽爰定交焉蓋瞻望最先而登門良舊也
越明年冬敵騎大入公在奉常決策力贊徽宗內禪之
志已而庭爭挽回淵聖南巡之與明目張膽自任以天
下重一遷而為貳卿再遷而為右轄三遷而為元樞建

親征之使名總行營之兵柄辟置掾曹公不我鄙引承
人乏直圍城危急羽檄飛馳寢不解衣而餐每輟哺風
夜從事公多我同至於登陴拒敵矢集如蝟毛左右指
麾不敢愛死庶幾助成公之奇勲初無爵祿是念也敵
退城開羣邪未盡逐父子之間人所難言飛語上聞大
臣畏縮避事公毅然請行剖赤心迎大駕調和兩宮再
安宗廟實繫公之力而宮傳疑間事乃大謬向使盡如
壯圖督追襲之師半渡而擊首尾相應可使太原解圍

奈何反擠公則有河東之役僕嘗抗之曰榆次敗績特
一將耳未當遽遣樞臣此盧杞薦顏魯公使李希烈也
必虧國體且陳以禍福利害退而告公公雖壯我而為
我危之既不及陪屬同列有擇地希進之誚即投劾以
自白議者猶不捨也是歲秋九月卒與公同日貶凡七
人焉流落倦游回首十有四載于茲矣中間丁未至庚
戌公入秉鈞衡歸自嶺海而僕阻於江湖有如參辰辛
亥至己未九載之內公多居閩歲時必升公之堂獲奉

觴豆間乃登高望遠放浪山巔水涯相與賦詩懷古未
嘗不自適而返若將終焉無復經世之意迨夫酒酣耳
熱撫事慷慨必發虞卿魯仲連之論志在憂國坐客皆
曰師尚父鷹揚衛武公淇澳公則得之福祿固未艾也
別曾幾何時天不憖遺奪我元老聞訃之日若噩夢然
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嗚呼哀哉儒學起家位躋衮黼慶
覃子孫始終為吾有宋師保之臣夫復奚憾所乏者壽
考耳人孰無死期願亦盡如公不亡者大節存焉先民

有言死日然後是非乃定定與未定公庸何傷哉百世之下必有君子知所以處公者矣嗚呼哀哉疇昔公之在廊廟猶僕之在幕府雖小大殊途貴賤異勢其為出處齟齬略相似焉公今云亡殆將安仰几筵肆設恍惚平生讀公遺藁永無負於國家視僕孤蹤果何報於知遇幽明之中賓主不愧皇天后土竇聞此言投血填膺公其歆止嗚呼哀哉尚饗

又

昔炎正之中微兮天步多艱竭孤忠而委質兮公進每
正必迎鋒而犯顏考風雲之初載兮遭大變以策勲歷
三朝而一體兮輒坐困於讒人豈君臣之不容兮卒直
道而弗信時承平而水暴至今肇災異於先見奮激烈
於柱下兮觸逆鱗而遠貶歲收召於大荒落兮式啓黃
屋之內禪時陽厄九而會百六兮宇宙震駭肆嗣皇之
纂圖兮整紀律於既壞城狐社鼠導外侮兮封豕長蛇
恣吞噬兮嗚呼哀哉扶神器之傾圯兮公崛起而安之

挽帝裾將焉往兮號召四方勤王之師返木主於九廟
兮升皇輿於端門撫六軍誓以死守兮薄懽聲於乾坤
挺身爲金湯之固兮被飛矢之雨集公夙夜以盡瘁兮
屹萬仞之壁立餘姚之舉雖未勝兮敵已怯其敢而請
和夜三鼓扶疾而援兮公承命靡知有它彼利口之覆
邦家兮幸中傷以死禍士舉幡以訟寃兮公免胄入謝
過悼秘計之不行兮決天源以灌注掃匹馬無噍類兮
又沮擊於半渡帝復用而愈交譖兮公猶躬迎於太上

釋父子之危疑兮叱宮傳之疑闇遂力擠以并汾之園
兮密授旨而撓公節度凡可藉口以為公害兮衆莫恤
其國之自蠹也嗚呼哀哉公百謫庸何傷兮剖赤心而
奚言虎豹守關而磨牙兮徒闕首莫窺其天非鐵心石
腸兮孰罹如斯之憂患賴真人之勃興兮爰冊命以首
相披荆棘而立朝廷兮欲盡護於諸將辨逆順以正邦
兮尊廉陞於君上論形勢而建都兮以下策為建康用
兩河之民兮敵所懼也定六等之罪兮衆所怒也涉鯨

波而生還兮皇明燭幽身放蕩於江海兮心惟王室之
是憂也遽蟬蛻而不返兮皇一甲子而莫周嗚呼哀哉
公之不死於甚毒兮沒元身於牖下慶流長而源深兮
可無憾於用捨世或賣友以速信兮余獨甘心而守竇
意東山之起兮夫何哭於西州之路諒功名之無用兮老
邱園其有素亂曰咽笳鼓而陳班劬兮羌師旅之徂征
森畫翼以披拂兮風蕭蕭而馬鳴朝發輶兮永和夕稅
駕兮桐口眇銘旌兮塗車芻靈岌豐碑兮龜趺螭首龍

左旋而虎右峙兮幽宮坡陀何止乎立萬馬兮廣莫陵
阿象平生之胃次兮吞雲夢者八九公忽歸是中而千
秋兮堅帶礪於山河築闕兮佳城塞天祿兮辟邪紛斧
斤於土木兮悅貔貅之野宿鸞夜竈以生煙兮炯太白
於蒼松之麓公之神具猶仰占兮冀旄頭之墜覆倣祁
連而表牟駝兮圖遺像於雲臺慘余白首而煢煢兮公
先去果安在哉涕淋浪兮酌此卮酒歌楚些兮公亦聞
否嗚呼哀哉尚饗

邵才

惟公益世英威濟時勲烈衆所共知才得以畧才之識
公自公布衣公之出處故無不知惟茲作誄紀公之實
言雖不文祇寫胃臆惟公天姿忠孝友弟兄事所難公
獨全美公未及冠嘗居母喪寢苦枕塊廬處墓傍公之
居廬啜粥而墨豈惟不葷滋味弗識自旦及暮自昏及
明晝夜百刻各有課程鷄鳴而起始終佛事東方則明
左圖右史退食之餘周旋山間手植松檜百萬成行午

未及申溫尋舊學晚而汲井灌溉所植夜親燈火刻意
詩書統如四鼓苦塊與俱鷄之復鳴佛事如故率履有
常不改其度供佛之初公必宴坐戒定慧光照耀其所
至今里人語或感泣如公之孝世豈易及錫山之西重
岡複嶺爰卜佳城既固且永迨公終喪往遊上庠高文
妙學瑰秀無雙太上臨軒登科唱第聖語褒華宰輔之器
粵自絳帳旋居栢臺冠豸所觸有泚姦回院曰文思瑞
侍所莅市物於民不償其費公怒究之請得考治罪狀

著明乞不以赦天子則嘉權臣是怒即舉親嫌亟移郎
位再鄉奉常及遷左史汴水橫流大浸城北公曰異哉
我宋火德胡為上天降此譴慝抗疏極言請班賜對政
事缺失必有馴致時宰憚之奏俾歸部遠小監臨銓曹
直注自茲廢閒無慮十年杜門怙養所履益堅俄起便
郡俾守嘉興飢荒餓死枕藉相仍公則移文倉庾見在
欲盡發之以活凋瘵未幾復除倖臣之壻或者勉公咫
尺往赴到罷之間所獲萬計公語笑之焉得此句公不

旬浹亦既環賜容臺卿月重履舊班螭頭昨言始驗今
日金人長驅直窺王室首建大策以及靖康啟關延敵
擊陣堂堂處公列卿繼總右轄兼領行營俾任其責公
導日轂且保帝居敵無所得逾月而連奈何驚危太上
出徙或肆厥姦睽間父子公復挺身邀駕請歸太上見
公泮然無疑回輿至止淵聖則喜匪卿孤忠何以得此
公則勲高忌者愈愠啟公出師以奪其柄其初遣公諸
帥聽制既離國門分授密旨公初不知猶督進討傳令

再三往往不報公驚而疑日虞敗事納刀於靴恨無死
所終然報罷竄公長沙彼計斯得以騁其私夫何歲終
敵人再寇肉食寡謀都城不守建炎之初公始被召揆
路延登厯右而左公之剛勁百煉不折雖更患難抗論
猶昔致居鼎司曾不兩月羣起交攻復被竄責後雖間
用兩帥江湘要非所處不盡其長公逸祠宮無慮十年
人皆謂公宜在廟堂公之投閒天威咫尺苟有見聞論
辨必力術者或言公命畏己巳亥巳酉禍患立至前年

之冬國有大議公嘗語我此非至計我如不言心則有愧奈何明年歲屬己未我罪南行此事決矣亦遂抗章奮激不已我則勉公正命以俟如公之忠舉世有幾公家昆友是稱連璧伯仲叔季渾金璞玉公既多子仲亦復然叔季之間子姓未傳公之二弟並秀同產人生百年已及其半弟雖念此飲恨弗言公則心憂召來使前兄弟之子載於禮經報已而與以紹過庭惟弟再拜受兄之惠闔門欣欣人各慰意公之叔弟猶所矜持前年

陞對校讎石梁歲未及期不幸早世公一感泣拭淚如
雨今春元夕公往致祭哭之盡哀一息不至惟公細行
微至如歲友弟之性誰復可比我自卅角就傳公家屈
指計年三紀于茲公之富貴位極人臣我雖九品亦頗
自珍故每於公知所矜畏獨不一毫輒或有冀荷公知
憐自謂有素同舍之賢薦者必遂願公還朝歸秉鈞軸
躋治中興雪此大辱豈圖一日無疾而薨梁木其壞我
何適從嗚呼哀哉尚饗

徐元德

邵武軍學
祭祠堂

英英之氣巍巍之風憂我王國血誠大忠生誰忌之甚
其成功巍巍之風英英之氣豈無規撫天未欲治死誰
思之嘒其遺味易水之筑汨羅之詞燕趙成勦荆楚多
悲相在爾邦是豈小知恒山有枸澧水有杞天地之間
曰此人紀嗟我懷公曷具有已

輓詩

張浚二首

蒼蒼安可料舊德奄重泉痛為黎民惜誰扶大厦顏英
風摩日月正氣返山川丙午功勲在豐碑萬口傳
十相從明主惟公望最隆召周雖迹異郭李本心同未
遇升天樂空餘濟世功薰風歌吹咽淚盡古城東

李光四首

忠言直節動華夷肯為投閒便息機南國忽聞梁木折
中原猶望衮衣歸平生學術惟心得晚節功名與願違
老病無因執哀紼朔風空有淚霑衣

國步艱難際方資間世賢流言空似錦聖主本如天大

節終難掩危辭世罕傳

靖康初定策人無知者

僉謀依舊隱卜吉

定新阡憤氣空留劍孤忠尚握拳故交惟我在短髮亦
蕭然

早應商巖夢還扶漢業尊功名鍾鼎在英爽畫圖存國

論推人傑流風有後昆白頭空恨望昔歲忝登門

箕翼三台近班聯一品崇精忠頻獻策砥柱合論功庇

族金錢盡談兵玉帳空相望隔今古蕭瑟起悲風

呂本中三首

舊學邈難繼相期從少年初看驥伏櫪遽作鶴冲天烈
夫平生志名高後代傳如何事未濟此老下重泉

兄弟俱英妙聲華萃一門論才無不可於道獨為尊未
定千年策終嫌萬丈渾天乎乃如此不使拯乾坤

事業符蕭相曾懷識謝安流風有餘烈志士只長歎淮
海它年竭冰霜此夜寒向來知己淚南望不曾乾

張致遠二首

蹇蹇三朝社稷臣
兒童草木亦知名
龍章鳳質元希世
鹿尾犀蹄了此生
地下祇應拳透爪
人間空憶水平城
芙蓉城下車千兩
風駕潮來送哭聲

整頓乾坤第一人
堂堂真相足儀刑
梁碭方示維摩相
箕尾俄從傳說星
盟室千年藏竹帛
雲臺他日付丹青
潛知未展平生志
精爽猶吞老上庭

陳公輔三首

豪傑不世出為時
斯間生有心安社
稷無計避功名憂

國唯知重謀身祇覺輕徒令青史上永永著英聲
材大古難用功多忌更多忠懷銜日月譏口肆風波此
老今亡矣蒼生獨奈何應遺一時恨千載不能磨
當時偶同罪平昔豈相知天下指為黨我公終不疑空
懷荆渚樂已失鴈山期此意憑誰訴臨風有淚垂

曾開五首

先帝收多士惟公發妙年清班依日月謹論薄雲天終
賴高名重來扶大業全誰提太史筆臣主頌俱賢

太上初傳祚安危俛仰間從容回萬乘指顧復三關漠
北塵沙迥都中日月閒誰知千載後遺恨在燕山
追數中興相公居第一人初期從北伐寧料久南巡此
日勞明主他年憶舊臣東都朝萬國不復見簪紳

昔造東都第斯文得典刑謬蒙蕃下榻親見鯉趨庭鴈
序相先後鴻飛獨杳冥至今鸞鵲峙梧竹養脩翎

一別睢陽後風霜十五年勞生俱老矣流涕獨潸然丹
鼎秋來就心燈夜半傳

開去年得公傳書頗有葆貞學
道超然方外之志後數月聞公

卷

定應真不死歸臥白雲邊

賀允中二首

已矣經邦業茫然造物心人生固有定天意頗難諶此
日嗟亡鑑當年用作霖吾皇方願治十事想遺箴
憶昔公為相朝廷係重輕勲風圖漢閣夢想奠商楹哀
絕龍門士思隆黼展情舊都今未復孰與作長城

趙令衿四首

道大終為累功高反被疑恨無長日月寶此大著龜鼓

咽空山暮風酸落木悲吊喪哀不及賴有哭公詩
相位期三入人心望一新名稱高世表器識自天真孰
謂仁人壽空憐吾道負彼蒼如有意應有贖其身
氣量吞雲夢風流冠習池致君雖素定濟衆未全施後
望金甌詔俄摧玉樹枝天心殊莫曉神物失扶持
鯨路心猶望龍門跡已荒樓成上霄漢書擬奏明光賤
子無賢譽先生獨薦揚凜然生氣在誰謂哲人亡

張元幹五首

望重公師位身兼將相權三朝更出入一德奉周旋
為蒼生起曾扶大厦顛何如老賓客擁篲掃新阡
往事東都日傷心丙午年不從三鎮割安得兩宮遷
抗議行營上排姦御榻前英風遺昨抱恨望雲夫

城守麾強弩諸班果翕然雲梯攻正急雨箭勇爭先
中夜飛雷礮平明破火船如公真徇國繪像冠凌煙
壯志深憂國丹心篤愛君謗書興衆枉諫疏在奇勲
風咽梁谿水山悲湛峴雲空餘雙舞鶴鼓吹不堪聞

淚盡西州路碑留峴首名買山緣荔子為圃養黃精所
至登臨地猶聞步履聲堂堂真漢相天恩閱佳城

鄭昌齡五首

籍甚聲名自少年螭坳藍綬映羣仙敢言獨繼鄒陳後

鄒道卿

陳了然

直道增光冠范前

范某公

九曲波騰看砥柱千

齡運合有凌煙誰知厚夜身難贖慟哭雲山久愴然

感會風雲起靖康忘身徇國著旗常一天星斗循堯歷

金人初犯關奏請淵聖御樓宣喻軍民堅守以挫敵謀百官有司不失次

萬里山河保漢疆

力爭和議不
割三關四鎮

富貴在天寧少屈
勲名驚世久何傷
曉來

歌挽西城路聲咽松阡哀怨長

炎圖第一相蕭公王謝風流愧下風
力正君臣先偽楚
不將金帛問和戎
輸忠自昔忘夷險
注意如今見始終

駐馬佳城天莫問
寒空慘淡沒孤鴻

宣威兩鎮歎勤勞
霜雪侵尋上鬢毛
袞繡照人歸繪象
風雷深閉想雄豪
冠平故國沅湘靜
江遠新城翼軫高
讒口不充豺虎食
更容狐鼠夜呼號

獨立三朝屬望深
山摧忠義淚沾襟
逆謀反覆餘三窟
餓咏消磨幾萬金
秦藁向來真感激
世情休問若嶮嶮
門生未死公何恨
不負平生報主心

吳岡三首

夢卜庸真相艱難
倚大儒英風起衰懦
真氣懾姦諛琳
館終高臥燕然漫壯圖
哀榮看贈典猶足慰寰區
敵騎圍城日諸生伏闕時
公方扶病起人遂有生期日
者猶如此天乎不憖遺傷心
原上路烟淡鼓簫悲

才大時難合言深道轉艱去朝吾不負巧譖爾胡顏袖
手功名外忘懷水石間蒼生不知恨猶望起東山

畫像贊

程大昌

先事憂未燃之薪獨力支將顛之厦念吾身之當致豈
驚難而自赦繫沐浴而請討固齊境之莫躡若因唱而
袒左微絳侯而誰藉悵英雄之襟淚繇年齡之不假相
武夷之風夢蓋歐丁之石馬既巖壑之俟來何經綸之

能寫噫其生可亡其神不化敬瞻歎腴雍容之儀形足以想夫艱關盤錯而思常優暇也

附劄子

大昌嘗在史館獲知先丞相靖康規撫嘗竊自嘆以為淮蔡用數州陸梁而主議者猶如許其難靖康變故先丞相乃敢身任功之不成天也若此志之忠且勇豈可掩蓋也哉所贊誠出夙見非敢溢美伏幸台察五月日敷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建寧軍府事

程大昌劄子

倪思

維忠定公人物之英論議崇峻凜有直聲豈無毀訛莫
損令名豈不挫折宰相中興我訪公後獲瞻儀形眉宇
秀發儼乎如生嗟我晚學希冀莫能敢不敬贊以表厥
誠

陳瓘與衛公書

衛公於瓘同年友終中大夫右文
殿脩撰具龜山楊先生所撰墓銘

忠定公實衛公長
子天紀舊字也

天紀所言天下亦有厭之者乎莫有厭之者則其言也
時矣若使不當其可則人豈有不厭之者乎積誨有自
可以百拜為壽而遠莫能也聖主寬仁收復可必更惟
強飯以需瓘頓首再拜中立博士先生必常歎見瓘欲
上狀病不能也煩為道此瓘再拜

陳瓘祭衛公文

嗚呼斯和

斯和衛
公字

氣大色溫確守不懈常保其存進取

之士有弋必獲獨不詭遇以退為得厥施可博歛於一

州割有餘力目無金牛薦者交章欲與俱顯其心休休
貌通心遠深耕數耘安得無年天與其穰有子皆賢孟
仲叔季咸守誨飭論水者誰其動也力不苟不訐孰曰
不然許其為之嚴父之賢新新無窮胡不少俟益觀其
大乃止於此吳門夜語如夢寐中子為歸人我悲何窮
尚饗

陳瓘與忠定公書

瓘啓姑蘇之別六年矣是冬抵九江戊戌夏蒙恩除宮

觀俾居南康三年於此哀憊有加益擯人事相看不厭者江山而已自餘非所計也頃者忽傳謫命繼聞莅局鄉邑吾里之士有仰德比賢之意者將以親炙為幸為之助喜幾至忘寐若夫讚頌之音徧於海內者幸竊聞之而不敢以私意評也尋欲仰問起居以久困足疾至今未果茲奉手誨勤與甚過錄示近文以警昏怠尤見不鄙送默縣序溫潤條暢展繹不厭如對古人而聆其話也但包奄之辭并逮衰朽無迺獎善而失於泛乎眇

跛之習方以偏少自懼而遽蒙以具眼與之何敢當也
且古人冠冕之制必設黻纁以蔽塞其耳目者所以絕
聞見之知也聞見之知絕則四目四聰洞達無壅豈意
根情識之所能具哉中國與西方之聖人其具一也履
六三之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與有
行也夫何為而不足哉偏少而已矣不偏不少其唯九
二之中乎故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然則以具眼而
閱靈文者其人幽矣華嚴還原觀云假使十方衆生一

時同問如來如來唯以一箇塵字而為解釋蓋塵不破
則眼不具眼不具則文不靈世俗凡劣其足以望此耶
此所以聞誨駭懼而不敢承也權壯年有狂易之疾率
意妄動積咎至深在丹邱時行年已五十有六矣然後
幡然內訟盡棄騎習所倚以為筌筏者唯取諸內典而
已編軸無窮心目有限譬如沐猴貪果馳求採摘黏恪
不捨迄今九閱寒暑而未知歇也因思狄梁公之言曰
得筏猶捨況其餘乎古之鉅人於誠明寂照之理融會

無問有如此者初不棄筌而取魚終不應筏而迷岸舉而措之彰彰然著於事業者不失時宜而已矣李文靖公深達釋典而未嘗有手錄之文所親嘗勸其治第公答之曰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已足自庇亦何用豐屋乎及居重位取陸象先擾之之論凡內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自謂以此報國及其將終也沐浴而逝盛夏停屍室無穢氣楊大年文公以為履行之報王文正公亦好佛者歐陽文忠公為作神道碑銘曰公在相位

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庶民耕織衣食蓋其衛物之志壹於饒益寧有餘暇孜孜切切於言語道即今公稽古齊賢子未取實方茲屈默之時出納之餘徧讀內典不為無暇然所以副天下之望心止於一而用無不徧者徧乎筌筏而已耶嶷嶷梁公疇克與對文靖文正輔世無悔誰者嗣之願公繼踵乎筌筏之外壯羸不同事趣捨不同業安敢以同我者為是而忘其盡忠之告歟無由面奉誨益唯祈為宗社自重前對休命

以慰愛國憂民者之望不宣
權頓首上伯紀舍人年家
附葉夢得跋

李丞相有大志蓋以天下自任者崇寧末夢得與先
太師衛公同為郎時丞相方以太學諸生求舉知其
為社稷器也素所蓄積首見其論都城水事此書蓋
在謫官沙縣時瑩中未嘗以言假人然所論已及李
文靖王魏公豈固即以宰相望之歟子家出以相示
追嘆異時從游不覺泣然出涕紹興丁卯初伏日

附曾開跋

李公丞相受知三朝其論大事多矣言雖不盡用天下至今稱之紹興庚申春公薨開為文哭之其大畧曰惟公大節舉世所知天實界之匪人之私三聖視天決用無疑公亦自信力扶顛危哀今亡矣其誰不悲此非開言朝野之辭蓋著天下之公論如此今觀陳公書亦以謂贊誦之音徧於海內者幸竊聞之而不敢以私意評也開於是益知公論之可信故與陳

公有不謀而合者嗚呼公雖亡而天下之公論常在其聲名當如何耶丁卯七月丙寅日

附李彌遜跋

梁谿李公相國以身衛社稷當其見危知有社稷不知有身故勲業至如此了翁初見其論都城水即以李文靖王文正望公且盡翁所蘊蓄授之蓋剛大之氣積而未發同聲相應不知所以然耳兩公用捨雖殊要是一揆稷與顏回易地皆然是帖不朽後世不

獨知梁谿亦知翁也紹興庚午中和節

附張拭跋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
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
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權輿實在此時諫議於丞相為
丈人行今觀書辭所以相與益甚篤至前輩憂時之
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歛衽三復敬歎何窮惟是
杖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

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漢之殊矣顧乃區區樂講其
說獨何歟恨生晚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乾道八年

冬至日

附劉跂跋

竊謂諫議以忠言鯁論排擊羣邪身雖屈於當時其
言驗於靖康臨變之後梁穀丞相英風詎槩身任安
危聲名振於海表而望實基於都城論水之際二公
出處不同其忠誠憂國一也觀諫議所遺丞相書相

知之深期待之厚以前朝一二鉅公許之豈非道同
氣和故耶夫辨姦邪於始萌識公輔於未過可謂具
眼矣尚何資於釋典哉淳熙乙未上春三日

後序

朱熹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
氣數屈伸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
至於亂然於其亂也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

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靡爛泯滅靡
有孑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
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
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
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
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
大水卒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者公獨知其
必有中國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

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敵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卻彊敵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深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蠱起遂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

禦邊陲為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
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
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
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
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
亦皆畏天恤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
策懇叩反覆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
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

去凋飾而變化開闔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使熹書其後以推明之熹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土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讎其

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於江海之漭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顧乃使之數用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執而至於然與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

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
次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
云淳熙十年十月既望謹書

章穎

昔先正李公輔欽宗皇帝忠誠貫日月勲名震夷夏其
所負抱亦大矣而功業未就茲豈非天乎中興一代事
業著為成書乃在數十年之後文獻所存固已寥落况
於靖康之事欲其無逸遺也難矣公之家所藏御札為

多亦足以見其一時眷遇之隆至於設施之畧奏議始末具存史筆於此當有考焉公之孫大有欲刊此書久矣是書前後序文諸老先生所述為詳穎獨喜公之有後而是書得以傳於世故為之書其刊行之歲月嘉定元年十月望日朝議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泉州軍州事南郡章穎謹書

孫大有

大有謹舉先大父家傳末云每有議奏下筆數千言俄

項而就蓋公平日以愛君憂國為心籌畫計策曾次素
定故遇事成章如此之易也晚於易尤有所得著易傳
內篇十弓外篇十二弓其言微妙頗取卦變互體為說
動有所稽異於今世君子之所辨釋又著論語詳說十
弓所以發明聖賢之意甚備而文章歌詩奏議百有餘
篇其在政府帥閫紀一時之事則有靖康傳信奉迎二
錄時政記進退志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
錄嗚呼亦富矣哉此叔祖南昌通守所述也今易傳論

語說弓裘仍舊而文集合政路帥府所紀為篇百有七十內以傳信錄時政記進退志附益表劄奏議凡八十弓是為今書蓋其後諸父所離合譔次也得之先子大父生平有作皆楷筆屬藁書問亦然則後人哀集當無遺逸顧堯謝距今七十載獨子孫寶藏外無傳者它文或有可諉此書則實與國史相表裏其可不廣諸世以圖不朽哉淳熙末年先子嘗繕寫投進併高宗為大元帥時所賜大父手書墨本孝宗嘉嘆亟命宣索宸翰真

蹟既奏御命有司定錫今諡中間史院取索亦嘗錄上
然廣內所儲不到人間也先子方隱居每恨無力板行
大父遺文而於此書尤切大有欽承遺旨食指痛心充員
舁懷適帑藏空匱兩庸使先後結盟鳩工毀木太守今
春宮使章公尚書郡守趙德甫皆助其費而尚書章公乃
又為之跋以垂信增重於天下經營涉歲工始告成久
閱而傳非偶然也嗚呼宣靖夾興間中原變故國步艱
難極矣一時謀議之否臧處寘之當不敵騎之所以既

却而復至王業之所以再造而偏安莫不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世多桎於成敗已然之見鮮有知者則是書之傳也大有敢獨以為私門存沒之幸哉若夫大父之精忠大節宏摹碩畫則有正獻陳公晦菴朱先生與今大宗伯章公之序跋在不肖孫何敢稱述如其它書未傳大有不韙尚庶幾異日卒成先志云嘉定二年五月既望孫修職郎差充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大有謹書

鄒應龍

余里中有巖曰瑞光去縣十許里余七八歲時嘗侍先
大父遊為巖中有丞相讀書堂大父指示諸孫曰鄉人
李丞相嘗讀書於此因言丞相未達時巖主僧號丹霞
能前知一日忽書四句云青著立米去皮那時節儘光
輝初莫曉其意後丞相貴顯登政府方悟前二句蓋謂
靖康年號也大父又舉似丞相詩文十數篇乃留題崖
壁間者徃徃成誦應龍從傍習其辭間記一二至於今

不忘其後稍長慨慕丞相之英風義概欲徧求遺文而
讀之苦不多見蓋鄉人無能收之者每每為恨逮守溫
陵公之孫提幹大有出示所刊丞相三朝表劄奏議凡
八十卷又總錄一卷及陳少陽盡忠錄如是居士靖康
感事詩於是得盡讀公之文及見公之行事望洋而歎
大喜過望古人以言立為不朽以有後為不死公之文
既得其子哀而集之又得其孫鏐而傳之將使天下之
人家有其書真足以不死且不朽矣然武陽者公之父

母邦也如聞提幹將以其書之板歸於三山其何以慰鄉人之思不然它日當告於鄉郡守之好事者取其書重鐫木焉併請其家藏文集附益之庶使吾黨之後進有以稽其典刑云嘉定三年九月朔朝請大夫充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鄒應龍謹書後跋

陳彭壽

忠定公三朝耆德彭壽願執鞭而不可得分符煎水適

在鄭鄉去之六七十載英風義概凜凜如存敬以公所
著刊於郡齋若夫出處大節前輩諸公言之詳矣彭壽
竊附名以託不腐嘉定癸酉立秋日天台陳彭壽書

黃登

登自能綴文時嘗恭讀國史已知有丞相忠定公之勲
烈又嘗於碑刻間誦公天寧上方詩足以見其憂國之
憤耿耿不忘自此詩之外它文蓋未之見及官畫錦之
鄉即事未數月史君以公文集鋟諸板且命登董其事

因得盡觀其所為文大抵英風義氣隨寓輒發其建議
切而當其表奏實而忠制誥之文弘而溫諷諭之詞婉
而辨賦如擬騷有正潔耿介之義詩如和陶得冲澹高
遠之風至其感時託興使人有慷慨淒滂之意箴銘序
贊體製雅健莫不悉有典則中興文人固不為少要如
公之氣概益不可掩若乃相業光明持論正大靖康以
來一人而已而文直公之餘事是集刊於秋之九月成
於冬之十二月其為目三十有三為卷一百八十集既

成史君將廣其傳誦使有位於朝有職於列者皆得味
其文想其人因以髣髴其立朝之大節此其意蓋不獨
為傳遠而已也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
不興起登雖無似不敢不勉迪功郎邵武軍軍學教授
黃登拜手謹跋

姜注

注竊惟大丞相忠定公一代鴻儒三朝元老豐功偉烈
著在國史炳若丹青出處大致名公鉅卿紀錄尤備昭

武乃公之故鄉郡齋已刊奏議獨文集尚缺無以副邦
人景行之思注假守繡里莅事之餘屢加搜訪了不可
得會丞相之孫制機與其族孫國録示以全帙注盥手
熏誦至於再三顧雖不肖亦知興起輒鳩工刻梓屬泮
師董其事凡三月而後成於以傳示將來啟迪後學注
亦得以記名編末與有榮耀嘉定庚辰臘日朝請郎權
知邵武軍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姜注謹書

趙以川

余家三山寓東報國寺實李丞相忠定公舊居之右於
公諸孫間盡得拜觀徽宗欽宗高宗三朝御札批答百
餘軸與公反覆當時事宜者今具載公集中武陽舊有
集辛卯春閏郡遭寇燬官書散落殆盡明年余被命來
此首訪公集缺五百板又明年境內稍安即刊補之蓋
公之忠義文采足以扶人心興世教而武陽公鄉邦也
集尤宜存公為靖康執政以疑忌去國首相建炎七十
五日而罷紹興初羣盜蠭起用公帥湖南帥江西皆席

不及煖其所著立猶卓然光明如此使盡行其言功業
詎止是邪千載而下忠臣義士覽斯文者鮮不拊膺而
長歎余假守一年有半值寇荒交急之秋比公時曾不
過蚊蚋疥癬耳而須髮為白於以知公之為難也追感
前事識於卷末壬辰日南至長樂趙以夫書

西渡詩集補遺

鷺湖山

又作玉父詩
見西渡集

重出

萬松參嶺路千畝
勸春耕不復紅鷺
下空遺碧澗橫
佛局傳縹緲仙
馭鎮崢嶸道釋
分殊境籃輿許
我行

毘陵集卷六

謝賜對衣金帶鞶馬表

討論潤色已懼空殫衣被服乘更蒙蕃錫冒寵章而增
悻超禁路以知榮

中謝

伏念臣久安龍具之貧居豈識

蟻封之試足羈孤寡援誰憐范叔之寒災禍冥心久悟
塞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轡之名駒病骨支離睿
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徧物哲以知人駿骨
而市千金灼知誠意狐裘之非一腋務盡衆長乃捐在

筭之珍曲示解驂之惠臣敢不仰思藩飾俯効馳驅束帶而使與言儻不愧搢紳之列據鞏而示可用庶幾逃負乘之譏

謝除翰林學士表

旬閒避劇既叨碧落之林舍短用長復冒承明之直接俊遊之翰墨動榮觀于綏紳寵不獲辭愧難自己中謝竊以發施大號出于絲綸鼓動多方字若卜筮雖險阻艱難之日資討論潤色之工視草而報淮南之書上增

嚴于國體扶杖而聽山東之詔下期合于人心如臣性
蔽諛聞道非深造詩書托業初有意于壯行章句決科
老自慚于少作適逢辰之尚武殆絕筆于摛文方須長
劍之銛鋒安取毛錐之用末乏黃鐘之雅奏遽容瓦缶
之鏘鳴願詔綈之便蕃幸躋禁林之密勿顧囊書羽檄未清
郊壘之驚塵而蓮燭錦袍猶想鸞坡之盛事叨蒙已極
報稱未知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惟仁禹湯罪已攷圖數
貢體天心全賦之仁任賢使能啓王室中興之運憐臣

託傾搖之孤跡終賜保全察臣無左右之先容每垂親
擢躡登鼇禁仰玷龍光謹當緝飢馘之陳言編廢忘之
舊學曲留朝宁已銘正人端士之褒助發德音期感悞
卒武夫之涕誓殫千慮圖報萬分

謝紹興府行宮賜本府充治所表

六飛回馭想清蹕之餘音一札疏榮復黃堂之舊觀吏
民交慶屏翰增嚴中謝竊以總師七州提封八縣聽事
所在相攸允宜鑑水環城莫禹巡之沃壤龍山負海面

秦望之奇峯會逢輦轂之駐留煥發湖山之深秀建旋
法駕實擬陪都屬行殿之久虛眷守臣之僑寓乃捐管
鑰以重藩維家在樓臺真踐詩人之勝戰森兵衛稍知
州將之雄居靡敢安恩豈無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勵
精以復境土布德以綏邇遐俯稽晉文桑下之言懷安
是懼遠跡漢高馬上之略暴露靡辭復矜羣下之宣勞
惟恐一夫之失所方書下下之攷遽享潭潭之居廣廈
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忝惟幄

之舊臣拜悵懷之新寵一日必葺敢忘前哲之規四方
于宣期壯輔藩之勢

毘陵集卷七

賀冊皇太后禮成表

剛辰協吉緝禮備成王化所基式表一人之慶母儀增
重聿臻萬國之歡恭以皇太后道配坤元德符帝眷誕
育聖神之質嗣成貽燕之圖屬敵騎之內侵從鑾輿而
遠適未崇位號徒想徽音恭惟皇帝陛下稟天縱之英

姿輔日新之聖學丕揚大業坐致中興謂祀夏配天實
本有仍之懿清宮見廟當先薄后之迎然以未聞北狩
之還尚阻東朝之養惟聖人無以加孝視天下不足解
憂正長樂之隆名奉慈宮之寶位冀上天之悔禍盡洗
邊虞佇行殿之遄歸永安人養臣叨分屏翰密邇闕庭
拭目熙朝傾心盛事堯門紀瑞增光圖史之傳漢殿稱
觴阻預臣鄰之列

北山集

別集類三 南宋

北山集後跋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錄宣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簞中號藁藁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為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

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携藁之桂陽以橫逆故亡
失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
有得當為別集以補其闕先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
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為收
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
無以塞責徒悵悵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
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益所樂者在是也
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為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

故邦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
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
可傳於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仲夏朔旦男良
嗣拜手謹識

姑溪居士集卷十一

宋 劉才邵 撰

孟夏車駕詣景靈宮朝獻祝香文

案宋史全文續通鑑紹興

十三年二月詔令臨安府建景靈宮於新莊橋之西以劉光世賜第為之築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殿宗居中昭憲而下二十一后居後

孟夏屆候法駕親臨恭焚寶香供養聖祖天尊大帝皇帝伏願永御丕岡益恢洪業慶協多儀之應運符景命之昌

相山集卷二

宋 王之道 撰

和楊德順題袁望回假山

遠岫來蒼石閒庭出翠巒
小松分豎髮新篠列叢玕
雪竇臨窗見香爐俯砌觀
鈎連千尺荔掩映一枝蘭
坐覺清吟勝門無俗事干
縱真聊爾爾莫作假山看

相山集卷三十

附錄

追贈太子少師王之道勅

于公以仁恕治獄老於尺曹而定國相漢栖筠以忠正
事主終於御史而吉甫相唐夫報不在其身則社必施
於後積善之慶神理不誣中大夫參知政事無為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蘭故父任朝奉大夫
贈通奉大夫之道以明練有為之才抱剛毅不回之節服
勤州縣有志事功曩在擾攘保全鄉社寇不臨於一境
活何止於千人嗟顏駟之不逢喜臧孫之有後今其次
嗣翊我化鈞是以似之見典刑之猶在所憑厚矣知世

德之靈長肆因授任之初申錫追崇之命升宮師之亞
秩責愍冊於幽局尚其英靈歆此優渥可特贈太子少

師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 · 第二册

作者 =

页数 = 9 6 2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前言
正文